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 人性的，太人性的

——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杨恒达 译

# Table of Contents

## 目录

### 第一卷

尼采于1878年第一版时的提示

代前言

序

第一章 关于最初的事物与最后的事物

第二章 关于道德感的历史

第三章 宗教生活

第四章 出自艺术家与作家的心灵

第五章 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标志

第六章 交往中的人

第七章 妇女与儿童

第八章 国家之一瞥

第九章 自我独处的人

尾声

### 第二卷

序

第一章 见解与箴言杂录

第二章 漫游者和他的影子

### 外文索引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 第一卷

尼采于1878年第一版时的提示

代前言

序

第一章 关于最初的事物与最后的事物

第二章 关于道德感的历史

第三章 宗教生活

第四章 出自艺术家与作家的心灵

第五章 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标志

第六章 交往中的人

第七章 妇女与儿童

第八章 国家之一瞥

第九章 自我独处的人

尾声

## 代前言

"我思考了很长时间人们在此生中陷入的各种活动，并尝试从中挑选出最佳者来。然而没有必要在此叙述我有了什么样的想法：就这方面而言，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显得比我严格按照自己的意图去爱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将整个有限的生命用于培养我的理性，用我自己预定的方式方法追随真理足迹的时候更好了，这就足够了。因为根据我的判断，我用这种方式品尝到的果实，此生中不可能再找到比它更受欢迎、更无辜的了；而且自从我求助于那样的观察方法以来，我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现，这新的东西总是有一点分量，而且完全不是众所周知的。最终我的灵魂变得如此充满欢乐以至于对所有其他的事情都不再关心。"

——引自笛卡儿的拉丁文著作  
(于1878年第一版)





























# 第一章 关于最初的事物与最后的事物

## 1 观念与感觉的化学。

——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再一次提出了两千年前曾提出过的同样形式的问题：某事物如何能从它的对立面中产生？例如：理性产生于非理性，感觉产生于非感觉，逻辑产生于非逻辑，公正无私的观察产生于贪婪的欲望，为他人而活着产生于自我中心主义，真理产生于谬误。形而上学的哲学至今已克服了这个难题，因为它否认一物产生于另一物，并为受到更高评价的事物假定了一个奇迹之源，认为其直接从"自在之物"的核心与本质中产生出来。另一方面，历史哲学不再抛开自然科学来进行思考，作为一切哲学方法中最年轻的一种，它已经在个别情况中查明

（这也许将是一切情况的结果），除了在对流行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的习惯性夸张当中，一般事物是没有对立面的，理性的谬误是产生这种对立面的基础。按照这种解释，严格地讲，既没有一种无私的参与，也没有一种完全公正无私的旁观，两者都只是升华，在其中，基本因素几乎消散，只有在遇到最细致的观察时才显现。我们需

要的一切——只有在各种科学目前所达到的水平上才能给予我们的一切，是一种道德、宗教、审美观念与感激的化学，同样也是我们在大大小小的文化社会交往中，甚至在孤独中亲身经历的，所有那些冲动的化学：如果这种化学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甚至在这个领域，最美妙的色彩也是来自于最低下的、很不起眼的材料，那又怎样呢？将有许多人有兴趣从事这样的研究吗？人类不喜欢关于起源与开端的问题：人们没必要非得成为非人才能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种相反的爱好吧？

---

2 哲学家的遗传缺陷。——所有哲学家都有自身的共同缺陷：他们想要从现代人出发，并通过对现代人的分析，来达到目的。他们不自觉地认为“人”是一种永远真实的事物，一种在一切流变中保持不变的事物，一种可靠的事物尺度。哲学家关于人所说的一切，归根结底只是关于一段非常有限的时间过程中的人的一个证明。缺乏历史感是一切哲学家的遗传缺陷；有些人甚至不知不觉地将人的最新形式，如在某些宗教影响下，甚至在某些政治事件影响下产生的人，视为人们必须从其中出发的固定形式。他们不知道，人是生成的，认识能力是生成的；而他们当中某些人

则甚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从这种认识能力中产生出来的。

——那么，人类发展中的一切本质的东西早在我们大概了解的那四千年之前的原始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在这四千年里人类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哲学家看到的却是现代人的“本能”，并且认为这些本能属于人类不可变更的事实，因而可以为理解一般世界提供一把钥匙。整个目的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们把过去四千年的人类说成是永恒的人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从一开始就自然地朝着这个方向而去。但是一切都是生成的，没有永恒的事实，就像没有绝对的真理一样。

——因而从现在起，历史的哲理思考是必要的，与之相伴的是谦虚的美德。

### 3对不起眼的真理的估价。

——一种更高文化的标志在于对以严格的方法发现不起眼的小小真理，作出高于某种谬误的估价；这种谬误源于形而上学的时代与形而上学的人，源于艺术的时代与艺术的人，在当时它令人感到幸福，令人眼花缭乱。最初人们嘴上挂着对前者①的嘲笑，似乎两者之间不可能有同等的权利：前者显得如此谦虚、简单、平淡，甚至在

表面上看如此令人沮丧，而后者②则如此美好、辉煌、令人陶醉，也许甚至还令人充满幸福感。但是，在艰难中得到的确切的、持久的东西，因而对每一种知识的发展有意义的东西，却是那更高的东西，坚持这种更高的东西，是有男子气概的，能够显示出勇敢、质朴与有节制。渐渐地，不仅个别人，而且整个人类都要提高到这种男子气概的水平，这时候他们已最终习惯于对固定的、经久不变的知识作出更高评价，并丧失了对灵感及奇迹般宣告的真理的信仰。——当然，形式的崇拜者有他们自己的关于美与崇高的标准，一旦对不起眼的真理与科学精神的评价开始占统治地位，他们首先有充分理由来嘲笑：或者因为他们的眼睛还没有发现最简单的形式的魅力，或者因为以那种精神培养起来的那些人还远没有充分地、内在地被那种精神所渗透，以至于他们仍然

①指一种更高文化。

——译者注（以下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指谬误。

不假思索地模仿旧形式（这是够糟糕的，就像一个对某件事已感到无足轻重的人所采取的举措那样）。从前，严肃的思考不需要精神，因为

精神的严肃性在于发明出象征与形式。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种象征的严肃性已变成了下层文化的标志。一方面，我们的艺术变得越来越理智，另一方面，我们的感觉变得越来越精神化；一方面，例如，人们现在对令人感官上愉悦的东西的看法已完全不同于百年以前了，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形式也变得越来越精神化，以早先时代的眼光来看，它也许更为丑陋。这是因为早先时代的眼睛看不到具有内在的精神美的王国如何在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广泛、深入，看不到在何种程度上，聪慧的目光比最美丽的四肢构造和最高耸的建筑物更适合于我们大家。

#### 4占星术及其相关物。

——也许宗教感、道德感、审美感的对象同样都属于事物的表面，而人类则乐于相信，他们在这里至少接触到了世界的核心；可他们搞错了，因为那些事物令他们如此深深地感到幸福，又如此深深地感到不幸，于是他们便在这里显示出与占星术中的情况完全相同的那种骄傲。因为占星术认为，星空围绕着人类的命运旋转；而道德的人假定，他内心本质上拥有的东西，必然也是事物的本质

与内心。

## 5梦的误会。

——野蛮的原始文化时代的人相信在梦中认识了第二个真实世界，这便是一切形而上学的源泉。没有梦，人们便没有机会将世界分开。灵与肉的区分也是同最古老的梦的观点相联系的。另外，关于一种灵魂外表躯体的假定，一切精神信仰的起源，也许还有对神的信仰的起源，也都是这样的。"死者继续生，因为他在梦中出现在生者面前。"这就是从前人们在几千年中得出的结论。

6科学精神的威力在于局部而不是整体。——对于科学划分出的各个最小的领域，人们都是纯客观地加以探讨的，而对于被视为整体的一般性大学问则相反，因为它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很不客观的问题：目的何在？有何用处？由于这种对用处的考虑，所以把它们作为整体来探讨，比使之处于局部状态更缺少客观冷静的态度。在探讨作为整个科学金字塔顶上的哲学时，关于"知识是否有用"的问题是无意中提出来的，每一种哲学都无意识地打算把最高的用处归于自己。因此，在一切哲学中都有很多雄心勃勃的形而上学，以及对显得无足轻重的物理学解释的一种羞怯；因为生活知识的意义应该显得



越大越好。这就是科学的个别领域与哲学之间的对立。后者像艺术一样，想要给予生活与行动以尽可能大的深度与意义；在前者中人们继续寻求知识和虚无——这也是同时会出现的结果。至今还没有一个哲学家，哲学在其手下不变成一种对知识的辩护的，至少他们当中每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都是乐观主义者，必须把最高的有用性归于知识。他们所有人都受到逻辑的压制：从根本上讲，逻辑就是乐观主义。

### 7科学中的捣乱者。

——哲学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时就已脱离了科学：人类借以最幸福地生活的那种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知识是哪一种知识？这产生于苏格拉底学派之中：人们用幸福的观点捆绑住了科学研究的动脉——今天还是这样做。8关于自然的圣灵解释。

——形而上学几乎是从圣灵的角度来解释自然文字的，就像教会及其学者从前对《圣经》所做的事情那样。它需要许多智慧，以便将同一种更为严格的解释艺术运用到自然上，就像现在语文学家为所有的书创造了这种艺术一样：故意简单地理解文字要说的东西，但是没有察觉到，更没有假定出一种双重的意思。然而甚至就书本而

言，拙劣的解释艺术也绝没有被完全征服，人们在最有教养的社会中仍不断碰到讽喻的、神秘的解释的残余：就自然而言，也是这样的——甚至还要糟糕得多。

## 9形而上学的世界。

——真的，可能有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绝对可能性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我们通过人脑来观察一切事物，不可能将这脑袋砍去；即使人们将它砍去，"世界上还会有什么东西"这样的问题仍然存在。这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不大可能给人类造成忧虑；但是至今使他们感到形而上学的假定有价值、很可怕、很有趣的一切，导致这些假定的一切，却是激情、谬误和自我欺骗，是最坏的而不是最好的认知的方法。如果人们将这些方法揭示为一切现存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他们就是驳斥了这些方法。这时候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人们不可能靠它来做任何事情，更不用说人们可以让幸福、拯救和生命依赖于这样一种极微妙的可能性。

——因为关于这个形而上学的世界，人们除了可以说它是另一种存在，一个我们不可接近、不可理解的另一种存在，别的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它是一种带有否定性的东西。

——即使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还从未被如此出色地证实过，但却可以肯定地说，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是一切知识中最无关紧要的一种：甚至比处于暴风雨危险中的水手眼里的关于水的化学分析的知识还要无关紧要。

10未来形而上学的无害。 旦人们对于宗教、艺术、道德的起源的描述被人充分理解，不用求助于在开始时和发展过程中的形而上学干预的假设，人们对关于"自在之物" 和"现象"的纯理论问题的最强烈兴趣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们在宗教、艺术、道德问题上没有触及"自在世界的本质"；我们处于观念的领域，没有一种"预感"可以领我们继续前进。至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怎么会如此不同于所被揭示的世界的本质，这个问题被十分心安理得地留给了生理学以及有机体与概念的发展史。

11作为假定的科学的语言。

——语言对于文化演变的意义在于，在语言中，人类在另一个世界旁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人类认为固定不变的地方，立足于此，就可以彻底改造其余的世界，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人类长期以来把事物的概念和名称作为永远真实的东西来相信，同样也养成了他们借以居

于动物之上的那种骄傲：他们真的认为在语言中掌握了关于世界的知识。语言的创造者没有谦虚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相信他给予事物的只是一些符号，他宁愿认为，他是在用言语表达关于事物的最高知识，事实上，语言只是为科学而做的努力的第一阶段。这里还不对已经发现的真理的信念，从中流出了最强有力的力量源泉。书很久以后——只是在现在——人类才慢慢明白过在他们对语言的信仰中，他们已传播了一个大谬误。幸好，要使以那种信仰为基础的理性的演变倒退回去，当时已经太晚。

——逻辑也以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东西及与其相适应的假定为基础，例如，关于事物相同的假定，关于不同时间点上的同样事物的同一性的假定：但是那样的科学是通过相反的信仰（即相信现实世界中确实有相同事物）而产生的。数学也是同样情况，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然中没有精确的直线，没有真正的圆，也没有绝对的大小尺寸，那么数学也就肯定不会产生了。

## 12梦与文化。

——最受睡眠影响的大脑功能是记忆：并非这种功能完全停顿下来，而是它被带回到一种不完美状态，就像原始时代的人们在白天清醒时的

记忆功能一样。它混乱而又带有随意性，不断在转瞬即逝的相似性的基础上把事物混淆起来：但是各民族正是以同样的随意性与混乱，构成了它们的神话。甚至在今天，旅行者们也时常看到，野蛮人多么健忘，在记忆力短时间的紧张活动之后如何开始晕头转向，出于纯粹的松弛，他们说起了谎言与胡话。但是在梦中，我们大家都很像这野蛮人，不能正确地辨认出见过的东西，错误地认同不同的事物，这是我们在梦中能够产生使自己对之感到内疚的那种错误结论的基础。因此，在清晰地回想起一个梦时，我们会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身上藏有这么多的愚蠢。

——一切梦的想像的完美清晰性都以无条件地相信其真实性作为先决条件，这再次使我们想起了早先人类的状况，在他们那里，幻觉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有时候控制了整个整个的村社，同时也控制了整个整个的民族。因而，在睡梦中，我们再次上了一遍早先人类的课程。

### 13梦的逻辑。

——在睡眠中，我们的神经系统由于许多内在原因而不断处于兴奋之中，所有器官都被分别动用起来，血液迅猛地循环，睡眠者的姿势压迫个别肢体，他的被子以多种方式影响感觉，胃在

进行消化，以其运动扰乱了其他器官，肠子曲曲弯弯，脑袋的姿势带来了不寻常的肌肉姿势，脚上没有穿鞋，没有用鞋底踩在地上，引起了不寻常的感觉，就好像全身穿着不同的服装——所有这一切都非同寻常地以每天的变化使人的整个系统兴奋起来，直至把大脑的功能充分调动起来。因此理智有100个理由感到惊奇，并要找出产生这种兴奋的理由：梦是对产生这种兴奋感的原因的探索与想像，也就是说对臆想的原因的探索与想像。例如，谁用两根皮带把自己的脚捆绑起来，他就会梦见两条蛇缠住了他的双脚。这首先是一种假设，然后是一种信念，伴随着一种图像的呈现与虚构："这些蛇一定是我这个睡眠者拥有的那种感觉的原因"——睡眠者的理智作出这样的判断。经他如此推断的最近的过去，通过激发起来的幻想而成为现在。因此每个人凭经验都知道，做梦者多么迅速地把猛然听到的强烈响声，如钟声，混同为睡梦中的炮声，也就是说，事后按梦境来作出解释，以至于他认为他首先经历了造成声响的环境，然后再听到那种声响。

——但是，同样的理智在醒着的时候是如此清醒，如此小心谨慎，对假设如此疑心重重，它又怎么会总犯这样的错误呢？它怎么会竟至于认

为用来解释一切感觉的第一个最佳假设就足以使它立即相信其真实性呢？（因为我们在梦中相信梦，就好像它是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把假设当作完全被证实的东西）我认为：就像现在人们仍然在梦中作出的判断那样，人类几千年来甚至在醒着的时候也作出同样的判断：理智想到的、解释任何需要解释的事物的第一个原因就已使他感到满足，并被当作真理（按照旅行家的说法，野蛮人甚至在今天还是如此行事的）。在梦中，这一点古老的人性继续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因为这就是更高的理性赖以发展并且赖以在每一个人身上发展的基础：梦将我们再次带回到人类文化的遥远状态中，使我们掌握一种更好地理解这种状态的方法。梦思维现在对我们来说变得这么容易，是因为我们在人类的各大发展阶段中，正是依靠这种幻觉的、不必花多大代价的、借助于任何好像有理的第一想法的解释形式，如此出色地训练了自己。就某种意义上讲，梦对大脑来说是一种休息，因为大脑在白天要满足更严格的思维要求，这是更高的文明所要求的。

——对于一件有关的事情，我们在理智清醒时也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梦的入口与门厅。我们闭上眼睛，大脑会产生大量光的印象与色彩，也许

是作为所有那些白天涌入大脑的光的效果中的余波与反映。但是，现在理智（与幻想结合在一起）立即将这些本身无形式的色彩加工成某种形态、形体、景色、热闹的人群。这样事情反过来成为一种由效果到起因的推导；理智询问：这些光的印象与色彩来自何方？它将那些形态与形体假定为原因：它将它们视为造成那些色彩与光的起因，因为它在白天睁着眼睛看东西时，已习惯于为每一种色彩、每一种光的印象寻找出一个原因。因而在这里，幻想不断把图像推到它前面，因为幻想依靠白天的视觉印象产生了这些图像，而梦幻就是这样产生的——也就是说，臆想的原因被从效果推断出来，并且是在效果之后被引入的：这一切进行得异常迅速，以至于在这里就像变戏法一样，产生了一种判断混乱，一种有前后顺序的东西就会显得像是某种同时产生的东西，甚至像是前后顺序颠倒了的东西。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事件推测出：更为敏锐的逻辑思维以及原因效果的严格区

分，是多晚才发展起来的啊！因为我们的理性与理智功能现在仍然无意中要回过头去抓住那种原始的推断形式不放，而且我们差不多有半生时间生活在这种状态中。



——诗人、艺术家也是将他们的情绪与状况归结于完全不真实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令人想起了早先的人类，并能帮助我们理解早先的人类。

14共鸣。一切更为强烈的情绪都给相关感觉与情绪带

来一种共鸣，它们几乎都有激发记忆的作用。遇到这样的情绪时，记忆就使我们想起心中的某件事，并意识到相似情况及其起源。于是就形成了关于感情与思想的习惯性的迅速联系，如果这些感情与思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接连产生，最终就不再被感到是复合体，而是统一体了。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谈论道德感情、宗教感情，就好像这纯粹是些统一体一样，但实际上它们是有着上百个源泉与支流的大河。

在这里，像十分常见的情况那样，言辞的统一并不保证事物的统一。

15世界没有内外之分。

——德谟克利特①将上与下的概念转用到无限空间，其实这些概念在那样的空间里已没有任何意义；而一般哲学家则将内与外的概念转用到世界的本质与现象上，他们认为，人们带着深入的感觉深入到内部，接近

## ①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之

自然之核心。但是这些感觉之所以深入，只是由于带着这种感觉，通常几乎不知不觉地会激起某种复杂的思想群，我们称之为深入；一种感觉是深入的，因为我们把伴随的思想看作是深入的。但是深入的思想仍然可以离真理非常遥远，就像每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一样；人们从深入的感觉中扣除了与之相混合的思想因素，于是剩下的就是那种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与给我们这种感觉的知识没有关系，就像强烈的信仰只显示其力量而不显示被信仰对象的真实性一样。

## 16现象与自在之物。

——哲学家习惯于将自己置于生活与经验面前——置于他们称之为现象界的东西面前——就像在一幅一劳永逸地展开、一成不变地呈现同一事件的绘画面前一般：他们认为，这个事件必须得到正确解释，从而对产生这幅画的内在本质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对总是习惯于被看作是现象界的充分依据的自在之物得出一个结论。与此相反，更严格的逻辑学家则在明确地将形而上学的概念确定为绝对的、因而也是无条件的概念之后，否定（形而上学世界的）绝对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之间有任何联系：所以自在之物根本不会

在现象中显现，从现象是不可能得出关于自在之物的任何结论的。但是，从这两方面来看问题，都忽视了这样的可能性，即那幅画——也就是我们人类称之为生活与经验的东西——是逐渐生成的，而且仍然完全在生成过程中，因此不应该被看作只是固定的大小，人们可以由此出发得出关于首创者（充分依据）的结论或者拒绝得出结论。由于我们几千年来都带着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要求，带着盲目的爱好、激情或者恐惧来看世界，完全沉溺于非逻辑思维的“坏毛病”中，于是这个世界就渐渐不可思议地生成得如此丰富多彩，如此令人吃惊，如此意义深刻，如此富有情感，它获得了色彩——可我们却是着色者：是人的智力让现象显现，并将其错误的基本观点带入到事物之中。很晚，很晚，人的智力才进行思考：现在它似乎觉得现象界和自在之物如此截然不同，如此截然分离，以至于它拒绝从前者得出关于后者的结论——或者用一种极其神秘的方式，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智力以及我们的个人意志，以便于通过本质的生成而达到本质。别人再次把我们的现象界——也就是说，依据智力上的错误编制而成的并为我们所继承了的关于世界的观念——的所有特征拼凑到一起，不是指责那种

智力有过失，而是将事物本质归咎为这种事实上的、非常可怕的世界特征的原因，并且鼓吹解脱存在的拯救。

——有了所有这些理解，最终将在思想发生史上庆祝其巨大胜利的恒久而艰难的科学过程将以决定性的方式完成，其结果也许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称之为世界的东西，是大量谬误与幻想的结果，这些谬误与幻想是在有机存在物的全部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并且相互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它们作为整个过去积累起来的财富为我们所继承——作为财富是因为我们人性的价值以此为基础。事实上严格的科学只能在很小范围内使我们脱离这个观念世界——而且也完全无法对此抱有奢望——只要科学无法从根本上打破原始感觉习惯的力量，就只能这样。但是科学可以一点点、一步步地阐明作为观念的那个世界的发展史——至少使我们暂时超越整个过程。也许那时候我们会认识到，自在之物值得人们为它而纵情地大笑：它显得那么多，整个儿就是一切了，但实质上

却是空的，也就是说，毫无意义。

17形而上学的解释。

——年轻人珍视形而上学的解释，因为形而

上学的解释在他们认为不舒服或感到蔑视的事物中向他们显示出某种具有最高意义的东西：如果他们对自己不满，那么当他们在自己身上的、遭到他们自己如此非难的东西中重新认出了最内在的世界之谜或世界的苦难时，这种感觉便会得以减轻。感觉自己更无责任，同时发现事物更加有趣——他们将此视为双重善举，并将此归功于形而上学。当然，后来他们对整个形而上学的解释方式开始猜疑，那时候也许他们看透了，用另一种方法可以同样良好地、并且更科学地达到那种效果：物理的解释或历史的解释同样可以导致那种无责任的感觉，它们也许能更多地激发起对生活及其问题的那种兴趣。

18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有朝一日要写思想发生史的时候，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的下列一段话将给你以一种新的启示："认识主体的原始的普遍法则在于这样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即认识到一切自在之物，从其自身本质而言，是一种同自身相一致，因而独立存在的，从根本上讲永远照旧、永远不变的东西，简言之，是一种物质。"这里所谓的这种"原始法则"也是生成的：有朝一日人们将会看到，这种倾向是如何渐渐地在较低级的有机体中形成的；这样一些有机体的鼠

目寸光如何在最初除了只看到同样的东西，别的什么也看不到；然后，当各种愉悦与不悦引起的激动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时，各种物质如何渐渐变得有所区别，但是每种物质都只是一种属性，也就是说，同这样一种有机体只有一种惟一的关系。

——逻辑关系的第一阶段是判断，按照最好的逻辑学家的断言，判断的本质在于信念。就感觉主体而言，快感或痛感是一切信念的基础。一种新的第三感觉，作为两种先行的个别感觉的产物，就是最低级形式的判断。一~"原本使我们这些有机存在物对任何事物感兴趣的，是事物同我们在快乐与痛苦方面的关系。在我们意识到这种关系的各个时刻之间，在感觉的各种状况之间，是那些静止的时刻和无感觉的状况：那时候，我们对世界和一切事物都没有兴趣，我们不注意其中的任何变化（就像现在，任何饶有兴致地专注于某事的人就会注意不到某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对于植物来说，通常所有事物都是静止的、永恒的，任何事物都跟自身完全一样。正是从低级的有机体的时期开始，人类继承了这样的信念，即世上有相同的事物（只有以最高的科学性培养出来的经验才同这样的论点相抵触）。也

许关于一切有机物的原始信念甚至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整个其余的世界是铁板一块，是不动的。

——离这个逻辑关系的原始阶段最远的东西，是关于因果关系的思想。甚至现在我们都还从根本上认为，一切感觉和行动都是自由意志的行为；当感觉个体观察自身的时候，都把一切感觉、一切变化全看作某种孤立的东西，也就是说绝对的、无关联的东西：它们突然从我们身上冒出来，同早先或后来的事无关。我们饿了，但是我们原本并不认为有机体要得到维护，而是认为那种饿的感觉似乎在无原因、无目的地发生作用，将自己孤立起来，并把自己看作是随心所欲的。因而，对意志自由的信念便是一切有机物体所犯的一个原始的、极其古老的错误，因为其中存在着逻辑的冲动；关于绝对物质与相同事物的信念同样是一切有机物体所犯的一个原始的、同样古老的错误。但是，只要是所有形而上学都主要同物质与意志自由打交道，那么人们就可以认定它们是科学，这种科学探讨人类的基本谬误，就好像它们是基本真理一样。

### 19数字。

——数字法则的发明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本已经占统治地位的谬误的基础上的，即世上有若

干相同的事物

（但是事实上没有相同的事物），世上至少是有事物的（但是事实上世上没有事物）。关于多数的假定总是预先假定有某种多次产生的东西：但是正是在这里，谬误已经占了统治地位，我们已经虚构了存在，虚构了不存在的统一体。~~S们的时空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加以一贯的测试，它们就导致了逻辑上的矛盾。在作所有科学论断的时候，我们总是用一些错误的数值进行计算，因为假定这些数值至少是不变的，例如就像我们的时空感一样，于是科学的结论在其相互关系中就获得了一种完全的严格性和确定性；人们可以继续信赖这些结论——直到最后，错误的基本假设、那些不变的错误同这些结论发生抵触，例如像在原子论中的情况那样。我们在这里一直感觉自己不得不假定一件被动的"事物"或

"物质"基础的存在，而整个科学程序则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把一切像是"事物"（物质）的东西化解为运动：我们在这里也还是同我们的运动感和被动感不沾边，并且摆脱不了这个怪圈，因为关于"事物"的信念自古以来就是同我们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一康德说："理智不是从自然中汲取它的法则，而是为自然制定法则。"就我



们不得不将其同自然相联系的自然概念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自然=作为概念的亦即谬误的世界），但是自然概念却是大量理智谬误的积累。

——在一个不是我们的概念的世界上，数字的法则是完全无法运用的：这些法则只在人类世界有效。

20退几步。

——当人类超越了迷信与宗教的观念，并且，例如，不再相信可爱的天使或原罪，也不再谈论灵魂的拯救时，文化的某一个很高的层次就已经达到了；如果他们处于解放的这一阶段，那么他们也还必须以最高的审慎来克服形而上学。但是，那时候有必要作一个倒退运动：他们必须理解这样一些观念中的历史依据和心理依据，他们必须认识到：对人类的最大促进是如何由此而来的，而没有这样一个倒退运动，人们就会失去人类至今所取得的最佳成就。

——就哲学的形而上学而言，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达到了反面的目标（一切正面的形而上学都是谬误），但是在梯子上后退几步的人还是很少；可是人们完全可以越过梯子上最高的一根横木往外看，而不是想要站在上面。最明白事理的人也只能达到将自己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并带

着优越感回顾它的地步：而在这里，就像在竞技场中一样，有必要在跑道的尽头拐过弯去。

## 21怀疑态度的假定的胜利。

——且让怀疑论的出发点适用一次吧：假定没有另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从形而上学获得的关于我们惟一熟悉的世界的所有解释都对我们无用，那么我们将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人和事物呢？这是可以想像得出来的，甚至当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否已由康德和叔本华所科学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遭到否定的时候，这也还是有用的。因为按照历史的或然率，人类很可能有一天会在这方面完全地、普遍地变得怀疑起来；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在这样\_种观点的影响下，人类社会将会如何发展？也许任何\_个关于形而上的世界的科学证明都是如此之难，以至于人类再也摆脱不了对它的猜疑。而如果人们对形而上学怀有猜疑，那么大体上产生的结果就会同下面的情况一样，即形而上学遭到直接驳斥，人们不会再相信它。关于人类的非形而上学的思想感情的历史问题在两种情况下仍然是同一问题。

## 22不信"比铜更持久的纪念碑"

(monumentumaere peren-nius )①。

——形而上学观点的终止所带来的根本不利

在于，个人由于只一心想着他自己短短的一生，从而不接受更强大的推动力，来建立持久的、着眼于几百年大计机构；他要自己从他栽种的果树上摘取果子，因此他不想再种植那些需要整个世纪都给予定期照料、用来为世世代代遮荫的树木。因为形而上学的观点提供这样的信念：它赋予今后人类的整个未来不得不赖以立足与定居的最终、最基本的基础。比方说，个人如果捐款建一个教堂或一个修道院，他就促进了他自己的幸福，他认为，他的灵魂算是获得了永久长存，他得到了回报，这是一项致力于灵魂永久幸福的工作。

——科学也能唤起对其结论的如此信念吗？事实上，科学需要怀疑和猜疑作为其最忠实的盟友。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受住了一切怀疑态度的冲击、经受住了一切分化瓦解的真理，其总数变得如此之大（例如在健康饮食学中），以至于人们决心要将“永恒的”事业建立于此基础之上。同时，我

①语出罗马诗人贺拉斯名句：“我的工作已完成，比铜更持久的纪念碑。”(Eacegi, monumentum aere peremius) 们不安的短暂存在同形而上学时代漫长的宁静之间的对照效果仍然过

于强烈，因为这两种时间还是太接近了。现在，个人自己比起他敢于只是持久地、一劳永逸地做好自己一生的准备来，是经历了太多的内外演变。例如，一个要为自己建立一座房子的完全现代的人，同时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他自己活生生的身体就要被禁锢在一座大陵墓中一样。

23比较的时代。一人们受传统的束缚越小，他们内心动机的骚动就越大，因而他们表面的不安、相互间的交流以及他们的多重努力也就越大。现在对谁还会有一种更为严厉的束缚能将他和他的后代捆在一个地方呢？对谁还会有某种严厉束缚的东西呢？所有艺术风格一个接一个地被模仿，道德、风俗、文化的所有阶段和种类也都被模仿。

——这样一个时代是如此获得其意义的：各种世界观、各种风俗文化在这个时代能得以比较，并且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体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前一切文化都只有地域性的支配地位，所有艺术风格都束缚于时间和地点。现在增加了的审美感受将最终在这么多用来作比较的形式中作出决定：它将让其中的大多数——即所有那些遭遇这种感觉的拒绝形式——死亡。同样，现在在较高道德的形式与习俗中产生一种挑

选，而这种较高道德的目标不是别的，正是要让较低的道德消亡。这是比较的时代！这是它的骄傲——但是公正地说，

也是它的痛苦。我们不要害怕这种痛苦！我们宁可要尽我们

所能来理解时代为我们确定的任务：后世将因此而为我们祝福——这个后世将知道自己会超越与外界隔绝的原始民间文化，也同样超越比较文化，但是却带着感激之情来回顾这两种文化，就好像回头看令人肃然起敬的古物一般。

24进步的可能性。

——当一个古文化学者发誓不再同相信进步的人打交道时，他是对的。因为古代文化留下了它的善与伟大，而历史教育则迫使一个人承认，古代文化绝不可能再有新鲜活力；需要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愚钝或同样令人难以忍受的狂热，才能作出这样的否定。现在人们可以有意识地不断朝一种新的文化发展，而他们从前却是无意识地带着偶然性进行发展的：他们现在可以为人的产生，为人的食品、教育和信息创造更好的条件，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而经济地加以管理，对人与人之间的力量一般地加以权衡和调动。这种新的、有意识的文化摧毁了旧的、作为整体来看

处于无意识的动植物生活中的文化；它也摧毁了对进步的猜疑——进步是可能的。我要说：相信进步必然实现，这是过于草率了，甚至近乎无稽之谈；但是人们又如何能否认进步是可能的呢？然而感官上的、古老文化方式的进步却甚至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浪漫主义的幻想总还是就其目标（例如与外界隔绝的原始民间文化）使用"进步"一词：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从过去借用了有关的形象；其思想和想像在这个领域内缺乏任何首创性。

## 25 个人道德与世界道德。

——自从人们不再相信上帝从总体上指引世界命运，不再相信尽管人类道路上有各种表面的曲折，上帝却总是出色地引导人类走出困境以来，人们必须为自己确立世界性范围的、包含整个地球的目标。从前的道德，即康德的道德，要求个人行为符合人们对所有人的期望：这是一种美好天真的事情，好像每一个人立即就知道，用哪一种行为方式就能使整个人类幸福，因而也知道哪些行为是值得向往的。这是像自由贸易理论那样的一种理论，假定普遍和谐必定是根据天生的改善法则产生的。也许关于人类需求的未来情景会显得完全不尽如人意，所有人都举止相同，

或者更应该说，可以为了世界性范围的目标，而为整个芸芸众生确立特殊的、也许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恶劣的任务。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人类不想让这样一种有意识的总支配力毁灭自己，那么就应该事先找到一种超越至今所有程度的关于文化条件的知识，以作为世界性范围目标的科学尺度。在这方面有巨大的任务等待着下一世纪的伟大精灵们。

26作为进步的反拨。一有时候会出现突如其来的、粗暴的、引人注目的、然而流连不去的精灵，它们再次召唤来人类的一个过去阶段：它们有助于证明，它们反对的新趋势还不够强大，其中还缺少了些什么东西：要不然这些新趋势就会更好地抵制那些召唤者。例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证明，他那个世纪里所有精神自由的冲动都还是不确实的、温和的、年轻的；科学还不能抬起它的头。是的，整个文艺复兴运动似乎就像一个又被大雪送走的早春。甚至在我们这个世纪，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也证明，现在科学精神也还不够强大。因此，尽管所有基督教的教条早就遭到摧毁，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观和人的情感却仍然可以在叔本华的学说中庆祝复活。听起来，叔本华的学说中有许多科学的东西，但是科

学并没有占支配地位，支配他学说的是那种古老的、众所周知的"形而上学需要"。我们从叔本华那里得到的最了不起的、完全无价的好处之一，便是他迫使我们的感觉暂时回到以前的观照世界与人类的强有力的方式中去，要不然，就没有一条道路会如此轻易地引导我们走入其中。这对于历史与公正好处是很大的：我相信，没有叔本华的配合，谁都休想如此轻易而公正地对待基督教及其亚洲近亲。尤其是从当前基督教的基础出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在这种公正的伟大成果之后，只有当我们在一个如此带根本性的问题上纠正了启蒙时代带来的历史观照方式之后，我们才可以重新举起启蒙的大旗——上面写着三个名字的大旗：彼特拉克①，伊拉斯谟②，伏尔泰——继续前进。我们从反拨中取得了进步。

## 27宗教的替代物。

——人们相信，当他们把一种哲学说成是宗教的大众替代物时，他们是在说它的好话。事实上，精神经济学偶尔需要过渡性的思想领域；因而从宗教转变为科学的思考是凶猛而危险的一跃，是应该劝阻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范围内，那种对哲学的推荐才是正确的。但是归根结底，人们还应该知道，宗教已经满足而现在哲学家应该



满足的那些需要，并非不可改变的；人们甚至可以削弱和消除它们。例如，人们会想到基督教式的灵魂痛苦，想到那种关于内心腐化堕落的叹息，想到那种对拯救的关心——这一切都是源于理性谬误而形成的想法，这些想法完全不应该得到满足而应该消除掉。一种哲学的用处，要么在于满足那些需要，要么在于消除那些需要；因为那是些学来的、时间上有限的需要，他们立足的前提是与科学的前提相矛盾的。在这里，为了造成一种过渡，更应该运用艺术来使过多负载着种

①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

②伊拉斯谟（1469—1536），荷兰人文主义者。

种感受的心境轻松一下；因为上述那些观念是通过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而远非艺术才得以维持的。那时候，人们可以更轻松地艺术过渡到一种真正起解放作用的哲理科学中去。

28 声名狼藉的话。

——滚开吧，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些已经被使用得令人厌烦的词！因为使用这些词的机会一天少于一：只有那些闲聊的家伙仍然认为它们必不可少。因为，如果世界上有人认为自己就是善与完美而不必捍卫一个必定要创造最佳世

界的上帝，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当乐观主义者呢？但是，如果人们没有兴趣成为上帝的拥护者，成为神学家或思考神学问题的哲学家，并有力地提出相反论断：恶占上风，不快大于快乐，世界是劣质品，是邪恶的生命意志的幻影，那么引起悲观主义信条的原因也是不存在的。现在谁——除了神学家以外——还关心神学家呢？除了所有神学及其争论之外，很明显，世界不好也不坏，更不用说最好或最坏了，“好”与“坏”的概念只有在同人有关的问题上才有意义。是的，也许甚至在这里，按它们通常被使用的方式，它们也是毫无根据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放弃责骂式的世界观和颂扬式的世界观。

## 29醉于花香。

——人们认为，人性之船负载越重，吃水越深；人们相信，人类的思想越深刻，他们的感觉越细腻，他们越自视清高，他们离其他动物的距离越远——他们越显得是动物中的天才——他们离世界的真正本质及对这种本质的认识能力就越近：他们实际上是通过科学来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们却认为，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的宗教和艺术来做到这一点的。宗教和艺术虽然是世界之花，但是却完全不比茎更接近于世界之根：人们

根本不可能由此而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虽然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这一谬误使人类如此深刻，如此细腻，如此具有创造能力，从而产生了这样一朵宗教与艺术之花。单纯靠认识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谁向我们揭示出世界的本质，谁就会给我们大家造成最令人不快的失望。不是作为自在之物的世界，而是作为观念（作为谬误）的世界如此充满意义，如此深刻，如此不可思议，如此孕育着幸福与不幸。这样的结果导致了一种逻辑上否定世界的哲学，但是这种哲学可以同一种实践上对世界的肯定相统一，就像同其对立面相统一一样容易。

30下结论时的坏习惯。一人类最常见的错误结论是这样一种结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在这里是由生活能力推论到合目的性，由合目的性推导到合理性。于是，一种看法令人高兴，那么它就是真实的看法，其效果就是善的，因而它本身就是善的、真的。在这里，人们赋予结果以令人高兴的、善的等有用意义的属性，然后又给予原因以同样的善的然而在这里是逻辑上有效意义的属性。这些命题颠倒过来便是：一件事无法得以实现、无法维持，那它就是不合理的；一种看法令人痛苦、令人焦急不安，那它就是错误的。十

分了解这种推论错误并且不得不深受其苦的自由精灵经常受不住诱惑而作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当然这一般来讲同样都是些错误结论：一件事无法得以实现，那它就是善的；一种看法造成困苦与不安，那它就是真的。

31非逻辑的必要。一会使一个思想家感到绝望的事物中，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即非逻辑对人类来说是必要的，许多善的事物均出自非逻辑。它如此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激情中、语言中、宗教中，以及赋予生命以价值的一切事物中，以至于人们如果不可怕地损害这些美好事物就不可能将其拔除。相信人性会变成纯粹逻辑的人性的人实在是太天真了；但是如果可以不同程度地接近这个目标，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必须全部丧失了！甚至最有理性的人也需要不时恢复天性，也就是说，恢复他对一切事物的非逻辑的基本姿态。

32不公正的必要。一所有关于生命价值的判断都是非逻辑地展开的，因此是不合理的。判断的不纯第一在于物质存在的方式（是很不完整的）；第二在于在这种物质的基础上所达到的总和的方式；第三在于每一样个别的物质又是不纯认识的结果，而且带着充分的必然性。例如，对

一个人的了解，无论他离我们多近，都不可能很完整，我们在逻辑上对这个人作出总体评价，所有评价都是草率的，而且必然是这样。此外，我们用以衡量的尺度不是固定不变的大小，我们有情绪波动，可我们却必须把自己当作一种固定的尺度，以便能公正评价任何一件事物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许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人们完全不应该判断；但愿人们能够在生活

中不必进行评价，不必有好恶！——因为一切厌恶都同一种

评价有关，一切喜好也是如此。一种想实现或摆脱某事却没有感觉到人们趋利避害要求的冲动，在人类这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非逻辑的，因而不合理的存在，而且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人类存在的最大的、最无法解决的不和谐之一。

33关于生命的谬见对生命是必要的。

——关于生命的价值

与尊严的任何信念都是以不纯粹的思想为基础的；它只有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才是可能的，即人们对于一般生命和人类痛苦的同情非常微弱。甚至那些完全超越自身来进行思考的较为少见的人也不考虑一般生命，而是考虑一般生命中被分

隔开的部分。如果人们懂得应该主要将注意力放在例外上，我的意思是说放在非凡的才华与纯洁的心灵上，将其产生看作是为了实现世界进化的目的，并欣悦于其效果，那么人们就会相信生命的价值，因为人们在这时候忽略了其他人，因而进行了不纯粹的思考。如果人们考虑了全人类，只让他们身上的一种冲动，即那种最不利己主义的冲动有效，并且在涉及其他冲动时为之辩解，那么人们可以重新对整个人类抱有某种希望，并且在这方面相信生命的价值，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通过思想的不纯粹起作用。但是如果人们采取如此这般的态度，那么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只是人们其中的一个例外。而现在恰恰大多数人都忍受生活，并没有大发牢骚。他们因此而相信存在的价值，但是他们这样做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并且坚持独自一人，而不像那些"例外"那样从自身中走出来：对他们来说，个人以外的一切都是不值得注意的，它们至多不过是一个微弱的影子。因此对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来说，生命的价值只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把自己看得比世界更重要。他十分缺乏想像力，这使他不能体会其他的存在，因而他尽可能少地参与到其他存在的命运与痛苦之中。谁与之相反，能真

正参加到其中去，谁就必然对生命的价值感到绝望；如果他成功地在自己身上抓住并且感觉到人类的总体意识，他就会带着存在的诅咒而昏倒在地——因为人类总的来说没有目的，因此人类在观察整个过程时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安慰与立足点，找到的只是绝望。如果他在做一切时都注意到人类最终的无目的性，那么在他眼里，他自己的活动就带有浪费的性质。感觉自己作为人类（不仅仅作为个人）同样被浪费掉，就像我们看到一朵朵作为个体的花被大自然浪费掉一样，这是一种高于一切感觉的感觉。一但是谁能有这样一种感觉呢？无疑只有一位诗人能：诗人们永远懂得自我安慰。

34心平气和。一那么我们的哲学会变成悲剧吗？真理会

变得敌视生命、敌视较好的事物吗？一个问题似乎沉甸甸地

压在我们的舌头上，然而我们却不想大声说出来：人们是否

能有意识地留在谎言之中？或者，如果人们不得不这样，那

么是否宁愿去死呢？因为不再有"应该"；道德，就它是一

种"应该"而言，已经像宗教一样，被我们的思想方法消灭

了。知识只能让快乐与不快、有用与有害作为动机而存在，

但是这些动机又将如何解释对真理的辨别力呢？它们甚至同

谬误有相同之处（在这方面，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好恶及其

非常不合理的权衡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快乐与不快）。整

个人类生活深深地陷于谎言之中；个人不可能将其从这口井

中拉出来，而不因此出于最深刻的原因对他自己的过去感到

怨恨，不认为他现在的动机，如荣誉的动机，是不合理的，

不让嘲笑与蔑视迎接朝着未来及未来幸福推进的激情。这是

真的吗？难道只剩下惟一的一种思想方法，它作为个人的结

果会引起绝望，作为理论的结果会造成一种毁灭哲学？我相



信，知识的持续影响是由一个人的气质决定的：像所描述的那种在各种个别性格中可能达到的持续影响一样，我可以同样想像另一种持续影响，一种比现在简单得多的持续影响，而且情绪上更纯洁的生活会因此而产生：以至于那些有着强烈欲望的陈旧动机由于遗传下来的旧习惯，虽然一开始仍然有威力，但是在起净化作用的知识影响之下，就会渐渐削弱。一个人最终将生活在人们中间，同自我在一起，就像在自然中一样，没有赞美，没有责备，没有脾气，对许多他以前只感到害怕的东西赏心悦目，就像欣赏一场演出。人们将不再强调什么东西，不再继续感受到那种思想的激励——认为人们不仅仅是自然或者认为人们大于自然。当然，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这里要有一种好的气质，一颗坚定、温和、实实在在欢欣的灵魂，一种不必对恶意和突然发作存有戒心并在其表达中不带有任何咆哮与乖戾的情调——长期拴在链条上的老狗和老人的那些熟悉的、令人讨厌的特点。一个人如果在这样一种程度上摆脱了通常的生命桎梏，以至于他继续生活下去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改善他的认识，那么他就必然更能毫无妒忌、毫无烦恼地放弃许多，甚至也许是所有在其他那里有价值的东西。那

种在人类、在习俗、在法律、在对事物的传统评价之上的自由而无畏的翱翔，对他来说已足以作为最值得向往的状况。他很乐于传达他对这种状况的喜悦，也许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好传达——当然，其中还包含着一种匮乏、一种放弃。但是，如果人们仍然对他要求很多，那么他就会友好地摇一下头，指向他的兄弟，一位自由的实干家，也许还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点嘲讽，因为他的"自由"有其特殊的情况。





































































































































### 第三章 宗教生活

108对病痛的双重斗争。

——如果我们遭遇到病痛，那么我们要么可以通过消除它的起因来摆脱它，要么可以改变它对我们的感觉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说，转而将病痛解释为一种其好处也许只有在以后才看得见的善。宗教和艺术（还有形而上学哲学）都致力于实现感觉的改变，部分通过我们的经验判断的改变（例如通过这样一种命题的帮助："为上帝所爱的人，也受上帝的惩罚"），部分通过唤起一种在痛苦中和一般情感中获得的快乐（悲剧艺术的出发点由此而来）。一个人越倾向于重新解释和考虑周全，就越看不见病痛的起因，越不会去消除它；片刻的缓解和麻醉，就像牙疼时常见的情况一样，对他来说足矣，尽管还要面对更大的痛苦。宗教和所有麻醉艺术的支配地位越削弱，人们就越严格注意病痛的真正消除：这对悲剧诗人来说无疑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由于无情的、不可战胜的命运王国的地盘越来越小，供悲剧用的题材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这对教士来说更糟糕——因为他们至今都一直靠麻醉人类的

病痛而生活。

### 109 忧患为知。

——教士们声称有一个上帝，声称他要求我们行善，他是每一个行为、每一个片刻、每一种思想的守护者与目击者，他爱我们，在所有的不幸中都对人们怀有最好的好意。人们多么愿意将这种错误的说法换成像这谬误一样有益、一样有镇定作用、一样令人感到舒适的真理！但是这样的真理却不存在；而哲学最多是以形而上的虚假表面(本质上仍然是非真理)与其相对抗。但是，不幸的是，如果人们在心中和头脑中有了获得真理的严格方法，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宗教教条和形而上学；而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发展，人们变得如此温柔、敏感、痛苦，以至于必须要有最高级的药品和安慰手段才行；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危险：人类因为知道了真理而流血致死。拜伦在其不朽的诗句中表达了这一点：

忧患为知：通晓天下之最者  
必极深痛于致人死命之真理，  
知识之树呀，非生命之树矣。

(Sorrows is knowledge they who know the most  
must mourn the deepest o'er the fatal truth the tree of

knowledge is not that of Ufe)

如此忧心忡忡、无药可救，除非召唤出贺拉斯那种庄严肃穆的轻浮，用于灵魂的最糟糕时刻和曰食之时，并同他一起对自己说：

为什么因为洞察永恒之谜而折磨你可怜的靈魂？为什么不躺在高高的梧桐树下或松树下休憩

---

(quid aeternis minorem

consiliis animum fatigas ?

cur non sub alta vel platano vel hac

pinu jacentes—)

然而，无疑任何程度的轻浮或优郁都比一种浪漫的回归和开小差以及比接近任何形式的基督教要好：因为按照现在的知识状况，人们已经完全不再可能既同它打交道而又不彻底玷污自己的良知，在自己和他人面前将它抛弃。那些痛苦也许已经够严重的了，但是没有痛苦你就不可能成为人类的领袖和教育家；想要尝试这样做却又不再有那种纯洁良心的人是

多么不幸啊！

110宗教中的真理。

——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无法理解宗教的意



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样肯定的是，在随后对启蒙运动的反拨中，人们又做过了头，以爱，甚至以热恋来对待宗教，并且将宗教视为一种对世界的更为深刻的甚至最深刻的理解，要剥去科学的教条外衣，然后以神话的形式来掌握"真理"。所以宗教——这是所有启蒙运动反对者的断言——以讽喻感"ensuallegorico)并考虑到大众的理解力，表达了那种原始的智慧。这是自在的智慧，引导新时代所有真正的科学始终向着它，而不是背离它：以至于在人类最古老的智者和最现代的智者之间，认识上的和谐甚至一致占统治地位，知识的进步——假如如人们要谈论这样一个问题——不是同本质，而是同本质的揭示有关。这种对宗教和科学的整个理解是彻底错误的；如果不是叔本华的雄辩保护了它，现在没有人敢再信仰它：这种雄辩掷地有声，然而要等30年的时间才会传到其听众的耳朵里。当然，人们可以从叔本华关于人和世界的宗教道德解释中得到许多东西，从而获取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理解，但是同样肯定的是，叔本华在宗教对知识的价值问题上陷入谬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教师的太过于驯服的学生，那些教师全都崇尚浪漫主义，断然抛弃启蒙精

神；他要是出生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不可能谈论宗教的讽喻感的；他宁可一如既往地说出他的真心话：一种宗教从来都不是直接或间接作为教条或作为比喻来包含一条真理的。因为每一种宗教的诞生都是出于恐惧和需要，它在理性的迷宫中悄然来到人世；也许它曾经在受到科学危害的状态中以谎言的形式将某一种哲学学说引入到它的体系中，从而后来人们在其中找

到这种学说：但是在一个宗教已经在怀疑自身的时代，这却是出自这个时代的一种神学家的技巧。神学家的这些技巧在作为讲究学问、充满哲学气息的时代的宗教的基督教中无疑早就付诸实施了，它们导致了那种具有讽喻感的迷信，但是更导致了哲学家（尤其是那种半吊子，那种诗人哲学家，那种探讨哲学的艺术家）这样的习惯：他们把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所有感觉作为人类的本质来处理，从而也允许他们自己的宗教感对他们思想体系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哲学家经常在宗教习惯传统的范围内，或者至少在那种自古传下来的“形而上学需要”的强力之下进行哲学思考，所以他们形成了事实上非常相似于犹太教、基督教或印度教的宗教观的观点——也就是说，孩子通常像母亲，只是在上述情况下很可能

神父们不了解那种母亲的身份是怎么来的——而在他们对所有宗教和科学像一家人那样相似感到惊奇的天真无邪中加以虚构。事实上，在宗教和真正的科学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敌对关系：它们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哲学在自己最终的远景上让一颗宗教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在黑暗中闪烁，每一种这样的哲学都使自身中被它视为科学的一切成为可疑：这一切也许同样是宗教，尽管穿上了科学的盛装。

——此外，如果所有各族人民都对某些宗教事物如一位上帝的存在达成一致（顺便说一下，在这一点上，事情并非如此），那么，这将不过是对那些被断言的事物如一位上帝的存在的相反论据：所有人的一致意见，如果合理地来看，只能算作一种愚蠢。在另一方面，关于独一无二的事物也根本没有所有智者的一致意见，只有歌德诗句所谈到的那种例外：

万世大智喜相合：

愚者脱愚不可得！

聪明孩儿不多见，

愚者得愚是上策！ 如果不用诗和韵律来说话，适合于我们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智者的一致意见在于：所有人的一致意见只能算作一种

愚蠢。

## 111 宗教迷信的起源。

——如果我们回到宗教生活十分盛行的时代，那么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信念，它涉及自然以及同自然的联系。这个基本信念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拥有，因而我们看到通往宗教生活的大门已经永远地对我们关闭。在那些时代，人们尚对自然法则一无所知；天地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东西；季节、阳光、雨水来去无常，根本没有自然的因果关系的概念。如果人们划船，人们并不认为是划船推动了船前进，而认为划船只是一种有魔力的仪式，人们通过这个仪式迫使一个魔鬼推动船前进。所有疾病，甚至死亡，都是魔力作用的结果。生病和死亡从来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人们毫无“自然过程”的概念——在早期古希腊人那里，也就是说，在很晚的人类阶段，这种概念才开始出现在凌驾于诸神之上的命运女神的观念中。当一个人用弓射箭时，始终还有一只非理性的手和一股非理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如果泉水突然干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地下的恶魔及其险恶用心；如果一个人突然倒下，那么一定是一位神的箭发挥了看不见的作用。在印度（按照卢伯克①的说法）一个木匠通常要为他榔头、斧子及

其他工具上供祭品；一个婆罗门成员对他用来写字的笔、一个士兵对他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一个泥瓦匠对他的瓦刀、一个农民对他的犁也做同样的事情。整个自然在宗教人士的观念中是有意识、有意志的生物行为的总和，一个任意性的巨大复合体。关于外在于我们的一切，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事将是如此这般地、必然如此这般地发生；只有我们本身才差不多是安全的、可测算的；人是法则，自然便是无序——这个命题包含了支配不文明的、在宗教上有创造性的原始文化的基本信念。我们今天的人感觉的东西恰恰相反：现在的人内心感受越丰富，他的主体越是复调式的，与自然的和谐就越是强烈地对他产生影响；我们大家都像歌德一样，在自然中认识到它对现代人灵魂的了不起的镇静手段，我们带着对安宁、家园和宁静的渴望倾听着

①卢伯克（1834—1913）：英国银行家、博物学家、历史学家。

巨大无比的大钟的钟摆声，好像我们能将这种和谐嵌入体内，从而最终能自得其乐。以前的情况正相反：如果我们回想一个民族不文明的原始状况，或者在附近看见现在的野蛮人，我们会发现他们严重地受制于法则、受制于传统，个人

几乎是自动地受它们的束缚，像钟摆一样有规律地运动。对个人来说，自然——无法理解的、可怕的、神秘的自然——就好像是自由王国，是随意性的王国，是有着更高权力的王国，甚至几乎是此在的超人阶段，是上帝。但是每一个生活在那些时代和状况中的人感到，他的存在、他的幸福、家庭的幸福、国家的幸福、任何事业的成功是取决于自然的那种随意性的：有些自然事件到时候就降临了，有些却到时候不来。人们如何才能对这些可怕的、未知的力量发挥影响，人们如何才能束缚住这个自由王国呢？他这样向自己发问，并焦虑地探索着：难道就没有办法像你自己很有规律那样使那些力量通过传统和法则同样变得有规律吗？——相信魔法和奇迹的人的反思在于将一条法则加于自然——质言之，宗教迷信是这种反思的结果。那些人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同下列问题密切相关的：较弱的一族如何能将法则强加于较强的一族，如何能支配他们、指导他们的行为呢？人们将首先想到最无害的那种强制，即在人们获得了某人的宠爱时所作出的那种强制。因此，通过祈祷和恳求，通过屈从，通过承担起定期进贡和献祭的义务，通过恭维式的美化，是可能将强制运用到自然力上的，只要人们

得到自然力的宠爱：爱总是缠人又缠于人。然后人们可以缔结条约，缔约双方在某些行为上互相承担义务，交换抵押品，交换誓言。然而，比这更重要得多的是一种通过魔法和魔力实施的暴力强制。就像人在魔法师的帮助下能够损害一个比他更强大的敌人，使他惧怕自己；就像爱的法术能在远处发挥效应，较弱的人相信他也能够支配较强大的自然精灵。所有魔法的主要手段是，人们先占有属于他人的某种东西：头发、指甲、他人桌上的某种食物，甚至他人的图画、他人的名字。有了这样一些东西后，人们就可以施行魔法了。因为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一切精神的东西总有某种肉体的东西所归属；靠着肉体的帮助，人们才能够束缚精神，损害精神，消灭精神；肉体的东西提供了人们可以借以抓住精神的东西的途径。所以，就像人支配人那样，人也支配某一种自然精灵；因为自然精灵也有它可以被人借以抓住的肉体方面。打个比方，树和它赖以形成的种子——这种难以捉摸的并列似乎证明，同一种精神体现在两种形式里，一大一小。一块突然滚走的石头是一个精灵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躯体；如果一块大石头躺在偏僻的荒野上，似乎难以靠人力把它运到那里，那么就一定是石头自己跑到那里

去的，也就是说：它里面一定藏有一个精灵。一切有躯体的东西都是向魔法开放的，自然精灵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神完全为他的形象所束缚，那么人们也就能对他实施相当直接的强制（通过拒绝上供祭品，通过鞭挞和上镣铐等）。中国的老百姓为了强行索取他们的神应该给而没有给的恩惠，就在抛弃他们的神的塑像上缠上绳子，把它拉倒，拖着它在街上的烂泥和粪堆上经过；"你这个神灵的狗东西"，他们说，"我们让你住在豪华的庙宇里，我们给你涂上漂亮的金身，我们把你喂得好好的，我们给你上供，而你却如此忘恩负义"。甚至19世纪在一些天主教国家，当圣徒像和圣母像在瘟疫或干旱时节拒绝行使职责时，人们对它们也采取了类似的暴力措施。

——由于所有这些同自然的魔幻关系，无数仪式应运而生。最终，当这些仪式变得过于混乱时，人们就努力使它们条理化、系统化，以至于人们认为，全部自然进程，尤其是一年的季节更替，其良好的运行是得到一个程序体系的相应运行的保证的。宗教迷信的意义在于支配自然和驱除自然妖魔以有利于人类，也就是说，给它强加上一个它一开始并不具有的规律；而当今时代的人们则想要认识自然规律，以便同它相适应。简



言之，宗教迷信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魔幻观念，巫师早于祭司。但是它同样也立足于别的更崇高的观念，它以人和人之间的同情关系，以下列情况的存在作为先决条件：好心、感恩、注意听取别人的请求、敌对者之间签订协议、给人以抵押品、要求保护财产。即使处于非常低的文化阶段，人类在自然面前也不充当软弱无能的奴隶角色，人类并不必然是自然任意摆布的仆人：在希腊人的宗教阶段，尤其在人们对奥林匹斯诸神的态度中，甚至令人想到两个集团的和平共处，其中一个集团较高贵、较强大，另一个集团不太高贵，但是两者同宗同源，不必羞于相见。这便是希腊人的宗教中的高贵因素。

112某些古代献祭用具之一瞥，——我们是如何失去了某些感觉，这可以在诸如滑稽的东西甚至淫移的东西同宗教感情的结合中看到：对这种混合的可能性的感觉衰退了，我们只是历史地理解这种感觉的存在，在农神节和酒神节的时候，在基督教的复活节表演和神秘剧中：但是我们也知道同粗俗之类的东西相联系的崇高，同可笑的东西相融合的动人事物，这些事物也许后人不会再理解。

113作为古迹的基督教。

——当我们有一个星期天早晨听到钟声敲响时，我们自问道：这怎么可能！这一切的进行就因为一个两千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样一种断言的证据是不足的。

——在我们的各个时代里，基督教肯定是从远古时代延伸过来的一件古迹，人们相信那个断言——而人们在其他情况下检验各种资格身份的时候是那么严格——这也许是最古老的一份遗产。一个同凡人女子一起生孩子的神；一个要求人们不再工作、不再进行审判而去注意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的标志的智者；一种接受无辜者作为替代牺牲品的正义；某个命令自己的门徒喝他的血的人；指望奇迹出现的祈祷；对一位神犯下的、由一位神来赎罪的罪孽；对死亡是其门径的彼岸世界的恐惧；在一个不再了解十字架的用途和耻辱的时代里作为象征的十字架形象——这一切，就像从远古时代留下的坟墓里刮出来的风一样，多么可怕地吹到了我们身上！人们应该相信这样的事物仍然被相信着吗？

### 114基督教中的非希腊因素。

——同犹太人的情况不一样，希腊人不把荷马的众神看作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主人，也不把自己看作众神统治下的奴隶。他们就好像只是看见

了他们自己的社会集团的最成功例子的映像，也就是说，看到了一个理想，而不是他们自己本质的对立面。存在着一种相互联系的感觉，存在着相互的兴趣、一种对称。当人赋予自己这样的神祇时，他把自己想得很高贵，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就好像是下层贵族同上层贵族的关系一样。而古代意大利各民族则有着一种真正的农民宗教，对凶恶而反复无常的当权者和惹人讨厌的家伙怀有持续不断的恐惧。在奥林匹斯众神引退的地方，希腊人的生活也更加暗淡、更加充满恐惧。一在另一方面，基督教完全压扁了人类，粉碎了人类，使人类深深地陷入烂泥里：然后它突然让一道神的怜悯的光芒照入到完全的堕落感中，以至于人类被这种仁慈的行为惊得目瞪口呆，发出狂喜的尖叫，顷刻之间以为自己心怀了整个天堂。靠着这种病态的感情放纵，靠着这种放纵所必然伴随的心脑的严重腐败，基督教在心理上的一切创造发明发挥了作用：它要消灭人，粉碎人，使人麻醉，使人陶醉，只有一件事它不要，这就是适度。因此从最深刻的意义上

讲，基督教是野蛮的、亚洲式的、卑劣的、非希腊的。

115信教的益处。一\_有一些头脑清醒、兢兢

业业的人，宗教就像一条由更高人性构成的褶边绣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大行善事来保持其宗教身份，这同时也美化了他们。

——所有不擅长使用武器——包括口和笔——的人都成为奴隶：对这样的人来说基督教非常有用，因为在基督教内奴性呈现出一种基督教道德的外表，被惊人地美化了。——对日常生活感到太空虚、太单调的人容易信宗教：这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只是他们没有权力要求那些日常生活并不空虚的人信教。

116日常的基督徒。

——如果关于上帝的复仇心强、人人都有罪、神恩选择有福的人进入天堂、人有被罚入地狱的危险等的基督教教义有道理的话，那么不成为教士、信徒或隐士，不在恐惧和颤抖中专门致力于自己的拯救，这就是弱智和意志薄弱的标志；为了暂时的舒服而看不见永恒利益是愚蠢的。假定有人相信这一切，那么日常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可怜的形象，一个连三也数不到的人，正是因为他精神上的低能，所以他不应该受到基督教向他预言的那种严厉惩罚。

117关于基督教的精明。

——基督教有一种诀窍便是大声教导人说，

一般人毫无价值、罪孽深重、轻如鸿毛，以至于使人们蔑视自己的同胞成为不可能。"他尽管造孽，却仍然在本质上和我没有什么区别：正是我，从任何一种程度上讲，都是毫无价值、轻如鸿毛的"，基督徒对自己这么说。但是，这种感觉也失去了它最强烈的刺激，因为基督徒不相信他个人轻如鸿毛：他作为一般人是很坏的，但当他听到"我们大家都是一类人"这样一句话时，心里便平静了一点。

### 118 更换角色。

——一种宗教一登上统治地位，就把所有那些本来会成为它第一批信徒的人变成了它的反对者。

119 基督教的命运。一基督教的产生是为了要使心灵轻松；但是它现在必须首先使心灵沉重，以便然后能使心灵轻松。因此它将走向灭亡。

### 120 快乐的证明。

——快乐的观点被认为是合理的：这是快乐的证明（或者如教会所说，是力量的证明），所有宗教都对此感到非常骄傲，然而它们是应该对此感到羞愧的。如果信仰不能使人快乐至极，它就不会被相信：它因此将变得多么没有价值！

121危险的游戏。一任何在自己心中重又给宗教感情留下余地的人，接下来就不得不允许它发展，他没有别的办法。结果他的天性渐渐改变，宁愿喜欢那些依赖于、接近于宗教因素的东西，以至于他的整个判断和感觉领域都会云雾密布，掠过宗教的阴影。感觉不可能静止，所以要留神哪！

### 122盲目的学生。

——只要一个人很好地了解了他的学说、他的艺术、他的宗教的长短，那么他便会知道，这些东西的力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学生和信徒被先生的威望以及他们对先生的虔诚所蒙蔽，看不到一门学说、一种宗教的短处，因而通常比先生更有力量。若没有盲目的学生，一个人及其著作的影响是绝不会变得伟大的。帮助一种认识取胜往往只是意味着：将它同愚蠢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后者的重量硬是为前者求取了胜利。

### 123拆除教堂。

——世界上还没有厌烦宗教到了消灭宗教的地步。

### 124人的无罪。

——如果人们理解了 "罪恶是如何来到世上的"，也就是说，由于理性的谬误，人们相互之间错以为对方，甚至个别人错以为自己比实际情况黑得多、坏得多，那么，人们的全部感觉就会变得十分轻松，人和世界有时就会出现在无害的光环中，令人一看到就有一种彻底的愉悦之感。人在自然中始终是一个自在的孩子。这个孩子真的有一次做了一个忧郁而令人惊恐的梦，但是当他睁开眼睛一看，自己仍然在天堂里。

### 125 艺术家的非宗教性。

——荷马在他的众神当中感到如此自在，他作为一位诗人在他们那里得到如此的快乐，以至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具有强烈的非宗教倾向；他同民间迷信带给他的东西——一种没有价值的、不文明的、一定程度上来讲还很可怕的迷信——打交道，就像雕塑家同他的黏土打交道一样自由，也就是说，像埃斯库罗斯和阿里斯托芬那样自由自在，正是这种自由自在在近代使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家以及莎士比亚和歌德凸现出来。

### 126 伪解释的艺术和力量。

——圣徒所经历的所有幻象、惊恐、困乏、欢乐是大家都知道的病理状态，他在宗教和心理

谬见的基础上完全把这种状态解释为另外一回事，即不是解释为病态。

——所以苏格拉底的恶魔或许也只是一种耳疾，而他只是按照支配他的道德思维方式对此作出了不同于现在的解释。先知和宣布神谕的祭司的疯癫和疯话与此没有什么两样；这始终是由于解释者头脑中的知识、想像、努

力、道德从中大做文章的缘故。那些人们称之为天才和圣徒的人要达到最佳效果，不得不把那些为了拯救人类而误解他们的人硬拉到他们一边。

### 127对疯癫的敬重。

——因为人们注意到，兴奋经常使头脑更灵敏，并唤起快乐的念头，所以人们认为，通过最高的兴奋，人们将享有最快乐的念头和灵感：所以人们推崇疯癫者为智者和神谕发布者。这里所依据的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 128科学的许诺。

——现代科学的目标是：尽可能使人少受痛苦，越长寿越好——也就是说使人拥有一种永恒的幸福，这同宗教的许诺相比只是一种非常适可而止的许诺。



129禁止的慷慨。一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爱和善能让我们可以从拿出的一部分来送给想像的事物。

130宗教迷信继续活在情感中。一天主教会以及在它之前的所有古代迷信，支配了将人们置于不寻常的氛围中并剥夺他们对长处的冷静考虑以及属于纯粹理性思维能力的各种手段的整个领域。一个以深沉的声音令人颤抖的教会，一伙教士发出的沉闷而有规律的压抑呼唤，他们无意中将自己的紧张传达给教民，并让他们几乎充满恐惧地倾听，好像一个奇迹正要发生；作为神灵居所而延伸到不确切性中的建筑的气氛，在所有黑暗的空间中让神灵的活动使人感到害怕——既然这些事物的先决条件不再被人相信，谁会想要把这些事物再带回给人类呢？但是，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仍然存在：崇高、感动、预感、追悔莫及、期待等心境构成的内心世界主要通过宗教迷信在人类身上找到了家园；其中一些至今仍然存在于人类灵魂中的东西，在当初它萌芽、生长、开花的时候得到了人们大力的培植。

131宗教的产后痛。一如果说人们相信自己已经大大摆脱了宗教，那么这种摆脱还没有达到不高兴面对没有概念内容的宗教感情和宗教情绪

的地步，如面对音乐；如果一种哲学向我们指出形而上学希望的依据，指出通过这种希望可以使心灵上达到高度宁静的依据，并谈论诸如"拉斐尔圣母像目光中的全部确定无疑的福音内容"，那么，我们就会特别衷心地接受这样的言论和解释：哲学家在这里更容易证明他所指出的一切，因为他想要提供的东西正符合一颗迫切想索取的心。由此人们注意到，不太谨慎的怀疑论者实际上只是对教条有反感，但是却很了解宗教感情的魔力；为了后者而放弃前者，这是很令他们痛苦的事情。

——科学的哲学必须十分小心，不要由于那种需要——一种已经生成的因而也是暂时的需要——而把谬误偷运进来：甚至连逻辑学家也谈论道德与艺术中的真理的"预感"（如谈论这样的预感："万物的本质归一"），即谈论本该禁止他们谈论的东西。在作为谨慎的理性思维结果的真理和这些"预感到的"事物之间始终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前者靠的是理智，后者靠的是需要。饥饿并不证明有充饥的食物存在，而只是它想要有食物。"预感"并不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一件事物的存在，而是在人们想要它或害怕它的情况下认为这种存在有可能；"预感"不越雷池半

步，绝不进入确定性的领域。

——人们无意中相信，一种哲学中带有宗教色彩的东西可以比其他东西得到更好的证明；但是从本质上讲，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只有内心的愿望，希望它是这个样子的——也就是说，人们希望令人快乐的东西也是真实的东西。这种愿望往往误导我们把糟糕的依据拿来当作好的依据，并令我们为此而付出代价。

132关于基督教的拯救需求。一若仔细考虑，就有可能对基督徒灵魂中的某些事情（这种事情人们称之为拯救需求）取得一种排除了神话的解释，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学解释。但是，只要一种自称自由的神学在这个领域从事它无益的活动，那么关于宗教状态和宗教事件的心理学解释至今在某种程度上就都是声名狼藉的：因为这些解释从一开始就针对基督教的保存和基督教神学的继续存在，其创建者施莱尔马赫①的精神让人猜到了这一点。这些解释在关于宗教"事实"的心理分析中应该找到一个新的泊位，尤其

①施莱尔马赫（1768—1834）：德国神学家，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的创建者。

是找到一个新的职业。我们不去理会这些事情，敢于就所说的现象提出下列解释：人类意识到了某些在通常的行为级别中处于很低地位的行为，他们甚至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对这类行为的嗜好，这种嗜好在他们看来几乎就像是他们的整个天性一样不可改变。他们多么想尝试一下另一种行为，那种普遍受到最高评价的行为，多么愿意感觉自己充满了遵循

一种无私的思想方式的良好意识啊！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仅仅停留在愿望上：对自己的匮乏所感到的不满，再加上由他们的一般生活命运或者那种所谓恶行的结果在他们身上所引起的其他各种不满，导致了极度的沮丧，同时他们期望有一位医生可以消除这种沮丧及其所有的原因。~~如果人们只是毫无偏见地将自己同其他人相比，那么这种状况是不会令人感到如此痛苦的：因为这时候他们没有理由对自己特别感到不满，他们只是承受着人类的不满和不完美所形成的一般压力。但是，他们是将自己同一种能独自做出所谓无私行为并在对一种无私的思想方式的意识中同上帝生活在一起的生物相比；正是因为他们朝这面明镜中观看，他们才感觉他们的本性如此忧郁、如此非同寻常地扭曲。于是，一想到这样

的生物就使他们感到害怕，只见它作为行使惩戒职权的正义之神浮现在他们的想像中：在各种可能有的大大小小的经历中，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辨认得出它的愤怒和威胁，甚至已经预感到它作为法官和刽子手正挥舞着鞭子。这种危险由于无限长的惩罚期而比所有其他想像中的恐怖显得更加恐怖，谁还会在这样的危险中帮助他们呢？

133在我们进一步向自己展示这种状况的后果之前，我们想要对自己承认，人类不是由于其"过失"和"罪孽"，而是由于一系列理性的谬误才陷入这种状况的；如果人类的天性在他们看来已经到了如此黑暗、如此可恨的地步，那么这是镜子的过失；而这种镜子就是他们的作品，是人类想像力和判断力的非常不完美的作品。首先，一种只能从事纯粹无私行为的生物甚至比凤凰更具有虚构色彩，这甚至难以清晰地加以想像，因为整个"无私行为"的概念一经严格检查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来没有人做过任何完全为了他人而没有任何个人动机的事情，那么人们又怎么能够做同自己无关的事情，也就是说，没有内在强制（这种强制的基础必然在于一种个人的需要）的事情呢？没有自我的自我如何行事呢？——相反一个偶尔被认为完全就是爱的上帝是连一件无

私的行为也做不了的：这使人想起了利希腾贝格①的一种看法，当然，这种看法出自比较低下的领域："我们不可能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同情他人，我们只同情自己。这个道理听起来冷酷无情，但是如果理解正确，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人们既不爱父亲母亲，也不爱妻子儿女，而是爱他们给我们的快感。"或者如拉罗什富科所说："如果相信为了爱自己的

情人而爱情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 si on croit aimer sa

maitresse pour l, amour d'eile, on est bien trompe) 为什么

出自爱的行为比其他行为更能受到好的评价呢？它受到更高评价不是因为其本质，而是因为其有用。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关于道德感的起源"的研究。但是，如果一个人希望像那位上帝一样完全就是爱，

①利希腾贝格（1742—1799）：德国学者与作家。

做一切事情或向往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他人，丝毫不为自己，那么，仅后面这一点（丝毫不为自己）便不可能做到， 因为他为了能给他人

做出任何爱的举动，就必须为自己做非常多的事情。否则就需要这样的前提：他人是足够利己主义的，因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那种牺牲，接受那种有利于他的生活，所以有爱心和富于牺牲精神的人就必须对无爱心、无牺牲精神的利己主义者的继续存在有兴趣，而最高的道德为了能够存在，就必须确确实实强迫非道德的存在（它当然会因此而自行消失）。

——而且：关于上帝的观念，只要它被人相信，它就令人不安、令人屈辱，至于它是如何产生的，现阶段的比较文化人类学对此已不再有任何疑问；随着对那种起源的认识，那种信仰就消失了。那些将自己的本性同上帝的本性相比的基督徒就像低估了自己勇气的堂吉河德一样，堂吉河德这样做是因为他的脑子里充满了骑士小说主人公的奇迹行为：两种情况里用来衡量的尺度都属于寓言的领域。如果上帝的观念消失了，那么作为对神的规则的违犯以及作为一个祭神的生物身上的瑕疵的“罪孽”之感也就消失了。然后留下的也许还有那种沮丧感，它同人们害怕受世俗法律惩罚或受人蔑视的恐惧感纠缠不清、密切相关；如果人们看透，虽然由于自己的行为会违背人类传统、违背人类规范和秩序，但是并没有因

此而危及“灵魂的永恒拯救”及其同神灵的关系，那么，内疚引起的沮丧和负罪感中最强

烈的刺痛也终究会消失。如果人类最终成功地使自己在哲学上相信，所有行为都是绝对必然的，完全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并将这种信念融化到血液中，那么，剩余的内疚也就消失了。

134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如果基督徒由于某种谬误，也就是说，由于关于他的行为和感觉的谬误的、不科学的解释而产生自我鄙视感，那么，他也会十分惊奇地注意到，那种鄙视、内疚、普遍不快的状态如何不能持久，如何偶尔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这时候，所有这一切都从他的灵魂中飘然而去，他重新感到自己很自由、很勇敢。但是，对自己感到的愉悦、对自己力量感到的恒意，却又同任何高度亢奋所必然经历的情绪衰落相结合，使胜利离他而去。这人重新爱自己，他感觉到这一点——但是，正是这种爱，这种新的自我评价使他感到难以置信，他只能在其中看到完全不应得到的仁慈之光从上苍流泻下来。如果说以前他相信他在每一件事情中都看到了警告、威胁、惩罚以及神怒的任何一种标志，那么，现在他穿凿附会地以他自己的经验来解释神的善良宽容：一件事情他感到亲切，另一件事



情像一个有益的暗示，第三件事情尤其是他的整个快乐的情绪，在他看来就是上帝仁慈的明证。如果说他以前处于沮丧的心态中尤其错误地解释了他的行为，那么他现在尤其错误地解释了他的经历：他把得到安抚的情绪理解为一种外在于他的支配力量的作用；他自己对自己的爱似乎成了神之爱；他称之为仁慈和拯救序曲的东西，实际上是自我赦免和自我拯救。

135于是：某一种伪心理学以及某一种关于动机和经历的解释中的幻影，对于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并感觉到拯救的需要来说，是必要的先决条件。随着对这种误入歧途的理性和幻想的洞察，人们便不再是基督徒了。

136关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神圣。一无论个别思想家如何努力在人们通常称之为禁欲主义和神圣的罕见道德现象中描绘一件奇迹，若用理性解释之光来照亮它，便几乎是恶行和亵渎神灵，反过来讲，使人走向这种恶行的诱惑也同样强烈。一种强有力的自然冲动在任何时候都导致对那样一些普遍现象的抗议；科学，只要它如前面所说，是对自然的模仿，那么它就会允许自己至少对上述现象的所谓不可解释甚至不可接近提出异议。但是，它至今没有成功：那些现象始终

没有得到解释，这使上面提到的那些道德奇迹的崇敬者感到十分满意。因为，一般来说，没有得到解释的东西应该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无法解释的东西应该是完全非自然的、超自然的、奇迹般的所有宗教信仰徒和形而上学家（还有艺术家，如果他们同时也是思想家的话）心灵中的要求就含有这样的意思；而讲科学的人则在这个要求中看到了"邪恶原则"。——人们在考虑禁欲主义和神圣的时候首先陷入的第一个普遍的或然性是这样的：它的性质很复杂，因为在有形世界，同时也在道德世界的范围内，人们几乎在各地都成功地将所谓的奇迹追溯到复杂的、由多方面条件决定的事物上。所以，让我们首先大胆地将圣徒和禁欲主义者灵魂中的个别冲动孤立起来，最终又大胆地认为它们同我们相互密切纠缠在一起。

137存在一种对自己的违抗，不少形式的禁欲主义就属于这种违抗的最崇高的表现。因为某些人如此迫切地需要行使他们的权力和实现他们的统治野心，以至于由于缺乏其他对象或者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努力总是失败，所以他们最终猛然想到，还是对他们自己本性的某些部分，对几乎就是他们自我的各部分或各阶段的东西实施暴政。于是，有的思想家声明相信这样一些观

点，这些观点显然不是用来增加或改善他们的声望的；有的思想家简直就招来了别人对自己的不敬，而如果他们保持沉默本来是很容易继续当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的；还有的思想家收回了以前的看法，不怕因此而被称为前后不一：相反，他们努力成为这个样子，行为举止就像目空一切的骑士，只有在自己的坐骑受了惊、变得疯狂起来、大汗淋漓的时候，才最喜欢它。所以人们攀登在最高山区里的危险道路上，为的是嘲笑他们自己的恐惧和哆嗦的膝盖；所以哲学家声明信奉禁欲主义、恭顺、神圣等观点，在这些观点的光辉中，他自己的形象被丑化到了丑恶的程度。这种自我粉碎，这种对自己天性的嘲弄，这种各宗教都如此

喜欢的"用轻蔑回答轻蔑"(*pernere se sperni*)，其实是很高程度的虚荣。"登山训众"的全部道德都在于此：人有一种真正的快乐，他用过分的要求来压迫自己，然后崇拜他灵魂中这种暴君般咄咄逼人的东西。在任何禁欲主义道德中，人都是将他自己的一部分作为上帝来膜拜，并因此而必须将剩余的部分妖魔化。

---

138人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同样讲道德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按照一个人作出伟大的献身决定和自我否定(它天长日久变成了习惯，便是神圣)的能力来判断他的道德，那么他感情用事时是最讲道德的；较高度的兴奋呈献给他全新的动机，而他像往常一样清醒和冷静，也许甚至不相信自己能有这样的动机。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由于所有伟大和高度兴奋的东西都很接近；一旦人被带入到一种特别紧张的状态中，他就会决定既进行可怕的复仇，又可怕地粉碎他的复仇需要。在强烈情绪的影响下，他无论如何都想要伟大的、凶猛的、惊人的东西，如果他偶尔注意到牺牲自己和牺牲他人一样或比牺牲他人更加使他满意，那么他就会选择牺牲自己。所以，他真正关心的只是发泄他的情绪；为了缓解他的紧张状态，他会抓住敌人的长矛，插进自己的胸膛。在自我否定中，而不仅仅在复仇中，有某种伟大的东西，这一点一定是通过长期的习惯才灌输到人类头脑中的；一位自我牺牲的神灵是这种伟大的最强有力和最有效的象征。战胜最难以战胜的敌人、突然控制住内心的冲动——这就是这种否定所显示的；在这样的范围内，它被视为道德的顶峰。实际上，它涉及的是从一种观念到另一种观念的变换，而情绪却维持在它自己同样的

水平面和它自己同样的洪峰高度上。当人们重新清醒过来想摆脱掉这种内心冲动歇一歇的时候，他们便不再能理解那些时刻的道德，但是对所有那些共同经历那种道德的人的赞叹维持了他们；当内心冲动和对他们的事迹的理解消失时，骄傲便是他们的安慰。所以：那些自我否定的行为只要不是严格为他人而做，从根本上讲就也是不道德的；宁愿说，他人只是给高度紧张的情绪\_个机会，通过那种否定而使自己得到缓解。

13 9禁欲主义者在不少方面也企图使生活变得轻松愉快，而且通常通过完全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或者通过屈从于一种广泛的法律和程序；这就有点像婆罗门教徒，丝毫不听任自己的任何规定，而是每\_分钟都受圣约的支配。这种屈从是控制自我的有力手段；人们忙忙碌碌，无暇感到无聊，可同时

也没有独立意志和激情的激发；在行为完成以后，没有责任感，因而也没有悔恨的折磨。人们一劳永逸地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这比只是偶尔放弃一次更容易；此外，完全放弃一种渴望也许比适量保留它更容易。如果我们想起现代人对国家的态度，那么我们会发现，无条件的服从比有条件的服从更舒服。所以，圣徒就是这样通过

那种对个性的完全放弃而使他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的，如果人们在这种现象中赞美道德上最高的英勇行为，那么人们就是欺骗了自己。毫不动摇、毫不含糊地固守自己的个性无论如何比用上面所提到的方法摆脱它更困难；而且这需要更加多得多的精神和反思。

140在许多更难以解释的行为中发现了那种关于自在情绪的乐趣的说法以后，我也在作为神圣特征之一的自我鄙视的问题中，同样也在自我折磨的行为中（通过饥饿、鞭挞、肢体扭曲、装疯卖傻等）认识到一种手段，那些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就用这种手段来同他们生命意志（他们的神经）的普遍倦怠作斗争：他们利用最痛苦的刺激品和残酷行为，时不时地从沉闷和无聊中浮现出来，他们精神上的大惰性和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对他人意志的屈从是如此经常地让他们陷入沉闷和无聊。

141禁欲主义者和圣徒用来使自己的生活尚可以忍受并有所乐趣的最常见手段在于有时发动战争，在于维持胜利和失败的交替。为了达此目的，他需要一个对手，并在所谓的"内在敌人"中找到他。他尤其利用他对虚荣、荣誉和支配权的嗜好，然后还有他的肉欲，以便可以把他的生活

看作一场连续进行的厮杀，而把他自己看作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善与恶的精灵你死我活地拼搏着。众所周知，肉欲幻想因性交的规律性而变得适度，甚至几乎受压抑；相反，却因性交的节制或紊乱而放纵不羁。许多基督圣徒的想像非同寻常地污秽不堪；有理论认为，这些肉欲是在他们身上肆虐的真正的恶魔，由于这样的理论，他们对此不感到自己负有多大责任；他们的自我见证中包含如此有教育意义的坦率，我们将此归功于他们的这种感觉。他们的兴趣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将这样的斗争永远保持下去，因为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无聊的生活就是通过这种斗争维持下来的。但是，为了使这种斗争显得足够重要，以激发非圣徒的持续参与和赞叹，肉欲就必须越来越遭到诋毁和谴责，甚至被永久罚入地狱的危险也被如此紧密地同这些事物相联系，以至于很有可能基督徒在所有时代都是问心有愧地生出小孩来的；由此一定大大伤害了人类。在这里真理完全被颠倒了。虽然基督教说过：每个人都是在罪孽中孕育出生的，而且在卡尔德隆①那令人不堪忍受的用最高级表示的基督教思想里，这种思想再一次纠缠不清，以至于他敢于在下列著名的诗句中使用最违背常情的悖论：

## 人的最大过失

在于他不该出世。在所有悲观主义的宗教中，生殖行为本身就被认为是不好的，但是这种认识绝不是人所共有的；甚至所有悲观主义者的判断在此问题上也不尽相同。例如，恩培多克勒②对所有

①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

②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0—前430）：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医生。

色情事物中可耻的、恶劣的、罪恶的东西一无所知；或者说，他在一大片不幸之中看到了惟一充满幸福和希望的现象：爱神阿佛罗狄特；在他看来，她是这样一种保证：争执并不是永远占统治地位的，而是有一天将会把王杖交给一位更为温和的魔鬼。有实践经验的基督教悲观主义者如我们说过的那样有着这样一种兴趣：他们需要有一个永远充满活力的敌人来适应他们生活中的孤独和精神上的荒原：一个公认的敌人，通过战胜和制服这个敌人，他们在非圣徒面前总是一再显示为几乎无法理解的、超自然的存在。如果这位敌人最终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被毁坏的健康而永远地逃走了，那么他们立刻就懂得如何来看待他们那住满新的魔鬼的内心世界。傲慢与恭



顺这两个天平上的秤盘的上下浮动，就像欲望和内心宁静的交替一样，如此出色地使他们苦苦思索的脑袋得到了消遣。当时的心理学的目的在于不仅怀疑一切人性的东西，而且对其加以褻渎、鞭撻和折磨；人们要尽可能认为自己很坏、很邪恶，他们寻求恐惧，为灵魂的拯救而担心，因对自己力量的绝望而担心。人类将关于坏与罪恶的观念附加于一切自然物上（例如就像甚至现在人类还习惯于对色情事物所做的那样），困扰想像力，使它变得愚钝，流露出羞怯的目光，使人不满于自身，变得不可靠、不可信任；甚至连他们的梦也带有一种受折磨的良心的味道。然而，这种来自万事万物的现实中的自然之物的痛苦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只是关于万事万物的看法的结果。你很容易认识到，人们是如何因为认定必然的自然之物是坏的，然后始终感觉它就是坏的，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坏。使人怀疑自然，因而也使人自己变坏：因为人学会了感觉自己是坏的，他也无法脱去自然的外衣——这是宗教和形而上学家的诀窍，那些宗教和形而上学家们想要的就是：人天生就是坏的、有罪的。由于长期生活在自然之中，人渐渐感到自己受到这样一种负罪感的压力，以至于需要超自然的力量来消除这

种重负；于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拯救需求登上了舞台，这种需求完全不是适应真正的罪恶，而只是适应一种想像出来的罪恶。审阅一下基督教文件的各个道德条款，你就会到处发现，这些要求是过分的，人不可能满足这些要求；其意图不是让人变得更加道德，而是尽可能让人有罪恶感。如果人们对这种感觉感到不舒服——那么为什么他们还会产生这样一种观念并且如此长久地坚持不放呢？在古代社会中，一种无法估量的精神力量和首创才能被用来通过节日膜拜而增加生活的欢乐，而在基督教时代，同样无法估量的精神力量则被牺牲给另一种努力：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感觉自己有罪，并且因此而变得激动、活跃、热情奔放。不惜一切代价使人激动、活跃、热情奔放——这难道不是一个衰退的、过于成熟的、过于有教养的时代的口号吗？所有自然感受的

领域被周游了 100遍，灵魂对这些领域已感到厌倦：圣徒

和禁欲主义者就此发明了一种新的生命激活剂。他们将自己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不是真正为了许多人模仿他们，而是作为令人战栗的但是又令人神往的戏剧场面，在现实世界和超感觉世界的分界线上演出，当时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

在那里一会儿看到了天国之光，一会儿看到了深渊中熊熊燃烧的可怕火焰。圣徒的眼睛看到了无论如何都很可怕的短暂人生的意义，看到了关于无尽的新生活历程的时刻的临近，这灼热的目光，在一个一半已被摧毁的躯体上，使古代世界的人在所有的深渊中颤抖；人们或观望，或恐惧地移开目光，或重新感觉这种戏剧场面的魅力，屈服于它，依赖于它，直到灵魂处于炽热中和高烧的寒战中——这便是古代在甚至对动物之争、人类之争的景象变得麻木不仁之后所发明的最后的乐趣。

142总结一下已经说过的话：圣徒和将要成为圣徒的人所拥有的心灵状态是由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因素构成的，只是在宗教观念以外的其他观念的影响下，它们显示出不同的色彩，然后往往强烈地受到人类的谴责，就像它们用宗教和存在的终极意义装饰以后可以同样强烈地指望得到赞美甚至崇拜一样——至少在以前的时代可以这样指望。一会儿圣徒实

行同自己的对抗，这种对抗是对权势欲的近亲，还把权力感给予最孤独的人；一会儿圣徒膨胀的感觉背离了释放激情的要求，在一颗骄傲的灵魂的强大压力下，改成让这些激情像疯狂的骏

马一样垮掉；一会儿他想要完全停止所有打扰人、折磨人、刺激人的感觉，想要一种醒着的睡眠，一种在沉闷的动植物一般的惰性深处的持久休憩；一会儿他寻求斗争，在他自己身上点燃起战火，因为无聊把他那张倦怠的脸对着他：他自我鄙视地和残酷地鞭挞他的自我崇拜、他对他欲望的疯狂骚动以及对负罪感的强烈刺痛，他甚至对想到自己迷失的念头感到高兴，他懂得为他的内心冲动（例如极度的权势欲）设置陷阱，以致他陷入极度的屈辱中，他的受煽动的灵魂被这种对照撕得四分五裂；最后，当他十分渴望幻象、渴望同死者或神仙交谈的时候，他所渴望的，归根结底是一种罕见的肉欲，不过也许是所有其他肉欲在其中打成一个结

的那种肉欲。凭经验和本能而在神圣问题上拥有权威地位的诺瓦里斯①有一次以天真的喜悦说出了全部秘密："十分不可思议的是，不久前肉欲、宗教、残忍的结合使人们注意到它们的内在关系和共同倾向。"

143并非圣徒是什么人，而是他在非圣徒的眼睛里意味着什么这一点给了他世界史的价值。因为人们误解了他，错误地解释了他的心理状态，并尽可能强硬地将他同自己分开，将他当作

彻底无与伦比的、陌生的、超人的东西：他因此而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力量，他能以此支配各民族、各时代的想像。他自己不认识自己；他自己按照像关于《圣经》的圣灵解释一样夸张、一样不自然的一种解释艺术来理解他的情绪、爱好和行为的风格。他本性中偏执的、病态的东西，以及它们同贫困的精神、糟糕的知识、不良的健康状况和过度兴奋的神经等的结合，是他的目光和他的观察者所看不见的。他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更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是他意味着某种超过了人所应有的范围的善与智慧。对他的信仰支持了对神和奇迹、对一切存在的宗教意义、对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的信仰。在照耀着基督教各民族的世界末日的傍晚余晖中，圣徒的身影变得巨大无比：竟然到了这样一种高度，以至于甚至在我们这个不信仰上帝的时代，却还有足够的思想家信仰圣徒。

144不言而喻，这种按照圣徒平均水平进行的描述可以用一些能带来更愉快感觉的描述来形成对照。圣徒一类人中的

①诺瓦里斯（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个别人很出类拔萃，不是因为十分温和博爱

就是因为精力过人而显示出魅力，表现很是突出；还有一些人很有吸引力，是因为某种幻觉在他们整个存在的上空光芒四射：例如基督教的著名创建者就是这样情况，他把自己视为上帝天生的儿子，因此感觉自己是无罪的；于是通过一种自负——人们不应该过于苛求这种自负，因为整个古代到处都有上帝的儿子——他达到了同样的目标，就是获得了现在每个人都能通过科学获得的那种完全的无罪感和完全的无责任感。

——我同样将印度圣徒排除在外，他们处在基督教圣徒和希腊哲学家之间的中间位置上，因而不代表一种纯粹的类型：知识和科学——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存在的话——通过思想的逻辑训练和培养而出类拔萃，这在佛教徒那里被要求作为神圣的标志，同这些东西在基督教世界中遭到拒绝并被诋毁为非神圣的标志在程度上是一样的。































































































































## 第五章 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标志

224由蜕化而变得高贵。

——应该从历史学到的是，如果一个民族的分支其中大多数人由于其习惯的、无可讨论的原则都相同，因而也是由于其共同的信仰而拥有真正的公共意识，那么它也就保持得最好。在这里，优异的好风俗得到加强；在这里，人们学会了服从，将坚定性作为礼品给予性格，事后还进一步加以教诲。这些建立在同类的、各有特色的个人基础上的强大公共团体所面临的危险是由于遗传而渐渐增加的愚昧，这种愚昧现在将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所有的稳定性。在这些公共团体中，精神上的进步所依赖的正是那些比较不受束缚、比较不可靠、道德上比较薄弱的个人：正是这些人尝试着新事物，一般来说，也尝试着许多事物。无数的这一类人由于他们的弱点而没有起到任何明显效果地走向了毁灭；一般来说，尤其是当他们有了子孙后代的时候，他们做事松弛下来，不时使一个公共团体的稳定因素遭受伤害。正是在这个受伤的、变虚弱的地方，似乎有什么新的东西被接种到了整个团体中去；但是这个团

体的整体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以便接受进入它血液中的新东西，并加以吸收。在应该实现进步的任何地方，蜕化的天性都有着最高的意义。在每一次整体的进步之前都必然有一次部分的虚弱。最强有力的天性保留住一种类型的人群，较弱的天性则帮助这种类型得到继续教育。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个别的人类身上；很罕见的是一种蜕化、一种残废甚至一种罪恶，以及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长处的一般意义上的身体上或道德上的损害。例如，在一个好战的、不安分的部落中，病得比较重的人也许会有更多的理由独处，从而变得更安静、更聪明；独眼者将有一只更敏锐的眼睛；盲人将更深入地看到内心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听得更真切。就这方面而言，我觉得似乎那著名的生存竞争论不是一个人、一个种族的进化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释的惟一观点。更应该说，必须有两件事合到一起：首先是通过精神在信仰和公共感情中的内在联系而实现的稳定力量的增大；然后通过蜕化的天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稳定力量的部分衰弱和受到伤害而实现更高目标的可能性；正是作为更温柔、更自由的本性的比较虚弱的天性使所有的进化普遍成为可能。一个在某个方面变得脆弱然而在整体



上仍然强健的民族，能够吸收新事物的注入，并合成有利于自己的长处。在个别的人类那里，教育的任务是这样的：使他变得非常坚定可靠，以至于他作为整体完全不可能再偏离他的轨道。但是，然后教育者就不得不给他造成伤害或者利用命运给他造成的伤害，而当痛苦和需求这样产生了的时候，在受伤处可以注入新的高贵的东西。他的总体天性将把它吸收到自身中去，并在以后让人在其果实中感觉到那种高贵。

——就国家而言，马基雅弗利<sup>①</sup>这么说过："政府的形式只有很微不足道的意义，尽管受过半桶子水教育的人有别的想法。国家艺术的伟大目标应该是持久，这比所有其他的東西都重要，因为它远比自由更有价值。"只有在有可靠基础、可靠保证的最大持久性的地方，持久发展和令人变得高贵的事物的注入才普遍变得可能。当然，所有持久性的危险伙伴——权威，通常是要反对这种事情的。

225自由思想家：一个相对的概念。——人们把这样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家：他在想法上不同于人们根据他的出身、环境、地位、职位或者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同时代人的观点而对他抱有的期待。他是例外，那些被束缚的人则是法则；他们

责备他：他的自由原则要么出于对炫耀的追求，要么完全被推导为自由行为，也就是说，同起约束作用的道德不相容的自由行为。有时人们也说，自由思想家的这些或那些原则是由于头脑的偏执和过于紧张所致，但是只有连自己说的话也不相信、只是想要伤人的恶人才这么说：因为关于自由思想家才智的优越性和敏锐性的证明通常是写在他的脸上的，字迹如此清晰，以至于不自由的思想家完全可以看得明白。自由思想的另两种起源说得也对，事实上，许多自由思想家也是以这一种或那一种方法出现的。但是他们按照这些方法所得出的原则却可能比不自由的思想家的原则更真实可靠。在对真理的认识中，关键是人们拥有真理，而不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追求真理，或以什么样的方法找到真理。如果自由思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想家是正确的，那么不自由的思想家就是不正确的，不管前者是否以不道德的方法获取真理，也不管后者是否出于道德考虑而至今坚持谬误。

——此外，自由思想家的本质不在于他有更为正确的观点，而在于他摆脱了传统的东西，也

无论其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通常真理是在他的一边，或者至少对真理的探索的精神是在他的一边，他要求有依据，而不自由的思想家则要求信仰。

## 226信仰的起源。

——不自由的思想家不是有依据地而是出于习惯才占有他的位置的，例如，他是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了解各种宗教，在它们中间作出了选择，他是一个英国人，不是因为他选中了英国，而是因为他碰上了基督教和英国国籍，毫无理由地接受了它们，就像某个出生在酒乡的人成了一个酒鬼一样。后来，当他已经是基督徒和英国人的时候，他也许还想出了一些对他的习惯有利的理由，人们可以推翻这些理由，但是不能因此而推翻他的全部立场。例如，你让一个不自由的思想家提出他反对重婚的理由，这时你就会知道，他对一夫一妻制的神圣热情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还是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之上的。人们称没有依据的精神原则的习惯为信仰。

## 227从有依据和无依据的结果中反推导。

——所有国家和社会秩序——地位、婚姻、教育、法律，所有这一切单单存在于不自由的思想家们对它们的信仰中，也就是说，在毫无依据

之中，至少在不让人对依据加以追问的努力之中就获得了其力量和持久性。这一点，不自由的思想家是不愿意承认的，他们大概感到，这是女人的阴部。在其知识性的观念中很无辜的基督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阴部，它要求的是信仰，除了信仰以外什么也不要，所以满怀激情地拒绝了想要有依据的愿望；它指出了信仰的成就：你们将感觉到信仰的优点，你们应该通过信仰而获得极乐。事实上，国家做着同样的事情，每一个父亲也用同样的方法教育儿子：他说，只有将此看成是真的，你才会感觉到这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但是，这意味着，一种看法所带来的个人好处应该由此能证明它是真理，一种学说的好处应该为知识的可靠性和依据提供保证。这就像是被告在法庭面前说：我的辩护律师说的全部是真理，因为你们只要看一看，他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我将被宣判无罪。

——因为不自由的思想家是由于他们的原则有用才遵守原则的，所以他们猜想一个自由思想家坚持自己的观点也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好处，他也只是把对他有用的东西看成是真的。然而，因为似乎只有与有益于他的同胞和阶级兄弟的东西相对立的事物才对他有用，所以那些不自由的思

想家们认为，他的原则对他们是危险的；他们说或感觉到：他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有害于我们。

## 228 坚强的 好人格。

——观点的局限性，由于习惯而变成了本能，导致了人们称之为人格力量的东西。如果某个人按照很少的、但总是相同的动机行事，那么他的行动就能获得一种巨大的能量；如果这些行动符合不自由的思想家们的原则，那么它们就会得到承认，此外还会在做出这些行动的人身上产生问心无愧的感觉。很少的动机、精力充沛的行动以及问心无愧，构成了人们称之为人格力量的东西。性格坚强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行动的可能性和有多少行动的方向，他的智力是不自由的、受束缚的，因为在一种既定的情况中，它也许只给他指示了两种可能性；在这两种可能性中，他现在必然得根据他的全部天性来作出选择，而他做这个轻松快

捷，因为他不是必须在50种可能性中作选择。教育环境也是要使每一个人都不自由，因为它总是把最小范围的可能性放到他的面前。个人受到他的教育者的待遇就好像他是什么新东西似的，然而他却应该变成一种重复。如果人类最初

是作为陌生事物、作为从未存在过的东西而出现，那么他应该被变成某种熟悉的、存在过的东西。一个孩子如果由于存在过的人而明显受到束缚，那么人们就称之为有好的人格；小孩子通过将自己置身于不自由的思想家一边而首先宣告其正在觉醒的公共意识；在这公共意识的基础上，他后来变得有益于他的国家或阶级。

229不自由的思想家衡量事物的标准。~"自由的思想家谈到了四种事物，说它们是合理的。第一，所有有持久性的事物是合理的；第二，所有不使我们感到累赘的事物是合理的；第三，所有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事物是合理的；第四，所有我们为之献祭的事物是合理的。这最后一点说明了例如为什么一场战争在一旦作了献祭以后，尽管它违背人民的意志，却仍然要被发动，仍然要被狂热地进行下去。

——在不自由的思想家的法庭前从事自己事业的自由思想家必须证明始终存在自由思想家，也就是说，证明自由思想有持久性，然后证明它们不要使人感到累赘，最后证明它们给全体不自由的思想家带来了好处；但是，因为他们无法说服不自由的思想家相信这最后一点，所以证明了第一、第二点对他们来说也无济于事。

## 230自由思想家（Esprit fort）。

——与有传统在自己一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任何依据的人相比，自由思想家始终是薄弱的，尤其在行动方面；因为他知道太多的动机和观点，因此他的手是不可靠、不熟练的。那么有什么手段可以使他变得相当强有力，以便他可以达到目的而不至于毫无效果地走向毁灭呢？强有力的精神力量（esprit fort<sup>①</sup>）如何产生呢？在个别情况中，这就是天才如何产生的问题。精力、不屈不挠的力量以及个人用以面对传统而致力于获得一种完全个人化的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耐力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 231天才的诞生。

——囚犯用以寻求获得自由的才智以及对任何一种最小的有利条件的最冷酷无情和最长时间的利用，可以使我们明白自然有时是利用什么样的手段来造就天才的——一天才这个词，我请求你们不要带任何神话或宗教的味道来理解——：它把他抓到监狱里，最极端地刺激起他获取自由的渴望。

——或者用另一幅画面：某个在森林中完全迷了路但是却以非同寻常的毅力努力寻找出路的人，有时会发现一条没有人知道的新路：人们私

下称赞其为原创性的天才的人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们已经谈到过，重伤、残废以及器官的重大缺陷经常引起另一个器官非常良好的发展，因为它既要实施它自己的功能，又要实施另一种功能。由此

①在法文中，esprit是精神的意思，fort是强有力的意思，而esprit fort又有特定的意思，即自由思想家，在这里是一语双关。

可以猜到一些辉煌的才华是如何产生的。

——人们可以将这种关于天才诞生的一般性说明运用到特殊的例子上，如完美的自由思想家的诞生。

232关于自由思想起源的猜测。一就像如果在赤道地区太阳以比从前更大的热量在海上燃烧，那么冰川就会增加一样，也可能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流行的自由思想正是这样一种证明：在某个地方，感觉的热量增加得特别厉害。

233历史的声音。

——一般来说，历史似乎为关于天才的产生提供了下列教诲：虐待、折磨人们——以便他们诉诸嫉妒、仇恨、竞争意识等激情——将他们驱使到极点，使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一个民族反



对另一个民族，而且连着好几个世纪，然后，似乎从由此而点燃的可怕能量中飞出一个火星，在一旁的天才之光一下子就能熊熊燃烧起来；像一匹被骑士马刺刺激起来的骏马一样搞得疯狂的意志这时就爆发出来，跳到了另一个领域。

——意识到天才是如何产生的并且也想要在实践中按自然通常的行为方式行事的人，将不得不像自然一样邪恶、一样无情。

——不过也许我们听错了历史的声音。

234中途的价值。

——也许天才的产生只是在人类的一段有限的时间中。因为人们不可以同时期待人类的未来将产生这样的事物：它们为自己的产生而要求属于过去某个时代的相当特定的条件；例如，我们不能期待看到惊人的宗教感情所产生的效果，因为这种感情本身的时代已经过去，许多非常好的东西绝不可能再发展，因为它们只能从它们的时代发展出来。所以，绝不会再有生活与文化的宗教视野。也许圣徒的类型只有在才智的某种局限中才成为可能，而这种局限似乎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而高度的才智也许是为人类的某个具体时代所保留的：它变得突出——继续变得突出，这是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这个时代——这时候，一种

非同寻常的、长时间积聚的意志力例外地通过遗传而将自己转到了精神目标上。当这样的疯狂和干劲不再得到大力培养的时候，那种高度的才智也将消失。也许人类在其中途和其存在的中期，比在最后阶段更接近其真正的目标。例如，艺术所取决的力量完全是会消失的；对撒谎、模糊、象征以及狂喜所感到的愉悦，都会遭到藐视。是的，如果生活在完美的国家里才是秩序井然的，那么现在就完全不再会有任何作诗的动机，也许只有落伍的人才向往诗一般的虚构。这些人无论如何都会带着渴望回头看，向往不完美的国家与半野蛮的社会的时代，向往我们的时代。

### 235处于矛盾中的天才和理想国家。

——社会主义者渴望为尽可能多的人创造一种舒适的生活。如果这种舒适生活的持久家园，即完美的国家，真的要被达到，那么伟大的才智以及一般来讲的强有力个人从中生长出来的土壤将会遭到这种舒适生活的破坏：我指的是那种强大的活力。如果这样的国家得以实现，人类就会变得过于虚弱而不可能产生天才。那么人们不应该因此而希望生活保持它的暴力特征，希望能一再唤起新的疯狂力量和能量吗？现在，热烈而满怀同情的心正是想要消除这种暴力的、疯狂的特

征，人们可以想像的最热情的心会最激情洋溢地渴望这一点：然而正是这种激情，从生活的那种暴力的、疯狂的特征中获取它的火焰、它的热量，甚至它的存在；最热情的心于是就要消除它自己的基础，消灭它自己，而这意味着：它要不合逻辑的东西，它是不明智的。最高的理智和最热情的心不可能共同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对生活作出判断的智者也将自己置于善之上，只把善看作在对生活的总体估价中将同其他一切事物一起考虑的东西。智者必须抵御那种没有理智的善的无节制的愿望，因为他关心的是他那种类型的人的继续存在，是最高理智的最终产生；至少他将不再促进"完美国家"的建立，因为只有虚弱的个人才在其中有一席之地。与此相反，我们喜欢想像为最热心之人的基督却促进了人的愚昧，站在精神上的穷人一边，阻挡了最大理智的产生：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始终如一的。他的对立面，那完美的智者——这一点人们大概可以预言——将同样必然会阻挡一位基督的产生。

——国家是保护相互对立的个人的明智机构：人们夸大了它的高尚性质，所以个人最终将被它削弱，甚至取消——于是国家原先的目的最彻底地落了空。

## 236文化带。一人们可以用比喻的说法，说

文化的年代同各种气候带相一致，只是文化年代是前后排列的，不像地理带那样是并列的。同我们的任务要过渡进入的那个文化的温带相比，那个过去的文化带从整体上讲给人留下了一个热带气候的印象。强烈的反差，白天黑夜的骤然交替，炽热与五彩缤纷，对一切突然、神秘、可怕的东西的尊敬，风暴来临时的迅雷不及掩耳等，到处都洋溢着丰盈的大自然慷慨挥霍的洪流。而与此相反，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个明朗却不放射光芒的天空，一种纯净的差不多总是不变的空气，清澈，有时甚至凛冽：就这样，两个地带泾渭分明。如果我们看到，最狂暴的激情如何被形而上学的观念以可怕的威力压倒并击碎，那么我们的心情就好像亲眼看到热带凶猛的老虎被巨蟒活活缠死；我们的精神气候中缺少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想像力是有节制的，甚至在梦中也不会出现以前的各民族清醒时所看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应该对这种变化感到幸运并甚至承认，艺术家由于热带文化的消失而在根本上受到了影响，并发现我们这些非艺术家有点太过于清醒了吗？在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否认有任何“进步”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事实上，在艺术中，过去的三

千年是否表明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这至少还令人怀疑；而一个叔本华那样的形而

上学哲学家如果通观过去四千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与宗教，也将会同样没有任何理由发现有什么进步。一但是文化的

温带的存在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进步。

### 237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自身中藏有使现代文化受益的全部积极力量：思想解放、藐视权威、教育对高贵出身的胜利、对科学和人类科学的过去感到的振奋、个人的无拘无束、一种求真的热情和对外表与单纯效果的厌恶等（这种热情在一大帮艺术人物中熊熊燃烧起来，这些人物以最高的道德纯洁要求自己在作品中达到完美，而且仅仅是完美）；是的，文艺复兴拥有在我们至今的现代文化中尚没有再次变得如此强大的积极力量。尽管有种种污点和罪恶，它却是这个千年中的黄金时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的宗教改革，它是对依然坚守中世纪的世界观的落后思想家的一种有力抗议。这些思想家不是像应该的那样带着狂喜，而是带着深深的不快，感觉到中世纪瓦解的标志，感觉到宗教生活特别浅薄、肤浅。他们以北方人的力量和顽固使人们重新倒退

回去，以戒严状态的暴力方式强行实施反宗教改革，也就是说，推行紧急自卫的天主教会的新教，这既将科学的完全觉醒和统治推迟了两三百年，又使古代精神和现代精神的充分合一也许永远成为不可能。文艺复兴的伟大任务不可能终结，但在这期间落后的德国人（他们在中世纪有足够的理性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抗议阻止了它。是特别偶然的政治状况使路德当时得以保存，使那抗议获得了力量：因为皇帝保护他，为的是用他的改革作为压力工具来反对教皇，同样，教皇私下里也特别照顾他，为的是利用新教的帝国诸侯作为抗衡力量反对皇帝。没有这带着种种意图的罕见的联合作用，路德就会像胡斯①那样被烧死——而启蒙运动的曙光也许会以比我们现在所能猜想的更早一点的时间、更美丽的光辉升起在天空。

### 238公正对待生成中的上帝。

——如果整个文化史作为邪恶与高贵、真实与谬误观念的混杂物出现在眼前，而看着这滚滚的浪涛几乎令人有晕船之感的话，那么人们就会理解在关于一个生成中的上帝的观念中有着怎么样的一种安慰：这上帝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类的变化与命运中，这丝毫也不是

？胡斯（1372？—1415）：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布拉格伯利恒教堂教士，反对天主教会的专制压迫，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及教皇兜售"赎罪券"的行为，主张宗教改革，后遭诱捕，被判火刑处死。

一种盲目的机械运动，不是各种力量无意识、无目的的胡乱作用。生成的神化是一种形而上的"——"——几乎是眺望矗立在历史之海上的灯塔的——景象，望着这景象，一代太过于历史化的学者找到了他们的安慰；无论那观念会有多么错误，人们是不可以对此恼怒的。只有像叔本华那样否认发展的人才会对那历史大浪冲击下的不幸无动于衷，并因为对那生成中的上帝以及假定其存在的必要性一无所知、毫无感觉而公正地发出他的嘲笑。

239过了季节的果实。

——人们希望人类拥有的任何更美好的未来，就某方面讲必然也是更糟糕的未来，因为如果相信一个更高的人类新阶段将会融以前各阶段的一切优点于一身，并且还必然产生例如艺术的最高形态，那么这简直是痴心妄想。确切地说，每个季节都有它自己的优点和魅力，并将其他季节的优点和魅力排除在外。来自宗教并在其周围

生长的东西，当宗教被摧毁时，就不可能再生长了；最多会有几棵零散的、晚长出来的小芽，给人造成它们还在生长的假象，就好像一时间突然想起了古老的艺术：这是这样一种状态，它大概流露出失落感和贫乏感，但又不是关于一种新艺术可以从中诞生的那种力量的证明。

240世界上正在增长的严峻。

——一个人的文化越高，留

给诙谐和讽刺的余地就越小。伏尔泰因为上苍发明了婚姻和教会而由衷地感谢它：因为这表明它是多么关心我们的快乐啊！但是他和他的时代，以及他之前的16世纪，都已经把这些话题嘲笑到了极点；现在一个人再在这个领域里进行任何嘲笑都已经晚了，尤其是实在太廉价了，无法引起购买者的欲望。现在人们都打听原因，这是一个认真的时代。现在谁还看重诙谐地看待现实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表之间以及人的现实和他想像的事物之间的差别呢？当人们探究原因的时候，这种反差感的效果立刻就完全不一样了。某人对生活理解得越彻底，他就越少嘲弄，只是他最终也许还要嘲弄"他的理解的彻底性"。

241文化天才。

——如果人们要想像一个文化天才，那么这



个人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会如此万无一失地运用谎言、暴力和最无情的利己主义作为他的工具，以至于他只会被叫做一个邪恶的魔鬼；但是他能够透视一切的目标却是伟大的、有益的。他是肯陶洛斯人①，半人半马的怪物，此外，头上还长着天使的翅膀。

242奇迹教育。一-对教育的兴趣只有从人们放弃了对上帝及其关怀的信仰的那一刻起，才会真正变得强烈起来，就像治疗技术只有当对奇迹治疗的信仰消失的时候才会兴盛。然而，至今全世界的人仍然相信奇迹教育，人们甚至看到从最大的混乱、错综复杂的目标以及不利的环境中生长出最富有成果、最强有力的人来：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们不久还将更密切地注意、更仔细地探讨这些情况：我们在其中绝不会发现任何奇迹。在同样情况下，无数人不断走向毁灭，个别得救的个人通常因此而变得更加强健，因为由于天生的持久力量他承受了这些糟糕的状况，并且还锻炼、增加

①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居住在深山里，性格残暴，嗜好酒色，常与人格斗，但肯陶洛斯人中的喀戎却是神和人的好友，教导过许多英雄。了这种力量：于是奇迹得到了解释。一种

不再相信奇迹的教育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有多少能量是遗传的？第二，如何才能激发新的能量？第三，个人如何才能适应极其多样化的文化要求而不至于让这些要求打扰了个人，使他的个性被粉碎——简言之，个人如何才能被放入私人文化与公共文化的对位结构中，他如何才能既演奏曲子，同时又作为曲子来伴奏呢？

### 243 医生的未来。

——现在没有一种职业允许像医生的职业那样有如此的拔高；尤其是教会的医生，即所谓的牧师，当他们不再被允许在大庭广众的喝彩之下展示他们的魔术，而有文化修养的人对他们避之惟恐不及之后。现在，即使一个医生了解最新最好的方法，并且会熟练应用，并且还懂得迅速从结果推导出原因——诊断医生因此而出了名，他却还不算是达到了最高的智力培养：他此外还必须拥有适合于每个个人以及使每个个人深受感动的口才，拥有一种令人一看就不再胆怯（所有病人的致命弱点）的阳刚之气，一种周旋于需要快乐来使自己痊愈的病人与出于健康原因能够（而且必须）使人快乐的病人之间的外交家式的灵活性，拥有\_个警察特务人员和\_一个律师那种懂得人的内心秘密而不予以泄

露的细心 句话，一个好医生现在需要所有其他职业人

员的技巧和特权：具备了这些条件，他就能通过扩大良好的业绩和扩大精神上的快乐与多产，通过预防邪恶思想、图谋、流氓行为（其令人恶心的源泉经常是下腹部），通过造就\_种身心两方面的贵族（作为婚姻的促进者和阻碍者），通过好意地割断\_切所谓的心灵折磨和悔恨而成为造福于整个社会的人：只有这样他才会从\_个"医学家"变成救世主， 不需要做出任何奇迹，也不必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244接近于疯狂。

——感觉、知识、经验的总和，也就是说，整个文化的重负，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神经和思维能力的过于兴奋成为普遍的危险，甚至欧洲各国 有教养的阶级都毫无例外地得了神经官能症，几乎每一个较大的家庭都有\_些人接近于精神错乱。现在人们确实用一切方法来寻求健康，但主要是必须减少感觉上的紧张，减少沉重的文化负担，尽管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得到，但它还是给予我们以余地，使我们怀有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将会来临的巨大希望。人们将大量深深激动的感觉归功于基督教、哲学家和音乐家：为了

使这些感觉不在我们中间蔓延，我们必须呼唤科学精神，从总体上讲它可以使人多一点冷静、多一点怀疑，尤其可以让对终极真理的信仰热潮降温；这股热潮主要是由于基督教而变得如此疯狂。

## 245文化铸钟。

——文化的产生就像一口钟一样，产生在比较粗糙、比较普通的材料的外壳之内：所有个别的自我以及所有个别的民族的谎言、暴力、无限扩张就是这外壳。现在到了除去外壳的时候了？液态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吗？善良而又有用的冲动以及由更为高贵的情绪形成的习惯，已经变得如此可靠、如此一般，以至于不再需要形而上学与宗教的谬误，不再需要冷酷无情和暴力作为人和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最强有力的纽带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上帝的暗示已不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了：我们自己的洞察力必须在这里作出决定。人类本身必须在总体上把人类对大地的统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类的"无所不知"必须以更锐利的目光注视文化进一步的命运。

246文化的独眼巨人。一谁要是看见那曾经有过冰川的层层叠叠的盆地，谁就会认为，在同一个地点几乎不可能有遍地长满绿草、森林并有

小溪流淌其间的时刻的到来。在人类历史上情况也是这样：最野蛮的力量首先破坏性地开辟道路，然而尽管这样，他们的行为是必要的，从而后来会有一种更温和的文明在这里建立其家园。可怕的能量——人们称之为恶的东西——是人性的独眼巨人式的建筑师和开路先锋。

## 247人类的循环。

——也许整个人类只是存在于时间有限的某一种动物的一个演变阶段，所以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还将重新变成猴子，但是却没有人对这种令人惊异的滑稽结论有任何兴趣。就像随着罗马文化的衰落及基督教的传播，一种普遍的丑化在罗马帝国内部人中迅速蔓延一样，大地的一般文化的最终衰落也会导致更加大得多的丑化，最终导致人的动物化，直到跟猴子一样。正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前景，也许我们才能预防未来出现这样的结局。

## 248对一种绝望的进步的安慰话。

——我们的时代给人留下一个过渡状态的印象：旧的世界观、旧的文化仍然部分留在我们身旁，而新的东西还不可靠，还没有成为习惯，因而没有完整性和一贯性。看上去好像一切都变得很混乱，旧的失去了，新的毫无用处，而且变得

越来越虚弱。学习行军的士兵竟然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可靠、更笨拙，因为肌肉一会儿按照旧规则运动，一会儿按照新规则运动，两者尚难分胜负。我们迟疑不决，但是必须因此而变得不害怕，并且很可能放弃新获得的东西。此外，我们无法回到旧事物那里去，我们已经烧掉了船只，剩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必须勇敢，不管因此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我

们只有大步向前走，我们只有挪动地方！也许我们的姿势看起来有点像进步；但如果不是，那么或许腓特烈大帝的话是冲我们讲的，而且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慰："啊！我亲爱的苏尔兹，你不够了解我们所属的这个该死的种族。"（Ah man eher Sulzer vous ne connaissez pas assez cette race mau-dite ? laquelle nous appartenons）

249受苦于文化的过去。

——清楚地理解了文化问题的人为一种感情而痛苦，这种感情类似于一个继承了一笔来路不明的财产的人或者一个由于祖先的暴力行为而有权实行统治的领主所感到的痛苦。他伤心地想起他的出身，经常感到羞愧，经常对此很敏感。他所占有的全部力量、生命意志和欢乐经常被一种

深深的倦怠所抵消：他不能忘记他的出身。他悲伤地展望未来，他预先知道，他的子孙将像他一样，为过去而痛苦。

## 250风度。

——好风度随着宫廷影响和已经终结的贵族政治影响的削弱而消失了，如果人们保持对公众行为的观察，便会清楚地看到这种消退在十年十年地进行着：公众行为显然变得越来越粗暴。没有人再懂得用聪慧的方法表示敬重和恭维，由此而产生了可笑的事实：人们在当前必须（例如对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或艺术家）表示敬重的情况下只好借来那样一种带着最深厚感情的最恳切最率直的语言——由于不知所措和缺乏智慧与典雅。所以人们在公开场合和节庆时节相遇时显得越来越笨拙，但是却显得越来越充满感情、越来越诚挚，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但是，风度就这么一直走下坡路吗？在我看来，似乎更应该是这样：风度正经历着向下弯曲的运动，我们现在正接近它最下面的位置。如果社会对自己的意图和原则变得更有把握，以至于它们发挥出规范的作用（现在，以前有规范作用的形式培养出来的风度在遗传和培养上都变得越来越薄弱），那么就必然会有像那些意图和

原则那样显得必要和简朴自然的交往风度、交际姿态和交际表达方式。时间和工作上的更好安排、成为了美好休闲时刻之伴侣的体操练习，甚至给肉体以机敏与灵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密的思考，都将与这一切同在。

——当然，人们在这里会有点讽刺性地想起我们的学者，那么他们，这些想要当那种新文化先行者的人，究竟事实上有没有因为更好的风度而瞩目于世人呢？情况大概不是这样的，尽管也许这些人的精神很愿意这样，但是他们的肉体很虚弱。过去仍然在他们的肌肉中过于强大：他们还是处于不自由的地位，一半是世俗的教士，一半是显贵人士所依赖的教育者，此外由于学问的迂腐和陈旧的笨拙方法，他们成了残废，变得毫无生

气。于是，按照他们的肉体，经常也按照他们3/4的精神，他们无论如何仍始终是一种古老的甚至衰老的文化的朝臣，而作为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也变得衰老；偶尔在这古老的外壳里发出嘈杂之声的新精神目前只能用来使他们变得更不安全、更加害怕。在他们身上既出没过过去的幽灵，又出没过未来的幽灵：如果他们在这时候没有装出一副最好的模样，没有摆出一副最讨人喜



欢的姿态，那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 251科学的未来。

——科学给予那些在其中工作与探索的人许多欢乐，而给予那些学习其成果的人的欢乐则很少。但是，由于所有重要的科学真理必然渐渐变得平凡和普通，所以连这一点很少的欢乐也渐渐没有了：就像我们对学习令人赞叹的乘法口诀表早就不再感到高兴了。如果现在科学本身给人提供的快乐越来越少，而对给人以安慰的形而上学、宗教及艺术的怀疑也剥夺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快乐，那么人类几乎由此而获得其全部人性的那种最伟大的快乐之泉就会枯竭。因此，一种更高的文化必须给人类一种双重的头脑，就好像两个脑袋，一个用来感悟科学，另一个用来感悟非科学：互相挨着，不会混淆，可以分开，也可以互相关闭；这是一种健康的要求。在一个领域里有力量的源泉，在另一个里有调节器：必须以幻觉、片面、激情来加热，必须在具有识别力的科学的帮助下避免过热所造成的危险的恶性后果。

——如果更高级文化的这种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人类发展的进一步过程就几乎是肯定可以预言的：对科学的兴趣由于其提供的快乐越来越少而停止了；幻觉、谬误、想像因为同快乐相

联系而逐步获得了它们从前所据有的基础，科学的毁灭、回到野蛮中去，这将是下一步的后果；人类必须像珀涅罗珀①那样，在晚上将布料拆掉以后，又重新开始织布。但是

①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希腊英雄奥德修的妻子。在丈夫远征特洛伊及在海上漂流的20年间，家里来了许多求婚者，珀涅罗珀被纠缠不休，于是就答应求婚者，等她为老公公织好一件衣服，就作出决定，但是她白天忙于织布，晚上却将其拆掉，第二天白天又织，老也织不完。这样，那些纠缠不休的求婚者就无法逼她做决定了。

谁会向我们保证，人类始终可以找到这样做的力量呢？

252对知识的乐趣。

——为什么知识作为研究者和哲学家的基本特点，是同快乐联系在一起的呢？首先是，而且尤其是，因为人们因此而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出于体操练习的同样原因：它即使没有旁观者也照样富有乐趣。其次，因为人们在认识过程中超越了以前的观念及其代表者而成为胜利者，或至少相信自己成为了胜利者。最后，因为我们通过如此一点新知识就有超越一切之上的感

觉，并感到自己是这方面惟一知道正确答案的人。这三个快乐理由是最重要的，尽管按照求知者的本性还有许多次要的理由。

——^ 于这一切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目录，出现在一个人们不会在那里查找的地方，即我关于叔本华所写的一篇劝勉文章①中：对于这样一个目录，知识的任何一位有经验的仆人都会感到满意，尽管他会希望去掉那似乎通篇都有的讽刺痕迹。因为，如果要产生学者，"大量非常人性的大小冲动就必须被浇铸到一起"，而学者虽然是一种贵重金属，但却是一种不纯的金属，"是由一大堆纠缠在一起的十分不同的动机和刺激所构成"，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艺术家、哲学家以及道德天才——以及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光辉的伟大名字——的产生与存在。一切人性的东西在其起源上都应该被讽刺地看待：因此世界上的讽刺才如此多余。

253作为可靠性之证明的忠诚。

——如果一种理论的创立

①见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的第三部分："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

者有40年之久没有产生对它的怀疑，那么这就是这种理论的有效性的完美标志；但是我断

言，还没有一个哲学家不带着轻蔑——至少带着猜疑——来看待他青年时代发明的哲学的。然而，也许他没有公开谈论这种主意上的改变，出于虚荣心，或者——像在高贵者那里更有可能性的情况那样——出于对他的追随者的体贴的爱护。

## 254有趣事物的增加。

——对人来说，在更高教育的过程中，一切都变得很有趣，他懂得迅速发现一事物有教益的一面，并确定在什么地方他思想中的空隙可以用它来填补，或者一种想法可以通过它而得到确认。在这中间，无聊逐渐消失，同样，情绪的过于激动也消失了。他最终像一个自然研究者来到植物中一样来到了人们中间，发现自己只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强烈地激发他自己的求知欲。

## 255同时发生的事物中的迷信。

——人们认为，同时发生的事物是有关联的。一个亲戚在远方死了，同时我们就梦见了他；但是，无数亲戚死了，我们并没有梦见他们。这就像那些沉船上发誓的人一样：大家后来并没有在庙宇里看见死

去者的还愿牌。

——一个人死了，一只猫头鹰在叫，一只钟也停了，一切都发生在某个深夜时刻：难道这些事情之间就没有联系吗？这种感觉所假定的这样一种同自然的亲近迎合了人类。

——这种迷信一再出现在历史学家和文化描绘者的精美形式中，他们通常对个人生活和各民族生活中如此丰富的无意义并列有一种恐惧。

256 科学训练的是能力，而不是知识。

——有时人们严格地从事一门严密的科学，其价值恰恰不是以其成果为依据：因为这些成果同大海一般值得了解的大量事物相比，将只不过是一颗消失中的小水滴。但是它却造成了能量的增长、推断能力的增长以及坚忍不拔的耐力的增长；人们学会了合目的地达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就人们今后从事的一切来说，曾经当过科学家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

257 科学的青春魅力。

——对真理的探究现在仍然有着这样的魅力：它到处都同变得苍白、无聊的谬误形成强烈对照；而这种魅力正越来越减弱；现在我们虽然还生活在科学的青年时代，常常像追求一个漂亮女孩一样追求科学，但是，如果有一天她变成了

一个愁眉苦脸地看着你的老太太，那又该怎么办呢？几乎在所有的科学中，要么早在最年轻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要么一切还在探索中；这样给人的魅力同一切基本的东西都已发现而只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零星东西给研究者时的情况(这样的感觉人们可以在一些历史学科中了解到)有多么不同啊！

258人性的塑像。一文化天才做事就像切利尼①浇铸珀尔修斯像的情况一样：液状物质面临不足的危险，但是已别无选择了，所以他把碗和盘子以及手上能抓到的东西都扔了进去。同样，那位天才也把谬误、罪恶、希望、幻象等较劣质和较贵重的金属统统扔了进去，因为人性的塑像必须出现、必须完成；这里或那里用一点较次的材料，又有什么关系呢？

①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金匠。

259 一种男人的文化。

——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是一种男人的文化。至于女人，伯里克利①在悼词中用这样的话说出了一切：当男人尽可能少谈起她们的时候，她们处于最佳状况。

——男人与青少年的色情关系，在一种我们

无法理解的程度上是所有男性教育的必要的、惟一的先决条件（有点像在我们这里，妇女所有的高等教育都是通过做爱和婚姻来实现的），希腊人天性中的整个的关于力的理想主义全都投入到那种关系中，大概年轻人受到的待遇不再会如此体贴、如此温柔、如此彻底地只考虑他们的最佳方面（美德），就像在公元五六世纪的时候那样——用荷尔德林②的美妙格言来说，也就是：“因为凡人在爱的时候总是付出最好的东西。”这种关系被看得越高，同妇女的交往就被看得越低：着眼点在于生孩子和性快感——在这里再没有别的什么好考虑的了；没有精神上的交往，甚至连一种真正的做爱都谈不上。如果人们进一步考虑到，她们甚至被排除在任何一种竞争和表演之外，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宗教迷信是女性惟一较高级的消遣了。

——如果说人们仍然在悲剧中演出厄勒克特拉和安提戈涅③的戏，那么人们是在艺术中忍受了这一切，尽管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需要这些东西：正如我们现在在生活中不能忍受一切悲切的东西但是在艺术中却很乐意看到一样。

——女性除了把娇俏而强有力的身体打扮得花枝招展，从而抵制一种如此高度发展的文化中

迅速蔓延开来的神经过

①伯里克利（约公元前《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②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

③这两个都是希腊神话中的女性，她们的故事被索福克勒斯等悲剧诗人写进了他们的悲剧中。

度兴奋以外，再没有进一步的事情好做，而在她们的身体里，父亲的性格尽可能锐气未消地继续活着。这使希腊文化相对来讲如此长时间地保持了青春；因为在希腊母亲们的身上，那些希腊的天才总是一再地回归自然。

260有利于伟人的偏见。

——人们显然过高估计了 一切伟大突出的东西。这是由于一种有意无意的看法：人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将所有力量投入一个领域，好像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器官，那么这将很有用处。无疑，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匀称的培养会对其力量更有用、更带来幸运；因为每一个才子都是一只从其余人身上吸取血和力量的蝙蝠，而一件夸张的作品则可以将一个最有才华的人几乎变成疯狂。也是在艺术领域内，极端的性格激起太多的注意；当然也需要一种次得多的文化，以便



让自己被那些性格束缚住。人们出于习惯，总是屈服于要拥有强力的一切。

## 261精神的暴君。

——只有在神话的光芒照到的地方，希腊人的生活才大放光明；要不然就是\_片幽暗。而希腊哲学家正是从自己那里剥夺了这种神话：这不就好像他们想要从阳光中走出来，坐到阴影中、坐到黑暗中吗？但是没有\_种植物能避开光线；从根本上讲，那些哲学家只是在寻找\_个更明亮的太阳，神话对他们来说不够纯洁、不够明亮。他们在自己的知识中，在他们每个人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中发现了这种光明。在当时，知识仍然拥有\_种更大的光辉；它仍然年轻，还不知道它道路上的\_切艰险；当时它还希望，只要跳一下就可来到一切存在的中心，而从那里出发，便可以解开世界之谜。这些哲学家坚定地相信自己，相信他们的

"真理"，带着这种信念，他们战胜了他们所有的邻人和前辈；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好战而残暴的暴君。相信自己拥有真理的那种快乐，也许世上还从未达到过如此大的程度，但是，这样一种信念的坚定、自负、专横以及恶毒也是如此。他们是暴君，也就是每个希腊人想要成为的那种

人，是每个人都是的那种人，假如每个人都能成为那种人的话。也许只有梭伦①是一个例外；他在诗中说如何蔑视个人的专制统治。但是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和对立法的热爱；当立法者是一种理想化形式的专制统治。巴门尼德②也立过法，也许还有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西曼德③还建立了一座城市。柏拉图就活生生地体现着那样一种成为最高的哲学立法者和立国者的愿望；他似乎因为没有实现他的本质而十分痛苦，他在晚年变得满腔都是黑色的怨恨。希腊哲学失去的权力越多，它就越是因为这种怨恨和诽谤而内心痛苦；当各种宗派在街上维护它们自己的真理时，所有这些真理追求者的灵魂就都被嫉妒和恶意堵塞了，专制的成分现在像毒药一样在他们体内蔓延。许多小暴君恨不得互相生吞活剥；他们身上留下的，不再是爱的火花，对他们自己的知识也没有什么乐趣。"总而言之，暴君通常遭谋杀，他们的后代都短命，这已成为一种规律，包括精神领域里的暴君也是如此。他们的历史很短，暴力不断，他们的影响在身后突然终

① 梭伦（公元前638？—前559?），古雅典政治家、诗人，当选为雅典

执政官。

② 巴门尼德（公元前515—前450?），古希腊哲学家。

③ 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 —前546?），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哲学家、天文学家。

止。几乎所有伟大的希腊人，你都可以说他们似乎是迟到了，埃斯库罗斯、品达、狄摩西尼、修昔底德之类，你都可以这样说：在他们身后只有一代人的影响——然后便完全成为过去。这就是希腊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和难以名状的东西。我们现在倒是推崇乌龟的福音。现在，历史地进行思考就等于是说，任何时候历史都是按照这样的原则造就的："时间越长越

好，历史越少越好！"啊哈，希腊历史过得这么快！从此以后生活从未过得如此挥霍无度。我无法让自己相信，希腊人的历史是遵循着自然进程的，而希腊历史被人赞赏的就是这种进程。他们具有过多的才能，不可能采用乌龟和阿喀琉斯赛跑的方式一步一步慢慢走：人们管那个叫做自然发展。在希腊人那里，一切都迅速向前，但是同样也迅速向后；整部机器的运转加速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把一块石头扔到齿轮中间，就会使它粉身碎骨。例如，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一块石

头；直至那时还一直惊人地运转有序，只是一夜之间一下子就被过快的哲学学科的发展摧毁了。如果问一下，倘若柏拉图不陶醉于苏格拉底，我们是否会发现一个我们已经永远失去的更高类型的哲人，这将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人们看待他以前的时代和看待这一时代的雕塑家的工作室是一样的。但是，公元六七世纪所预示的，似乎比实际上实现的更多、更高；但只是停留在预示和先兆上。然而比起一种新的、至今未被发现的哲学生活的最高可能性的损失来，几乎不可能有更重大的损失。甚至在较古老的哲学类型当中，大多数流传下来的都很糟糕；在我看来，从泰勒斯①到德谟克利特的所有哲学家似

①泰勒斯（公元前624？—前546?），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

乎都特别难以辨认；但是，谁要是成功地仿制出这些人物，谁就会走在最强有力、最纯粹的类型形象中间。当然，这种能力是很罕见的，甚至后来从事对先前哲学研究的希腊人也没有这种能力；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每当他面对我们所描述的那些人时，似乎脑袋上没有长眼睛。所以就好像这些显赫的哲学家白活了，或者好像他们的惟一功用就是为一批能言善辩的苏格拉底学派

铺平道路的。在这里，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有一个遗漏，一个发展中的断裂：一定发生了某种大不幸，人们可以从中辨认出伟大雕塑见习阶段的意义和目的的那个惟一的塑像已经粉碎或失败：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永远成为工作室的一个秘密。

——在希腊人那里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只要相信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拥有者，就都会变成暴君，以至于在希腊人那里，思想史也有了那种暴力的、仓促行事的、危险的特点，正如他们的政治史所表明的那样——并不因此而完结：直到最近还发生着许多同样的事情，尽管它们渐渐少下来，几乎不再会伴随有希腊哲学家那种淳朴天真的良心。因为总的说来，相反的学说和怀疑所发出的声音太有力、太响亮。精神暴君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更高文化的领域里，无疑一定总是有一种统治，——这种统治从现在起在精神寡头的手中。尽管存在许多那些空间上和政治上的分隔，他们却建立了一个属于同一整体的社会，其成员相互认识、相互承认，这也是舆论和影响大众的报刊杂志作者的是非判断可能会传播的东西。以前制造分裂和敌意的精神优势，现在倾向于联合：个人如果看不见自己的同

类在这里或那里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下，如果不在反对肤浅思想、肤浅文化的暴民统治性质的斗争中和反对借助大众效应建立专制统治的偶然尝试的斗争中抓住这些同类的手，怎么能坚持自己的权利，顶着潮流，沿着自己的路线，游过自己的一生呢？寡头政治家们彼此需求，最为情投意合，他们明白相互的识别标志，——然而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斗争，自己赢得胜利，宁愿毁灭，不愿屈服。

262荷马。一希腊文化中最伟大的事实仍然是，荷马很早就成了泛希腊的了。希腊人所达到的所有那些精神自由与人性自由都回到这个事实上。但是，这同时也是希腊文化的真正厄运，因为荷马通过集中而变得浅薄，消解了更为认真的独立本能。不时有同荷马相矛盾的东西从希腊文化最深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但是他是常胜的。所有伟大的精神力量除了解放效应以外还行使着一种压制作用；然而，是荷马，还是《圣经》，或是科学压制了人类，这无疑是有区别的。

263天赋。

——像我们这样高度发展的人类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具有很多天赋。每个人都有天生的才华，但是只有少

数人能生就、培养出那种程度的韧劲、耐性和精力，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天才，成为他们现在所是的那种人，也就是说：在工作和行为中将天赋释放出来。

264不是被高估就是被低估的有修养者。

——不讲科学但是有天赋的人珍视任何迹象的精神，无论精神处于正确还是错误的道路上；他们尤其想要让那些同他们打交道的人好好用精神来款待他们、鼓舞他们、激发他们，使他们神往到既认真又戏谑的地步，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作为最有效的护身符防止无聊。讲科学的人则与此相反，他们知道，能想出种种念头的天赋一定会最严格地受到科学精神的约束；不是闪光发亮、令人激动的东西，而是经常不起眼的真理，才是他们希望从知识之树上摇落下来的果实。他们可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无聊"和"有修养"之间不做区别，他们的魔鬼引导他们穿越沙漠，同样也穿越热带丛林，因此他们只喜欢真实的、靠得住的、纯粹的东西。

——于是在一些小学者那里，就产生了对有修养者的蔑视和怀疑；另一方面，有修养者又经常厌恶科学：例如，几乎所有艺术家都在此列。

265学校里的理性。

——学校最重要的任务无非是教你严格的思考、谨慎的判断以及前后一致的推断：因此学校必须抛开所有对这种任务无用的东西，例如宗教。它甚至可以指望，人的愚昧、习惯、需求后来会让绷得太紧的思想之弓松弛下来。但是只要在它影响达到的地方，它都会强行实现人身上本质的与众不同的东西——"人的理性和科学，至高无上的力量"——至少如歌德判断的那样。

——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冯·贝尔<sup>①</sup>发现所有欧洲人同亚洲人相比在入校学习的能力上有优势，他们对他们相信的事物能给出依据，而亚洲人则完全没有这种能力。欧洲已经上过教它合乎逻辑地、批判地思考的学校，亚洲却还始终不知道区分真实与虚构，不清楚其信念是出自自己的观察和正常的思维，还是出自幻想。一学校中的理性使欧洲成为欧洲：在中世纪，它正在重新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和其附属品，——也就是说正在丧失

① 冯·贝尔（1792 — 1876），爱沙尼亚动物学家，胚胎学奠基人，地理学和人种学的先驱。

多亏了希腊人才有的科学理性。

266文科中学课程被低估了的效果。



——我们很少从我们在文科中学里真正学到并牢牢记住的東西中，而是从学校教的学生勉强学会的但是一有可能就尽快丢掉的东西中寻求文科中学的价值。读经典著作，像到处都有的情况那样，就是一个可怕的程序：摆在年轻人面前，但他们根本就没有成熟到接受这个程序的地步，教师却通过每一句话，往往通过他们的表情，毁掉了一位好作者。但是这其中却有着通常认识不清的价值，——这些教师说着更高文化的抽象语言，慢条斯理，虽然不好理解，但对大脑却是一种很高级的训练；概念、艺术用语、方法、暗示等不断出现在他们的语言中，这是年轻人在同他们亲戚的谈话中以及在街上几乎从来听不到的。即使学生只是听一听而已，那么他们的智力也会不自觉地预先为一种科学观察方法的形成做好准备。从这样的培养中，不可能产生出完全不受抽象方法影响的纯粹的自然之子。

## 267 学习多种语言。

——学习多种语言能使记忆中充满词语，而不是充满事实和思想，然而记忆是一种容器，虽然各人情况不同，但也只能装下一定量的有限容量。然后，学习多种语言是有害的，因为它唤起了一种自以为完满的信念，事实上也在交往中给

人某种有诱惑力的外表；再然后，它也造成间接伤害，因为它抵制全面知识的获得，抵制用诚实手段赢得人们的注意。最终是用斧子砍到了母语内部更细微的语言感的根子上：使这种语言感无可救药地受到伤害，遭到摧毁。产生了最伟大的文体学家的两个民族，希腊和法国，不学任何外国语。

——但是，因为人际交往必然变得越来越带世界性，例如，伦敦一个真正的商人不得不在书面上和口头上，让人通过八种语言来理解他，所以，学习多种语言当然就是一种必要的弊病；当然它在最坏的情况下最终也将迫使人类找到一种医治的方法：在遥远将来的某个时候，将会有一种为所有人掌握的新语言，先是作为商业语言，然后作为一般思想交流的语言，这是确定无疑的，就像有一天会有飞船旅行一样。语言学研究语言规律研究了整整100年，目的无非是评价每一种个别语言中必要的、有价值的、成功的东西，此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268关于个人的战争史。

——我们在经历了几种文化的某个个人的一生中，发现了原本会发生在两代人之间，即父子之间的斗争集中在一起了：关系的接近加剧了这

种斗争，因为双方毫不留情地将自己十分了解的对方内心卷入了这场斗争；因此这场斗争在各个个人心中将是最为激烈的；在这里，每一个新阶段都会以残酷的不公和对以前阶段所拥有的手段与目标的误解从这个阶段上面跨过去。

269提前一刻钟。

——我们偶尔发现，一个观点高于其时代的人，只不过是预先表达了未来10年的平庸观点。他在舆论公开以前掌握了舆论，也就是说，他比别人提前一刻钟掉进了一种理应变得平庸的观点的怀抱。但是他的名声往往比真正伟大、真正具有优势者的名声要大得多。

270阅读的艺术。每一种坚定的方向都是片面的；它接近直线的方向，并像这种方向一样，是独来独往的，也就是说，它不涉及许多别的方向，一些软弱的党派和个人在其波浪一般的左右摇摆中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也必须原谅语文学家的片面。好几个世纪人们在行会中进行文本生产、文本保存及文本解释，最终有了正确的方法；整个中世纪根本无法胜任一个严格的语文学解释，也就是说，对作者言论的简单的理解需求，——发现这些方法很了不起，我们不要

不以为然！只有当正确阅读的艺术，即语文

学，得到了最新的发展的时候，所有的科学才能赢得连续性和恒久性。

## 271推断的艺术。

——人类取得的最伟大进步在于他们学会了正确推断。这完全不像叔本华说"所有人都能推断，却很少有人能判断"时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然的事情，而是后来学会的，而且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进行错误的推断在早先是必然的：各民族的神话、他们的魔术、他们的迷信、他们的宗教狂热以及他们的法律，都是这种原理的发掘不尽的明证。

## 272个别文化的年轮。

——精神生产力的强弱取决于天生的大量张力，而远不是取决于固有的才华。大多数30岁左右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其生命的早期顶峰便衰退了，从这时候起对精神上新的转变不感兴趣。这就是为了一种越来越发展的文化，还需要新的一代的原因，然而这新的一代也不会走得很远：因为为了赶上父亲的文化，儿子必须几乎消耗掉父亲在生出儿子时的那个人生阶段所拥有的那种天生的能量；带着所剩无几的能量，儿子继续向前（因为在这里，道路已经是第二次走，所以朝前走就快了一点；儿子不需要花费同样的力气来学

习父亲知道的东西)。例如像歌德那样精力充沛的人，其所走过的道路之多，以至于连续四代人几乎都无法与之相比；然而，他们因此而朝前走得太快，以至于别的人只有在下一个世纪才能赶上他们，也许还不能完全赶上。因为文化的完整性和发展的连续性，由于经常被打断而削弱了。

——在历史过程中达到的一般的精神文化阶段，人们总是越来越快地赶过去。现在，他们开始作为受宗教感动的孩子进入文化，在10岁的年纪也许达到了这种感觉最活跃的地步，然后在他们接近科学的时候，过渡到了较弱的形式（泛神论）；完全超越了上帝和不朽之类的东西，但是却受到形而上学哲学魔法的制约。最终他们甚至认为这也不可信。而艺术却与此相反，似乎给予得越来越多，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形而上学好不容易才在一种艺术变形中，或者作为艺术美化的情绪留存下来、继续下去。但是，科学意识变得越来越专横独断，把人引导到自然科学和历史上，尤其引导到最严格的获取知识的方法上，而艺术则得到了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平庸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通常发生在一个人最初的30年内。这只是扼要说明了人类也许为此而辛劳了三万年的一门课程。

273倒退而不是滞留。

——现在仍然从宗教情感出发来提高自己的进化，然后也许较长时间地继续生活在形而上学与艺术中的人，当然已经退回去了好长一截路，是在不利前提下开始同其他现代人赛跑的：他显然失去了空间和时间。但是因为他停留在炽热和能量被释放出来、力量像火山喷发一样不断从永不枯竭的源泉流出的地方，所以他后来一旦及时从那些地方离开，就会格外快速地朝前走，他的脚长上了翅膀，他的胸脯学会了更平静、更长久、更坚忍不拔地呼吸。

——他退回去，只是为了有足够的空间来跳跃：所以在这种倒退中也许存在着可怕的、带有威胁性的东西。

274我们作为艺术对象的一截自我。一一有意识地记录下较低级的人类几乎毫无思考地经历过、然后又从他们灵魂的书写板上抹去的某个进化阶段，并勾画出它的忠实的图画，这是高级文化的一种标志：因为这是只有少数人能理解的较高级类型的绘画艺术。因此必须人为地把那些阶段孤立起来。历史研究培养了这种绘画的能力，因为它不断要求我们在面对一段历史、一个民族或者人生时，想像一条完全确定的思想地平线、

一种确定的感觉强度，想像有一些人占统治地位而另一些人则退隐。你能在适当的时机迅速重建这样的思想体系和感情体系，就像关于一个神殿的印象出自几根碰巧立在那里的柱子和墙垣一样，历史感就在这个过程中。其下一个结果是，我们把我们的同胞理解为这样一些完全确定的体系和不同文化的代表，也就是说，看作必要的，但是可以改变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进化中把一些部分分割出来，让它们独立存在。

### 275犬儒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

——犬儒学派认识到了修养较高的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的痛苦和大量需求之间的关系；于是他们明白，关于美、合适、恰如其分、愉悦等的大量看法一定是既产生了丰富的享乐之源，又造成了索然无味之泉。按照这样的理解，他们放弃了这大量看法中的许多见解，避开了某些文化要求，从而倒退了回去；他们因此而获得了一种自由感和强健感；渐渐地，当习惯使他们能够忍受他们的生活方式时，他们事实上比有教养的人更少怀有强烈的反感，从而向家畜靠拢。此外，他们感觉一切都有对照的魅力，而且他们同样能随心所欲地骂人，以至于他们因此而重新

超越了动物的感觉世界。

——伊壁鸠鲁学派像犬儒学派一样，有着同样的观点；在两者之间，通常只有气质的不同。然后伊壁鸠鲁学派利用自己更高的文化，来使自己独立于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他们使自己高于这些看法，而犬儒学派只是停留在否定上。他们几乎是走在风平浪静、有安全护卫的幽暗通道上，而在他们头顶上，风在树梢间呼啸，向他们透露，外面的世界如何处于激烈的动荡中。犬儒学派则相反，他们几乎赤裸裸地走在急风暴雨中，磨炼自己到了毫无感觉的地步。

## 276文化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

——关于文化的最佳发现是人在自身中实现的，他在其中发现有两股异质的力量在起作用。假定一个人爱好造型艺术或音乐完全像他对科学精神的神往那样，假定他认为通过摧毁一股力量而激发另一股力量来解决这种矛盾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变成偌大一座文化大厦，好让两股力量同处一室，尽管是在不同的两端，而在两者中间则有着起调解作用的中间力量，拥有占优势的力量，在必要时调解爆发出来的争执。这样一座在个别人心中的文化大厦将同各个时代的文化结构有最大的相似性，并



用类推法提供有关这种文化结构的继续教育。因为在有文化建筑发展的地方，它的任务就是通过不太难以相容的其他力量的强势聚合而迫使相互争夺的力量一致起来，不必压制它们，而是将其置于囹圄之中。277幸福与文化。——我们童年所处环境的景象震撼了我们：花园里的小屋、带墓地的教堂、池塘与森林——我们总是作为受苦受难者再见到这些东西。我们的自我怜悯控制了我们，因为自那以后我们忍受的是什么日子啊！在这里，这些东西还是这样安静，这样永久地矗立在那里：只是我们如此不同、如此激动；我们甚至找到几个故人，时间之牙在他们身上磨去的并不比在橡树上磨去的更多：这些农夫、渔夫、林中居民——他们还是老样子。

——在较低级的文化面前被震撼和自我怜悯，这是更高级文化的标志；于是得出结论：幸福无论如何也不会通过更高级的文化得到增加。谁想要从生活中收获幸福和舒适，谁就只能永远避开更高级的

文化。

278舞的比喻。

——现在，如果有人拥有一种力量和柔韧性，在认识活动中一丝不苟，严格从事，而在其

他时刻，他

又能让诗歌、宗教及形而上学先行一步，几乎领先100步

远，然后再来分享它们的力和美，那么，这就应该被看作伟大文化的决定性标志。介于如此不同的两种要求之间的这样一种地位是很困难的，因为科学逼迫人绝对掌握它的方法，如果你不对这种逼迫让步，那么就会出现另一种危险，在不同的动机之间会有一种微弱的上下波动。然而，为了至少用一种比喻来看一眼这种困难的解决，人们也许会记得，跳舞和无精打采地在不同的动机之间来回转悠不是一回事。高级文化有如一种独特的舞蹈：这就是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是其之所以必须有许多力和柔韧性的原因。

## 279论减轻生活的痛苦。

——减轻生活痛苦的主要方法是把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理想化；但是你应该从绘画艺术中真正搞清楚，理想化意味着什么。画家要求，观赏者不要太精确、太苛刻地观赏，他迫使观赏者退回到一定的距离上，从那里加以观赏；他必须以观赏者离开他的绘画相当一段距离为前提；他甚至必须假定他的观赏者具有同样程度的苛刻目光；在这样的事情中，他完全不可以摇摆不定。

所以，每个要将自己生活理想化的人绝不要太精确地来看待生活，而是应该始终把自己的目光放逐到一定的距离之外。例如歌德就懂得这种技巧。

## 280加重痛苦当作减轻痛苦及相反。

——在人类发展的某些阶段上加重生活痛苦的许多东西，在一个更高阶段上却充当了减轻痛苦的东西，因为更高阶段上的人已经认识了生活中更强烈的痛苦。同样也发生了相反的事情：例如宗教，就有双重面孔，取决于一个人仰望它，以便由它来解脱他的重负和困境；还是藐视它，就像藐视他那被戴上的、不让他在空中上升得太高的镣铐一样。

## 281更高级的文化必然被误解。

——只用两根弦绷在自己乐器上的人，就像除了知识冲动以外只还有一种培养出来的宗教冲动的学者一样，是不理解能在多根弦上演奏的人的。更高级的、比较多样化的文化的本质是，它总是遭到较低级文化的错误解释；例如，艺术被当作宗教的一种乔装打扮的形式，就是这样的情况。是的，只笃信宗教的人甚至把科学也理解为宗教感情的追求，就像聋哑人在看不见动作的情况下，不知道音乐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带来了一种倒退和间或对寺院生涯 (*vita contemplativa*) 的低估。你必须对自己承认,我们时代缺乏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帕斯卡①、爱比克泰德③、塞内加③、普卢塔克已经很少有人读了;工作和勤奋——以前是追随健康女神——时而就像疾病一样肆虐。因为没有时间思考,思考起来又没完没了,所以人们不再考虑离经叛道的看法:他们满足于憎恨这些看法。在生活大大加速的时候,思想和目光习惯于片面地、错误地观看和判断,每个人都像是旅行者一样,从火车上来了解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对待知识的独立谨慎的态度几乎被人视为一种疯狂,自由思想家被搞得声名狼藉,尤其是被那些因自由思想家对事物的思考技巧而很想拥有自己的彻底性和蚂蚁一般的勤奋、很想要把自由思想家驱赶到个别的科学角落里的学者搞得声名狼藉:而自由思想家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更高使命,要处于孤独之中而统率科学家与学者组成的千军万马,向他们指示文化的道路与目标。

——这样一种哀怨,像刚唱完的这个哀歌,也许快要到头了,在沉思的天才强劲地回来时,它自动就默不作声了。

## 283活动家的主要缺陷。

——活动家往往没有更高的活动：我指的是个人的活动。他们作为官员、商人、学者，也就是说，作为类的集合概念是活动的，但不是作为完全特定的个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概率论创

立者之一。

② 爱比克泰德（公元55? —135?），古罗马晚期斯多葛学派哲学家。

③ 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剧作家。

别人、独一无二的人；从这方面看，他们是惰性的。活动家的活动几乎总是有点非理性的成分，这是活动家的不幸。例如，你不可以问敛钱的银行家，他那孜孜不倦的活动目的何在：这活动是非理性的。活动家就像石头滚动一样，是按照机械的愚蠢法则。

——所有人都分成奴隶和自由人，任何时

候都是这样，现在亦如此；因为谁要是自己2/3的日子不归自己所有，那他就是一个奴隶，无论他想要当什么样的人：政治家也好、商人也

好、官员也好、学者也好。

284为闲人说句话。

——现在，作为对悠闲生活的评价降低的标志，学者以一种匆忙的享乐方式和活动家竞争，以至于他们对这种享乐方式的评价高于原本适合于他们的、事实上也是有更大得多的乐趣的享乐方式。学者耻于悠闲。但是悠闲和游手好闲中有着一种高贵的东西。一如果游手好闲真的是万恶之始，那么它至少也最接近于所有善行；悠闲的人始终是比较活动家更好的人。

——你们不是要说，我说悠闲和游手好闲是在针对你们吧，你们这些懒虫？——

285现代的不安。一越往西方去，现代的动乱就越大，以至于在美国人看来，欧洲的居民统统显得是热爱宁静、能享受的人，而事实上他们却像蜜蜂和马蜂一样胡乱飞行。这种动乱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更高级的文化不再能产生它的成果；这就好像一个个季节互相接替得太快了。由于缺少安宁，我们的文明将慢慢在一种新的野蛮中结束。活动家，也就是说不安分的人，任何时候都没有更具有价值过。所以，大量加强沉思成分属于你必须对人性进行的必要修正。然而每一个在心脑中宁静并坚持不懈的个人都有权相信，

他不仅拥有好脾气，而且拥有普遍有用的德行，并通过保存这种德行，甚至完成了一个更高的使命。

286活动家在何种范围内都是懒惰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物肯定都会有一种自己的看法，只要有可能

对其形成看法的话。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件特有的、惟一的事物，他对所有其他事物采取一种从来未采取过的新姿态。但是，活动家灵魂深处的惰性阻碍了人们从自己的井里汲水。

——观念的自由就像健康一样：两者都是个别的，从两者出发都不可能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概念。对于一个个人来说，他的健康所需要的东西，对于另一个个人来说却是得病的起因；有些达到精神自由的手段和方法对于更高度发展的秉性来说，可以被看成是导致不自由的手段和方法。

287生活的批评家。

——长期以来爱与恨的交替说明了一个想要自由判断生活的人的内心状态；他念念不忘，对事物中的一切善恶都耿耿于怀。最后，当他灵魂的整个书写板上已经写满了经验的时候，他将不

会蔑视、憎恨生活，但也不会热爱它，而是一会儿用快乐的眼光，一会儿用伤心的眼光凌驾于它之上，而且，像大自然一样，一会儿带着夏天般的情绪，一会儿带着秋天般的心境。

288伴随的成果。一真正想变得自由的人将在变化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压力地同时失去错误和罪恶的倾向；他还将越来越少地受到不快和烦恼的袭击。因为他的意志除了知识以及获取知识的手段以外不会更迫切地想要任何东西，也就是说：想要那种持久的状态，他在其中能最出色地获取知识。289病的价值。

——卧病在床的人有时候发现，他往往得的是他的职务病、事务病，或者是他的社团病，由此而失去了关于自己的任何谨慎考虑：他从他的疾病迫使他得到的悠闲中领略了这样的智慧。

290乡村的感觉。

——如果你在自己生活的地平线上没有坚实平稳的线条，就像山峦、森林的线条那样，你的内心意志本身就会变得不安、涣散、贪婪起来，就像市民的天性那样：他没有幸福，也不给人幸福。

291自由思想家的谨慎。



——专门致力于知识的、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将发现他们的外部生活目标、他们最终的社会地位以及在国家中的地位，很快就得以实现，例如，他们对小职位或刚够生活的财富欣然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将这样来安排生活，从而使得外部财富的巨大改变，甚至政治秩序的颠覆，不至于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尽可能少花精力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足全部积攒的力气，差不多是深深地吸了口气，一下子潜入到知识的海洋中。于是他们可以希望潜得很深，大概还可以见到海底。

——对于一件事情，一个这样的人只愿意取其一角，他不爱好事物的纵横曲直：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纠缠其中。

——他也了解工作日的不自由、不独立以及为他人做嫁衣的烦恼。但是时不时必然有一个星期天降临到他头上，要不然他将忍受不了生活。

——也许，甚至他对别人的爱也将是小心翼翼的，有点气喘吁吁，因为他只想在对于实现知识目的而必要的范围内与有各种倾向的世界和盲目的世界打交道。他必须相信，如果指责的声音说他缺乏爱，那么正义的天才就将为他的门徒和被保护人说句话。

——在他的生活和思想方法中有一种有教养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鄙视自己像他较粗俗的兄弟那样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习惯于静静地在世界中走过，静静地走出世界。什么样的迷宫他也走过，什么样的岩石他也艰难地从中流淌过。一旦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他就光明地、轻快地、几乎无声无息地走他的路，让阳光一直闪烁到他的心底。

292前进。一那么就沿着智慧的道路，迈大步，满怀着信心前进！无论你怎么样，都给你自己充当经验之源吧！丢掉对你自己本质的不快，原谅你自己的自我，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在身边有着一个有100根横木的梯子，你可以从梯子上攀登到知识那里去。你遗憾地感觉自己被扔到其中的那个时代因为这种幸运而为你庆幸；它对你大喊，要你分享后来时代的人们也许必然缺乏的经验。不要蔑视曾经有过的宗教倾向；要充分探索你曾经如何打开真正的艺术之门。你不能恰恰依靠这些经验的帮助，更加心领神会地遵循以前人类走过的非凡路段吗？不是恰恰在这有时使你如此不快的土地上，在这不纯粹的思想的土地上，长出了许多较古老文化最美妙的果实吗？人们一定是爱宗教和艺术像爱母亲和奶妈——

样，一不然人们就不可能变得聪明起来。但是你的眼光必须超越它们，你必须能够成长到不再需要它们的地步；如果你留在它们魔力的影响下，那么你就理解不了它们。同样，你必须熟悉历史，熟悉小心翼翼的天平秤盘游戏："一方面——另一方面。"走回去吧，踩着人类在过去的沙漠中痛苦地长途跋涉的脚印：于是你得到最确切的教训，告诉你所有以后的人类不能或不可以再往哪里去。而且你竭力想要预见未来之结如何打，这样你自己的生活就获得了一种知识工具和知识手段的价值。你必须有权让你所经历的一切——尝试、迷途、错误、迷惑、痛苦、你的爱和你的希望——毫无保留地融入到你的目标中去。这个目标就是你自己成为一根必然的由文化环节组成的链条，并从这个必然性出发，推断出一般文化过程中的必然性。如果你的视力变得足够强，能看到你的存在和你的知识的幽暗井底的话，那么你也会在井内的倒影中看见未来文化的遥远星座。你认为有这样一种目标的这样一种生活太艰难、太不舒适了吗？所以你还不了解，没有一种蜂蜜能比知识的蜂蜜更甜蜜，笼罩着的伤心之云必然为你充当你将从中挤出令你精神爽快之奶的乳房。只有当你年老的时候，你才真正注

意到你如何倾听自然的声音，那种以乐趣来统治整个世界的自然：在老年时达到其顶峰的同一种生活，在智慧中，在那种持久的、令精神快乐的、温和阳光中也达到了其顶峰；老年和智慧，这两者你会在生活的一个山脊上遭遇到，自然也会要求这样。然后时辰到了，你没有理由为死亡之雾的接近而恼火。朝着光亮——你的最后一个动作，一声知识的欢呼——你的最后的声音。



























































## 第七章 妇女与儿童

377完美的女性。

——完美的女性是比完美的男人更高级的一种人，也更加罕见得多。

——关于动物的自然科学提供了使这个命题成为可能的手段。

378友谊和婚姻。

——能做最好的朋友的人也许将得到最好的妻子，因为金玉良缘取决于交友的天赋。

379 父母的继续存在。

——父母的个性和思想意识关系中未消除的不和谐音继续回响在孩子的天性中，构成了他内在的痛苦史。

380 来自母亲。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一幅来自母亲的女性图像：由此决定了他一般来说总是尊重女性、轻视女性还是大体上对她们漠不关心。

381 纠正天性。一如果你没有一位好父亲，那就应该给自己找一位。

382父与子。

——父亲因为有儿子而有许多事情要做，以便作出弥补。

383 贵妇人的错误。

——贵妇人认为，如果一件事情不能在社交场合谈论，它就根本不存在。

384 一种男人的疾病。

——对于自卑这种男人的疾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为一个聪明女人所爱。

385 一种嫉妒。

——母亲很容易嫉妒她儿子的朋友，如果她儿子的朋友特别有成就的话。一位母亲通常爱她自己在儿子身上的身影，甚于爱儿子本身。

386 理性的非理性。

——当生命和智力进入成熟阶段以后，这样一种感觉会侵袭到人的心头：他的父亲不该让他生下来。

387 母亲的善意。

——有的母亲需要幸运的、受人尊敬的孩子，有的需要不幸的孩子：要不然她们作为母亲的善意就无法表达。

388 不同的叹息。

——有些男人因为老婆被人诱拐而叹息，但



是大多数男人是因为没有人想要诱拐他们的老婆而叹息。

### 389恋爱婚姻。

——由爱缔结的婚姻（所谓的恋爱婚姻）是由错误充当父亲、由困顿（需要）充当母亲的。

### 390女人的友谊。

——女人完全可以和一个男人建立起友谊，但是要维持友谊就必须要有有一种小小的肉体上的反感来协助才行。

### 391无聊。

——许多人，尤其是女人，感觉不到无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会像样地工作。

### 392爱的一个因素。

——在每一种女性之爱中，总是会出现某种属于母爱的东西。

### 393地点一致与戏剧效果。

——如果夫妻不在一起生活，金玉良缘会更常见。

### 394婚姻的通常后果。

——任何一种交往，它不提升，就往下拽，要不就相反；所以男人娶了老婆以后通常就沉下去一点，而老婆则被提升了一点。太有教养的人

很需要婚姻，同时又像对待一帖苦药一样抵制它。

### 395教一教发号施令。

——你应该通过教育多教一教来自谦恭家庭的孩子学会发号施令，就像教其他孩子学会服从一样。

### 396想要被爱上。

——因中意而来到一起并订了婚的人往往努力被对方爱上，以避免被指责为怀有冷漠的、自私自利的功利目的。同样，那些由于自己的利益而转向基督教的人也努力真正变得很虔诚；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宗教的表情变化才变得更容易。

### 397爱无止境。

——喜爱慢节奏的音乐家将把同一首乐曲变得越来越慢。所以爱无止境。

### 398谦虚。

——一般来说，女人的谦虚随着她们的美的增长而增长。

### 399持久的婚姻。

——各自想要通过对方达到个人目的的婚姻结合得很牢靠，例如，妻子想要通过丈夫成名，

丈夫想要通过妻子变得讨人喜欢。

400变化无常的天性。

——女人出于爱而完全变成了生活在爱她们的那些男人的想像中的东西。

401爱与占有。

——女人通常如此爱一个重要的男人，以至于想要单独拥有他。要不是她们的虚荣心表示反对，表示愿意让他在别人面前也显得重要，她们会很乐意将他锁起来。

402金玉良缘的检验。

——金玉良缘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它甚至经受不了 "特殊情况"。

403让所有人做所有事的手段。

——你能够通过不安、恐惧、工作和思想的堆压使每一个人疲惫不堪、羸弱不堪，以至于他不再抵制一件表面复杂的事情，而是向它让步，——外交家和女人都知道这一点。

404正经与诚实。

——那些仅靠自己的年轻貌美就想终生衣食无忧的女孩子，加上世故的母亲给她们提醒的狡黠，她们想要的东西完全和交际花想要的东西一样，只是她们比交际花更聪明、更不诚实。

## 405面具。

——有这样的女人，她们没有内心生活，无论你到哪里去找，除了面具你是什么也找不着的。让自己落在这样可怕的、必然不知餍足的东西手里的那种男人应该得到怜悯；然而正是这些女人能最强烈地刺激男人的欲望：他搜寻她们的灵魂——搜了又搜。

## 406作为一次长谈的婚姻。

——结婚以后，大家应该问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你能和这个女人好好交谈、白头偕老吗？婚姻中一切别的东西都是短暂的，而相互关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交谈中。

## 407女孩子的梦。

——没有经验的女孩子自以为有本事让一个男人高兴，后来她们才知道，假定一个男人只需要一个女孩子来使他高兴，这等于是藐视他。

——女人的虚荣心要求一个男人不仅仅是一个快乐的丈夫。

## 408消失中的浮士德和玛甘泪。

——一位学者非常深刻地说，当前德国受过教育的男人像是靡菲斯特和瓦格纳的结合，但肯定不是浮士德：他们的祖父（至少在年轻时代）

曾感觉到这个浮士德在自己内心里闹腾。所以（继续说这个想法），玛甘泪们由于两个原因不适合于他们。因为不再被人向往，浮士德和玛甘泪似乎是在消失之中。

409作为文科中学学生的女孩们。

——看在老天的份上，不要把我们的文科中学教育也用到女孩子头上！因为它经常把风趣、好钻研、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变成他们的教师的复制品。

410没有竞争对手。

——女人容易注意到一个男人的灵魂是否已经被占有；她们要求没有竞争对手的爱，她们怨恨他的抱负、他的政治责任和他的科学艺术所设定的目标，如果他热心于这些事情的话。除非他因为这些事情而显赫——然后她们就希望同他结成的爱情纽带将使这些事情更显赫，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她们就鼓励他们的情人。

411女人的悟性。一女人的悟性表现为完美的控制、镇定自若和利用一切优势。她们将此作为她们的基本性格遗传给她们的孩子，父亲则装备比较隐秘的意志背景。他的影响决定节奏与和声，也就是说，新生命这出戏要这样演下去，但

是它的旋律却来自女人。一要对那些知道如何来解释一件事情的人说：女人有灵性，男人有勇气和激情。这和以下事实并不矛盾：男人实际上在灵性方面走得远得多，他们有更深、更强有力的冲动；这些冲动带动着他们的灵性前进，而灵性本身就是某种有激情的东西。女人经常私下里对男人十分看重勇气的做法感到惊讶。当你看到男人选择配偶时专门寻找一种深刻的、热心肠的人，而女人则寻找一种聪明、机灵、才华横溢的人时，你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一个男人如何寻找一个理想化的男人，一个女人如何寻找一个理想化的女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为求补充不足，而是为求他们自己的功德圆满。

412赫希奥德的一个判断得到确认。~"女性聪慧的一个标志是，几乎在任何地方，她们都懂得让别人供养自己，就像蜂窝里的雄蜂。但是 you 考虑一下，这原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男人不让女人供养自己？无疑是由于男性的虚荣心和敬畏感大于女性的聪慧；因为女人懂得利用顺从确保自己获得压倒性的优势，甚至统治地位。就连对孩子的照料原本也会被女性的聪颖用作尽可能逃避工作的借口。即使现在她们真的工作的话，例如当女管家，那她们也懂得对此大肆吹嘘，搞得

你糊里糊涂，以至于男人往往10倍地过高估计了她们工作的业绩。413近视眼含情脉脉。

——有时候，一副较深度的眼镜就足以让热恋中的人清醒过来；如果谁有想像力想像一张脸、一个身影比实际情况老20岁，谁也许就一生都过得风平

浪静。

414仇恨中的女人。

——在仇恨状态中，女人比男人更危险。首先因为她们不考虑公平合理，一旦被激起敌对的感情就一发不可收拾，让她们的仇恨不受阻挡地增长，直到最终的结果；其次因为她们能熟练地找到（每个人、每个党派都有的）痛处，并且触动你的痛处：她们锐利的智慧能出色地为她们效力，帮助她们达到目的（而男人一见到伤口就罢休了，往往怀有慷慨与和解的心情）。

415爱。

——从根本上讲，女人用爱激发的偶像崇拜本身就是智慧的发明，因为她们通过所有那些爱的理想化提高了她们的权力，在男人眼里显得越来越值得追求。但是由于几百年来习惯于这种对爱的夸大评价，她们钻进了她们自己的网里，忘

记了起因。她们现在比男人更是受骗者，因此也更多地遭受失望的痛苦，这几乎必然发生在每个女人的生活中——只要她有足以使她受骗和失望的想像力和理解力的话。

416为了妇女的解放。

——如果妇女如此习惯于爱、习惯于马上就有好感或反感，那她们还能公正吗？因此她们较多

对个人有兴趣，较少对事业有兴趣。但是如果是对事业有兴趣的话，她们就马上变成了这些事业的朋党，从而损害这些事业纯正的、无辜的效应。于是，当你把政治和个别科学领域（例如历史）托付给她们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小的危险。究竟还有什么比一个真正知道科学是什么的女人更少见的呢？甚至最出色的女人心中也对科学怀有一种隐蔽的藐视，好像她们无论如何都比科学高明。也许这一切会是另外的样子，但现在只能暂时如此。

417妇女判断中的灵感。

——妇女通常作出的那种关于好与恶的突然决定，她们突然流露的好恶而使个人关系得到的闪电般迅速的曝光，一句话，女性不公正的证据，都被爱慕的男人以光环围绕，好像女人即使



没有特尔斐的大锅和月桂饰带也会有智慧的灵感：她们的名言在很久以后都会像神秘的神谕一样被人解说与揣摩。如果你考虑到，可以对任何人任何事说些肯定的话，也同样可以对任何人任何事说些否定的话，所有事物都不是双面的，而是三面、四面的，那么几乎就很难说这样的突然决定完全不着边际；你甚至可以说：事物的本性决定了女人的估计总是正确的。

#### 418让自己被人爱。

——因为恋爱的两个人当中一个通常是爱者，另一个通常是被爱者，于是就有人相信，在每一笔爱情交易中，爱的量是恒定的：一个人占为己有的爱越多，给另一个人剩下的爱就越少。出现的例外情况是，虚荣心使两个人中的每一个都相信，他或她是必须被爱的那一个，所以两个人都要让自己被人爱：由此而尤其在婚姻中产生了各种各样半令人发笑半让人感到荒唐的场面。

#### 419女性头脑中的矛盾。

——因为女性太过于个性化而不实事求是，所以她们思想领域里的逻辑上互相矛盾的倾向可以和平共处：她们往往会一个又一个地倾心于某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囫圇吞枣地接受他们的方式方法；然而这样的话，以后只要在一个新人物占

据上风的地方，那里就会出现空白点。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老太太脑袋里的全部哲学纯粹是由这样的空白点构成的。

#### 420谁更痛苦。

——在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的一场个人纠纷和争吵之后，一方通常因想像伤害了另一方而感到很痛苦；而另一方则因为想像没有足够伤害对方而感到很痛苦，为此他或她努力用眼泪、抽噎以及惘然若失的神色使对方因此心情沉重。

#### 421女性慷慨的机会。

——一旦你在思想中不理睬习俗的

要求，你大概就能思考天性和理性是否规定男人应该前后结多次婚，差不多是以这样的形式：他首先在22岁的时候娶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孩，其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比他强，能成为引导他穿越20几岁人面临的危险（抱负、仇恨、自暴自弃、各种各样的痛苦）的引路人。她的爱后来会被完全转变成母爱来看待，而且当丈夫在30来岁时同一个十分年轻的、他自己掌管其教育的女孩发生关系时，她不仅对此容忍，而且还以最有帮助的方式加以促进。

——婚姻对于20来岁的人来说是一个必要的

学校；对于30来岁的人来说是一个有用的、然而并非必要的学校；对于再往后的生活来说，它往往变得有害，促成男人的精神退化。

#### 422童年的悲剧。

——这样的事情也许并不少见：高尚而雄心勃勃的人在童年时不得不经受住他们最艰巨的斗争考验：他们要实现自己的信念大概就得顶住一个思想卑劣、沉湎于假象与谎言的父亲，或者像拜伦爵士那样，不断生活在同一个幼稚可笑、暴戾恣睢的母亲的斗争中。如果你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你就一生都不得不为知道谁原来是你最大最危险的敌人而感到痛苦。

#### 423父母的愚蠢。

——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最大的错误是由这个人的父母犯下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如何来作出解释呢？父母拥有太多的儿童体验，他们不再能将其整合成一个统一体吗？我们注意到，在外国旅行的旅行者刚到一个国家就能正确抓住该国人特殊的总体特征；他们对该国人了解得越多，就越看不到他们身上典型的、特殊的东西。一旦变得近视，他们的眼睛就不再能远视。难道父母因为从来没有站在离孩子足够的距离之外，就应该对孩子作出错误的评价吗？——以下

也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人们习惯于不再仔细考虑自己周围最接近于自己的东西，而只是接受它。也许父母在需要对他们的孩子作出评价时，因为他们已习惯于不仔细考虑而作出了那么不着边际的评价。

#### 424出自婚姻的未来。

——那些给自己规定了教育女性、振奋女性精神的任务的高贵而有自由意识的女人不应该忽视一种观察角度：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理解的婚姻，作为不同性别的两个人之间的心灵友谊，也就是说，如未来对它所期待的那样，是要实现产生和教育新一代的目的，——这样一种把感官满足几乎只是用作实现一个更伟大目的的一种难得使用的附带手段的婚姻，大概像人们不得不操心的那样，需要一种天然的帮助，即非婚同居。然而如果由于丈夫健康的原因妻子还应该为性需求的惟一满足服务，那么在挑选妻子时，一种和已经提到的目的相反的错误观点就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了：生儿育女成了带偶然性的事情，良好教育很少有可能性。一个好妻子同时又应该是女友、帮手、产妇、母亲、家长、管家，也许甚至还得主管独立于她丈夫的她自己的商务与公务，——这样的妻子不可能同时又当小妾：这通常意味着对

她要求太过分了。因此，将来可能出现和伯里克利时代发生在雅典的事情相反的情况：当时只是把他们的妻子当作小妾看待的男人还转向了阿斯帕齐娅<sup>①</sup>们，因为他们向往一种使人精神上、感情上获得解放的交往所给予的魅力，这样一种交往只有女人的妩媚和内在柔顺才能办到。所有的人间机制，如婚姻，只允许一种适中程度的实用性美化，在相反情况下，就有必要马上采取重大补救措施。

425 女人的狂飙突进时代。一你可以在欧洲三四个文明国家用几百年的教育使妇女成为你想要她们成为的一切，甚至是男人，当然不是性别意义上而是所有其他意义上的男人。她们在这样一种影响下有一天会接受所有的男性道德和男性力量，当然同时也不得不容忍他们的弱点和恶习：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你可以用强迫来实现那么多事情。但是我们将如何经受住由此而造成的中间状态呢？这种中间状态本身也许就会持续几百年，在这几百年期间，女性的愚蠢和不公正，这原始时代给她们留下的遗产，还会声称对一切额外获得的、被教会的一切拥有优势。这将会是一个由火气构成真

①阿斯帕齐娅（公元前470—前410），古希腊雅

典的高级妓女，政治家

伯里克利的情妇。

正男性情绪的时代，火气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艺术和科学都被一种闻所未闻的浅薄风气所淹没和堵塞，哲学被令人神魂颠倒的闲聊聊死，政治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幻、更加结党营私，社会因为旧习俗的女性守护者自身而变得很可笑，在一切方面都力争立足于习俗之外而完全分崩离析。因为如果妇女在习俗中拥有最大的权力，那么在她们放弃习俗以后，她们得抓住什么东西来争取回同样充分的权力呢？

426自由精灵和婚姻。

——自由精灵是否将和女人生活在一起呢？一般来说，我认为，像古代的占卜鸟一样，它们作为现代的真理思考者和真理言说者必然宁愿单独飞行。

427婚姻幸福。

——一切成为习惯的东西在我们周围拉紧了一张越来越坚固的蜘蛛网；随即我们注意到，细丝变成了粗绳，我们自己作为被困在这里不得不靠自己的血维持生命的蜘蛛，坐在网的中间。因此自由精灵讨厌所有的习惯和规则，憎恶一切持

久和确定的东西，因此它一再撕碎困住自己的网：尽管它将因此而遭受大大小小的伤痛——因为它必须从它自己那里、从它自己身上、从它自己的灵魂上把那种网丝扯去。它必须在它至今一直恨的地方学会爱，在它至今一直爱的地方学会恨。对它来说，甚至在它以前让大量仁慈喷涌而出的同一块土地上播下龙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 你不必去考虑它是否天生该有婚姻幸福。

428太亲近。

——如果我们太亲近地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那就好像我们一再用手指直接触摸一幅精美的铜版画：终有一天我们手里就只剩下又脏又破的纸，不再有什么别的东西。一个人的心灵同样最终会被不断的触摸磨损；至少它最终对我们显得如此——我们再也看不见它原先的斑纹和美。

——你总是在同女人和朋友过分亲密的交往中失去美； 有时你会在此过程中失去你生命的明珠。

429金摇篮。

——自由精灵在最终决定摆脱它周围的女人

用以统治它的那种母亲般的关怀和呵护时，总是会松一口气。她们如此担忧地为它挡掉一阵比较阴冷的穿堂风究竟对它有什么损害呢？同金摇篮和孔雀羽毛扇所带来的不自由相比，同它因为像吃奶婴儿一样受到照料和溺爱而必须感恩戴德的那种受压抑的感觉相比，它生活中大体上会出现的一个真正的短处、损失、意外、病痛、债务、诱惑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它周围的女人的母亲意识递过来的奶，在它那里会很容易地变成苦汁。

#### 430 自愿的牺牲品。

——优秀的妇女如果她们的丈夫很有名、很了不起，那么她们差不多只有变成容纳其他人的普遍恶意和时常的坏脾气的容器，才能使她们丈夫的生活变得很轻松。同时代人往往原谅她们了不起的丈夫的错误做法、愚蠢，甚至很不公正的行为，只要他们能找到某个他们能作为使他们的情绪变轻松的牺牲品加以糟蹋和宰割的人就行。并不少见的是，一个女人会发现自己有抱负自愿充当这样的牺牲品，然后丈夫当然非常满意，——也就是说，万一他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足以对自己周围有这样一个自动的避雷针和疏导狂风暴雨的装置感到称心如意。



### 431可爱的敌手。

——女人对安静的、有规律的、快乐和谐的生活和交往的天然爱好，她们在生活的海洋上所起的那种芳香油一般的缓和性的作用，不自觉地反对着自由精灵那种比较英勇的内心追求。妇女自己没有注意到，她们的行为就好像为漫游的矿物学家从路上把石头拿开，免得他的脚碰到石头上——而他外出恰恰是要去碰那些石头的。

### 432两个协和音的不和谐。

——妇女想要服务，并乐在其中；自由精灵不想被服务，也乐在其中。

### 433悍妇。

——苏格拉底找到了一个他所需要的那种女人——但是，如果他充分认识她，那么他就连找都不会找她：这个自由精灵的英雄主义也就不会走到那种地步。事实上，悍妇把他的家和住房变得家不是家，住房不是住房，从而越来越驱使他进入他的独特的职业中：她教他在小巷里、在任何能闲聊能无所事事的地方生活，从而把他培养成了雅典最伟大的小巷辩证论者：这位辩证论者最终不得不自己把自己比作一只纠缠不休的马蝇，是一个神将它放在美丽的雅典马的脖子上，为的是不让马休息。

#### 434近视眼。

——正如母亲只能从肉眼和感官上理解她们的孩子的痛苦，雄心勃勃的男人的妻子也只能受到自己的局限不能看到自己的丈夫在受苦，在忍饥挨饿，在受到蔑视——而也许这一切，不仅是她们对生活的一种正确选择的标志，而且也是她们的远大目标将来有一天必然会实现的保证。女人总是密谋反对她们丈夫更高尚的心灵；她们为了有一个没有痛苦的舒服的现在，就想欺骗这心灵，使它失去未来。

#### 435权力和自由。

——女人高度尊重她们的丈夫，然而更尊重为社会所承认的权力和想法：上千年来她们习惯于双手合拢在胸前，向所有占统治地位的东西点头哈腰地一路走来，拒绝对公共权力的一切反抗。因此她们甚至并非有意，而是更好像出自本能地作为制动器干预自由精灵的独立奋斗的车轮，尤其是在她们的丈夫仍然相信归根结底是爱驱使太太们这样做的时候，她们很可能使她们的丈夫变得极其没有耐心。拒绝女人的手段但慷慨地尊重这种手段的动机——这是男人的方式，往往也是男人的绝望。

#### 436顺便说一下，我有这样的看法Ceterum

censeo) ①——如果一个由一无所有者组成的社会宣布废除继承权，这是可笑的；如果没有孩子的人从事一个国家实际的立法工作，这同样是可笑的——他们在自己的船上甚至没有足够的压舱物，使船能安全驶向未来的海洋。但是，如果一个选择获得最一般的知识和选择评价全部生活作为自己任务的人因为对家庭、生活、安全、照顾妇女儿童等的个人考虑而给自己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并在自己的望远镜上蒙上了那种来自遥远天体世界的几道光芒都无法穿透的不透明的面纱，这同样显得很荒唐。于是我也得出了这样的定律：在最具有哲学特点的事务中，所有结过婚的人都靠不住。

437最终。

——有各种各样的毒芹汁，命运通常找到一个机会把一杯这样的毒汁放到自由精灵的嘴边——要"惩罚"

①这是罗马政治家、作家大加图（公元前234—前149）结束他的发言

时爱用的一句话中的一部分，这句话是这样说的："顺便说一下，我有这样的

看法：迦太基必然被摧毁。"（Ce"r"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

它，这时候所有人都这么说。那么它周围的女人们做什么呢？她们将大喊大叫，悲叹呜咽，也许还将扰乱思想家在落日时分的宁静：就如同她们在雅典监狱里做的那样。"哦，克里托①，叫人来把这些女人弄走！"苏格拉底最终说。

①《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的对话者之一。



















































































## 第九章 自我独处的人

483真理的敌人。

——对真理来说，信念是比谎言更危险的敌人。

484颠倒的世界。

——如果一个思想家提出了让我们不舒服的命题，我们就会更加尖锐地批评他；而如果他的命题让我们感到舒服，那么我们批评他就会更合理了。

485富有个性。

——一个人更经常是因为始终依着自己的性子，而不是因为始终遵循自己的原则而显得富有个性。

486一件必要的东西。 个人必须拥有一件东西：不是一种生性轻松的感觉就是一种通过艺术和知识而变轻松的感觉。

487^寸事物的激情。

——将激情指向事物（科学、公共福利、文化兴趣、艺术）的人，会从他个人的激情中取走许多烈火（甚至当他们是那些事物的代表者的

时候，如政治家、哲学家、艺术家都是其作品的代表者）。

#### 488行动中的平静。

——正如瀑布在下落中会变慢变飘洒一样，行动中的大人物往往带着更多的平静去行动，这和行动前他的暴风雨般的渴望所引起的期待正好相反。

#### 489不要太深。

——从一件事物的全部深度上来理解它的人很少始终对这事物保持忠诚。因为他们把深度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里总是能看见许多不好的东西。

490理想主义者的妄想。一所有理想主义者都想像，他们服务的事业本质上比世界上的其他事业都更好，他们不愿意相信，如果他们的事业特别兴旺发达，那么它恰恰需要所有其他人类活动所必需的发着恶臭的肥料。

#### 491自我观察。

——人往往把自己很好地保护起来，提防自己，提防刺探和围困，他往往除了他的外围工事以外不再能觉察到自己。真正的要塞他是进不去的，甚至连看都看不见，除非朋友和敌人都变成

了叛徒，领他从秘密通道进去。

#### 492正当职业。

——人们很少忍受一个他不相信或者不能说服自己相信其归根结底比所有其他职业都重要的职业。女人同她们的情人的情况亦如此。

#### 493思想高尚。

——在很大程度上，要有好心肠而没有不信任，才能做到思想高尚，所以思想高尚恰恰包含贪得无厌的成功人士如此喜欢以优越感和嘲讽来对待的东西。

#### 494目标和方法。

——许多人对一旦采用的方法很是坚持不懈，但是很少有人对目标也这样。

#### 495个人生活方式上令人气愤的事情。

——所有非常个别的生活准则都会使人们对采用这种准则的人很气愤；他们感到自己作为平常人被那人受到的非常待遇降低了身份。

496伟人的特权。——以小恩小惠来给人以大欢喜，这是伟人的特权。

#### 497不自觉的高尚。

——如果一个人习惯于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却始终给予，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自觉的高

尚。

498当英雄的条件。

——如果一个人要成为英雄，那么蛇就要事先变成龙，不然他就没有真正的敌手。

499朋友。

——同甘，而不是共苦，造就朋友。

500利用退潮和涨潮。

——为了知识的目的，你必须懂得利用把我们拽向一项事业的那种内心潮流，反之，必须懂得利用在一段时间以后把我们从那项事业拽开的那种内心

潮流。

501喜欢自己。

——"喜欢做事"，人们这么说，但是事实上这是通过一件事来喜欢自己。

502谦虚者。

——对个人谦虚的人格外强烈地显示出他对事（城市、国家、社会、时代、人类）的狂妄。这是他的报复。

503羡慕和嫉妒。

——羡慕和嫉妒是人类心灵的阴部。这种比

喻也许可以继续使用。

504最正派的伪君子。

——完全不谈论自己，这是一种非常正派的伪善。

505烦恼。

——烦恼是一种身体疾病，绝不是消除了烦恼的起因就可以解除烦恼的。

506真理的代表。

——不是在说出真理是很危险的时候，而是在这样做很无聊的时候，才很难找到真理的代表。

507比敌人还要麻烦。

——有些人对人表示同情的态度并不十分让我们相信，在某个理由（例如感激）使我们不得不从我们这方面诚实地接受无条件同情的外表时，他们对我们的想像力的折磨远甚于我们的敌人。

508开放的自然。——我们非常喜欢在开放的自然中，因为它对我们是没有意见的。

509每个人都在一事上有优势。

——在文明的境遇中，每个人都感到至少在一件事情上比任何别人有优势：一般的好意均以

此为基础，在这方面，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时能帮助别人的人，因此也是可以问心无愧地让人帮助自己的人。

510安慰的理由。——在办丧事时，我们多半需要安慰的理由，与其说是为了减弱痛苦的强度，不如说是为了给我们这么容易感到安慰作辩解。

511忠实于信念的人。

——有许多事情要做的人几乎不变地保持他的一般观点和立场。服务于一种思想的人也一样：他将不再检验这个思想，他没有更多时间这样做；甚至把它

看成是可以讨论的这一点都违背他的兴趣。

512道德与数量。 一个人的道德相比之下高于另一个人的道德，往往高就高在从数量上看目标更伟大。在狭小的圈子里忙于小事，这就使后者低下。

513作为生活收益的生活。

——人可以尽可能地用知识来扩张自己，尽可能地使自己显得很客观：最终他除了自己的传记，什么也得不到。

514铁的必然性。

——铁的必然性是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人们在历史过程中看得清楚，它既不是铁的，也不是必然的。

515 出自经验。

——一件事物的非理性绝不是反对这件事物存在的理由，相反，是这事物存在的条件。

516 真理。

——现在没有人死于致命的真理：有太多的解毒药可以救命。

517 基本的洞察。

——在对真理的支持和人类的幸福之间，没有预定的和谐。

518 人的命运。

——谁更深入地思考，谁就会知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和判断，但他总是错的。

519 作为西尔斯的真理。

——错误把动物变成了人，真理应该能够把人重新变回到动物去吧？

520 我们文化的危险。

——我们属于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处于被以文化手段毁掉的危险之中。

521伟大意味着指出方向。

——没有一条河流是由于自身而伟大丰富的，而是由于它接受了许多支流，继续前进，这使它伟大而丰富。所有精神上的伟大也是这样。只是这取决于一个人得指出那么多支流必须遵循的方向；不取决于他是否从一开始就很有天赋。

522问心有愧。一谈论自己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的人在信守条约、诺言等普通的资产阶级的诚信问题上问心有愧的。

523要求被爱。一一被爱的要求是最大的狂妄。

524对人的蔑视。

——对人蔑视的最不模棱两可的标志是你承认每个人都是你实现目的的手段，或者根本不承认。

525对立出知己。

——谁让人对自己发火，谁也始终有人站在自己一边。

526忘却经验。一谁思考很多，而且实事求是地思考，谁就很容易忘记他自己的经验，但是不会忘记由经验唤起的思想。

527坚持一种主张。



——一个人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因为他很自负地认为是他自己形成了这个主张；另一个人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因为他努力了解了这个主张，为领会了它而感到骄傲：也就是说，两者都是出于虚荣。

528见不得阳光。

——好事像坏事一样害怕见阳光：后者害怕曝光以后痛苦（如惩罚）会随之而来，前者怕曝光以后会兴趣阙如（也就是那种纯粹的自我兴趣，一旦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它就马上停止了）。

529——一天的长度。

——如果你有许多东西要塞到一天里去，那么它就有100个口袋让你去塞。

530暴君天才。——如果灵魂中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非常活跃地想要达到专制统治的目的，并让欲火不断燃烧，那么甚至（政治家、艺术家中）稍有天赋的人也会渐渐变成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自然威力。

531敌人的生存。

——靠和敌人斗争而生活的人有兴趣让敌人生存下去。

532更重要。

——未经解释的不清晰的事情被人认为比得到解释的清晰的事情更重要。

533关于所效之劳的评价。——我们关于某人作为我们所效之劳的评价是按照那人自己规定的价值，而不是根据这种所效之劳本身对我们有什么价值来进行的。

534不幸。一不幸中所包含的褒扬之意（好像感觉幸福就是浅薄、平庸、粗俗的标志似的）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对一个人说"你多幸福啊！"的时候一那人通常会抗议。

535恐惧的幻觉。

——恐惧的幻觉是那种顽皮的猴子一般的小精灵，正当人背负着最沉重的东西时，它跳到了那人的背上。

536无聊对手的价值。

——人们有时只是因为一项事业的反对者总是很无聊才保持对这项事业的忠诚的。

537——一种职业的价值。

——一种职业让我们没有思想；其中有它最大的祝福。因为它是一种防御工事，当普遍的顾虑和担忧袭击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被允许退到

它的后面去。

538才干。有些人的才干似乎小于它实际上的情况，因为他们总是给自己规定了太大的任务。

539青年时代。

——青年时代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在青年时代，任何意义上的创造性都是不可能的，或者不合理性的。

540太伟大的目标。一有些人公开给自己规定了伟大的目标，然后又私下里明白，自己对此是力不从心的，但是他们通常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收回那些目标，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伪君子。

541洪流中。

——强大的水流卷走了许多岩石和树木，强大的智者卷走了许多愚昧糊涂的头脑。

542思想解放的危险。一——一个人认真地打算解放思想的时候，甚至他的激情和欲望也默默地希望从中看到它们的好处。

543精神的体现。一一如果一个人有很多聪明的思考，那么不仅他的面孔，而且他的身体也会获得一个聪明的外观。

544失明失聪。

——视力差的人越来越看不见；听力差的人总是听到一些话外的东西。

545虚荣中的自我享受。——虚荣的人与其说是想要突出，不如说是想要自我感觉突出；因此他不拒绝自我欺骗和智胜自己的手段。他关心的不是别人的看法，而是他对别人看法的看法。

546格外虚荣。

——通常自我满足的人在身体有病的时候格外虚荣，爱好荣誉和恭维。他越丧失自我，就必然越寻求从外部用陌生观点来赢回自我。

547"有才智的人"。

——追求才智的人没有才智。

548给党魁的暗示。——如果说我们可以迫使人们公开表示赞同某事，那么我们通常就已经让他们内在地对此表示赞同了；因为他们想要今后被看成是始终不渝的。

549蔑视。

——更使人敏感的是被别人蔑视而不是被自己

蔑视。

550感激的绳索。——有些奴隶的灵魂对别人

的善举感激到如此地步，以致用感激的绳索勒死了自己。

551预言家的窍门。——为了预先猜出常人的行为方式，你必须假定他们总是以最少量的精神开支来使自己摆脱令人不快的形势。

552惟一的人权。——偏离传统的人是非常事物的牺牲品；保持传统的人是传统的奴隶。两种情况下你都得完蛋。

553比动物还动物。

——如果人笑到了狂笑的地步，那么他就以他的卑劣超过了所有动物。

554——知半解。

——说不了多少外语的人比外语说得好的人更乐意说外语。一知半解者总是很有兴致。

555危险的助人为乐。

——有些人要给人生活上造成困难，其理由只是要在今后把他们自己减轻生活痛苦的处方开给他

们，例如他们的基督教。

556勤奋和认真。——勤奋和认真经常是对手，因为勤奋要从树上摘取酸果子，而认真却让它们过久地悬挂在树上，直到它们掉下来，碰个

稀巴烂。

55了怀疑。

——人们对于不喜欢的人，会试图去怀疑他们。

558没有条件。

——许多人等了一辈子以自己的方式积德的机会。

559没有朋友。

——可以把没有朋友归因于嫉妒和傲慢。有些人只是把他之所以有朋友的原因说成是因为他具备幸运的条件，即他没有嫉妒的理由。

560多的危险。一你多一样才干往往倒不如少一样才干保险：就像桌子有三条腿比有四条腿站得更稳当。

561给别人当表率。一想要树立好榜样的人必须给他的德行加上一点点愚蠢；那时候人们就模仿起来，同时超过了被模仿的人——这是人们所喜爱的。

562当靶子。

——别人关于我们的坏话实际上往往不是针对我们的，而是出自完全不同理由的对一种不快、一种恼火的表达。

563容易听天由命。

——如果你训练你的想像力来把过去

看作很可恨，那你就很少为愿望遭到拒绝而痛苦。

564在危险中。

——当我们避开一辆车的时候，最有可能遭受被轧着的危险。

565与声音相配的角色。

——那些被迫比他们平时（例如在半聋的人面前或者大庭广众面前）更大声说话的人通常夸大他要告知的事情。

——有些人就因为他们的声音最多只适合于说悄悄话而变成了阴谋家、恶毒的诽谤者和诡计多端的人。

566爱与恨。——爱与恨都不是盲目的，但是被它们自己携带的火搞得眼花缭乱。

567唤起敌意的好处。

——不能向世界完全说清楚自己功绩的人就试图给自己唤起强烈的敌意。然后他很感安慰地认为，是这敌意介于他的功绩和对功绩的承认之间——其他一些人设想了同样的事情：这是给他们的影响带来好处的东西。

568 忏悔。

——我们向另一个人忏悔以后就忘记了自己的过失，但是通常另一个人是不会忘记它的。

569 自我满足。

——自我满足的金羊毛保护你不受棍棒之苦，但是对于针刺的烦恼却无济于事。

570 火焰中的阴影。

——火焰本身不如被它照耀的东西那么明亮：智者也是这样。

571 自己的想法。

——当我们突然被问到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第一个想法通常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同我们的等级、地位、出身有关的众所周知的想法；自己的想法很少浮到最上面来。

572 勇气的起源。

——普通人在看不见危险、不注意危险的时候，像英雄一样是勇敢的、不可伤害的。相反，英雄在后背上，也就是说，在他没有眼睛的地方，有他惟一可受伤害的地方。

573 医生身上的危险。——人们必然为他们的医生而生，要不然，人们就毁于他们的医生之手。



574奇迹般的虚荣。

——三次大胆地预言天气并成功的人在灵魂深处有一点相信他自己的预言天赋。我们在奇迹般的东西和非理性的东西恭维我们的自我评价时，我们就承认

它们。

575职业。

——一个职业是生命的支柱。

576个人影响的危险。——感觉自己对另一个人有很大内在影响的人必须完全放开对他的约束，欣然看到偶尔的抵制，甚至造成偶尔的抵制：不然他将不可避免地给自己造就一个敌人。

577承认继承人。

——以无私态度建立了伟大业绩的人总是为教育继承人操心。把他的作品的所有可能的继承人看作他的对手，并生活在针对这对手的防卫状态中，这是专制者、不高尚者的标志。

578——知半解。

——一知半解比全知全能更是常胜的：它了解的事物比实际情况简单，因而使它的主张更可以理解、更有说服力。

579不适合做党徒。一思考很多的人不适合

做党徒：他太快就把党的问题想了个遍。

580糟糕的记忆力。

——糟糕的记忆力的好处在于你可以多次第一次享受同一件好事。

581造成自己的痛苦。

——思想的毫无顾忌经常是一种渴望麻木的不安内心意识的标志。

582烈士。 ~——一个烈士的门徒比烈士遭受更多的痛苦。

583落后于时代的虚荣心。“一有些不必虚荣的人的虚荣心是这样——一个时代遗留下来并大大发展起来的习惯：在这个时代里，他们还没有权利相信自己，他们是从别人那里一分钱或两分钱地把这种自信乞讨来的。

584激情的关键。

——刚要发火或陷入强烈爱情的人达到了灵魂像容器一样快要漫溢的地步，但是必须再加一滴水，即对激情的好意（人们通常也把这好意称作恶意）。只需要这一小滴，然后容器就漫溢了。

585不快的念头。

——人就像树林里的炭窑。只有在年轻人停

止燃烧、炭化了、像炭一样的时候，他们才变得有用。只要他们还在冒着热气、冒着烟雾，他们也许就更有意思，然而却是无用的，而且简直太叫人难堪了。——人类不加爱护地把每一个个人用作加热他们那架大机器的材料，但是如果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人类）都只是用来维护机器，那么机器有什么用呢？机器本身就是目的——这不是人间喜剧 {umana commedia} 吗？

### 586关于生命的时针。

——生命是由最有意义的罕见而个别的时刻和数不胜数的间歇所构成的，在这些间歇中，充其量也只是那些时刻的侧影在我们周围浮荡。爱情、春天、一切美好的旋律、山峦、月亮、大海——一切都只有一次由衷地充分发言的机会：如果事实上真有充分发言机会的话。因为许多人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时刻，自己就是现实生活交响乐中的间歇和休止。

### 587攻击与干预。

——我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激烈地攻击一种倾向、一个政党或一个时代，因为我们碰巧只可以看

到它们肤浅的一面，看到它们失去活力，或者看到它们必然会有的"道德错误"——也许因为

我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其中。然后我们背过身去，寻求相反的方向；但是最好还是寻求强的方面、好的方面，或者在自己身上去培养这些方面。当然，促进生成中的不完美的东西比看透其不完美性并加以拒绝，需要有更锐利的目光和更好的意愿。

### 588谦虚。

——有真正的谦虚（也就是说，认识到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作品）；它很适合伟大的心灵，因为正是伟大的心灵能理解（甚至对它实现的善）完全不负责任的思想。人们不是因为伟人感到自己的力量而憎恨伟人的不谦虚，而是因为他要通过伤害他人、粗暴地对待他人、坐观他人能忍受到什么程度，才体验到自己的力量。通常，这甚至证明了他缺乏可靠的力度感，从而使他人怀疑他的伟大。就此而言，若是聪明地看问题，就应该竭力劝阻他的不谦虚。

### 589一天中思考的第一件事情。

——每天开门红的最佳方法是：一醒过来就考虑是否能在这一天至少让一个人开心。如果这可以被当作对祈祷这一宗教习惯的替代，那么同胞们就在这一改变中得到了好处。

### 590作为最后安慰手段的狂妄。

——如果一个人这样来解释一件不幸，解释他的智力缺陷，解释他的疾病，认为他在

其中看到了他自己被预先规定的命运、他的磨难或者对他以

前所作所为的神秘惩罚，那么他就因此而使自己的本质变得

很有意思，并在想像中凌驾于他的同胞之上。骄傲的罪人是

所有教派中的知名人物。

591幸福的生长。

——紧挨着世界的不幸，而且往往在其火山形成的大地上，人类建造了自己的幸福小花园。你是用只向生存要求知识的人的眼光，还是用自生自灭者的眼光，抑或用因克服了困难而感觉喜悦的人的眼光来观察——在各个地方你都将在不幸的旁边发现有一点幸福生长出来——而且大地越是同火山作用有关，幸福就越多——只是如果说因为有了这种幸福，痛苦本身也就成了完全合理的了，那就很可笑。

592祖先的街。

——如果有人在自己身上继续培养他的父亲或祖父努力发挥的才干，而不彻底另起炉灶，这

是合理的；要不然，他就使自己失去了在某一个行业中成就完满的可能性。所以俗话说："你该走哪条街？——你祖先的街。"

593作为教育者的虚荣和抱负。

——只要一个人还没有成为使人类普遍受益的工具，抱负就会折磨他；但是如果那个目标达到了，如果他必然像一架机器一样为使大家受益而工作，那么也许然后虚荣就要来了；一旦抱负在他身上完成了粗重的工作（使他变得有用），虚荣就将使他在小事上人性化，使他变得更合群、更让人接受、更宽厚。

594哲学新手。

——如果我们分享了哲学家的智慧，那我们走在街上就会感觉到好像被改造了一样，成了一个伟大的人；因为我们尽碰到不懂得这种智慧的人，于是对一切都不得不拿出一个新的不熟悉的裁决：因为我们赞赏一本法律书，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也必须像法官那样行事。

595通过引起反感来让人喜欢。

——更喜欢惹人注目从而令人不快的人，像那些不想惹人注目而想让人喜欢的人一样，渴望着同样的东西，只是在程度上要高得多，并且间

接地，通过一个表面上远离其目标的阶段。他们想要有影响和权力，因此就显示他们的优势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这种优势让人感觉不舒服；因为他们知道，最终取得权力的人，他所说所做的一切几乎都让人喜欢；甚至在他引起反感的方面，他似乎也还是讨人喜欢。

——甚至自由思想家和信仰者也一样，他们要有权力，以便有朝一日通过权力来让人喜欢；如果他们因为自己的信条而受到厄运、追捕、监禁和处决的威胁，他们会很高兴地想到，他们的信条以这样的方式铭刻到人类身上，给人类打上了烙印；尽管生效慢，他们却将此作为一种痛苦然而有力的手段来获取最终的权力。

596交战的理由之类。

——如果一个王公已经作出了要同邻国作战的决定，他就要找出一个交战的理由。他很像把一个今后应该被接受为母亲的女人强加给自己孩子的父亲。有关我们行为的所有公开宣称的动机不几乎都是这种强加于人的母亲吗？

597激情与权利。"没有人比心底里怀疑自己权利的人更充满激情地谈论自己权利的了。通过把激情拉到他的一边，他要使理智及其对事物的怀疑变得麻木不仁：这样他就问心无愧，因而也

在别人那里获得了成功。

## 598清高者的奥秘。

——以天主教神甫的方式抗议婚姻的人将试图从最低最平庸的意义上理解婚姻。同样，拒绝同时代人的尊敬的人将把尊敬这个概念看得很低；因此他消除了想受到尊敬又竭力抗拒而引起的烦恼。此外，在总体上放弃很多的人将在小事上很容易放纵自己。超越于同时代人喝彩之上的人很可能会放弃不了小小虚荣心的满足。

599狂妄的年龄。一在26岁和30岁之间，对于才华横溢的人来说是真正的狂妄期；这是最初的成熟期，还留有一点强烈的酸味。在人们内心感觉到的东西的基础上，人们要求根本没有看到或很少看到这种东西的人表示尊敬和谦恭，并且因为这种尊敬和谦恭一开始没有发生，就用敏锐的耳朵和眼睛在那个年龄的所有产品诸如诗歌、哲学或者绘画、音乐等中都可以重新辨认出来的那样一种眼神、那样一种狂妄表情、那样一种声调来进行报复。年龄较大而且有经验的男人对此微微一笑，他们很感动地回想起这美好年华，在这样的年华中你会对命运让你实际上是那么多却显得那么少的做法感到生气。后来你真的显得更多——但是你却失去了对你是很多的坚定信念：



你一生都会是一个供虚荣取乐的不可救药的小丑。

600虚假然而靠得住。一你在一个深渊边上经过或者在一根方木上越过一条深深的溪流时需要栏杆，不是为了可以扶一下——因为它会倒塌，和你一起掉下去——而是为了唤起你眼睛的安全想像；同样，作为年轻人，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表明了那种栏杆作用的人。确实，如果我们真的在巨大危险中想要依靠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帮助，但是他们给你在附近就可以得到保护的慰藉感（例如父亲、老师、朋友这三种人通常就起这样的作用）。

601学会爱。

——我们必须学会爱，学会与人为善，而且从年轻时候做起；如果教育和机遇不给我们机会来训练这种情感，那么我们的灵魂就会变得干枯，甚至不适合理解充满爱的人们的那种柔情脉脉的虚构。同样，如果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不打折扣的仇恨者，那他就必须学会恨，培养恨：要不然仇恨的苗子就会渐渐枯萎。

602作为装饰的废墟。

——经历许多精神变化的人保留了以前状态的一些观点和习惯，然后这些观点和习惯就像一

点点无法解释的古代遗迹和灰色的墙体凸现在他们新的思想行为中：经常是为了装饰整个地区。

603 爱与尊敬。一爱是渴望，畏惧是回避。这就是你之所以不可能同时或至少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受到同一个人的爱和尊敬的原因。因为尊敬者承认权力，也就是说，他畏惧它：他的状态是敬畏。可是爱不承认权力，不承认任何有区别、有高低、有上下之分的东西。因为爱不尊敬，所以沽名钓誉的人就明里赞成暗里反对被人爱。

604 有利于冷漠者的偏见。

——迅速热起来的人会很快冷下来，因此总体上来讲是靠不住的。所以，对于所有那些始终冷漠或者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就有一种有利的偏见，认为这些人是个特别值得信赖的可靠人士：人们把他们同那些热得慢、保持得长久的人搞混了。

605 自由观点中的危险倾向。

——偶尔热中于自由观点，这会给你一种刺激，就像一种皮肤瘙痒；如果你更多地屈服于它，那你就开始在那个地方抓痒，直到最后，出现了一个被挠破的疼痛的伤口，也就是说：直到自由观点开始在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上扰乱和折磨我们。

606对深沉痛苦的渴望。

——当激情过去时，它在身后留下了一种对自己的深沉渴望。还在消失过程中，它就向我们投来诱惑的目光。被它的鞭子抽打一定还有一种快乐哩！相比之下，比较适度的感觉显得很乏味；同平淡的快乐相比，人们越来越愿意要更为强烈的不快。

607对他人和世界感到恼火。

——当我们那么经常地将自己的恼火发在他人身上而同时又感觉这恼火原本是冲着自己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求蒙蔽和欺骗自己的判断：我们想要通过别人的过失和缺陷来推导性地说明这种恼火的理由，从而对自己视而不见。

——在宗教上很严格的人对待自己就是一位无情的法官，同时他们在背后说人类坏话一般也最多：从来没有一位把罪保留给自己、把德保留给他人的圣人活在世上过：这和那种按照菩萨的准则在人们面前掩藏起自己的善、只让人们看见他的恶的人同样少见。

608因果混淆。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寻找着符合我们气质的准则和学术观点，以至于最终显得好像这些准

则和学术观点创造了我们的性格，赋予它坚定性和可靠性，然而恰恰相反。似乎我们的思想和判断应该在事后被变成我们的本质之因，可事实上，我们的本质是我们之所以如此这般思考和判断的因。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要有这场几乎无意识的喜剧呢？是惰性和懒散，尤其是那种虚荣的愿望，它们想要被彻头彻尾地虚构为坚定地在本质上和思想上是同质的：因为这为我们赢得了尊敬，给予我们信任和权力。

609年龄和真实。一年轻人喜爱最有趣的奇特的东西，是真是假倒无所谓。比较成熟的人喜爱真实的东西，真实、有趣、奇特的东西。完全成熟的人最终喜爱甚至表面上朴实无华、简单淳朴让普通人感到枯燥无味的真实，因为他们注意到，真实倾向于以淳朴的面孔说出它最高的精神财富。

610作为拙劣诗人的人。

——就像拙劣的诗人在诗行的第二部分以思想来就韵律一样，人通常在后半生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他们在寻找着同他们早先生活中的行为、态度、关系相适合的行为、态度、关系，以至于外表上一切都很和谐。然而他们的生活不再由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所支配，不再总是受到新的影

响，而是有一种意图取代了思想，要寻找一种韵律。

## 611枯燥与游戏。

——需要迫使我们工作，工作的收获使需要得到了满足；需要的一再重新唤醒，使我们习惯于工作。但是，在需要得到满足处于近乎休眠状态的间歇，我们突然感到很无聊。怎么回事？这完全是工作习惯使然，现在它自己成了新的额外需要；某人越习惯于工作，也许某人越因需要而遭受痛苦，那么这工作习惯就越坚定不移。为了避免枯燥无味，人类要么超强工作，超过他们通常需要所要求的范围；要么发明游戏，也就是说，工作除了满足那种总体工作需要以外，不满足任何别的需要。谁要是厌倦了游戏，没有理由为了新的需要而工作，谁有时就会突然感到有那种想达到第三种状态的要求，这种状态同游戏的关系就像飘逸同跳舞的关系以及跳舞同行走的关系一样——追求一种极乐的宁静的动态：这是艺术家和哲学家关于快乐的幻想。

## 612图片教育。

——如果我们注视自己从儿童时代后期到成年时期的一系列图片，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成年人和儿童更相像，和青少年倒不那么相像。也就

是说，也许按照这样的事情过程，其间出现了一种对基本性格的暂时疏离，而成年人集积的力量又重新战胜了这种疏离。这种洞察和另外一种洞察是一致的。另外一种洞察认识到，在青年时期把我们东拉西拽的激情、教师、政治事件等的所有那些强烈影响似乎后来又回复到一个固定的范围内：无疑，它们继续活在我们身上，并继续产生影响，但是基本感受和基本观点占据了上风，利用它们作为力量的源泉，而不再像我们20多岁时的情况那样，作为调节器。于是成年人的思想和感受似乎重又和儿童的年龄相一致——而这种内在的事实又在上面对的外在事实中表现出来。

### 613年龄的声调。

——年轻人用来说话、赞扬、责备、创作的口气使年长者不快，因为声音太响亮，而同时又很沉闷、很不清楚，就像穹隆底下的声音，在空旷中获得了一种这样的声音强度；因为年轻人思考的大多数东西不是从他们自己天性的充裕中流溢出来的，而是对他们周围被思考、被谈论、被赞扬、被责备的东西的附和与回响。但是，因为（爱好与厌恶的）感觉在他们身上回响的程度要比这些感觉的理由强烈得多，于是当他们重又大声

说出他们的感觉时，那种沉闷而有回声的声音就出现了，它表明理由的缺失或不足。比较成熟的年龄的声音是很严厉的、断断续续的、响亮程度适中的，像所有清楚表达的声音一样，传播得很远。最后，老年经常给声音带来某一种温和与宽容，几乎像给它撒上了糖一样：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温和与宽容也使声音变得酸溜溜的。

614带后的人与未雨绸缪的人。一那些令人不快的人，他们充满着不信任，带着妒忌来感受竞争者和邻人的一切幸运成就，对不同意见粗暴无理、暴跳如雷，这种性格表明，他们属于文化的一个早期阶段，也就是说，是一种残余：因为他们用以同人交往的方式对于一个有动武权的时代的状况是非常恰当和合适的；这是一种滞后的人。另一种人大量分享别人的快乐，到处都赢得朋友，充满爱心地感受一切成长与生成中的东西，共同享有他人的荣誉和成就，不要求拥有单独认识真理的特权，而是满怀着一一种谦虚的猜疑——这是一种未雨绸缪的人，正迎向一种更高的人类文化。那种令人不快的人出自人类交往的原始基础仍有待于建立的时代，另一种人则生活于其最高层，尽可能远离被关在文化基础之下的地窖里的狂躁地嗥叫的野兽。

615癔病患者的安慰。

——如果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暂时在癔病中受到自我折磨，那么他会安慰自己说："这寄生虫正是靠着你自己伟大力量的喂养成长起来；如果力量小一点，那你就会少受点苦。"政治家如果有嫉妒和复仇感，一句话，有那种他作为国家代表必然有这方面天赋的"所有人反对所

有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的情绪偶尔侵入到他的个人关系中，使他的生活变得沉重，那么他也会说同样的话。

616疏离现在。

——一下子比较遥远地疏离自己的时代，有如脱离这时代之岸被驱赶回从前的世界观的大洋中，这是有好处的。从那里朝海岸看，我们第一次眺望其全貌；如果我们再靠近它，就有优势比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海岸的人更好地全面了解它。

617在个人的缺点上播种和收获。

——卢梭那样的人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弱点、缺陷和恶习，差不多把它们当作自己才华的肥料。如果他哀叹社会的腐化堕落是文化的可恶结果，那么这是立足于\_种个人经验；经验的苦



涩使他的总体谴责变得很尖锐，并给他射出的箭头上涂上了毒药；他首先减轻自己作为个人的负担，想要寻找一种药物，可以直接造福于社会，然而也间接地通过社会造福于他自己。

618有哲学头脑。

——通常我们力争对所有的生活处境和

(①这是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1588—1679）的名言。

事件抱有一种感情姿态、一种观点——我们尤其将此称为有哲学头脑。但是为了丰富知识，也许不是以这种方式使自己千篇一律，而是聆听从包含着各自观点的不同生活处境发出

的轻微声音，会有更高的价值。于是，由于我们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个人，我们就对许多人的生活和本

质有了认识的兴趣。

619在轻蔑之火中。

——如果我们首先敢于表达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被认为对怀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可耻的，那么这是迈向独立自主的新的一步；这时候，甚至连朋友和熟人通常也会变得担心起来。甚至才华横溢的人也必须经历这场火；在此之后，他才更

加真正属于他自己。

620牺牲。——要是有选择，我们宁愿要一个大的牺牲，而不要小的牺牲：因为我们通过自我赞赏而对大的牺牲作出

了自我补偿，而在小的牺牲中，我们就不可能对自己做到这一点。

621作为手段的爱。

——谁想要真正认识新事物（无论是一个人、一件事、一本书），谁就得尽可能带着所有的爱来对待这新事物，让眼睛迅速避开所有他感觉在这问题上有敌对倾向、虚假倾向和失体统的东西，甚至忘记这一切，以至于我们，比方说，给予一本书的作者领先的地位，就像在赛跑中一样，简直是心脏怦怦地跳动着期待他达到终点。因为这样做，我们能一直深入到新事物的核心，深入到它的运转中心：这才叫认识它。如果我们走到了那么远的地步，理智接下来就要作出它的限制；那种过高的评价和那种批评钟摆的暂时悬挂，只不过是为一件事物的灵魂引诱出来的手段。

622把世界想得太好或太坏。

——无论我们把事情想得太好或太坏，我们

总是有这样的优势，可以收获更高的乐趣：因为如果事先想得再好，那么我们通常是在事物（经验）中放入了比事物中的实际含量更多的甜蜜。而一个事先想得太坏的想法，则引起一种令人愉快的失望：那种本身就存在于事物中的愉悦通过惊喜的愉悦而获得一种增长。

——顺便说一句，一种阴暗的秉性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形成一种相反的经验。

623深藏的人。

——有些人的力量体现在印象的加深当中——我们通常把他们称作深藏的人——在所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他们都相当冷静坚定：第一印象还很平平，然后它才变得深刻。但是，早就预见到的期待中的事或人最令这样的人激动不已，使他们在这种事或人最终到来的时候几乎心不在焉。

624与更高的自我交往。——每个人在找到了他更高的自我时，会整天兴高采烈；真正的人性要求我们只是按照这种状态，而不是按照不自由的受奴役的工作日来评价某个人。例如，我们应该根据一个画家能够看到和描绘的最精彩的幻象来评价和推崇他。但是，人们同自己这种更高

的自我打交道的方式非常不同，经常就是他们自己这些角色的演员，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刻是什么身份，他们在后来就一再加以模仿。有些人生活在羞怯中，在他们的理想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又想加以否认：他们害怕他们更高的自我，因为它一说起话来就非常苛求。此外，它有一种来去无常的幽灵般的自由；因此它经常被称为诸神的赠品，而实际上，所有其他东西都是（或然性之）诸神的赠品：但这一个却是人自己。

625孤独的人。一有些人如此习惯于自我独处，以至于他们完全不和他人相协调，而是在一种安静平和的情绪中，同自己谈得很投机，甚至笑呵呵地继续编织着自己独白式的生活。但是如果你要让他们同别人相协调，他们就倾向于冥思苦想地低估自己，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被迫首先重新向别人学习一种对自己的良好公正的看法，甚至从这种学来的看法出发，他们也总是一再地想要减去些什么，压低点什么。

——所以你得允许某些人独处，不要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可笑到因此而同情他们的地步。

626没有旋律。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总是立足于自己的

内心，总是和谐地安排好自己所有的能力，以至于任何定下目标的活动都和他们相抵触。他们就好像一曲音乐，完全由拖长的和谐的和弦所构成，哪怕连一个有一定结构的活跃的旋律的起奏都没有出现。所有来自外部的运动都只是在于让小船马上在和谐的悦耳音调之海上重新获得平衡。现代人通常在碰到这样的人时将极不耐烦，你不可说他们是无，他们是在生成无。但是在个别情绪中，他们的样子引发了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要有旋律？当生活平静地反映在一个深深的海洋中时，我们为什么不满足？——中世纪比我们的时代更富于这样的人。我们现在要碰到一个能这样真正平静愉快地在窘困中继续自我独处的人是多么难得啊！这个人会像歌德一样对自己说："最好的东西是深深的寂静，我在其中面对世界生活、成长，并赢得他们用火与剑无法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

## 627生活与经验。

——如果我们注意到有些个人知道如何同他们的经验——他们平淡无奇的日常经验——打交道，以至于他们变成了一块一年有三次收成的可耕地；而另一些人——不知有多少——则被驱赶着经历最激动人心的命运波涛，经历最形形色

的时代潮流和民族潮流的浪潮，却始终像软木塞一样轻飘飘地待在最上面。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人类分成少数（最少数）和多数，少数的是那些懂得少中求多的人，多数的是那些懂得多中求少的人；真的，人们会碰到那种相反的巫师，他们不是从无中创造出世界，而是从世界中创造出无。

### 628游戏中的认真。

——在热那亚的黄昏时分，我听到从一座钟楼上传来一阵长长的组钟乐声：它就是不停下来，像对自己不满足一样，发着清脆的声音，盖过了街上的嘈杂声，升入夜空和海风中，如此恐怖，同时又如此稚气，如此忧郁。这时我想起柏拉图的话，并一下子在心中感受到这些话：一切人性的东西全都不值得十分认真地对待；然而……

### 629关于信念与正义。

——人类带着激情所说、所许诺和所决定的事情，事后要冷静而实事求是地加以维护——这个要求属于压迫人类的最沉重的负担。不得不承认发怒的结果，承认烈火般复仇的结果，承认热情地献身于全部未来的结果——这会激起一种对这些情感的怨恨，正是这些情感到处成了偶像崇

拜的对象，尤其是艺术家在促进着这种偶像崇拜，而对这些情感的偶像崇拜越强烈，对这些情感的怨恨也就越大。艺术家大力培育对激情的估价，而且总是这样做的；当然，他们也赞美一个人自己保存起来的激情的可怕满足；赞美那种造成死亡、肢解、自愿流放等后果的复仇冲动；赞美那种伤心的听天由命。总之，他们念念不忘对激情的好奇，好像他们要说："没有激情，你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经历到。"——因为我们发誓要忠诚，也许是忠诚于神这样一种虚构的存在，因为我们在让我们着迷并让那种存在显得值得拥有任何一种崇拜和任何一种牺牲的盲目的疯狂状态中，将我们的心献给一位王公、一个党、一个女子、一个修士会、一位艺术家、一位思想家——难道我们就无法解脱地牢牢捆绑在一起了吗？我们这时候真的没有欺骗自己？这难道不是一种有条件的许诺？其前提条件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使其神圣化的那些存在实际上就是那些出现在我们想像中的存在。此外，我们必须忠诚于我们的错误，甚至当我们洞见到这样的忠诚有害于我们更高的自我时也这样吗？——不，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没有这样一种义务；我们必须成为叛徒，必须不忠诚，必须一再放弃我们的理想。不

造成这种变节的痛苦，甚至不再遭受这种痛苦，我们都不会从一个生活时期跨入另一个生活时期。我们有必要避免这些痛苦，防备我们的感情冲动吗？那么世界不会变得对我们来说太荒凉、太阴森恐怖吧？我们更愿意问我们自己，在信念转折点上的这些痛苦是否必要，或者它们是否取决于一种错误的主张和评价。

——为什么我们崇拜忠诚于自己信念的人，而藐视改变自己信念的人？恐怕答案必然是：因为每个人都定，只有比较平平的好处和个人恐惧形成的动机才会引起这样一种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相信，没有人会改变他的主张，只要这些主张对他有好处，或者至少只要它们不给他带来损害。但是，即使情况如此，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对所有信念的理智方面意义的不利证明。让我们测试一下，信念是如何产生的，看一看它们是否被大大地过高估计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甚至信念的改变在所有情况下也都是按照错误的尺度来衡量的，我们至今为止往往为这种改变遭受了太多的损害。

630信念就是相信在某一个知识点上占有绝对真理。相信这一点，其前提就是：绝对真理是存在的；同样，达到绝对真理的完美方法已经找



到；最后，有信念的每一个人都在利用那些完美的方法。列举的所有这三种前提马上证明，有信念的人不是有科学思维的人；他站在我们面前，理论上还处于天真无邪的年代，不管他在其他方面会有多么成熟，终究是个孩子。但是几千年生活在那种稚气的假设中，从中流溢出最强大的人类力量源泉。无数为信念而牺牲的人认为他们是为绝对真理而作出牺牲的。他们全都错了：也许还从来没有一个人为真理牺牲过；至少他的信仰的教条主义表达会是

不科学或半科学的。不过，实际上人们想要有理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得不有理。让人夺走自己的信仰，这也许意味着对他的永恒的幸福产生怀疑。在这样一件有着极端重要性的事情中，"意志"可是太可以听得到的理智的提示者。任何方面的任何一位信仰者的假设是不可能受到反驳的；即使反对的理由表明为非常强烈，他们一般地诋毁理性，也许甚至将"因为它荒谬，所以我相信它"(*Uredo quia absurdum est*)树立为极端狂热信仰的旗帜。这不是使历史如此充满暴力的观念之争，而是对观念的信仰之争，也就是说，信念之争。要是所有那些如此看重自己信念，为信念作出各种牺牲，毫不吝惜荣誉、肉体 and 生命来为

信念服务的人只把他们一半的力量奉献于调查他们凭什么要执著于这个或那个信念，他们是从什么途径达到这样的信念的，那么人类历史看上去就会有多么温和！还会有多少东西要被认识！对异教徒的各种迫害中所有那些残酷的场面，在我们看来是可以避免的，有两个理由：其一是因为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官们首先会在审讯官中间进行审讯，会超越那种要捍卫绝对真理的狂妄；其二是因为异教徒们自己在调查之后，不会再给予所有宗教教派和"正教"的信条之类如此毫无根据的那一套以进一步的关注。

631从人们习惯于相信自己拥有绝对真理的时代产生出一种对在任何知识问题上的所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深深感到不舒服的感觉；人们通常选择无条件地献身于权威人士(父亲、朋友、教师、王公)所拥有的一种信念，如果人们不这样做，就会有一种良心的谴责。这样的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结果并不给你强烈谴责人类理性发展的权利。但是，人类的科学精神必然渐渐地产生那种谨慎克制的德行，那种明智的适可而止，这在实际生活领域比在理论生活领域更有名，例如，歌德在安东尼奥①身上就描写过这种情况，作为所有的塔索们，也就是说，那些不

科学的同时不务实的人们的怨恨对象。有信念的人内心中有一种不理解那种谨慎

①安东尼奥和下文的塔索都是歌德诗剧《塔索》中的人物。

思维者和那种理论的安东尼奥的权利；相反，科学的人没有权利因此而责备有信念的人：他对有信念的人视而不见，此外他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有信念的人还将紧抱住他，就像塔索最终对安东尼奥所做的那样。

632那种没有体验一下各种各样的信念，只是停留在一开始就被缠在其网中的那种信仰中的人，就因为这种不可变性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落后文化的代表；与这种缺乏教养（教养总是以可教性为前提的）相一致，他是强硬的、无理性的、不可教的、不宽厚的，是一个永久的怀疑者、一个毫不迟疑地抓住任何手段贯彻自己主张的人，因为他根本无法理解竟然还有别的主张；在这一方面，他也许就是力量的源泉，在变得太无拘无束、太松弛的文化中甚至还有疗效，不过是因为他强烈地激起别人的反对：因为那样，不得不和他斗争的新文化的比较娇嫩的机体本身也会变得强壮起来。

633我们本质上还是和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一

样的人类，怎么就该不一样呢？只是我们不再允许自己使用某些手段，靠它们来帮助我们的见解获胜，这使我们在那个时代显得很突出，并且证明，我们属于一种更高的文化。那种现在仍然以宗教改革时代的人的方式怀疑地、怒不可遏地反对和镇压各种主张的人清楚地表明，如果他生活在别的时代，他就会烧死他的对手；如果他是宗教改革的对头，他会最终乞灵于宗教裁判所的一切手段。当时这种宗教裁判所是理性的，因为它只是意味着不得不对整个教会领域实施的一般性戒严状态，也就是说，像任何一种戒严状态一样，在教会的人拥有真理、为了拯救人类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和任何牺牲来捍卫真理的前提（我们现在不再和那种人共同拥有这一前提）下，它有可能使用最极端的手段。但是，我们现在不再会这么轻易地承认任何人拥有真理：严格的研究方法传播了足够的不信任和谨慎，以至于每一个以粗暴言行鼓吹各种主张的人会被感觉是我们现在文化的敌人，至少是一个落伍者。事实上，认为自己拥有真理的那种激情，同不知疲倦地改变思想方法、开始新的磨炼、当然也比较温和比较无声响地追求真理的激情相比，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634顺便说一下，按一定方法对真理的追求，

其本身就是信念与信念之间互相有争论的那些时代的产物。如果个人不关心他的"真理"，也就是说，不关心他是否始终正确，那就根本不会有研究方法；在各种个人要求拥有绝对真理的永恒斗争中，人们一步一步走得更远，为的是要找到不可辩驳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可以使他们那些要求的合理性得到检验，使争论得到调解。首先人们根据权威来做决定，后来人们互相批评用以发现所谓真理的方法和手段；在这中间有一个人们因为对手的信条而承担后果的时期，人们也许把这些后果虚构为有害的、让人颓丧的，然后每个人经过判断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手的信念中包含着一个错误。最后，思想家的个人斗争如此加强了方法，以至于真理真的可以被发现以及先前方法的迷途被暴露在每个人的眼前。

635总的来说，科学方法至少是和任何一种其他结果同样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科学精神是建立在对方法的认识上的，科学的所有结果在那些方法不存在时都不能阻止迷信和胡说八道的重新得手。也许有修养的人会尽可能多地了解科学的成果，但人们总是从他们的谈话中，尤其从谈话中的假设里注意到他们缺乏科学精神：他们没

有那种对错误思维方式的本能怀疑，这种怀疑作为长期实践的结果，在每一个有科学态度的人心灵中扎下了根。对于他们来说，发现关于某一事物的任何一种假设就足够了，然后他们就对这假设风风火火，认为事情就此做完了。在他们那里，拥有一种主张就意味着：对它疯狂，并从此以后将它作为信念留在心上，念念不忘。遇到一件未得到解释的事情时，总是头脑里刚一出现一个看上去像是对这一事情的解释的念头，他们就激动起来：由此而不断产生最糟糕的后果，尤其在政治领域。

——因此，现在每个人至少应该从基础开始了解一门科学，然后他才会知道方法是什么意思，以及最极端的审慎是多么必要。尤其应该将这个忠告给予妇女，她们现在不可救药地是所有假设的牺牲品，尤其是当这些假设给人留下有修养、吸引人、令人振奋、令人有力度感的印象时。事实上，更仔细地观看时，人们会注意到，所有受过教育的绝大多数人现在仍然渴望从一个思想家那里得到信念，只有信念；只有极少数人想要有确定性。前者想要变得十分神往，以便因此而使自己实现一种力量的增长；作为后者的这极少数人有着无视个人优势，甚至无视上述力量

增长的事实兴趣。有一种地方，思想家在那里表现得像是天才，也自称为天才，也就是说，像一个应该有权威的更高存在物洞察秋毫一样。就在这种地方，到处都指望着那个极其占优势的阶级。因为那种天才维持对信念的热烈感情，唤醒对小心谨慎而又谦虚的科学意识的怀疑，所以他是真理的敌人，无论他多么相信自己是真理的追求者。

当然，也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天才，即正义的天才；我完全无法作出决定，认为这种天才低于任何一种哲学的、政治的、艺术的天才。它的方式就是以发自内心的恶感避免所有迷惑和混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的东西；它因此就是信念的敌人，因为它要给每一件事物自己真正的属性，无论它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真实的还是想像的——要这样做，它必须真正认识这事物；所以它让每一事物尽量显示其最大的优点，然后以细心的眼光来回检查。最终它甚至将给予它的敌人，即盲目的或短视的"信念"（男人这样称呼它~^女人那里它叫做"信仰"）以信念的真正属性——为了真理的缘故。

637从激情中产生主张；精神的惰性让这些主张僵化成了信念。

——然而谁要是感觉自己有自由的、永远生气勃勃的精神，谁就可以通过不断的改变阻止这种僵化；如果他从整体上讲是一个会思考的雪球，那么他在头脑里将根本不会有主张，而只有确定性和精确权衡过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这些有着混合本质的，一会儿被火烧得通红，一会儿被理智彻底冷却的人想要跪倒在正义面前，她是我们承认的惟一高于我们的女神。我们身上的火通常使我们不公正，从那位女神的意义上讲，是使我们不纯洁；我们绝没有权利在这样的状态下握住她的手，她的满心欢喜的庄重微笑也绝不会落到我们身上。我们把她作为我们生活的蒙着面纱的伊希斯来崇拜；当火要燃烧并耗尽我们的时候，我们羞愧地将我们的痛苦作为赎罪品和牺牲品献祭给她。是精神拯救了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完全燃尽，变成焦炭；它不时将我们从正义的祭坛上拽开，或者将我们裹在石棉织物中。从火中被拯救出来以后，我们然后就被精神驱使着，从主张走向主张，经历党派的更迭，作为可以被背叛的一切事物的高贵的背叛者——然而没有负罪感。

638漫游者。

——只是部分达到理性自由的人在大地上除



了感觉自己是一个漫游者以外，不会有别的感觉——不是作为一个走向最终目标的旅行者：因为不存在最终目标。但是，他确实想要睁大眼睛看一看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一切；因此他没有权利将他的心太实在地拴在所有个别事物上；在他自己的内心中一定有喜欢变化和暂时性的漫游着的东西。当然，不祥的夜晚会来到这样一个人面前，当他很疲倦的时候，却发现本来应该为他提供歇脚处的城市的大门紧锁着；此外还可能：沙漠像在东方一样，一直伸展到大门前，食肉动物时远时近地嗥叫着，狂风刮起，盗贼牵走了他的役畜。这时候对他来说，可怕的夜幕就像又一个沙漠一样降临在沙漠上，他的心厌倦了漫游。然后早晨的太阳在他面前升起，红彤彤地像一位愤怒之神。城门打开，他在这里的居民的脸上也许比在城门前看到了更多的沙漠、污秽、欺骗和靠不住——白天几乎比夜晚更糟糕。这大概就是漫游者曾经遭遇的事情；但是作为补偿，然后才有了其他地区和其他日子的充满欢乐的早晨。在晨曦中，他已经看见山区的云雾中成群结队的繆斯们在离他身边很近的地方翩跹而去；接下来，当他在上午心态的安宁中文静地走到树下时，在树梢和树叶遮蔽的藏身处有纯粹的好东西和光闪闪的

东西朝他扔过来，这是在山中、森林中以及孤独中的自由自在的所有那些自由精灵的礼物，它们像他一样，以它们一会儿欢乐一会儿沉思的方式，既是漫游者，又是哲学家。诞生于清晨的神秘中，它们正思考着在钟敲第十下和第十二下之间，白天怎么才能有一张如此纯粹的、容光焕发的、姣好开朗的面孔——它们寻求着上午的哲学。

在朋友们中间



## 第二卷

序

第一章 见解与箴言杂录

第二章 漫游者和他的影子























# 第一章 见解与箴言杂录

## 1致哲学的绝望者。

——如果你们至今为止相信生命的最高价值，现在又感觉自己很绝望，那么你们就得马上以最低价把它抛售掉吗？

2变娇弱。一你会在理解力的敏锐程度上变娇弱：同不明朗的人、朦朦胧胧的人、努力谋取的人以及预感预知的人打交道将是多么令人恶心！你们永远在拍击翅膀，永远在做捉人游戏，却飞不了、捉不住，结果多么可笑，但是并不可乐！

## 3现实的追求者。

——最终发觉自己非常长久、非常大地遭受了愚弄的人，由于气不过，甚至会拥抱最丑陋的现实：以至于如果从整体上来看待世界进程的话，最丑陋的现实在任何时候拥有的都是最美好的追求者——因为最好的人总是最长久、最彻底地受到欺骗。

## 4自由精灵的进步。

——你不可能比回想起那样一句话的时候更好地把以前的自由精灵和现在的自由精灵之间的

区别说清楚。而要承认和说出这句话来却需要上一世纪的全部无畏，尽管如此，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这句话还是降格为一种无意的天真——我指的是伏尔泰的那句话："相信我，朋友，错误也有错误的功劳。"(croyez moi mon ami l'erreur aussi a son merite)

## 5 哲学家的一种原罪。

——哲学家任何时候总是通过把人类检验者（道德家）的主张看作是无条件的，通过把那些道德家认为只是将就一下的指点或干脆就是受时间地点限制的真理证明为具有必然性的东西，从而将道德家的主张窃为己有及加以败坏——他们正是想要通过这样的做法来使自己高于道德家。于是人们将发现道德家提出的通俗格言是叔本华关于意志优先于理智、性格的不可改变性以及快乐（按照他的理解，所有的快乐都是错误）的否定性的著名学说的基础。"意志"一词被叔本华改造成许多人类状况的共同标志，并插入到语言缝隙中去，只要他是道德家，它就对他自己大有好处——因为他现在可以自由地谈论"意志"，就像帕斯卡曾经谈论它那样——叔本华的"意志"在其倡议者手下，被哲学家一般化概括的狂热锻造成了科学的灾难：因为如果断言说自然中的所有事物



都有意志，那么这种意志就被变成了一种诗的隐喻；最终，为了在各种神秘的胡闹中达到应用的目的，它被滥用成一种错误的具体化——所有时髦的哲学家都模仿着说，好像一清二楚地知道：所有事物都有一个意志，所有事物甚至就是这一个意志（根据人们关于这种"全一意志"所做的描绘，这种意志包含着这么多的意思，好像人们想要把这愚蠢的魔鬼彻底变成上帝）。

## 6反对幻想家。

——幻想家在自己面前否认实情，说谎者只在他人面前否认实情。

## 7与光为敌。

——如果你让某人明白，严格地来理解，他从来无法谈论真理，而始终只是在谈论可能性及其程度，那么你通常就会从被如此告知的人那种毫不掩饰的喜悦中发现，人们多么偏爱精神地平线的不确定性；在他们灵魂深处，他们由于真理的确定性而多么憎恨真理。

——这是由于他们自己全都在暗地里害怕真理之光有一天会太明亮地照射到他们头上吗？他们想要是某种东西，难道你就可以因此不确切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吗？或者这只是在太明亮的光面前的一种怯懦，对于这种光，昏昏沉沉的很容

易被搞得眼花缭乱的蝙蝠般的心灵是不习惯的，所以它们才不得不恨这种光吗？

8基督徒的怀疑。

——曾经问了 "真情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彼拉多①，现在人们很乐意把他说成是基督的辩护者，以便将已认识和可认识的一切怀疑为假象，并在可怕的"不可知"的背景上竖起十字架。

9 "自然法则"：一个迷信之词。

——当你们如此心醉神迷地谈论自然中的规律性时，你们必定要么认为自然界万物都会自由而服服帖帖地遵循它们的规律——s这种情况下，于

①彼拉多（？一？），罗马犹太巡抚，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

死在十字架上。

是你们就赞美自然的道德；要么着迷于一位有创造性的机械师的想像，他制作了有高度艺术性的钟表，上面有活的生命作为装饰。

——自然的必然性由于"规律性"的说法而变得更有人性，成了神话梦想的最后一个避难所。

10沉溺于历史。

——面纱哲学家和世界遮蔽者，也就是

说，所有粗细质地的形而上学家，当他们开始怀疑"整个哲学从现在起沉溺于历史"这一命题的正确性时，都患上了眼痛、耳痛和牙痛病。由于他们的疼痛，对于他们朝这样说话的人扔石头和垃圾的行为，是应该可以原谅的，但是这命题本身会因此而有一阵子变得肮脏而不堪入目，并失去

效应。

11理智的悲观主义者。

——真正的精神上的自由人也将自由思考精神本身，将不会对自己隐瞒有关精神起源和倾向方面的一些可怕事情。因此，也许别人将把他称作自由精灵最讨厌的对手，并辱骂他，耸人听闻地称他为"理智的悲观主义者"：他们不习惯于根据某人突出的长处和德行来称呼他，而是根据他身上他们最感陌生的东西来称呼他。

12形而上学家的行囊。

——对于所有那些如此自吹自擂地谈论他们的形而上学的科学性的人，我们应该根本不予理睬；扯一扯他们有点儿害羞地藏在那捆东西就足够了；如果你成功地掀开那捆东西，那种科学性的结果就暴露无遗了，他们也不得不脸红起来：一个小可爱的上帝，一种迷人的不朽，也

许还有一点招魂术，总之是一堆纠缠不清的穷人和罪人的不幸以及法利赛人的自大。

### 13知识偶尔也有害。

——对真的无条件探索所带来的有用性，不断在上百个方面得到新的证实，以至于人们必须无条件地忍受个人为了有用的缘故而不得不遭受的那种比较微妙、比较罕见的损害。我们无法阻止化学家在试验中偶尔中毒或烧伤。

——适用于化学家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整个文化：顺便说一下，由此清楚地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即文化得花多大的力气，在烧伤时设法搞到药膏，还要常备解毒药。

### 14腓力斯人的必需品。

——腓力斯人认为最需要有一块形而上学的紫色布片或头巾，根本不让它拿掉：而没有这样的装饰品，他还显得少可笑一点。

### 15狂热者。

——狂热者以他们为其福音或其主人所说的一切好话来为他们自己辩护，他们也俨然表现得像一个法官(而不像一个被告)，因为他们不由自主地几乎每时每刻都被提醒说，他们是例外，他们不得不宣布自己的身份为合法。

16好东西引诱你的生活。

——所有好东西都是生命的强有力的兴奋剂，甚至每一本因反对生活而写的好书亦如此。

17历史学家的幸运。

——"当我们听到钻牛角尖的形而上学家和隐秘世界的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其他人当然感觉到，我们是'精神上的穷人'，但是我们也感觉到，我们的世界是有春夏秋冬之变的天国，而他们的世界则是隐秘世界——有着灰色的、寒冷的、无尽的云雾和阴影。" 一个走在早晨阳光中的人这样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历史在其身上不仅一再改变了其精神，也一再改变了其感情的人，他同形而上学家形成对照，很幸运地在心中不是怀着"一颗不朽的灵

魂"，而是怀着许多会死的灵魂。

18三种思想家。

——有涌流的、流淌的、滴落的矿泉；相应地也有三种思想家。外行根据水流量来估量它们，行家按照水的成分，也就是说，恰恰是按照它们当中不是水的东西来估量它们。

19生活画像。

——为生活画像的任务，无论诗人还是哲学

家都会经常地提出来，但总归是无意义的：即使在最伟大的画家一思想家手下，也始终只有出自一种生活，也就是说出自他们生活的画像和小画像出现一任何别的东西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一种生成物不可能作为不变的、持久的事物，不可能作为一种"这一个"反映在生成过程中。

20真理不要神在自己周围。

——相信真理是从怀疑所有那些至今被相信的真理开始的。

21在要求沉默的地方。

——当人们谈论自由精灵的事情像谈论在冰川和冰海上进行高度危险的漫游一样时，那些不想这样做的人就会受到冒犯，好像人们在责备他们怯懦和优柔寡断。我们觉得不能胜任的难事，甚至不应该当着我们的面说出来。

22坚果中的故事（Historia in nuce）。

——我听说过的最严肃的讽刺模仿是这样的："太初无道，无道与上帝同在！

无道就是上帝（神圣的）。"①①见《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

就是上帝。"

## 23不可救药。

——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他被逐出天堂，他就从地狱中找出自己的理想。让他幻灭吧！瞧吧！——他将以不久以前拥抱他的希望时所用的同样热情来拥抱这种幻灭。因为他的倾向属于伟大的不可救药的人性倾向，所以他能够导致悲剧命运，然后成为悲剧题材：因为悲剧恰恰同人的命运与性格中不可救药的、必然发生的、不可逃避的东西有关。

## 24作为戏剧演出之继续的喝彩本身。

——容光焕发的眼睛和慈样的微笑是给予这整出伟大的世界与生存喜剧的那种喝彩——可同时又是目的在于诱惑其他观众喊一声“喝彩啊，朋友们（*plaudite amici*！）的喜剧中的喜剧。

## 25勇于让人感到枯燥无味。

——谁缺乏勇气让人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很枯燥无味，谁就肯定无论在艺术还是在科学中都不是第一流的人物。

——可是一个思想家的嘲弄者在看了一眼世界和历史以后加上了一句：“上帝就缺乏这种勇气；他想要并且已经把所有事物都变得太有趣了。”

26来自思想家最内心深处的经验。

对人类来说，没有比非人地理解一件事更困难的了：我的意思是说把它看作一件事物，不是看作一个人。当然，有人会问他究竟是否可能暂时，哪怕就一会儿工夫，让他那建构人格和虚构人格的冲动松开发条，停一下。他甚至同思想交往，尽管思想会是最抽象的东西，可是在他那里，思想就好像你不得不与之斗争、与之结盟的个人，你得照料它、保护它、哺育它。我们只需要在我们听到或发现一个我们感觉新颖的命题的那一刻窥视和窃听我们自己就行了。也许它如此别扭、如此独断，因而让我们很不高兴；我们无意识地问自己，我们是否可以将一个反命题作为它的对立面放到它的一边去，我们是否可以附加上"也许""有时"；甚至"或许"这样一个小词也让我们感到满意，因为它打碎了让个人感到讨厌的绝对的专制统治。如果与此相反，那个新命题以温和的形式出现，非常宽容、谦恭，几乎落入了矛盾的怀抱，那我们就会试着使用对我们专横独断的另一种检验方法：难道我们不能来帮助这弱小的生命，抚摸它、哺育它，给予它力量和丰盈，当然还有真理，甚至绝对？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得像父母一样，或者像骑士一样，或者对这小



生命富有同情心？——这时候，我们再次在这里或那里看到不同的判断，这些判断互相疏远，互相不闻不问，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忍不住产生在这里是否该撮合一门婚事，即得出一个结论的想法，同时预感到，假如从这结论中产生出一个结果的话，那么不仅联姻的两种判断，而且婚事的撮合者，都会由此而受到尊敬。但是，如果人们既不能以抗拒和心存恶意的的方式，又不能以心存好意的方式，对那种想法有什么损害（如果人们把那种想法当成真的——），那么人们就会屈服，并把它当作领袖和王公一样来敬重，给它一个荣誉职务，并不无辉煌和骄傲地谈起它；因为在它的光辉中，人们也一起放射光芒。让想要遮蔽这种光辉的人倒霉去吧；除非有一天他自己对我们来说变得可疑起来——到那时候，我们这些思想史上不倦地“拥立国王的人”、kingTnakers)把他从王位上赶下来，迅速把他的对手扶上台。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点，并且想得再远一点：那时候肯定不会再有人谈论一种“自在和自为的知识冲动”了！——那么为什么人类在这场同思想个人的秘密斗争中，在这最保持隐蔽的为思想做媒、思想建国、思想的儿童教育、思想的贫病照料中宁愿要真实而不要不真实呢？是出于他之所以在同现实

个人的交往中行使正义的同样原因：现在是出于习惯、遗传和教育，原先是由于真实——就像公平和正义——比不真实更有用、更能带来荣誉。因为在思想王国中，权力和名声如果建立在谬误和谎言的基础上是很难维持的：认为这样一种建筑物任何时候都会倒塌的感觉对于其建筑师的自信是有羞辱性的；他为他的材料的脆弱感到羞耻，而且因为他把自己看得比世界上一切其他事物都重要，所以他就不想做不能比世界上一切其他事物更长久的任何事情。因为要求真实，他就怀有这样的信念，相信个人的不朽，也就是说，现存的最目空一切、最固执的想法，真正同"只要我安全，让世界灭亡吧！"、（*pereat mundus, dum ego salvus sim*）这一私下念头紧密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对他来说，变成了他的自我，他把自己变成了永恒，变成了对一切的抗拒。正是他的无法估量的骄傲要求用最好最硬的石头来做他的作品，也就是说，用真理或者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有理由把傲慢称作"认知者的恶习"——然而，没有这种具有推动力的恶习，真理及其在世上的价值就会很惨。我们害怕我们自己的思想、概念、言辞，但是我们也在其中感受到尊敬，不自觉地能够教导我们、蔑

视我们、赞扬我们、责备我们的力量归于它们，于是我们同它们就像同有自由思想的人、同独立的力量作为同类而交往——我称之为"知识分子良心"的那种罕见的现象正是扎根在这样一些方面。

——也正是在这里，最高等级的道德事物从黑色的根上绽放出鲜花。

## 27蒙昧主义者。

——蒙昧主义妖术的基本问题不是它要蒙蔽我们的头脑，而是它要往世界的图像上抹黑，要蒙蔽我们关于生存的想像。阻挠思想澄明的那种手段虽然经常有助于蒙昧主义达到这样的目的，可有时候，它恰恰使用相反的手段，并试图通过使理智获得最高修养来造成对理智果实的餍足。准备好怀疑，并通过过分的机敏引发对机敏之怀疑的钻牛角尖的形而上学家们是一种比较有修养的蒙昧主义的出色工具。

——是否有可能把康德也列入其中呢？是否有可能甚至他——根据他自己声名狼藉的说明——至少暂时也曾向往过那种东西：通过指出知识的局限性而给信仰铺平道路？当然，这是他没有做成功的事情，他和他那些在这有最高修养的、危险的甚至最危险的蒙昧主义所选取的只有

狼与狐狸才走的道路上的追随者同样都不成功：妖术在这里出现在光的面纱中。

28艺术由于何种哲学而堕落。

——当一种形而上学一神秘哲学的迷雾成功地使所有审美现象都变得不透明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它们相互之间也变得无法评价了，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成了令人费解的了。但是，如果它们不再被拿来为了评价的目的而相互加以比较，那么最终会出现一种完全的无批判，一种盲目的放任自便；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了艺术享受的不断下降（这种享受通过最挑剔的品尝和区分而同对一种需要的粗略抑制相区别）。不过，这种享受越下降，艺术需求就越变回到粗俗的饥渴中去，这时候艺术家则试图以越来越大的代价满足这种饥渴。

29在客西马尼①。

——思想家能对艺术家说的最痛苦的话是："你们究竟能不能和我一起守护一个小时？"

30在织机旁。

——针对少数乐于解开万物之结、拆开织物的人，有许多人（例如所有的艺术家和女人）会和他们对着干，他们把结重新打起来，使之纠缠

在一起，于是把理解的变成了不理解的，若可能的话，甚至变成不可理解的。此外在这中间还可能发生事情——织好的织物和打好的结，一定会看上去总是有点不干净，因为太多的手在它们上面干活，把它们拽来拽去。

### 31在科学的沙漠中。

——从事科学的人进行简朴而艰难的漫游，这种漫游往往是沙漠之旅。在他面前出现了人们称之为“哲学体系”的那种光芒四射的海市蜃楼：它以魔术般的假象效应指出了所有谜的谜底，以及附近一口最清凉的真正的生命之水；他的心陶醉了，这个疲惫不堪的人几乎已经用嘴唇接触到所有科学上的坚持不懈和困苦所追求的目标，以至于他都像是不自觉地扑上前去。可是其他人却站住了，像是被美丽的假象搞得不知所措了：沙漠吞噬了他们，对于科学来说，他们已经死亡。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更经常地经历那种主观的安慰。他们也许会情绪坏到了极点，咽下那种幻象在嘴里留下的咸盐滋味，由此而产生了强烈的干渴——可并不是你只要走一步就可以接近某一个甘泉的。

### 32所谓“真正的现实”。

——当诗人描绘各种职业，例如

①客西马尼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花园，是耶稣蒙难的地方。

统帅、丝织工人、水手的职业时，他做出的那副样子好像他彻底了解这些职业，是个知情者；甚至在对人类行为和命运作出解释的时候，他表现得好像在整个世界之网的编织过程中他也在场；在这方面，他是个骗子。而且他是当着纯粹的无知者的面欺骗——所以他获得了成功：无知者们向他表示了对他真正的深邃的知识的赞美，最终诱使他幻想自己真正像各位认识者和制造者，甚至像伟大的世界之网的编织者本人一样清楚地了解事物。于是，骗子最终变得诚实起来，并相信了自己的诚实。那些仅凭感觉的人甚至当面对他说，他拥有较高的真理和诚实——因为他们暂时厌倦了现实，把诗人的梦当成了头脑和心脏舒适休息的夜晚。这场梦向他们显示的东西，现在似乎对他们更有价值，因为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感觉它很舒适，而人们总是认为，显得更有价值的东西是比较真实、比较现实的东西。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诗人故意诋毁通常被称为现实的东西，将其变成不确定的，表面的，虚假的，充满罪恶、痛苦与欺骗的东西；他们利用所有关于知识极限的怀疑，利用所有肆无忌惮的怀

疑态度，把皱巴巴的不确定性的面纱蒙到了万物之上，从而在这样的遮蔽之后让他们的巫术和心灵魔法毫不迟疑地被理解为通向"真正的真理"和"真正的现实"的道路。

### 33 想要公正和想要当法官。

——叔本华对人性的与太人性的事物的专长，他的地道的事实意识，都很受他那张形而上学彩色豹皮的遮挡（人们不得不把豹皮从他身上取下来，以便发现豹皮底下真正的道德天才）——叔本华作了一种出色的区分，有了这种区分，他比他实际上能向自己承认的要更有道理得多："对严格的人类行为必然性的洞察是区分哲学头脑和其他头脑的分界线。"他时不时听任其发挥的那种有威力的洞察，他在自己内心里是抵制的，通过他和仍然有道德的人（不是和道学家）共有的偏见来加以抵制，对这种偏见他善意地、深信不疑地表达为："关于整个万物内在本质的真正的最终解释必然和关于人类行为的伦理意义的解释紧密关联"——这根本不是"必然"的，而是相反，遭到那个关于严格的人类行为必然性（即绝对的意志一无自由和意志一无责任心）命题的否定。哲学头脑通过不相信道德的形而上学意义而同其他头脑相区别：这就在他们之间形成

了一道鸿沟，关于这鸿沟的深度和不可逾越性，用现在存在的被如此哀叹的"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之间的鸿沟来说明，恐怕还是无法让你理解。当然，像叔本华本人那样的"哲学头脑"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后门，但是必须看清楚，这些后门是无用的：没有一扇门通到屋子外面去，通到自由意志的空气中；你至今钻过去的每一扇门都显示在它后面还有一堵金属般闪光的命运之墙：我们是在监狱里，只能自由地梦想，却不能让自己自由。这种认识遭到抵制的时间不会再很长了，那些朝它扑过去、还在同它继续进行搏斗的人的绝望而难以置信的姿势和扭曲的样子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现在问题是："那么没有人负责吗？一切都充满罪和罪感吗？但是总得有个人当罪人：如果不可能也不再允许指控和判决个人——一生成的必然的波浪起伏中的那个可怜的波浪，好吧，那就让波浪起伏本身、让生成当罪人；这里是自由意志，在这里你可以指控、判决、忏悔和赎罪；那就让上帝当罪人，让人当他的拯救者；那就让世界史成为罪孽、自我谴责、自杀的过程；那就让作恶者成为他自己的法官，让法官成为他自己的刽子手。"——这种乱七八糟的基督教——除此之外它究竟还能是什么呢？——是



关于绝对道德的学说同关于绝对不自由的学说的斗争中的最后的出击——如果这不仅仅是一种逻辑的鬼脸，不仅仅是失败的思想的丑陋嘴脸，那么这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也许是绝望的、渴望拯救的心在死亡前的抽搐，这时疯狂小声对这颗心说："瞧啊，你是承担上帝之罪的羔羊。"一谬误不仅藏在"我负责"这样的感觉中，而且也同样藏在其对立面"我不负责，但是某人必须负责"中。

——这恰恰是不正确的：于是哲学家不得不像耶稣那样说："你们不要判决！"而哲学脑袋和其他脑袋的最终区别是前者想要公正，其他人想要当法官。

### 34献身。

——你们认为，道德行为的标志是献身吗？——但是好好想一下，任何深思熟虑做出的行为中都有牺牲，无论是在最坏的行为中，还是在最好的行为中。

### 35驳美德的肾脏器官检查者。

——要判断一个人道德天性的过去和现在的强度，你就得了解他在想像和具体实施中所能做到的最好与最坏的事情。但是要知道那些是不可能的。

### 36蛇牙。

——在有人把脚后跟踩到我们身上以前，你是不知道你是否有一颗蛇牙来咬人的。一个女人或母亲会说：直到有人把脚后跟踩到我们的宝宝、我们的孩子身上。

——我们的性格更多的是由于缺乏某种经历而不是由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来决定的。

### 37爱中的欺骗。

——我们忘记了我们过去的某些东西，故意把它们从意识中逐出：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让从过去的角度带给我们光彩的自我形象来欺骗我们，迎合我们的自负——我们不断从事着这种自我欺骗。

——而现在你们认为，这是本质上不一样的东西吗，你们这些如此之多地谈论和颂扬"爱中的自我忘却"、"自我融合到另一个人当中"的人？于是我们打碎了镜子，把自己虚构到另一个我们钦佩的人身上，然后享受我们自我的新形象，尽管我们已经用另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它——而这整个过程却不应该是自我欺骗，不应该是利己主义，你们这些奇人！我认为，在自己面前隐瞒自己的某些事情的人和在自己面前隐瞒整个自我的人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他们在知识的宝库里从事

一件偷窃行为。由此可以看到，"认识你自己"这一命题是在警告你不要做出什么样的违法行为。

38致否认自己虚荣心的人。

——否认自己有虚荣心的人通常以如此毫无顾忌的形式怀有虚荣心，以至于他在虚荣心面前本能地闭上眼睛，以避免不得不受到的蔑视。

39为什么蠢人如此经常怀有恶意。

——对于我们的脑袋感觉自己太无力对付的对手的异议，我们的心通过怀疑其异议的动机而作出了回答。

40关于道德例外的艺术。一~"对于一种展示并赞美道德的例外情况的艺术——在那里好的变成了坏的，非正义变成了——只可以很难得地听一听而已：就像我们不时从吉卜赛人那里买点东西，但买的时候总是畏畏缩缩，不想让他们在买卖中窃取太多的不义之财。

41享受和不享受毒鸩。

——在任何时候阻止人们饮毒鸩的惟一的决定性理由，不是它会毒死人，而是它的味道太难以下咽。

42没有罪感的世界。

——如果只做不引起内疚的事情，人类世界

仍会显得足够糟糕和充满流氓气：但是不会像现在这样病态和可悲。

——任何时候都有足够多的没有良心的恶魔生活着：许多好人和老实人都缺乏问心无愧的快感。

43有良心的人。

——听从自己的良心比听从自己的理智更舒服：因为在每次失败的时候，它都有自己的借口，都可以使自己高兴起来——因此总还有那么多有良心的人和那么少有理智的人相对照。

44完全不同的预防痛苦的方法。

——用言辞来发泄自己的恼怒，对于一种脾气来说是有用的：在谈话中气消了。而另一种脾气只是通过表达才实现全面痛苦的：对于这种脾气，最好还是吞下点什么东西为妙，这样的人在敌人或上司面前加给自己的强制改善了他们的性格，防止性格变得太尖酸刻薄。

45不要太认真。~"生褥疮是很不舒服的，但却并不证明规定你躺在床上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好。

——长期在生活中控制不住自己并最终转向富于哲理性的内心生活的人知道，性情和精神也

会生褥疮。这不是反对所选择的整个生活方式的理由，只是使几个小小的例外和表面的旧病复发成为必要。

46人的"自在之物"。

——最容易受伤害但又最不可战胜的事物是人的虚荣心：是的，通过受伤害，它的力量增长起来，最终可能会变得巨大无比。

47许多勤劳者的闹剧。

——他们通过过量的努力，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的时间，然后除了一小时一小时地数时间，却不知道拿它干什么好，直到时间全部流逝掉为止。

48常乐者。

——常乐者必然是一个好人，可他也许不是最聪明者，尽管他恰恰实现了最聪明者用全部聪明所追求的目标。

49在自然的镜子中。

——如果你听说，一个人喜欢在高高的黄色玉米地里行走；他在一切事物中更喜欢红彤彤的、金灿灿的秋天里的树林和鲜花的色彩，因为它们显出了比自然美更大的美；他在树叶肥厚的硕大坚果树下感觉就像在亲人们中间一样十分自

由自在；在山里，他的最大的欢乐就是面对那些偏僻的小湖泊，从湖泊中，孤独本身似乎正用它的眼睛注视着他；他爱好雾气朦胧中的那种灰色的宁静，这种宁静在秋天和初冬的夜晚爬上窗户，就像用丝絨窗帘阻挡住一切没有灵魂的噪声；他感觉没有凿过的岩石是远古时代留下的渴望说话的见证人，从孩提时代起就敬仰它们；最后，对他来说，有着蛇皮一般涟漪和食肉动物之美的大海是陌生的，而且始终是陌生的——如果你听说了这一切，是不是这个人就已经相当精确地被描绘出来了呢？——是的，这个人的某些东西因此而得到了描绘，但是自然的镜子却没有说起这同一个人在他全部的田园式感伤主义中（甚至都不说"尽管有这种感伤主义"）可能会相当缺乏爱、相当小气、相当自负。长于此道的贺拉斯将对乡间生活的最柔情脉脉的感情放在了罗马的一个高利贷者的口上和灵魂中，放在了那句著名的话中："远离生意操劳的人是幸福的。"(beatus ille qui procul negotiis)

50没有胜利的权力。

——最强大的知识（关于人类意志完全不自由的知识）却最少成功：因为它总是有最强大的对

手——人类的虚荣心。

51快乐与谬误。个人无意地通过他的天性慈样地感

染他的朋友，另一个人则专断地通过个别的行为影响他的朋友。尽管前者被看作是更高尚者，可后者却也与问心无愧和欢乐相关联——也就是说，行动至上的欢乐，它立足于这样的信念，即相信我们善行与恶行的任意性，也就是说，立足于一种谬误。

52做事不公正是很愚蠢的。一我们自己加于别人的不公正比别人加于我们的不公正更加难以承受得多（应该强调的是，不完全是出于道德原因——）；行为者如果不是容易感到内疚，就是能够看到他以他的行为武装了社会来反对自己，并且孤立了自己，那么他就始终是实际上的受难者。所以，纯粹为了我们内心快乐的缘故，也就是说，为了不失去我们的舒适愉快，即使完全不去理会宗教和道德所要求的一切，我们也应该更加小心提防不公正行为，而不是提防不公正体验：因为后者有问心无愧的安慰和充满希望的安慰——希望复仇，希望得到正义者甚至整个社会（这个社会不希望有作恶者）的同情与喝彩。

——不少人精通不干不净的自我欺骗方法，

把每一桩他们自己的不公正行为说成是别人强加于他们的不公正行为，对于他们自己做的事情，他们保留了自我辩解的特殊权利：用这样的方法来大大减轻他们自己的负担。

### 53 张扬或沉默的妒忌。

——一般的妒忌往往在被妒忌的母鸡刚下了一个蛋时就格格地叫唤起来，妒忌就此减弱，变得更加温和起来。但是有一种更深的妒忌：它在这样的情况下变得死一般沉寂，希望每一张嘴现在都被封起来，可是这却没有发生，所以它变得越来越恼火。沉默的妒忌在沉默中增长。

### 54 作为间谍的愤怒。

——愤怒能汲空灵魂，甚至把它的沉渣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如果我们不懂得把事情搞清楚的其他方法，我们就得懂得把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追随者和对手搞得愤怒起来，以便了解归根结底针对我们发生的一切和针对我们考虑到的一切。

### 55 从道德上讲，捍卫比攻击更困难。

——好人真正的英雄行为和杰作不在于他攻击事但继续爱人，而在于更加难得多的事情，即捍卫他自己的事但又不让也不愿意让攻击者受到



强烈的痛苦。攻击之剑是诚实的、宽大的，捍卫之剑的剑头有如针一般尖。

### 56诚实地对待诚实。

——公开地诚实对待自己的人，最终因这种诚实而有点自大：因为他太明白自己为什么诚实了——和另一个人偏爱外表和伪装出自同一个理由。

### 57以德报怨。

——对别人以德报怨往往遭到误解和失败，因为别人同样自以为正确，也认为自己是“有德”的。

58危险的书。 个人说：“我凭自己的识别能力认为：这本书是有害的。”但是他等着瞧吧，也许有一天他会对自己承认，这同一本书证明对他非常有用，因为它让他隐藏的心脏病暴露出来，变得明朗化了。——改变的看法不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改变得很少很少）；但是改变的看法确实照亮了天体即他的个性的个别方面，这些方面至今在另一个有各种看法的星座那里仍然是模糊的、不可认识的。

### 59假装的同情。

——当我们想要表明自己超越了敌对感情的

时候，我们就假装同情，但往往是徒劳的。那种敌对感情不猛烈增长，我们是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

60公开的矛盾往往是和解的开始。

——在一个人公开表示与一个著名的党派领袖或导师有不同的思想观点的那一刻，全世界都相信他一定怨恨那个人。可有时他正是在那一刻起停止怨恨他：他敢于站到他旁边，摆脱了未说出口的嫉妒的

折磨。

61见其光亮。——在阴郁的哀伤、疾病和负债状态中，我们会很喜欢看到我们还能照亮别人，别人能在我们身上发觉明亮的月轮。用这样一种间接的方法，我们参与到我们自己的照明能力中。

62同乐。一蛇咬我们是要伤害我们，并以此为乐；这种最低级的动物可以想像别人的痛苦。但是，想像别人的快乐并以此为乐，是最高级的动物的最高级特权，而且，只有精选的标本才可以放到它们中间去——也就是说，一种罕见的人类品质（*humanum*）：以至于有哲学家否认有同乐的存在。

63生育后的妊娠。

——那些着手工作和做事的人往往事后更加拼命地去酝酿它们：为了事后证明这是他们的孩子，而不是意外生下的孩子。

64出自虚荣的铁石心肠。

——正如正义往往是软弱的借口，所以有时有公平思想但是软弱的人会出于虚荣心而采取伪装，明显地表现得很不公正、很冷酷，以便留下坚强的

印象。

65耻辱。如果某人在人家送给他的一袋子好处中即使只发现一粒羞辱，那他对好事也会吹毛求疵的。

66极端的赫洛斯特拉特①主义。

——很可能有这样一些赫洛斯特拉特们，他们点着自己的神殿，其中有他们自己的像被人崇拜。

67縮微世界。一切弱小而需要帮助的事物都在对心说

话，伴随这一状况的是这样的习惯：我们用小词②和弱化词来说明对我们的心说话的一切，也就是说，使它们对于我们的感觉来说是弱小而

需要帮助的。

68同情的坏品质。

——同情有一种它自己作为女伴的厚颜无耻：由于它绝对想要帮助别人，所以它既不会对治疗方法

① 赫洛斯特拉特是古希腊人，因图名心切，烧毁了神殿，以求扬名。

② 小词是德语中名词的一种构词形式，即在名词后加上-chen或:-ling等的后缀，以表示亲昵或轻蔑。也不会对病的类型和起因感到不知所措，而是大胆地着手对其病人的健康和名声施行江湖郎中的那一套。

69胡搅蛮缠。——对著作也有一种胡搅蛮缠的态度，自己作为小青年，却装模作样地把自己同所有时代最显赫的著作紧密联系起来，这证明了完全的寡廉鲜耻。

——另一些人只是出于无知才胡搅蛮缠：他们不知道在同谁打交道——新老语文学家同希腊人著作的关系往往就是这样的。

70意志为理智感到羞愧。——我们十分冷漠地制定反对我们感情的理性计划：可这时候我们却对这些计划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经常

在决心应该得到实施的时候，为我们用以下决心的那种冷漠和深思熟虑而感到羞愧。于是我们这时候恰恰出于伴随任何一种感情的那种固执的慷慨而做了非理性的事情。

71为什么怀疑论者引起道学的反感。

——把自己的道德看得很高很重的人，对道德领域的怀疑论者很是生气：因为在他使用了全部力气的地方，我们应该惊讶，而不是探讨和怀疑。——然后有这样的人：他们最终剩下的道德仅仅是对道德的信念；他们同样表现出对怀疑论者的反对，也许还带有更加强烈的激情。

72羞怯。

——所有道学家都是羞怯的，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人们一注意到他们的倾向，他们就会被当成间谍和叛徒。然后他们尤其意识到自己在行动上是无力的；因为在工作中间，他们的行为动机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工作中转移开去。

73一般道德的一种危险。

——既高贵又诚实的人正完成着将他们真诚想出来的任何凶恶念头神圣化，并使道德判断的天平停止一段时间工作的事业。

74最苦涩的错误。

——当我们发现，我们在我们确信被人爱的地方只是作为家用器具和房间装饰被人观赏，房屋主人可以在客人面前将自己的虚荣发泄在这些东西上，这时我们真是受到了无法弥补的侮辱。

### 75 爱与两重性。

——除了理解另一个人是用不同于我们或对立我们的方式生活、工作、感觉，并对此感到愉悦以外，爱还能是什么呢？爱若要通过愉悦而沟通这些对立面，它就不可以取消对立面、否认对立面。

——甚至连自爱在一个人身上作为前提都含有不可混杂的两重性（或多重性）。

### 76 梦的启示。

——我们有时在醒着的时候不确切知道或感觉到的东西——我们是否对一个人感到问心无愧或内疚——梦会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

### 77 放纵。

——放纵之母不是快乐，而是不快。

### 78 赏罚。

——没有人进行指控而不想私下里进行惩罚和复仇的——甚至当我们指控自己的命运和指控自己的时候。

——所有的抱怨都是指控，所有的愉悦都是赞美：我们可以做这做那，但总得有个人来负责任。

79加倍不公正。

——有时我们通过加倍的不公正来促进真实，这时候也就是这样一种时候：我们不能同时看到一个事物的两面，只能一面一面地看，并如此描绘它们，以至于我们每次都会判断错误，或者在妄想中认为我们看到的東西是全部的真实。

80不信任。

——对自己不信任并不总是显得不确定和羞怯，而是有时像得了狂犬病一般：它陶醉了，为的是不

颤抖。

81暴发户的哲学。

——如果你想要有一天成为一个人物，那你也得尊敬你的影子。

82懂得如何把自己洗干净。一你得学会出污泥而不染，甚至更干净，急需的话，还要用脏水来洗自己。

83任性。

——一个人越是任性，别人就越是不放任

他。

## 84无辜的流氓。

——有一条一步一步慢慢走向罪恶和流氓习气的道路。在道路的尽头，像昆虫群一般啮咬的负疚完全离开了走这条道的人，他尽管十分可耻，却在无辜中漫步。

85做计划。一伴随着做计划和拿主意有许多好的感觉：有本事终其一生只当计划制定者的人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但是他偶尔也会不得不通过执行一项计划而停歇一下这种制定计划的活动——这时就有了烦恼和醒悟。

## 86我们用以看到理想的东西。

——每个有本事的人都迷上了自己的本事，并且不能从这本事中自由地往外看。如果他别无很多其他的不完美，那么他可能为了他的美德而无法实现他的精神道德自由。我们的缺陷是我们用以看到理想的眼睛。

## 87不诚实的赞美。

——不诚实的赞扬在事后比不诚实的责备更能造成大得多的内疚，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通过太强烈的赞扬比通过太强烈的甚至不公正的责备更强烈得多地让我们的判断能力丢了丑。



88人怎么死法是无要紧要的。

——一个人在他生命的全盛时期，在他精力旺盛的时候考虑死亡的整个方式，对于我们称之为其性格的东西，当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是很说明问题的；但是临终时刻本身以及他在临终床上的姿态，对此却几乎是无关紧要的。正在终止的生命已经精疲力竭，尤其是当老年人死亡的时候，在临终时刻大脑不规则、不充分的营养补给，偶尔非常强烈的疼痛发作，整个状况中未经检验确定的新情况，以及迷信的印象和迷信引起的惊恐太经常地出现与发作，好像死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里一种最可怕的桥梁要被跨越。

——这一切不允许我们利用死亡来作为活人的见证。而且说将死的人一般来说比活着的人更诚实也是不对的：应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周围人庄严姿态的诱导，对一会儿有意识一会儿无意识的名利喜剧强忍住或流下眼泪的溪流和感情的溪流。每一个将死的人被用来对待的那种认真态度对有些受人鄙视的可怜家伙来说，无疑是他整个一生中最美好的享受，是对许多不足的一种补偿和部分抵消。

89风俗和它的牺牲品。

——风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种观念："集体比个人更有价值"和"持久的利益比短暂的利益更可取"；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结论：持久的集体利益绝对应该优先于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短暂幸福，此外还有个人的持久利益，甚至个人的继续生存。无论是个人由于一种有益于整体的习惯而受损害，还是个人因它而失去生活乐趣、因它而毁灭——都必须保持风俗，都需要有牺牲品。但是，这样一种思想态度只出现在不是牺牲品的那些人那里——因为那些人要求在他们的情況中，个别人可以比许多人更有价值，同样，现在的享受以及天堂中的瞬间，也许应该比痛苦状态或富有状态的疲惫不堪的延续得到更高的评价。然而，牺牲品的哲学总是流露得太晚：于是风俗和道德就保持下来：所谓道德，不过是对人们在其影响下生活和受教育——而且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整体的成员，作为一种多数中的一个数字受教育——的整个风俗的情感。

——于是不断出现这样的情况：个人以他自己的美德使自己以多数票获胜。

90善与问心无愧。

——你们认为，所有的好东西在任何时候都是问心无愧的吗？~~科学，也就是说，毫无疑问

非常好的好东西，它来到世上，却没有这样一种激情，而且毫无激情，更应该说是偷偷摸摸地、拐弯抹角地、蒙着脑袋或戴着假面具走来，就像一个女罪犯，或至少始终带着一个黑市女贩子的感觉。问心无愧总是有问心有愧作为预备阶段——而不是作为对立面：因为一切善的东西一旦是新的，因而也就是不熟悉的、违背风俗的、不道德的，像一条虫子一般啮咬着出色的发明者的心。

### 91成功使目的神圣化。

——我们不害怕走一条道德之路，甚至当我们清楚地看到，驱使我们那样做的动机不过是利己主义——为了收益、个人的舒适、畏惧，以及出于健康、名声、声誉等的考虑。我们称这些动机为不高尚的、自私自利的，可是当它们促进我们的一项美德，例如自我克制、忠于职守、有条不紊、节俭、适度、中庸的时候，我们就服从它们，不管它们的修饰语会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达到了它们召唤我们去争取的目标，那么已经实现的美德由于它让我们呼吸的纯净空气，由于它传达的心灵的舒适感而不断使我们不太高尚的行为动机变得高尚，我们以后再做同样的行为时就不是出于以前导致我们做这些行为的那些粗俗动

机了。——因此，教育应该尽可能根据学生的天性强行实现美德：美德本身作为心灵的太阳和心灵的夏天空气，也许会对心灵发挥它自己的效应，使它变得成熟和甜蜜。

92假装是而不是基督徒。

——瞧啊，这就是你们的基督教！——为了激怒人，你们赞美"上帝和他的圣徒"；另一

方面，你们想要赞美人，却走得太远，以至于上帝和他的圣徒也不得不发怒了。

——我希望你们至少学会使用基督教的方式，因为你们缺乏基督徒之心的教养。

93虔诚者和不虔诚者的天然印象。

——一个十分虔诚的人对我们来说必然是一个受尊敬的对象，但是同样也是一个十足的、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的不虔诚的人。在不虔诚者那里，我们就像被崇山峻岭所围绕，最凶猛的大河在这里有它们的源头；在虔诚者那里，就像在充满活力的、有大片树阴的、宁静的树底下。

94误判死刑。

——直截了当地说，世界史上两件最大的误判死刑案是被掩盖的和被很好地掩盖起来的自杀。两件案子中，都是当事人想要死；两件案子

中，都是当事人通过人的不公正之手把剑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 95“爱”。

——基督教胜过其他宗教的绝妙诀窍是一句话：它谈论爱。于是它变成了抒情的宗教（同时，闪族文化的另两个创造物又赋予世界以英雄史诗的宗教）。在爱这个词中，有着如此多义、如此刺激、如此引发回忆和希望的东西，以至于甚至最低下的智慧和最冷漠的心也能感觉到这个词中的一点点光芒。最聪明的女人和最平庸的男人这时候都会想到他们整个人生中相对来说最不自私自利的时刻，尽管小爱神厄洛斯在他们那里只是做了一次低低的飞行；念念不忘爱的无数父母、孩子或情人，尤其是升华了性关系的人，在基督教中有了他们的发现。

## 96被实行的基督教。

——在基督教内也有一种伊壁鸠鲁式的观念，它出自这样一种思想，即上帝所能要求于人，要求于他的创造物和肖像的，只是在后者那里必定有可能实行的东西；基督教的美德和完美是可以实现的，而且经常被实现。现在，例如爱自己的敌人这样一种信念——甚至当这只不过是信念、幻觉而完全不是心理现实（也就是说不是

爱)的时候——只要它真正被人相信，就绝对会让人快乐(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心理学家和基督徒的想法当然是不一样的)。于是，世俗生活想要通过这样的信念，我的意思是说通过这样的幻觉，即它不仅符合爱敌人的要求，而且符合基督教的所有其他要求，而且还按照"你们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美"的要求真正学会并获得了神圣的完美，从而事实上成为一种天堂的生活。也就是说，谬误可以使基督的预言得以实现。

### 97关于基督教的未来。

——关于基督教的消失以及在哪些地区它将消失得最慢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新教出于哪些原因、在什么地方猛烈传播开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允许自己作出一种猜测。众所周知，它许诺要远为廉价地完成旧教会所成就的一切，也就是说，没有为灵魂所做的费用巨大的弥撒，没有朝圣，没有神甫们的奢华与淫乐。它尤其在北方民族中传播，这些民族不像南方民族那样深深地扎根于旧教会的信条神学和对形式的兴趣：在南方民族那里，甚至在基督教中也有强大得多的异教信仰继续生存；而在北方，基督教就意味着古老的本地宗教的对立面，意味着同这种宗教的决裂，因此从一开始就是更加诉诸思想而不是诉

诸感官的，但是正因为此，所以在危险时刻也更加狂热和固执。如果成功地使基督教失去根基是从思想开始的，那么它也将在那里开始消失，也就是说，正是在它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地方开始消失。在别的地方，它将弯曲，但不会折断；会掉树叶，但又会重新长出树叶来——因为在那里，是感官而不是思想站在了它的一边。然而正是感官维护了这样的信念，即尽管教会有所有那些开支，但是同严格的劳动工资的关系相比，始终还是更加便宜、更加舒适：因为如果我们习惯了悠闲（或半懒惰），我们还会认为有什么代价不值得拿去换悠闲

呢！感官将会对非基督教世界提出异议，认为在非基督教世界里人们不得不过多地工作，获得的悠闲却太少：感官站到了魔法的一边，也就是说——感官更喜欢让上帝为它们工作（让我们祈祷吧，让上帝劳作！[oremus nos.deus laboret]）。

98无信仰者的做戏与诚实。

——没有一本书像那本谈论基督的书那样丰富地含有偶尔有利于每一个人的东西——在关于它的“真实性”的信念和体验中的狂热的、准备作出牺牲的以及准备去死的快感与真挚，那样坦诚地作出表达——一个聪明人可以从中学到能使一本

书变成世界之书、变成人人之友的全部方法，尤其是那种大师的方法，它将一切视为已被发现的，对它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正来临的、不确定的。所有富有影响的书都试图留下相似的印象，好像这里规定了最广阔的精神视野与灵魂视野，每一颗现在的和未来可见的天体都得围绕这个在这里发光的太阳旋转。

——那么每一本纯科学的书肯定不会出于使上述的书有影响的同样理由而影响寥寥吗？它不会被判处在低下者中低下地生活，以便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永远不能复活吗？同宗教人士关于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神圣”精神所宣告的东西相比，正派的科学人士不是很“精神贫乏”吗？任何一种宗教都能比科学更多地要求断念，更无情地把自私自利的东西从自己身上排除出去吗？

——所以，当我们不得不在信仰者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们同样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点做戏似的想要说话；因为要进行辩护，不做一点戏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我们中间，语言不得不更加诚实；在这里我们利用了一种为了语言自身的利益甚至可以不理解语言的自由。那么，让修士风帽里装着的断念见鬼去吧！让谦恭的表情见鬼去吧！更加重要得多、好得多的是我们的真



理听起来就是这样的！如果科学不与认识的喜悦及被认识之物带来的好处相联系，那我们同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没有一点点信念、爱、希望将我们的灵魂引导到知识那里去，那么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会把我们引向科学吗？即使在科学中"我"没有任何意义，可是有独创性的、幸运的"我"，甚至正派的、勤奋的"我"，在科学人士的共和国中却意味着很多很多。我们表示尊敬者的尊敬，祝福或尊敬的人的快乐，有时候个人的荣誉和一般性不朽，是那种非个人化能够实现的奖赏，在这里且不说比较不起眼的前景和报圈，尽管正是因为它的缘故，大多数人往往已经发誓遵守，并不断发誓遵守那个共和国的法律，尤其遵循科学规律。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不科学的人，那么科学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总而言之，差不多全面地说：对于一个真正的认识者而言，知识是无所谓的。

——将我们区别于笃信者和信仰者的不是信仰和笃信的质，而是信仰和笃信的量；我们满足于较少的东西。但是如果笃信者和信仰者朝我们大声吆喝——那么你们就满足去吧，装着满足的样子！——我们可以轻轻地回答说："事实上，我们不属于最不满足的人。可是你们，但愿你们的

信仰让你们有福，并显现为有福！你们的脸始终比我们的理由对你们的信仰更有害！如果你们的《圣经》的那种快乐信息写到了你们的脸上，你们就没有必要如此顽固地要求相信这本书的权威：你们的工作以及你们的行为，会不断使《圣经》成为多余，通过你们会不断有一本新的《圣经》诞生！然而你们为基督教进行的所有辩解，其根源都在你们的非基督教观念中；你们用你们的辩护，写下了你们自己的起诉书。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摆脱你们在基督教问题上的这种不足，那你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两千年的经验：用简单的问题形式表达出来就是：'如果基督真的有意要拯救世界，那么不应该说他已经失败了吗？'

99作为未来指路者的诗人。

——在当今的人中间，存在着这么多剩余的富有诗意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塑造生活时未被耗尽；有这么多的力量毫无折扣地献身于一个目标，绝不是要临摹现在，复活和浓缩过去，而是要为未来指路——这不应该被理解成似乎诗人就像一个难以置信的国民经济学家那样会首先认识到比较有利的民族状况与社会状况，并形象地看到其实现的可能性。更应该说，他将要像以前的艺术家们在神像的基础上继续创作那样，在美丽

的人像基础上继续创作，并预感到下列情况：在我们的现代世界和现实当中，没有任何一种对这个世界和现实的人为抵制和制止，美好而伟大的心灵现在尚能达到和谐匀称的状态，并通过这种状态获得可见性、持久性以及典范性，也就是说，通过激发模仿和嫉妒以帮助实现未来的地方仍然是有可能存在的。这种诗人的创作会因为看起来隔绝并回避开了激情的气息和灼热而出类拔萃：无法纠正的错误做法、整个人类弦乐演奏的被捣毁、恶意讥笑和咬牙切齿以及古老习惯意义上的一切悲剧和喜剧的东西，都会在这种新艺术的附近被感受为对人像的令人讨厌的、仿古式的粗糙化。人物及其行为中的力量、善、宽厚、纯粹以及无意识的天生的节制；一块平整过的可以让脚得到休息和快感的地面；反映在脸上和事件上的光照万物的天空；融合为新的一体的知识和艺术；没有狂妄和妒忌，和自己的姐妹即灵魂住在一起，并从对立面中诱发出优雅的认真态度而不是内心冲突的不耐烦的精神——这一切便是包罗万象的、普遍的构成金色背景的东西，而在其之上，现在已被体现的理想的微妙差别才构成真正的绘画——关于越来越增长的人类尊严的绘画。

——从歌德开始，有好些道路通向这未来的

创作，但是需要有优秀的开拓者，尤其是需要一种力量，这力量比现在的诗人，即关于半动物、关于同力量和本性相混淆的不开化和无节制的毫无疑问的描写者，所拥有的力量大得多。

100作为彭忒西勒亚的缪斯①。

——"宁愿死掉烂掉也不当一个没有魅力的女人。"一旦缪斯这样想的时候，她的艺术也就快要到头了。但可以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也可以是一个喜剧的结局。

101迂回求美之路是怎么回事。一如果美等于使人愉悦——缪斯们曾经这样唱道，那么有用就往往是必要的迂回求美之路，它可以完全正当地驳斥那些不愿意等待，想要不通过迂回之路就实现一切好事的"瞬间之人"的短视谴责。

102为一些过失开脱。

——艺术家不间断的创造欲和向外窥视阻碍他作为个人变得更美更好，也就是说，创造自我——除非他有足够的敬畏迫使他在同别人一起的生活中显示出他自己的成长始终符合他的作品越来越增长的美和伟大。总而言之，他只有某种程度的力量：其中他应用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这怎么还能对他的作品有好处呢？——也许情况相反。

103满足最佳者。

——如果一个人以他的艺术"满足了他时代的最佳者"，那么这这也是一个征兆，说明他将不会以他的艺术满足下一个时代的最佳者。可是"一个人是为所有时代活着的"——最佳者的喝彩确保了他的声望。

①彭忒西勒亚，希腊神话中的亚马孙人女王，在特洛伊战争中被阿喀琉斯所杀。

104出自同一块料。

——如果我们和一本书或一件艺术品出自同一块料，我们在内心深处就会认为这必定很出色；如果别人认为这很丑陋，认为我们是加了过多的作料，或者是自吹自擂，我们就受到了侮辱。

105语言和感情。~~^们被赋予语言不是为了传达感情，这一结论的得出是由于所有普通人都羞于寻找言辞来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激动：这种激动的传达只是在行动中流露出来，而甚至在这里，当别人似乎猜到他们的动机时，他们还会对此感到脸红，在一般说来神灵不给他们以这种羞耻感的诗人中间，比较高贵的人倒是在使用感情

语言时比较少言寡语，让人注意到很勉强，而实际生活中的真正感情诗人则通常是厚颜无耻的。

### 106关于匮乏的谬误。

——谁没有长时间地完全戒除一种艺术，而是始终在这艺术中感到很自在，谁就不能从远处来理解，如果一个人脱离这种艺术而生活，那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匮乏的。

### 107 3/4的力量。

——一部可能留下健康印象的作品，最高可以以其创作者的3/4的力量创作出来。如果他相反走到

了极限，于是这作品就会使观赏者激动起来，并通过他的内心紧张而使他害怕。一切好事都包含有一些懒散的东西，就像奶牛躺在草地上一样。

108拒绝饥饿者的来访。——因为对于饥饿者来说，较精美的食品和最粗糙的食品是一样的，前者一点也不比后者更好，所以比较讲究的艺术家是不会想到邀请饥饿者来吃他的饭的。

### 109脱离艺术和美酒而生活。

——同艺术品打交道就像喝酒一样：如果你两者都不需要，坚持喝水，并且自己通过灵魂的

内在之火和内在的甜蜜一再把水变成美酒，这样就更好了。

### 110掠夺天才。

——如果某人从年轻时开始就毫不迟疑地把不是作为某一个人的财产而完全受法律保护的一切好东西看作免费的猎物，那么艺术中甚至懂得欺骗聪明人的掠夺天才就产生了。现在，过去时代和过去的大师们的一切好东西随处可见，被少数识货者的敬畏圈闭起来、保护起来：掠夺天才由于寡廉鲜耻而对抗这少数识货者，并为自己积累起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本身会重新引起人们的尊敬和畏惧。

### 111致大城市的诗人。

——对于当今的诗歌园林，人们注意到，它们离大城市的阴沟太近了：花香中混杂着令人恶心的腐烂的气息。我痛心地问道：你们这些诗人，如果某一种无辜的、美好的感觉接受你们的洗礼，你们还有必要总是请诙谐和污秽当教父吗？你们绝对必须把一顶丑八怪的魔鬼帽戴到你们高贵的女神头上去吗？哪来的这种必要、这种必须？——恰恰是因为你们住得离阴沟太近了。

### 112关于谈话中的盐。

——尚无人解释，为什么希腊作家如此过于节省地使用空前的丰富性和力量来作为他们的表达方法，以至于每一本希腊之后的书相比之下都显得刺眼、花哨、夸张。一人们听说，在北极冰冻地区和最炎热的国家，盐的使用都同样是比较少的，相反，日照温度比较适中的平原和沿海地区居民却最大量地使用盐。难道希腊人出于双重的理由而不像我们一样需要盐和调料吗？难道这双重的理由就是不仅他们的理智比我们冷静清醒，而且他们的激情本性也比我们的热烈得多吗？

113最自由的作家。——在一本给自由精灵读的书中，怎么可以不提被歌德尊崇为他那世纪最自由的精灵的劳伦斯？斯特恩①呢！且让他得到这样的荣誉：被称为所有时代最自

由的作家。同他相比，所有其他作家都显得僵化、古板、不宽容、乡下人一般直白。他应该得到赞扬的，不是封闭、清晰的旋律，而是"无尽的旋律"：如果这种说法可以用来称呼这样一种艺术风格的话。这种艺术风格不断把确定的形式断续拖沓地还原成不确定的形式，以至于让它既有这个意思，又有那个意思。斯特恩是伟大的歧义——这个词合理地看要比人们通常想到性关



系时的意味有着更加广泛得多的含义——大师。那些任何时候都想要确切地知道斯特恩关于一件事情实际上怎么想、在这件事情中他是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还是拿出一张笑脸的读者肯定要失望：因为他擅长于在他脸上的一个细微表情中将两者都包含其中；他同样懂得，如何同时既正确又错误地将深沉与闹剧缠绕在一起。他的离题同时又是故事的进一步描述和继续发展；他的警句同时包含着对所有含有警句意味的东西的讽刺，他对严肃认真的厌恶是同一种不能肤浅地、表面地看待一件事情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他在真正的读者那里关于人们究竟是在行走，还是站立着，或是躺着的问题唤起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一种最

①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作家，《商第传》的作者。

密切地同飘忽不定的感觉相联系的感觉。他，这位最随机应变的作者，也将这种随机应变的东西传达给他的读者。斯特恩甚至突然变换角色，几乎同时既是作者，又是读者；他的书像是一部戏中戏，像是剧场里处于另一部分观众面前的一部分观众。人们不得不无条件地服从于斯特恩的变化无常——此外还可以期待这种变化无常

对他们很宽容，而且始终很宽容。

——像狄德罗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对斯特恩这种无处不在的歧义所采取的态度是很罕见、很有启发意义的：也就是说，同样是歧义的——这就是真正的斯特恩式的超幽默。狄德罗在他那本《宿命论者雅克》中赞赏、嘲笑、讽刺性地模仿了斯特恩吗？——人们无法完全搞清楚——也许这正是其作者所希望的。而正是这种疑问使法国人对他们的一流大师之一（他不必在任何古往今来的人面前感到羞愧）的作品很不公正。法国人真是对幽默——尤其是对这种幽默地接受幽默的方法——太过于认真了。

——有没有必要补充一句说，斯特恩在所有伟大作家中是最糟糕的样本，是根本不应该当典范的作者，甚至狄德罗也不得不为他的冒险行为而付出代价呢？优秀的法国散文作家以及他们之前的个别希腊罗马散文作家想要做和能够做的事情与斯特恩想要做和能够做的事情正好相反：斯特恩作为大师式的例外，使自己凌驾于所有书写艺术家所要求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之上：规规矩矩、完整性、个性、意图的连续性、一目了然、朴实无华、不露声色。

——可惜斯特恩其人和作家斯特恩之间的关

系似乎太紧密了：他那颗松鼠般的心灵急不可待地从一根树枝蹦到另一根树枝；他很熟悉从崇高到卑劣之间的一切；他曾始终带着无耻的明亮如水的眼睛和感伤的表情变化坐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语言不想在这样一种组合面前打退堂鼓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一种无动于衷的好脾气，在享受一种巴洛克式的甚至道德败坏的想像力时几乎流露出那种清白无邪的怯生生的妩媚。他所具有的这样一些品质、这样一种灵与肉的歧义、这样一种渗透到身体的每一根纤维和肌肉中的自由精神，也许没有别的人会拥有。

#### 114经过挑选的现实。

——正如优秀的散文作家只用属于口语的词句，但远不是用所有的口语词句——由此就产生了精练的风格——一样，未来的优秀诗人将只描写现实的东西，完全不去考虑以前的诗人用来大显身手的任何幻想的、迷信的、不太可靠的、渐渐消逝的题材。只有现实，但远不是所有的现实！——而是一种经过挑选的现实！

#### 115艺术的变种。

——在纯粹的艺术种类，即大静与大动的艺术边上，有一些变种 心追求静的自命不凡的艺术和激动的艺术：两者都希望人们把它们弱点当

作优点，把它们同纯粹的艺术种类相混淆。

### 116颜色无法描绘英雄。

——真正属于现在的诗人和艺术家爱好把他们描绘的东西抹到一种闪烁着红色、绿色、灰色以及金色光亮的背景上，放到神经过敏的感官性的背景上：

19世纪的孩子们确实很擅长于此。这是有缺点的——也就是说，当人们不用19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些描绘的时候，这缺点就是，他们描绘的最伟大人物似乎身上有一些闪闪发光的、颤巍巍的、旋转飘忽的东西，以至于人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做出英雄事迹来，而认为这些英雄事迹最多只是自吹自

擂的英雄化了的恶行。

### 117超负荷的风格。

——艺术中的超负荷的风格是面对手头过于丰富的手段和意图而缺乏组织能力的结果。

——在艺术的初始，往往只有恰恰相反的东西存在。

118 美是为少数人(Pulchrum est paucorum horrūnum)。——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暗中唤起想像并带着幻想超越现实和日常生活的奇异怪

丑比艺术中的美和对美的崇拜更古老，也有着更丰富的发展——当美感变得暗淡的时候，它立刻重新蔓延开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同美相比，这似乎是一种更高的需求：无疑是因为它含有更强烈的麻醉剂。

119 艺术品的审美之源。——如果我们考虑艺术感的最初萌芽，自问例如在野人那里，最初的艺术品唤起了哪些不同种类的愉悦，那么我们会首先发现那种懂得另一个人有什么用意时的愉悦；艺术在这里是一种猜谜，它让猜中者为自己的机敏和聪明而获得快感。然后，人们在最粗糙的艺术品那里回忆起经验中曾使他们感到愉快的东西，例如，当艺术家暗示狩猎、凯旋、婚礼的时候，人们相应地感到愉悦。

——另一方面，人们会在遇到例如对复仇和危险的赞美时感到自己被那种描述所激发、所感动、所点燃。这里的乐趣在于激动本身，在于对无聊的胜利。

——甚至对不愉快事情的回忆，只要这问题已经解决，或者只要它让我们自己作为艺术的对象在观众面前显得有意思（例如当一位歌手描述一个冒失的航海家的事故的时候），就能产生巨大的愉悦，这时候人们将这种愉悦归于艺术。

——更精致的类型是那种在一看到点、线、节奏中的所有那些有规则的对称的东西时产生的愉悦；因为某一种相似性唤醒了对生活中一切有秩序有规则的东西的感觉。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得将一切幸福归功于它们：在对对称事物的崇拜中，人们于是无意识地将规则和匀称尊崇为他们至今的幸福之源；愉悦是一种感激的祈祷。只有在某种程度上较多地享受了最后提到的那种愉悦时，才会产生更细腻的感觉，感到乐趣甚至有可能存在于对匀称与规则的破坏之中，例如，当在表面的非理性当中寻求理性这样一种做法很有诱惑力的时候：这种感觉在这时候就会因此而作为一种有审美功用的猜谜，像是最初提到的那种艺术愉悦

上升到更高的一种类型那样出现。

——继续沉湎于这种思考的人将会知道，为了说明审美现象，这里原则上放弃了哪一种假设。

120不要太过近。

——如果好的想法一个个太迅速地连续而来，这是一种缺点；它们互相遮挡了视线。一所以最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大量利用平常的东西。

121野蛮和虚弱。

——所有时代的艺术家都作出了这样的发现：在野蛮中有某种力量；恐怕并不是每个想要野蛮的人都能野蛮的。他们同样发现，有些种类的虚弱却对感情产生了强烈的作用。由此产生出不少就连最伟大、最有良心的艺术家也难以完全放弃的艺术手段替代物。

122好记性。

——有些人只是因为记性太好而成不了艺术家。

123造成饥饿而不是消除饥饿。

——伟大的艺术家误以为，他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已经完全占有并填满了一颗灵魂：事实上，往往使他们备感失望的是，那颗灵魂却因此而变得格外

肥大、格外难以填满，以至于现在10位比较伟大的艺术家

能闯入灵魂深处，却不能填饱它的肚子。

124艺术家的恐惧。一艺术家对于人们会不相信他们的人物形象是活着的人物的恐惧，可能会误导审美能力下降的艺术家以这样一种方式塑造形象，好像他们的举止行为都疯了一样：正如另一种情况下的希腊最早兴起的艺术家，他们出

于同样的恐惧，给死者和严重受伤者安上那种他们知道是关于生命的生动标志的微笑——不关心在这样一种奄奄一息、几乎已经不行的情况下的人会是什么样子。

125圆应该是圆的。

——致力于哲学或艺术方法直至其尽头并围着尽头转的人，出于一种内在的经验，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大师和教师们往往带着轻蔑的表情背离这种哲学或艺术方法，转向一条新的道路。然而，圆得画圆了——可是个人，甚至最伟大的个人，却牢牢坐在圆周的一点上不动，带着一副毫不留情的固执面孔，好像圆可以永远不封口。

126以前的艺术和现在的灵魂。

——因为每种艺术都越来越能够表达灵魂状态，表达比较激动、温柔、强烈、狂热的状态，所以被这种表达方式惯坏了的后来的大师们都在以前时代的艺术品中感觉到一种不舒服，好像古人只是缺乏让他们的灵魂清楚表白的手段，也许干脆就是缺乏一些技术上的先决条件；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在这里帮点忙——因为他们相信相似性，甚至所有灵魂的一致性。可事实上，那些大师们本身的灵魂是另外一种，也许更伟大，但是更冷漠，他们对那些迷人的活泼的东西很是厌



恶：适中、对称、对欢快迷人之物的蔑视、一种无意识的酸涩和清晨的寒意、一种对激情的回避（好像艺术将毁在它的手里）——这一切构成了从前所有大师的思想意识和道德，他们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以同样的道德，选择并注入气息于他们的表达方式中。

——一可是，这样的认识难道就意味着要拒绝后来者按照自己的灵魂来赋予以前的作品以灵魂的权利吗？不，因为只有通过把我们的灵魂给予它们，它们才能继续活下来：只有我们的血液才能使它们同我们说话。真正的"历史"演说可以幽灵般地同幽灵去说。

——人们不是通过让每一个词、每一个注解待在原地不动的那种无益的畏缩不前，而是通过帮助它们不断重新活过来的积极尝试来尊敬过去的伟大艺术家的。

——当然，如果我们设想贝多芬突然回来，在他面前响起了他的一部按照有助于我们的演唱大师获得荣誉的、最现代的煽情的和感觉细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作品，他也许会长时间哑口无言，不知道是否应该举起手来表示诅咒还是祝福，但最终也许会说："嘿！嘿！这既非我，亦非非我，而是某种第三者——在我看来，即使它

不完全合适，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合适的。可是，你们最好注意你们是怎么来进行的，因为无论如何是你们得听它——活生生的总是合适的，我们的席勒如是说。那么就合适好了，让我下去吧。”

### 127简洁非难者的非难。

——简洁地叙说某事可以是许多长期思考的成果和收获，但是读者如果是这个领域里的新手，根本还没有深思熟虑一下，那他就会在所有简洁说出的事物中看到某种不成熟的东西，不无非难地暗示作者是拿了这样一些尚未长好的不成熟的东西放到桌上给他吃。

128反对短视者。一难道你们认为，因为人家给你们(而且不得不给你们)片段，所以这就必然是不完整的作品了？

### 129警句读者。

——当人们努力从一般回过头去猜想警句所源于的特殊的时候，就连最糟糕的警句读者也是警句创作者的朋友：因为通过这种刨根问底，他们使作者的全部努力破灭，以至于他们现在应得的不是一种哲学情调和教导，在最好或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平庸好奇心的满足，除此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 130读者的恶习。

——读者针对作者的双重恶习在于以牺牲作者的第一本书为代价，来称赞作者的第二本书（或相反），同时要求作者对他表示感激。

### 131艺术史上令人激动的事。

——如果我们密切注意一门艺术的历史，例如希腊雄辩艺术的历史，我们就会从一位大师走向另一位大师，看到这种对于服从全部古老的规则、新添加的规则以及自我限制的倾向的越来越高度的关注，最终陷于痛苦的紧张之中：我们明白，弓拉得太紧就得折断；我们也明白，所谓的无机结构在最奇异的表达方式的遮掩或掩饰下——在那种亚洲式的巴洛克风格的情况下——曾经是一种必然，而且几乎是一件好事。

### 132致艺术伟人。

——你这个伟人带入世界的对一项事业的热忱让许多人的理智畸形生长。知道这一点会使人感到受了侮辱。但是热忱者骄傲而快乐地扛着驼峰：因为你认为是通过你使世界的快乐增加了，所以你感到安慰。

### 133无审美良心的人。

——一个艺术派别的真正的狂热信仰者是那

些完全非艺术的人，他们甚至没有探究过艺术学说和艺术才能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最强烈地被一门艺术的所有基本效果所打动。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审美良心——因此也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他们变得狂热起来。

### 134 灵魂该如何按照较新的音乐运动。

——较新的音乐在被非常强烈地但是模糊不清地称作“无尽的旋律”的东西中所追寻的艺术家的意图，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说明：一个人走到海里去，渐渐地，在海底站不住了，于是最终无条件地把自己交付给汹涌澎湃的自然力：一个人应该游泳。在至今较古老的音乐中，人们不得不在优美的或节日般的或火一般的来回旋转中，有快有慢地跳舞；在跳舞当中，必要的适度以及倾听者的灵魂对某种平衡的时间与力量强度的遵循，强行造成一种不断的谨慎：那种音乐的魔力就在于这种谨慎所产生的阵阵清凉之风与音乐热忱的暖烘烘的气息的相互作用。

——理查德·瓦格纳想要另一种灵魂运动，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种运动同游泳和飘逸有关。也许这是他的革新中最本质的东西。源于这种意愿并随之相适应的他的著名艺术手段——那种“无尽的旋律”——努力打破甚至有时嘲讽所有

数学方式的时间匀称和力量匀称；他大量发明这样的效果，这对于较古老的耳朵来说，听起来就像是有节奏的自相矛盾和渎神言论。他害怕音乐的石化、晶化，害怕音乐过渡为建筑学——于是他以一种三拍的节奏来反抗二拍节奏，引入五拍或七拍的情况也不少见，很快重复这同样的乐句，但是带着一种延长，让它有两三倍的时间长度。对这种艺术的舒舒服服的模仿会产生对音乐的巨大危险：在过于成熟的节奏感旁边总是埋伏着节奏的粗野化和节奏的衰退。当这样一种音乐越来越紧密地靠到一种完全自然主义的、未受较高级的雕塑艺术培养和统治的表演艺术和手势语言上去时，这种危险尤其将变得很大。这种表演艺术和手势语言本身不具有任何尺度，因此也不能向紧贴着它们的各种成分以及太女性化的音乐性传达任何尺度。

### 135诗人与现实。

——不热爱现实的诗人的繆斯将根本不是现实，她将为他生下眼窝深陷的、患有过于严重的软骨病的孩子。

### 136手段和目的。

——在艺术中目的不为手段辩护，但是神圣的手段在这里可以为目的辩护。

137最糟糕的读者。

——最糟糕的读者是那些举止像掳掠抢劫的兵匪一样的人：他们滥用一些他们可能需要的东西，把剩余的东西搞得又脏又乱，还对整体加以诽谤。

138优秀作家的标志。

——优秀作家有两点是一样的：他们宁愿被理解，而不是被赞叹；他们不是为尖刻的、过于敏锐的读者写作的。

139混合类型。

——艺术中的混合类型可以为创作者对他们自己能力感觉到的不信任作证；他们寻求帮手、辩护人、藏身处——于是有呼唤哲学帮助的诗人，有呼唤戏剧帮助的音乐家，有呼唤修辞学帮助的思想家。

140把嘴闭上。

——如果作者的著作把嘴打开了，他就得把嘴闭上。

141级的标志。——所有热爱最高级的诗人和作家想要的比他们能做到的要多。

142冷漠的书。——优秀思想家指望读者感觉到存在于好思想中的快乐：以至于一本看起来冷

静清醒的书，若以合适的眼光来看，似乎有精神喜悦的阳光所围绕，是一种真正的心灵安慰。

14 3慢条斯理者的诀窍。——慢条斯理的思想家通常选择喋喋不休或庄严隆重作为盟友：通过前者，他打算将机灵和潺潺流动占为己有；通过后者，他唤起一种假象，好像他的品质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是艺术意图的结果，是为了达到动作缓慢所要求的尊严的目的。

144关于巴洛克风格。11得自己作为思想家和作家不是为了观念的辩证法和观念的分析而出生或受教育的人，将不自觉地求助于修辞和戏剧的东西：因为最终要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变得被人理解，从而赢得权力，不管他是通过一条平坦的小路上把感情引向自己，还是通过突然袭击——作为牧羊人，或者作为盗匪。这既适用于造型艺术，也适用于诗歌艺术；在这些艺术中，辩证法不足的感觉，语言和叙述方式匮乏的感觉，再加上一种过于丰富的咄咄逼人的形式冲动，产生出人们称之为巴洛克风格的那种风格。

——只是顺便说一下，受过糟糕教育的人和狂妄不自量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将马上会有一种轻蔑的感觉。巴洛克风格总是出现在任何一种伟大艺术凋谢的时候，出现在古典表现艺术的要求变

得太高的时候，这是一个自然事件，人们大概将带着忧郁—— 因为是在夜晚到来之前——注视它，同时又带着对它固有的表现艺术和叙述艺术的替代品的赞美。属于这种替代艺术的是具有最高度的戏剧性紧张气氛的素材和题材的作品，遇到

这样的素材和题材，即使没有艺术，心也会颤抖，因为感觉中的天堂和地狱太接近了；然后是强烈的感情和表情的雄辩、丑陋和崇高的雄辩以及大众的雄辩，尤其是量本身的雄辩——正如在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家之父或祖父米开朗琪罗那里已预示出其来临一般；投在如此坚固构造的形式之上的朦胧之光、神化之光、欲火之光；此外还不断有手段和意图上新的大胆行动，这是艺术家为艺术家们竭力强调的，而外行必然误以为看到了一种极为丰富的原始自然艺术的持久而无意的漫溢；这种风格借以拥有其伟大地位的所有这些品性在一种艺术门类较早的前古典的和古典的时代，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这样的精致美味长期作为禁果悬挂在树上。正是在现在，当音乐转入这最后的时代时，人们能够在一种特别的壮观景象中认识巴洛克风格现象，并通过比较大量了解以前的时代：因为自希腊时代起，在



诗歌、修辞、散文、雕塑中，以及众所周知的在建筑中，巴洛克风格已经较为常见——虽然这种风格同样缺乏最高的高贵，缺乏一种无辜的、无意识的、有必胜信念的完美的高贵，但是它也使它那个时代的许多最佳者和最认真的人受了益——所以如说过的那样，不加考虑地对它加以轻蔑评价是狂妄不自量的；可谁的感觉要是不被它搞得对更纯粹、更伟大的风格没有接受能力，谁就该大大地庆幸自己了。

#### 145 诚实之书的價值。

——诚实之书使读者诚实，至少在它们引出他的仇恨和厌恶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最顽皮的机智都懂得，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该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因为，当我们对于人尚能很自我克制的时候，对于一本书，我们就放任自己了。

#### 146 艺术如何形成派别。

——个别美好的段落，一个令人激动的总体进程，结尾时吸引人的令人震颤的情绪——一部艺术品中的这么些东西连外行也会明白：在一个人们把大量外行拉到艺术家一边的时代，也就是说，为了保存艺术本身而要形成一个派别的艺术时代，创作者不必给予更多，就会做得很好，从而他在没有人懂得要来感谢他的地方不会浪费他

的本事。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做多余的事情——模仿自然的有机形象和有机发展变化——叫做竹篮打水一场空。

147违背历史地变得伟大起来。

——每一个后来的大师，当他把艺术欣赏者的趣味引上他自己的道路时，都会不自觉地挑选出以前的大师及其作品加以重新评价：他们当中同他相一致、相联系的东西，以及他们当中特别符合他的趣味并预示他到来的东西，从现在起，被当作他们身上及其作品中原本就有价值的东西。个里面通常隐藏着一条大虫子的果子，这条大虫子就是一个大谬误。

148如何把一个时代引入艺术的圈套。

——我们借助于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全部魔法教会人们在自己的匮乏面前、精神贫乏面前以及荒唐的盲目行为和激情面前，感受到敬意——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关于罪恶和疯狂只展示崇高的方面，关于意志薄弱者和盲目顺从者的弱点只展示这样一种状态中动人的触及内心的东西——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我们这就是运用了给\_个甚至全然非艺术、非哲学的时代注入对艺术和哲学（尤其是对作为个人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的热爱的手段，在糟糕的情况下，这也许是维护这样\_

种娇嫩的受到威胁的产物之存在的惟一手段。

### 149批评与快乐。

——无论是片面的不公正的批评，还是理智的批评，都使批评者得到那么大的乐趣，以至于世人应该感谢促使许许多多人来进行批评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个行为：因为它后面总是拖着一条闪闪发光的尾巴，其中包含着快乐、风趣、自我赞美、骄傲、劝导、进取心。

——快乐之神出自创造好东西的同样理由而创造出坏东西和不好不坏的东西。

150越界。——当一个艺术家不仅仅想要当一名艺术家，

而且还想要唤醒民族道德的时候，他会受到惩罚，最终迷上了纯粹由道德材料构成的狂热——而缪斯女神则笑对这种做法：因为这位如此好心的女神也会出于妒忌而变得怀有恶意。于是我们想起了弥尔顿和克罗普斯托克①。

### 151玻璃眼睛。

——着眼于道德题材、人物、主题以及着眼于艺术品的美好灵魂的天赋倾向，有时只是缺乏美好灵魂的艺术家的自己安上的玻璃眼睛：其结果是这眼睛很难成为活生生的真眼睛，最多也只

能是看上去缺了点活力的真眼睛，——而通常的结果是，在只有冷冰冰的玻璃的地方，所

①弗里特利希·哥特利普·克罗普斯托克  
(1724—1803),德国诗人，

生前常被人称为"德国的弥尔顿"。

有人都以为看到了真眼睛。

152写作和胜利的愿望。

——写作应该总是显示一种对自己的胜利，而且是对他自己的一种征服，这种征服必须传达出去，以便对别人有好处；但是有一些消化不良的作者，他们只是在他们不能消化某些东西，甚至这些东西还留在牙齿缝里的时候才写东西：他们不自觉地试图以他们的不快来使读者也感到烦恼，从而对读者施行暴力，也就是说，他们也要胜利，不过是对别人的胜利。

153"好书多磨"。

——每一本好书出现时总是带着苦涩味：它有过失，因为它是新的。此外，如果它在世的作者很有名，关于他的一些情况透露出来，也会损害到这本书：因为所有人都习惯于将作者和作品混为一谈。作品中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甜蜜的东西、金光灿灿的东西，得经过多年的时间，在

发展中的、然后是老成的、最终是一代代流传的敬仰之心的照料下，才能发育成熟。必须花一些时间在上面，有些蜘蛛已经在上面织起了它们的网。好读者使一本书越来越好，好对手把它搞得明明白白。

154作为艺术手段的过度。

——艺术家大概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利用过度作为艺术手段来唤起具有丰富感的印象。这属于诱拐灵魂的欺诈手段，然而这种手段是清白无辜的，艺术家必须精通：因为在他们那个意在表面的世界里，连造就表面的手段也不必是真的。

155隐藏的手摇风琴。

——天才比才子更懂得借助于衣服上更丰富的褶子隐藏起手摇风琴；但是归根结底，他们也只不过能一再重复地演奏他们的七个老曲子。

156扉页上的名字。

——书上有作者的名字，现在已成为习俗，甚至已成为义务了；然而这是一个使书生效甚少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书好，那么作为个人精髓的书就比个人更有价值；但是作者借标题一作自我介绍，其精髓就被读者以个人的甚至最个人的东西重新稀释了，从而妨碍了书的目的的实现。

理智的雄心在于显得不再是个人的东西。

### 157最尖锐的批评。

——当我们描绘出一个人、一本书的理想时，我们就是对他们作了最尖锐的批评。

### 158很少爱 and 没有爱。

——每一本好书都是为某一位读者及其同类人而写的，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占大多数的所有其他读者对它作出很不利的评价：因此它的名声立足于狭隘的基础，只能慢慢建立起来。

——平庸的书和坏书之所以平庸、之所以坏，正是因为它们试图讨好许多人，也确实讨好了许多人。

### 159音乐和疾病。

——现代音乐的危险在于，它把盛满欢乐辉煌之浆的酒杯如此富有魅力地举到我们的嘴边，如此带有一种道德狂喜的外表，以至于平常人和高贵者都总是从中多喝了几滴。但是，这种不断重复的最小限度的放纵，最终给精神健康造成的深度震动和破坏，比任何一种严重过度可能做到的情况都要更加严重：以至于除了有一天逃离仙女的洞穴①，经历惊涛骇浪与千难万险，奔向伊塞卡的炊烟，奔

①希腊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奥德修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回国，途中在海上被羁留在仙女卡吕普索的洞穴中。向更朴实更人性的妻子的怀抱以外，再没有剩下任何东西。

160 裨益于对手。

——一本富于思想的书也会将其中的思想传达给它的手。

161 青年与批评。一批评一本书——只是针对青年人而言——是不让书中独一无二的有创造性的思想靠近，是奋力自卫。小青年生活在防卫状态中，反对所有他不能整个儿去爱的新事物，他尽可能经常性地在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犯一个多余的罪行。

162 量的效果。

——诗歌艺术史中最大的悖论在于，在老诗人们借以维持其伟大的一切事物中，一个人可以是一个野蛮人，也就是说，从头到脚都不完善，都是畸形的，然而这仍不妨碍一个诗人成为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的情况，同索福克勒斯相比较，他就像一座满是金子、铅、卵石的矿山，而索福克勒斯则不仅是金子，而且是具有最高贵形态的金子，其作为金属的价值几乎已被遗忘。而量被提升到最高阶段，便作为质而生

效。这就对莎士比亚有好处。

163万事开头险。一诗人有这样的选择：要么一步步提升感觉，最终将它提升到非常高的高度；要么以一种袭击的方式来尝试感觉，从一开始就以全力猛拽钟绳。两种选择都有其危险：第一种情况他的听众也许因为无聊而离开他；第二种情况他的听众则因受了惊吓而离开他。

164为批评家辩解。

——昆虫叮人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它们也要活；我们的批评家也一样：他们要我们的血，而不是要我们痛。

165格言的结果。

——当一句格言以其朴实无华的真理立即使没有经验的人们开了窍的时候，没有经验的人们总是认为这句格言是古老而闻名的，因此便斜眼看其作者，好像他窃取了大家的共同财富；而他们则津津乐道于添油加醋以后的半真半假的东西，并让作者知道这情况。作者懂得赏识这样的提示，也很容易猜出，他在哪里是成功的，在哪里是不成功的。

165胜利意愿。一——一名在自己从事的所有事情中都力所不能及的艺术家，最终却吸引大



众和自己一起经历了 he 提供的强有力的格斗场面：因为成功并不总是只在胜利那里，有时是在胜利意愿那里。

167 为自己而写 (SM scribe)——明智的作者只为他自己的后代写作，也就是说，为他的晚年写作，为的是那时候还可以自得其乐。

168 格言赞。 句好格言对于时间之牙来说太坚硬了，所有的千年都消耗不了它，尽管它有助于哺育每个时代， 因此它是文学中的伟大悖论，是变异中的永恒，是像盐一样始终受到珍视的食物，而且绝不会像盐那样变得令人不快。

169 二流的艺术需求。

——大众无疑拥有某些你可以称之为艺术需求的东西，但是这种需求很少，满足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就此背离艺术已经足够了：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对自己承认这一点。我们只要想一想，例如，现在我们人口中最强健、最正派、最真诚的阶层真正喜欢什么样的旋律和什么样的歌曲，我们如果生活在牧民、山民、农民、猎人、士兵、水手中间，就能给自己找到答案。在小城里，正是在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市民道德之家的房子里，那些尤其是现在产生的最糟糕的音乐不是受到爱好甚至偏爱吗？谁像真的似的谈论较为深

刻的需求，谈论大众方面未满足的艺术渴望，谁就是在胡说八道或是撒谎。你们诚实一点吧！现在，只有在特殊的人那里才有一种高格调的艺术需求——因为艺术从根本上讲又一次处于衰败之中，人的力量和希望有一段时间专注于别的东西。

——此外，也就是说，在大众以外，在较高或最高的社会阶层中，确实还存在着一种较广泛的、较大范围的艺术需求，不过是二流的艺术需求：在这里，某种类似于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团体的东西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各种构成因素吧！一般来说，这是一些在自己身上得不到真正乐趣的较敏锐的不满者；是尚未变得足够自由而能放弃宗教安慰，但是认为他们的圣油还不够芬芳的有教养者；是太懦弱而不能通过英勇的悔改或节制来战胜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错误或自己性格中的有害倾向的半贵族；是认为自己太了不起而不能通过简朴的活动来让人受益，同时又太懒散而不能认认真真从事自我牺牲工作的天资丰盈者；是不懂得为自己建立起足够的义务范围的女孩；是通过一场轻率的或罪恶的婚姻承担起义务，但是知道还没有被束缚得足够严实的女人；是学者、医生、商人、官员，他们过早地以

各自的身份出现，从来没有让他的整个本性充分展现过，为此他们耿耿于怀，但是毕竟还是努力做好工作；最后是所有那些不齐全的艺术家的——这些便是现在仍有真正艺术需求的人！那么他们真正渴望于艺术的是什么呢？它应该在好几个小时、好些片刻中，为他们驱除不适、驱除无聊、驱除稍稍的愧疚，也许，要将他们生活和性格中的错误夸大地解释为世界命运的错误——十分不同于希腊人，希腊人在自己的艺术中感觉到他们自己健康安好的流泻和漫溢，爱好再一次在自身之外看到自身的完美——是自我欣赏将他们引导到艺术那里，而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是自我厌恶把我们引向艺术。

170 剧院中的德国人。一德国人中真正的戏剧才子是科策布；他和他那些德国人，那些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的德国人，必然属于同类，他的同时代人会非常认真地谈起他："他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存在。"在这里，没有勉强的东西，没有夸张的东西，没有部分和完全享受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和能做的事情，都被理解了，甚至直到今天，德国舞台上诚实可靠的戏剧成就还是为科策布方法与效果的羞答答的或毫不害羞的继承者所拥有，尤其是在喜

剧仍然有某种程度繁荣的地方；由此而产生这样的情况：那个时代的许多德意志民族特性，尤其是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仍然生生不息。快快活活，沉湎于小乐趣，渴望流泪，希望至少在剧院中可以丢开天生的严格遵守义务的清醒头脑，笑眯眯地甚至笑嘻嘻地表示宽容，将善和同情混为一谈——因为这就是德国式多愁善感的根本内容，遇到慷慨的好事就极端快活，此外，对上级卑躬屈膝，相互妒忌而在内心里则自我满足——这就是他们，这就是他。第二位戏剧才子是席勒：他发现了一类直至那时一直未在考虑之列的听众；他发现他们处于不成熟的年龄，在德国的女孩和小伙子中间。他以他的创作来迎合他们较为高大、高贵、狂热以及较模糊的冲动，迎合他们对道德词句的铿锵声的乐趣（这种乐趣通常在30岁以后消失），并且由于那个年龄段人的狂热和结党结派的嗜好而取得一个成就，这成就渐渐也会对较成熟年龄段的人产生有利影响：席勒一般来说是使德国人年轻化了。

——歌德曾经在任何方面都高居于德国人之上，现在仍然如此：他将永远不属于他们。一个民族怎么可以在善和善意方面和歌德的修养相比呢！正如贝多芬创作了德国人无法明白的乐曲，

叔本华探讨了德国人不懂的哲学那样，歌德写出了德国人不理解的塔索和伊菲革尼。追随他的是很小的一群有最高教养的人，他们受过古代文化、生活、旅行的教育，超越德国人的本性成长起来——歌德本人无非就希望这样。当浪漫主义者然后建立起他们有意识的歌德迷信的时候；当他们惊人的艺术趣味然后传到了黑格尔的学生——19世纪德国人的真正教育者手中的时候；当觉醒的民族雄心也有利于德国诗人的名声，当一个民族是否能诚实地喜欢某种东西的真正的民族标准无情地服从个人判断力和那种民族雄心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不得不喜欢的时候，德国文化中的那种欺骗性和虚假性就此产生，它为科策布感到羞愧，把索福克勒斯、卡尔德隆甚至歌德的浮士德续篇搬上舞台，并且由于生了舌苔的舌头和鼓胀的胃而最终不再知道什么对它是有滋味的，什么对它是无聊的。

——那些有品味，即使只是一种拙劣品味的人，有福了！——而且不仅仅有福，只要有这种素质，还可以变得智慧：因此在这类事情中非常精细的希腊人用一个词来表示智者，这个词的意思是有品味的人，并且干脆把艺术的以及知识的智慧叫做“品味”(Sophia)。

171作为每一种文化晚期产物的音乐。

——通常总是在特定社会政治条件下的特定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所有艺术中，音乐作为所有植物中的最后一株，在属于它的文化的秋天和万物凋零中破土而出：在这期间，一个新的春天的最初征兆和标志通常已经可以注意得到；甚至有时候音乐像是一个湮没了的时代的语言传到了一个惊讶的新世界，它来得太晚。只是在尼德兰音乐家的艺术中，基督教中世纪的灵魂才发出了它洪亮的声音：其乐音建筑艺术是哥特式艺术的小妹妹，但却是真正的可以相匹配的妹妹。只是在亨德尔的音乐中，才响起了路德及其同类人最美好的心灵之声，那种推动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犹太英雄式的伟力。只有莫扎特才以铿锵的金子般的声音对路易十四时代和拉辛、克劳德·洛兰的艺术作出了回应。只有在贝多芬和罗西尼的音乐中，18世纪才唱出了自己，这个幻想的、理想破碎的、快乐转瞬即逝的世纪。于是一位爱作感伤比喻的朋友会说，任何真正有意义的音乐都是天鹅之哀鸣<sup>①</sup>。因此音乐并不像人们为了赞美它而说的那样，是一种普遍的、超时代的语言，而是精确符合一种感觉的热情程度的时代的尺度，这种尺度带有一种完全特定的、个别的、时间地

点上相联系的文化作为内在法则：帕莱斯特里纳的音乐对于希腊人来说会是完全接受不了的，而另一方面，帕莱斯特里纳听到罗西尼的音乐会听出什么来呢？——也许，连我们最新的德国音乐，尽管这么流行，而且乐于流行，在很短时间内，也不会再被理解：因为

①德文原文为"Schwanengesang",指天鹅临死前发出的十分动人的哀

鸣，同时也指作曲家、诗人的最后作品。

它出自一种处于迅速败落中的文化；它的土壤是那个反动复辟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某种感觉上的天主教倾向和对所有国内的、民族的本质和原始本质的爱好一起开出花来，在欧洲上空散发出一种混合的芬芳：感觉的这两个方向，按最强烈的程度来理解，并推进到最远的极限，最终奏响在瓦格纳的艺术中。瓦格纳对古老德国萨迦的挪用；他在萨迦中的如此陌生的神和英雄当中进行的美化处理——这些神和英雄实际上是十足的食肉动物，只是心血来潮地作出沉思、慷慨、厌世的姿态，瓦格纳给这些形象增加了基督教中世纪对陶醉的感官享受和禁欲主义的渴望；这些形象被重新赋予的生气——在题材、情感、形象、言辞方面的这整个瓦格纳式的取舍，清楚地

道出了他的音乐精神，如果他的音乐像所有其他音乐一样，能完全没有歧义地谈论自己的话：这种精神向

从18世纪传入19世纪的启蒙精神，同样也向体现为法国的彻底变革狂热和英美对国家、社会的冷静改组的超民族思想发起了最后的征战和反击。

——可是，在这里——在瓦格纳自己和他的追随者那里——似乎被遏制的思想感情领域已经早就重新占了上风，而且对这种迟到的音乐的抗议大多传到了宁愿听其他反其道而行之的音调的耳朵里，这不是很明显了吗？以至于有一天这种了不起的高级艺术会十分突然地变得不可理解，上面结满了蜘蛛网，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关于这样的实际情况，你不要让自己受到那种作为反动中的反动，作为整体运动中的波峰暂时下落的短暂波动的误导；所以，这10年的民族战争、10年的教皇至上主义者的殉道、10年的社会主义恐慌，也许会在其比较细微的后续效果中促使上述艺术突然辉煌起来——但是并不因此而保证它一定可以"有前途"，或者干脆说它拥有未来。

——音乐的特点在于，它的文化丰收年的果



实比造型艺术的果实或者干脆在知识之树上长出的果实要更早变得没有味道，腐烂得更快：因为在人类艺术感的所有产物中，思想是最持久、最牢靠的。

172不再是教师的诗人。

——也许下面的情况会使我们的时代感到有点陌生：曾经有这样的一些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的灵魂超越了激情和激情造成的痉挛与狂喜，因此他们喜欢比较纯粹的题材、比较有价值的人、比较细巧的结和解。现在的伟大艺术家通常都是意志的释放者，因此而在有些情况下又是生命的解放者，今天的艺术家的名声也许在于放纵、解放、摧毁；而以前的艺术家则是意志驯服者、动物转化者、人类创造者，尤其是教育者，是生命的改造者和深造者——以前的希腊人要求诗人应该当成年人的教师，但是如果现在来要求诗人做到这一点的话，他会感到多么羞愧——他自己不是好教师，所以他自己也不会成为一首好诗、一个好形象，在有利的情况下，最多就像是一座神庙的羞涩而富有吸引力的废墟，但同时又是一个欲壑，乱七八糟地蔓生着鲜花、大蓟、毒草，是虫、蛇、蜘蛛以及鸟类居住和光顾的地方——引起哀思的东西，思考为什么现在最高尚、最珍贵

的东西很快就不得不作为废墟生长起来，没有完美的过去和未来。

173瞻前顾后。 种艺术，就像从荷马、索福克勒斯、忒奥克里托斯、卡尔德隆、拉辛、歌德那里流出的那种，通常作为一种明智而和谐的生活方式的盈余——那是一种当我们自己变得更聪明、更和谐时最终学着掌握的权利：不是出自一个控制不住的混乱灵魂的形形色色激情的野蛮然而令人陶醉的迸发，我们以前作为小伙子时把这种迸发理解为艺术。然而，不言而喻，对于一生的某些时期来说，一种过度紧张的、有刺激的以及对有规则、单调、简单、合逻辑的事物感到厌恶的艺术是一种艺术家不得不适应的要求，从而使这些时期的灵魂不至于由于各种胡闹和顽皮而投入到别的方向上去。所以小伙子们就像他们通常的情况那样，精神饱满，内心涌动，只为无聊而痛苦，他们需要——缺少一种使灵魂充实的好工作的妇女也需要——那种令人陶醉的混乱的艺术。他们对一种无变动之满足的渴望，对一种无麻木与陶醉之快乐的渴望，格外强烈地迸发出来。

174反对艺术作品的艺术。

——艺术应该而且尤其应该首先美化生活，

从而使我们自己可以被别人忍受，有可能的话，变得让别人感到舒适：有这样一项任务在眼跟前，我们受到它的控制和支配，它创造了交往的形式，使没有教养的人从属于礼仪的法则、整洁的法则、礼貌的法则、在适当时候说话和保持沉默的法则。然后，艺术应该藏匿或重新解释一切丑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努力，那些痛苦的、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东西由于人性的缘故还总是一再冒出来：艺术尤其应该在激情、心灵痛苦、心灵恐惧方面如此行事，在不可避免或不可克服的丑陋事物中让有意义的东西透过去。在艺术的这种伟大的甚至过于伟大的任务之后，所谓真正的艺术，即艺术作品的艺术，只是一种附属物。一个在自身中感受到这样一种进行美化、藏匿、重新解释的力量之盈余的人，最终将仍然试图把盈余发泄到艺术作品中；同样，在特殊情况下，全体人民也会这样。

——然而，我们现在通常是在终结处开始艺术的，依恋着它的尾巴，并认为艺术作品的艺术是真正的艺术，从它出发，生活应该得到改善和改变——我们

这些傻瓜！如果我们以饭后甜食来开始我们的膳食，品尝一道又一道的甜品，那么要是我们

被艺术家邀请我们受用的营养丰富、滋味可口的美味佳肴弄坏了肠胃或者胃口，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175艺术的继续存在。

——一种艺术作品的艺术现在究竟何以继续存在？是由于大多数有空闲时间的人——而且只是因为有了这种人才有这样的艺术。他们相信不听音乐、不上剧院和画廊、不读小说诗歌就无法打发他们的时间。假定你可以不让他们得到这样的满足，那他们要么就会不那么迫切地争取空闲，看见有钱人就引起嫉妒的情况会变得更罕见——大为有益于社会的持续稳定；要么他们拥有空闲，但是学会了考虑——这是你可以学会也可以荒废的事情——例如考虑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关系，考虑他们可以表示的快乐：所有人，除了艺术家，都会从这两种情况中获得好处。

——肯定有一些强健而明智的读者，他们在这里懂得提出一个有益的异议。不过，为了那些笨拙之人和有恶意之人的缘故，应该说一下，在这里也像本书中经常有的情况那样，作者很重视这种异议，读者应该在书中读出一些恰恰没有写在其中的东西。

176神的喉舌。

——诗人说出大众拥有的较高的普遍看法，他是他们的吹嘴和笛子——但是，由于韵律和所有其他的艺术手段，他表达这些看法的方法使大众像接受某种全新的奇异之物一样接受它们，并且很认真地认为，诗人就是神的喉舌。甚至在创作的云山雾水中，诗人自己也忘记了他所有的那些心灵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从父母那里、从教师和各种书本那里、从街上，尤其是从教士那里；他自己的艺术欺骗了他，并且在天真的年代里他真的相信，有一位神在通过他而说话，他在一种宗教的恍然大悟的状态中创作——而他实际上只是说了他学到的东西，即混杂在一起的大众智慧和大众

愚昧。也就是说：只要诗人真的是大众的声音[vox po?puli ],他就被看作神的声音(vod dei)。

177所有艺术想要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艺术家最难也是最终的任务是描述那些保持不变的东西，自我静止的东西，以及高尚的、简单的、远远撇开个体魅力的东西；因此道德完美的最高形态甚至会被较弱的艺术家作为没有艺术性的题材而拒之门外，因为对于他们的抱负来说，看到这样的果实实在是太痛苦了：它们

从艺术最靠外的枝丫上冲着他们放射异彩，但是他们没有梯子，没有勇气，也没有可攀缘的条件，无法斗胆爬上去。本来，一个作为诗人的菲迪亚斯①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考虑到现代效应，这几乎只是从以下说法的意义上来讲的：在上帝那里，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想要有一个诗人的克劳德·洛兰，这种愿望即使在现在也是一种过分的苛求，尽管心向往之。——关于最终之人的描绘，也就是说，关于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完全的人的描绘，

①菲迪亚斯（活动时期为公元前500—前430），雅典雕塑家。

至今为止，没有艺术家能够胜任；但是也许希腊人，按照雅典娜的理想，在至今所有人类中是将目光投得最远的。

178艺术与复辟。一历史上的反向运动和所谓的复辟时代，试图重新给予最终存在状态之前的一种精神与社会状态以生命，而且似乎真的成功地实现了一种短暂的起死回生，这样的运动或时代有着感情丰富的回忆所能给予人的魅力，有着对几乎已失去之物的渴望，让人匆匆拥抱昙花一现的幸福。由于这种不寻常的情绪深化，正是在这样一些暂时的、几乎梦幻一般的时代里，艺

术和诗歌找到了一种自然的土壤：有如在陡峭的山坡上长出了最娇嫩、最罕见的植物。

——因此，有些优秀的艺术家无意中被推向一种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复辟思想，为此他自己收拾好一个安静的角落和小花园，然后在那里，他在自己周围聚集起那个使他感到亲切的历史时代的遗老遗少，纯粹在死人、半死人和累得要死的人面前响起他的弦乐演奏，也许会有前面提到的那种短暂的起死回生效果。

179时代的幸运。

——有两个方面我们时代可以被誉为幸运的。就过去而言，我们享受了所有的文化及其作品，它们以所有时代最高贵的气质滋养我们；我们还足够靠近所有文化及其作品赖以产生的力的魔术，这样我们就能高高兴兴而又战战兢兢地暂时屈从于它们：然而以前的各种文化只能自我享受，眼光不能超越自我，更确切地说，就像被罩在一个较宽或较窄的大钟形罩子里，虽然从罩子上有光线洒到它们身上，但是它们的目光却不能穿透罩子看到外面。就未来而言，历史第一次向我们展现了包括整个地球村的人间尘世目标的惊人前景；同时，我们感觉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可以毫不狂妄地将这项新任务掌握在手而不需要超自

然力援助的那种力量；是的，但愿我们的事业会如愿以偿，尽管我们会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一个人，我们应该对他负有解释的责任，除了对我们自己：从今以后，人类完全可以从自己做起，为所欲为。

——当然，也有人像古怪的蜜蜂，他们只懂得从一切事物的花萼中吮吸最苦、最讨厌的东西——事实上，所有事物都在自身中含有一点这种不是蜂蜜的东西。但愿这些人会以自己的方式感受已描述过的我们时代的那种幸运，继续营造他们那不舒服的蜂窝。

### 180 一个幻影。

——成年人、成熟者以及最成熟者的学习与思考；每个人每天都不受强制然而按照道德律令花时间去进行的学习与思考；作为学习与思考最有价值、最充满回忆的场所的教堂；几乎每天都有的、对已达到和可达到的人类理性尊严的节日般的庆祝；教师理想的一种更新、更完全的兴衰——教士、艺术家、医生、知识人和智者都融合于这种理想中，就像他们各自的美德必然作为整体美德出现在学说本身当中、出现在他们的演讲和他们的方法中那样——这是一个我挥之不去的幻影，我坚信它揭起了未来面纱的一角。



## 181对教育的曲解。

——由于所有的教学制度都特别不可靠，所以现在每个成年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认为自己的惟一教育者是偶然性——教育方法和教育意图的风向标指向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解释：现在，最古老和最新的文化势力像在一个疯狂的群众集会上一样，更愿意被人听见，而不是被人理解，它们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通过它们的声音、它们的喊叫，来证明它们依然存在，或者已经存在。可怜的教师和教育者在这种丧失理智的噪音中先是晕头转向，然后变得宁静，最终变得麻木不仁，他们忍受一切，现在又让学生也忍受一切。他们自己没有受过教育：他们该如何教育呢？他们自己不是挺拔成长、强健而又枝叶茂盛的树干：谁想要依附于他们，谁就得曲曲弯弯，显得扭曲、畸形。

## 182时代的哲学家与艺术家。

——放荡与冷漠、欲望的燃烧、心灰意冷——这种矛盾的并置出现在当今欧洲上流社会中。如果艺术家通过他的艺术，在欲望燃烧的同时也点燃起心灵之火，他就相信自己已成就了许多；如果哲学家和他的时代一起感到心灰意冷，同时也能通过自己否定世界的判断使自己和社会

的欲火冷却下来，那么他也同样可以相信自己成就了许多。

183非必要莫当文化斗士。——我们终于知道，无知会在一个人年轻时造成这么多的损害：我们首先得做最出色的事情，其次得找出最出色的事情，无论该在哪里、该以什么名义找到它；而我们碰到糟糕的、平庸的事情，则不做任何斗争，就立刻退避三舍；对一事物性能的怀疑——这种怀疑在比较训练有素的鉴别力那里会迅速产生——可以被我们看作反对这件事物的论据，看作完全避开它的理由：虽然冒着在这当中犯几次错误、将较难达到的好处同坏的东西和不完美的东西相混淆的危险。只有那些不能做更好事情的人才应该作为文化斗士来攻击世界的丑行。但是如果这种文化的教师和哺育者想要全副武装地出现，由于采取各种预防措施，由于守夜和噩梦而将职业和家中的安宁变成了极大的不安，

那么他们就是毁灭自己。

184自然史该如何叙述。

——自然史像道德—精神力量对抗恐惧、想像、惰性、迷信、愚蠢的战争史和胜利史一样，应该这样来叙述，使每一个听到讲述的人不断被

吸引着去争取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健康与兴旺，被唤起当人性的继承人与延续者的快感和一种越来越高尚的事业需求。至今自然史还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语言，因为发明语言的雄辩的艺术家——因为在这方面需要他们——摆脱不了一种针对语言的固执的怀疑，尤其根本不愿意向语言学习。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英国人在他们给下层人民读的自然科学教科书中朝这种理想迈出了令人赞叹的步子：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书是由他们最杰出的学者——完整的、丰富的、正在充实的人——写的，不像在我们这里，是由从事研究的平庸之才写的。

### 185 人类的天赋。

——如果按照叔本华的观察，天赋在于同自我经验有关的生动回忆，那么在争取获得关于整个历史变迁知识的努力中——这种努力越来越强有力地——将新时代同所有其他时代区分开来——第一次在自然和精神之间、人类和动物之间、道德和物理学之间，摧毁了古老的城墙，一种争取人类天赋的努力应该可以从总体上辨认出来。思考得很完美的历史应该是宇宙的自我意识。

### 186 文化崇拜。

——伟大人物附加上他们本性中吓人的太人

性的方面，他们的盲目、扭曲、过度的方面，就使他们巨大的、往往容易变得太巨大的影响不断由于那些特性引起的不信任而受到限制。因为人类为了自己的继续存在而必须拥有的所有那些成体系的东西是如此包罗万象，需要有如此种类繁多、数目巨大的合力作用，以至于整个人类不得不为任何片面的偏爱而受到严厉的处罚，无论这偏爱是对科学的偏爱、对国家的偏爱、对艺术的偏爱，还是对商业的偏爱。当人们受到朝拜的时候，这始终是文化最大的厄运：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可以感觉与摩西律法上禁止有上帝以外的神的戒律相一致。在天才崇拜和权力崇拜的旁边，作为补充和相应的措施，人们总是要放上文化崇拜：它确实懂得给予物质的、卑微的、低贱的、被误解的、羸弱的、不完美的、不完整的、不真实的、表面的，甚至邪恶的、可怕的东西一种充满谅解的评价，并承认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因为一切人性的东西通过惊人的劳动和幸运而达到的持久和谐之音，以及无论是出自独眼巨人和蚂蚁的，还是出自天才的作品，是不应该重新丢失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抛开共同的、深沉的、往往令人毛骨悚然的固定低音而不会使旋律不成其为旋律呢？

## 187古代世界与快乐。

——古代世界的人更懂得自娱，我们则懂得更少悲伤；前者不断以他们全部丰富的洞察力和深思熟虑找到自我感觉良好和庆祝节日的机会，而我们则把心思放在解除痛苦、消除不快之源的工作上。在痛苦的存在问题上，古代人试图遗忘或用某种方法使感觉拐向愉快的事情中：以至于他们在这方面求助于镇痛药的帮助，而我们则追究痛苦的原因，在总体上更喜欢进行预防。

——也许我们只是奠定了后人在上面重新建起快乐殿堂的基础。

188作为谎言家的缪斯。——“我们善于说许多谎言”——有一次缪斯们向赫希奥德吐露心事的时候这样说道。\_旦我们把艺术家理解为骗子，我们就会有重要的发现。

189荷马能有多荒谬。一有什么能比荷马作品中的那种想法更放肆、更恐怖、更难以置信地像冬天的太阳一样照耀着人类的命运呢？

诸神作出决定，就此给人造成  
毁灭，却为后人留下一曲颂歌

所以：我们痛苦，我们毁灭，好让诗人不缺乏题材——荷马的诸神正是这样命令的，他们似

乎非常关心未来子孙后代的娱乐，而不关心我们这些现在的人。——一个希腊人的头脑里怎么竟会有这样的想法！

190对于存在的事后辩解。

——有些思想是作为谬误和幻想进入世界的，然而它们却成了真理，因为人们事后给了它们一个真正的基础。

191需要有赞成者和反对者。——每一个伟大的人不仅必须得到支持，而且为了共同的利益，也必须遭到反对，谁要是不明白这一点，谁就肯定还只是一个大孩子——或者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192天才的不公正。

——天才最不公平地对待他同时代的天才：他首先认为他不需要他们，因此就认为他们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他们，他也是天才，然后是他们的影响和他的电流效应发生冲突，所以他甚至把他们称为有害的。193 一个预言家最糟糕的命运。——他做了 20年工作来说服他的同龄人相信自己——他最终成功了；然而同时他的对手们也成功了：他不再相信自己。

194三个思想家等于一只蜘蛛。

——每一个哲学流派中都有三个思想家以以下方式互相追随：第一个从自身中产生出精子和体液；第二个将体液抽成丝，编织起一个人工之网；第三个埋伏在这张网里等待落入网中的牺牲品——其试图靠哲学而生活。

195感发于同作者的交往。

——如果你轻侮作者，就像你硬挑他的毛病一样，这同样是同作者交往中的一种不好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作者都有他的回击手段。

196双套车。

——思想含混和感情上的如醉如痴经常同独占鳌头、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无情意志相联系，就像由衷的帮助、祝福和好意同要求思想敏锐和明晰、要求感情上冷静和克制的冲动相联系一样。

197联络者与分裂者。

——联络人们的東西——对共同利益和不利情况的理解——不是在头脑里，而分裂人们的東西——在爱与恨中的盲目选择与摸索，以所有人为代价而求助于一个人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共同利益的蔑视——不是在心中吗？

198射手与思想家。

——有一些好奇的射手，他们虽然没有射中目标，但是却暗自骄傲地离开打靶场，因为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他们的子弹飞得很远（虽然从靶上飞了过去），或者认为他们虽然没有击中目标，但是却击中了别的东西。也有一些这样的思想家。

199来自两个方面。

——我们如果比一种思想倾向和运动更有优势，不赞成其目标；或者如果其目标太高，使我们的俗眼无法辨认，也就是说，它比我们更有优势，我们就敌视它。所以，反对一个党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而抨击者出于共同的仇恨，结成比他们所憎恨的一切更可憎的联盟，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200原创性。

——并不是一个人第一次发现某样新东西，而是一个人把古老的、熟悉的、每个人都看见但是又忽视了的東西看作新的，才是凸显一个真正原创性头脑的标志。第一发现者通常是那位平庸而无心的幻想家——偶然性。

201哲学家的错误。

——哲学家相信，他的哲学价值在于整体



中、在于建筑物中：后人在他用于建筑，而且此后仍然经常地、更好地被用于建筑的石块当中发现了这种价值——也就是说，这种价值在于那个建筑物可以被摧毁，但是仍然可以作为材料而拥有价值。

202诙谐。

——诙谐是关于一种死去的感情的碑铭。

203问题解决前的刹那间。一一在科学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就站在答案面前，却认为自己的努力现在已完全成为徒劳——就像一个拉开活扣的人，正在他马上就要拉开这个活扣时，他犹豫了：因为恰恰在那时候，这个活扣看上去最像一个死结。

204加入狂热者的行列。

——考虑周到、对自己的理智有把握的人可以很有收获地在狂热者中间混10年，使自己沉湎于一种不过分的疯狂。这样一来，他已经在最终通向精神世界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好长一段路，这种精神世界主义可以毫不狂妄地说："任何精神的东西对我来说都不再陌生。"

205凛冽的空气。

——科学中最好、最健康的東西，像在山区

里一样，是在其中流动的凛冽的空气。——精神上的软弱无能者（如艺术家）由于这种空气而畏惧并诽谤科学。

206为什么学者比艺术家更高贵。

——科学比诗歌艺术需要更高贵的人：他们必须更简单、更少野心、更节制、更安静，不那么关心身后的名誉，能全神贯注于这样一些事物：这些事物很少在许多人眼里显得值得作出这样一种个性牺牲。此外，他们还意识到另一种损失：他们的活动方式、对最高度冷静的一贯要求，削弱了他们的意志，火的力度不像在诗人的炉子里保持得那样猛烈：因此他们往往在一生中比诗人更早失去最高的力量和全盛时期——而且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明白这种危险。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似乎更缺乏天赋，因为他们更少发光，将比他们的实际情况更少被人看重。

207虔诚在多大程度上起了遮蔽作用。

——人们把自己世纪所有的伟大品质 and 美德作为礼物，在以后的世纪里送给伟大的人——因此所有最好的东西不断被虔诚所遮蔽，虔诚将这些东西视为一幅圣像，人们给它硬摆上各种献祭品——直到最后它完全被这些东西所遮蔽、所包裹，因而更是一个信仰对象，而不是一个观赏对

象。

## 208 颠倒。

——如果我们将真理颠倒过来，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我们的脑袋也因此没有待在它该待的地方。

## 209 时尚的起源和好处。

——一个别人对自己形式的明显的自我满足激起大量模仿，渐渐创造出许多人的形式，也就是说时尚：这许多人想要通过时尚达到的正是对形式的那种惬

意的自我满足，而且他们也真的达到了。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每个人有多少理由要感到恐惧、要自我隐藏起来，考虑一下每个人的3/4能量和好意如何会因为那些理由而麻痹、而一无所获，那么我们就得对时尚表示感谢，因为它解放了那3/4并向那些明白自己受它法则约束的人传达自信和相互间愉快的迁就。甚至愚蠢的法则也能给人以性情的自由与安宁，只要许多人屈从于它就行。

## 210 舌头的松绑者。

——有些人和书的价值仅仅在于这样的特性，可以使每个人不得不说出最隐秘、最内心的

东西：这是舌头的松绑者，是撬开最顽强的牙齿的撬棍。甚至有些事件和恶行，尽管显然只受到人类的诅咒，却也有那样的价值和好处。

## 211慷慨大方的精灵。

——在我们中间，要是不想用自己的方式、通过用自己的肩膀分担一部分遭妒忌和辱骂的负担，从而向那些被作为辱骂对象而强加了自由精灵这个名称的人表示敬意，那么谁会敢于自称为自由精灵呢？然而，我们大概可以十分严肃地（不带任何高傲或宽容的顽固姿态地）自称为“慷慨大方的精灵”，因为我们感觉到作为我们最强烈心灵冲动的自由引力，而且和受束缚而根深蒂固的理智相反，几乎用一种精神的游牧方式来看待我们的理想——为了要使用一种谦虚的、几乎蔑视的表达方式。

212真是缪斯的恩宠呀！——荷马的说法动人心弦，如此真实、如此可怕：缪斯由衷地爱他，给他以好事与不幸；因为她取走了他的眼睛，给他注入迷人的歌。

——这是给思想家读的一个没完没了的文本：她给予好事与不幸，这是她由衷之爱的方式！每个人都将特别为自己作出解释，为什么我们思想家和诗人就得牺牲我们的眼睛呢？

### 213反对音乐的照料。

——从儿童时代起通过素描和绘画，通过风景、人物、事件的速写而对眼睛的艺术培养，同时也带来了一生都能享有的不可估量的好处，使观察人和情景的目光变得敏锐、宁静、持久。相似的附带好处不会从对耳朵的艺术培养中产生出来：因此，公立学校将视觉艺术优先于听觉艺术一般是会有好处的。

### 214平凡事物的发现者。

——有一些敏锐的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件平凡事物离他们更遥远的了，他们往往在走了各种各样的弯路和山间小道之后发现这样一种平凡事物，并且非常喜欢它，使不敏锐的人大为惊奇。

215学者的道德。——科学有规则地迅速向前发展，这只有当个人不必太怀疑、不必非要到一个对他来说比较遥远的领域里去核查别人的每一份账单和每一个断言的时候才是有可能的：然而，其条件是，在他自己的领域里，每个人都有特别多疑的竞争者恶毒地严密监视他。从这样一种"不太怀疑"和"特别多疑"的并置中，产生出学者共和国里的正直。

### 216一无所获的原因。

——一些有最高天赋的人，他们只是因为一个气质上的弱点而太不耐烦，不能等过妊娠期，从而一无所获。

217颠倒的眼泪世界。——更高级文化的要求给人造成的多种多样的不适使本性产生如此之大的改变，以至于他们通常老是很呆板、很淡泊寡欲，只有在幸运难得地降临到头上时才会流下眼泪，有些人甚至在享受无痛苦时刻的情况下不得不流泪——只有在幸福中他们的心才跳动。

218作为译员的希腊人。

——当我们说起希腊人的时候，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谈起今天和昨天：他们那众所周知的历史是一面干净明亮的镜子，它总是反射出不是镜子本身所有的东西。我们随便谈起他们，为的是可以不谈别人——以便别人现在自己对着若有所思的读者的耳朵说些什么。所以希腊人使现代人变得更容易传达许多难以传达的、靠不住的东西。

219关于希腊人后天获得的性格。

——我们很容易受到希腊人著名的明晰、透明、简单、秩序以及希腊作品水晶般自然同时又水晶般艺术的诱惑而相信这一切希腊人很容易做到，就像利希腾贝格曾经这样说过。但是没有什么

么比这更草率、更站不住脚的了。从高尔吉亚到狄摩西尼的散文史昭示了一种从晦涩、堆砌、无品味倾向中走出来的工作和斗争， 可以让人想起英雄们为开拓出森林和沼泽地中的第一条道路而付出的辛劳。悲剧对话是戏剧家真正的业绩，这是由于其非同寻常的清晰和明确，而且是处在这样一种民族气质中： 它沉湎于象征与暗示，此外尤其受到伟大的歌队抒情诗的教育：就像使希腊人从亚洲式的豪华和含糊的作风中解放出来，在伟大和个别中获得建筑学的明晰是荷马的业绩一样。而且真正纯粹地、有启发地说事情亦非易事，要不然，怎么会有对西摩尼得斯警句的高度赞美呢？他的警句真的显得那么淳朴，没有金丝花边，没有以阿拉伯风格装饰的诙谐—— 它只是说它必须说清楚的事情，带着阳光的宁静，而没有那种闪电般的哗众取宠。因为从几乎天生的朦胧中奔向光明是希腊式的，所以这个民族在听到一句简洁的警句时，在听到哀歌的语言、听到七位智者的箴言时，会发出一声欢呼。这就是我们认为有失体统的以韵文颁布的法令作为要战胜韵律的危害、战胜诗歌原本固有的、晦涩的、希腊精神的曰神使命之所以如此受到欢迎的原因。简洁、流畅、平淡是从民族气质中硬逼出来的，不

是与生俱来的一退回到亚洲方式中的危险始终在希腊人头顶上游荡，而且不时真地降临到他们身上，就像一股昏黑的洪流，充满着神秘的感情冲动，充满着原初的野蛮和昏天黑地。我们看见他们潜下水去，我们看见欧洲几乎被冲走、被淹没——因为欧洲当时非常小——但是他们总是一再冒出来，真是出色的游泳者和潜水员，这个俄底修斯的民族。

## 220真正的异教因素。

——也许对于希腊世界的观察者来说，没有什么比他发现希腊人时不时几乎像过节似的对待他们所有的激情和不良自然倾向，甚至由国家机关发起建立他们太人性的东西的一种节庆秩序的时候更使他感到惊奇的了：这就是他们世界的真正的异教，从基督教的角度出发是从来理解不了、也绝不可能理解的，而且始终遭到最严厉的反反对和蔑视。

——希腊人把太人性的东西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并不辱骂它，宁愿通过将它规定在社会文化的风俗习惯领域内而给它一种二等的权利：是的，对人拥有权力的一切，他们称之为神性，他们将此写在他们天堂的墙上。他们不否认在恶劣品质中表现出来的自然冲动，而是给它规定范



围，在他们发明了足够的预防措施以便能对那狂野的洪水进行尽可能无害的疏导之后，将它限制在某些礼拜上和某些日子里。这是古代所有道德主义自由思想的根本。邪恶的东西、靠不住的东西、动物性的落后的同样也野蛮的东西、仍然在希腊人本性基础中活着的前希腊人和亚洲人的东西，都会有机会得到一种适度的发泄，人们不去努力完全消除这些东西。这样一些被规定了的东西的整个体系，包含在不是根据个别的个人或社会阶层而是根据人的一般特性建立起来的国家之中。在国家建设中，希腊人显示出对典型事物与事实性的东西的那种惊人意识，这种意识使他们后来能够成为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需要在国家政体和国家崇拜的组织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有限的教士道德法则或种姓制度式的道德法则，而是对所有人性现实的最广泛的考虑。希腊人的这种自由和这种现实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是从荷马和荷马以前的诗人那里来的；因为正是这些其本性通常不是最正直、最聪明的诗人却因此而拥有那种对现实事物、对任何一种有现实效果的东西的乐趣，甚至不想完全否定恶：对他们来说，它保持适中，不把一切都打死，不在内心造成毒害，就

足够了——也就是说，他们和希腊国家的缔造者相似，是他们的老师和先行者。

221希腊人的例外。一在希腊，深刻、彻底、认真的人都是例外：人民的本能应该说更倾向于把认真和彻底感受为一种扭曲。不是创造形式，而是从国外借用形式，但是把它变成最美丽的外表——这就是希腊方式：模仿，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艺术错觉；一再压制禁不住产生的认真；清理；美化；肤浅化——从荷马到公元第三、第四世纪的诡辩学者都是这样，这些诡辩学者纯粹就是些表面文章、浮华辞藻、激动的表情，他们诉诸渴望外表、声响和效果的完全空洞的灵魂。

——而现在我们来评价那些创造了科学的例外的希腊人的伟大吧！谁谈论他们，谁就谈论了人类精神最英勇

的历史！

222简单的东西既不是时间上的最初者，也不是时间上的

最末了者。在宗教概念的历史中，虚构了事物的许多虚

假演变和渐进发展，实际上这些事物不是从

彼此中发展出来，也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发展起来，而是并列地、分开地发展起来的；尤其是简单事物被太过于认为是最古老、最开始的事物了。不少人性的东西是通过减法和除法，而恰恰不是通过加倍、附加、复合的方式产生出来的。

——例如，人们仍然相信从那种粗笨的大木块和石头直到完全人化的神像的逐渐演化：然而事实恰恰是，只要神性被置入树木、木料、石头、动物中，并在那里被感觉到，人们就会像害怕无神论一样害怕神的形象的人化。只有远离迷信和宗教羞耻心魔力的诗人才不得不使人的内心幻想习惯于此，对此心甘情愿，但是如果比较虔诚的情绪和时刻再次占了上风，那么诗人这种起解放作用的影响就会重新退回去，神圣性会一如既往地停留在怪物、可怕的东西以及真正完全非人的东西那边。然而，甚至有许多内在想像力敢于为自己建构的东西仍然会，如果用外在的、具体化的描述说出来就是，产生痛苦的效果：内在的眼睛比外在的眼睛大胆得多，也更不害羞（因此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困难，难于把史诗题材变成戏剧题材，从部分意义上来讲，这种改变也是不可能的）。宗教想像很长时间都根本不愿意相信神和形象的同一性：形象应该让神性之守护神

以某种神秘的、无法充分想像的方法在这里、而且只有在这里显灵。最古老的神像应该既包含同时又藏匿神——暗示神，但是不表露出来。没有一个希腊人曾经在内心将他的阿波罗看作木头方尖碑，将他的厄洛斯看作石头块；这是一些象征，它们恰恰应该造成对直观显现的恐惧。那些木制品也是同样情况，在其上面以最可怜的木雕艺术雕刻出了一个的往往在数量上过多的肢体：例如一个拉哥尼亚<sup>①</sup>的阿波罗有四只手、四个耳朵。在这样的不完整、暗示或过于充分中，有一种令人恐惧的神圣性以阻挡人们想起人性的东西和人类方式的東西。这不是人们形成这样一些东西的艺术胚胎阶段：好像在这样的形象受到尊敬的时代里，人们没能讲得更清楚，没能表达得更明白易解。更确切地说，人们害怕的正是一件事情：直接说出来。就像古神庙的祭神室里有最神圣的、真正的神性之守护神，将其藏匿在神秘的朦胧之中，但又不是完全藏匿；就像有围柱的神庙包含了祭

①古希腊南部的一个王国，都城为斯巴达。

神室，几乎以一种罩子和雾霭遮挡住胆大放肆的目光，但不是全部：所以这形象既是神，同时又藏匿神。——只有当宗教礼拜之外的世俗竞

争世界里对竞争胜利者的乐趣上升得如此之高，以至于在这里激起的宗教感之海的海浪朝那世界滚滚而去的时候；只有当胜利者的立式雕像在神庙庭院建立起来，虔诚的神庙参拜者不得不有意无意地使他的眼睛像他的灵魂一样，习惯于这种人类之美、人类超凡之力的不可回避的外观，以至于由于空间和心灵的靠近，敬人和敬神听起来互相搞混了的时候，对神像真正人化的恐惧才会消失，伟大的雕塑艺术的大竞技场才被打开——甚至现在还有这样的限制：凡有朝拜的地方，上古的形式和丑陋就得到保存，并被小心翼翼地复制出来。但是，给予神圣化与馈赠的希腊人现在可以在极度的幸福之中沉湎于让神成为人的乐趣。

223我们得去何方旅行。

——直接的自我观察早就不足以认识自我：我们需要历史，因为过去继续浪水滔滔地在我们中间流动；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过是我们每一时刻从这种继续流动中感觉到的东西。甚至在这里，当我们想要踏入表面看来最属于自己、最个性化的存在之河时，赫拉克利特的那句话仍然管用：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这是一句渐渐变得陈旧的格言，但是仍

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同样的力量和真实性①，就像下面那句格言一样：为了理解历史，我们

本书翻译所参照的德文版本中"真实性"一词的德文原文是"nahrhaft"，意思是"滋补的"，此处可翻译成"滋补性"但是德国其他出版社，如汉瑟尔出版社出版的《尼采文集》中此处的原文是"wahrhaft",意思是"真实的"、"有真实性的"，译者认为后者在这里更合适，所以此处翻译成"真实性",特此说明。不得不寻找历史时代的活生生的残余~"我们必须像祖先希罗多德那样到各个国家一一这些国家不过是一些已变得稳固的人们可以立足于其上的较早文化阶段、到所谓的野蛮和半野蛮的民族那里去旅行，尤其是到人们已经脱掉了欧洲的服装或者还没有把它穿上的地方去。但是，现在还有一种更为精妙的旅行艺术和旅行意图，使人们不必老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行千里路。很可能，有其各种文化色彩和文化之光折射的最近三个世纪仍然继续活在我们附近：它们只是需要被发现。在有些家庭里，甚至在个别人那里，仍然等级分明，一层压一层：在别的地方，有着更难理解的岩石断层。一种更古老的情感的值得尊敬的模式肯定能更容易地保存在偏远的地区，保存在人迹罕至的山谷里面，保

存在比较封闭的集体里，它必须在这些地方被追踪出来，而这样的发现在柏林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柏林人们脱胎换骨、一无所有地来到世上。谁长时间地从事了这种旅行艺术的实践以后变成了百眼阿耳戈斯，谁最终就将陪着他的伊俄①——我指的是他的自我——到处走，在埃及和希腊、拜占庭和罗马、法国和德国，在民族迁徙或定居的时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在家乡与国外，甚至在大海、森林、植物、山区中，重新发现这生成变化中的自我的旅行冒险。于是自我知识变成了关于一切过去事物的全面知识：就像——按照只是在这里作出暗示的另一系列的思考——自我决定和自我教育在最自由、最远视的人那里有一天会变成关于未来整个人

①伊俄是希腊神话中伊纳科斯国王的女儿，宙斯的情人，被天后赫拉变成了一只母牛，送给了阿耳戈斯。类的全面决定一样。

## 224香脂与毒药。

——人们不能足够彻底地考虑这一点：基督教是已经变得古老的古代的宗教，它的前提是存在堕落了的高度文化的古老民族；对这些民族，它曾经能够、现在也能够发挥香脂的作用。在耳朵和眼睛里“满是淤泥”，以至于再也听不见

理性与哲学的声音，看不见具体化的智慧的时代——无论这种智慧用的是爱比克泰德的名字还是伊壁鸠鲁的名字——也许那矗立的苦难十字架和"末日审判的长号"仍然起作用，打动这样的民族，让他们仍然作正派的生活享受。人们想起罗马的尤维纳利斯<sup>①</sup>，想起这个有着维纳斯的眼睛的恶毒家伙——人们由此而明白，在"世人"面前画十字是什么意思，人们由此而尊敬宁静的基督教教堂辖区，并因为它覆盖了希腊罗马的土地而心怀感激。如果大多数人当时都同时带着心灵的奴化，带着老人的欲念出生，那么碰到那些更是灵魂而不是肉体的人；那些似乎实现了希腊人关于冥府幽灵的想像的人；那些畏缩不前、躲躲闪闪、啾啾叫唤、好心好意的人影；那样一些带着一种可以补缺而拥有"更好生活"的希望，并因此而变得如此知足、如此无言地蔑视、如此高傲地容忍的人影，该是何等的好事！——这种基督教，作为以破烂、疲乏然而音调优美的钟敲出来的优秀的古代的晚钟，甚至对于那种现在只是历史地穿越那个世纪的人来说，仍然是一种用于耳朵的香脂：对于那些人本身来说一定就是这样的！——与此相反，对于年轻的、生气勃

①尤维纳利斯（公元60—140），罗马讽刺诗



人。

勃的野蛮民族来说，基督教就是毒药；例如，将关于有罪和罚入地狱的信条植入古代德意志民族的英雄的、孺子的、众生的灵魂，无非就意味着毒害了它；其结果必然是一种完全闻所未闻的化学发酵和化学分解、一种感情和判断的大杂烩、一种最荒诞事物的蔓生与培育，因此，在更长远过程中，是对这样的野蛮民族的全面削弱。

——当然，没有这种削弱，我们还会从希腊文化中得到什么呢？我们还能从人类的整个文化往昔中得到什么呢？——因为未受基督教触动的野蛮人懂得彻底清除古代文化：例如，罗马化的不列颠的异教征服者就极其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帮助使古代“世界”不朽。

——在这里还是再次留下了一个相反的问题和一种相反考虑的可能性：如果不被所提到的毒药削弱，那些生气勃勃的部落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也许是德意志人，能够自己渐渐找到一种更高级的文化、一种自己的新的文化吗？关于这种文化，人类甚至连一点概念都不会有吗？——所以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人们不知道——

用基督教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是上帝更应该感谢魔鬼，还是魔鬼更应该感谢上帝呢？

225信仰让你上天堂，也让你下地狱。

——一个思想上犯了禁的基督徒有一天大概会问自己：如果对上帝的信仰已足以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么还真有必要实际上存在一个上帝以及一只代人受过的替罪羊吗？万一它们应该存在，那它们不就是多余的了么？因为一切舒适的、令人安慰的、道德化的东西像一切基督宗教给予人类心灵的那些使人阴暗、使人破碎的东西一样，是从那种信仰出发，而不是从那种信仰的对象出发的。这里的情况和下列众所周知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没有魔女，但是由于相信有魔女而产生的效果跟如果有魔女时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对于基督徒期待有一位上帝的直接干预，然而却徒然期待——因为没有上帝——的所有那些时机来说，他的宗教有着足够的创造才能，可以虚构出种种让人感到安慰的借口和理由：由此可见，它无疑是一种富有才智的宗教。

——虽然信仰至今还没有能够搬动真正的大山，我也不知道有谁声称它能做到这一点，但是

它却能把大山放到没有山的地方。

## 226雷根斯堡①的悲喜剧。

——我们时不时会惊人清晰地看到幸福女神的滑稽剧，看到她如何将未来几个世纪的绳索连在了少数的日子上，连在了一个地方，连在了一个人的状况和看法上，她要让未来的世纪在这绳索上跳舞。所以德国近代史的厄运就在于雷根斯堡争论的那几天里：没有宗教战争，没有反宗教改革，教会与道德问题的和平出路似乎得到了保障，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似乎也一样；孔塔里尼②深刻而宽厚的思想意识，作为将精神自由的曙光反映在自己翅膀上的较为成熟的意大利虔诚的代表，在神学争论之上得意地盘旋了片刻。但是，路德的榆木脑瓜里充满着怀疑和极大的恐惧，他拒绝了：因为他似乎觉得通过仁慈来辩解是他最伟大的发现和座右铭，所以这句话从意大利人嘴里说出来他就不

① 德国的一个城市，此处指1541年在此举行的神学与政治会议。

② 盖斯帕罗·孔塔里尼红衣主教（1483—1542），天主教会的一位改革

家，被派去雷根斯堡同路德派进行和解，但没有成功。

相信了：而众所周知，意大利人发现这句话要早得多，而且完全不动声色地将它传遍了整个意大利。路德在这表面的协调中看到了魔鬼的诡计，就尽可能地阻止了和平工作：他由此而大大促进了帝国敌人的企图。

——现在，让人更多地得到的极其滑稽的印象的是，-我们还要另外考虑到，人们当初在雷根斯堡争论的那些命题中，包括关于原罪、关于耶稣代世人受过从而实现救赎、关于以信仰作为辩护之由等命题，没有一个有任何一点真理性，甚至同真理毫无关系，它们现

在全都被认为是无法讨论的~"而世界却因此烧着了大火，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事物、没有任何现实与之相符合的那些观点被点燃了起来；而关于纯粹的哲学问题，例如关于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所说的话的解释，至少还允许争论，因为在这里可以谈论真理。但是，在什么东西也没有的地方，真理也失去了它的权利。——最后要说的只有：当时产生的能源确实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这些能源，现代世界的所有磨坊都不会受到同样强度的驱动。所以首先要看力度，然后才看真理，或者甚至然后还有很长时间不看真理——不是吗，我亲爱的合乎时世的人们？

## 227歌德的谬误。

——歌德在下列问题是伟大艺术家的伟大例外，他不是生活在他实际能力的目光狭隘之中，好像这种能力在他本人身上以及对全世界来说，必然是本质的、优秀的、绝对的、最终的东西。有两次他认为比他实际情况拥有更高的东西——在他似乎十分相信自己是最伟大的科学发现者和启蒙者之一的后半生中，他犯了错误。而在他的前半生中也是一样：他要求自己拥有的东西，比诗歌艺术对他来说似乎已达到的高度更高——在这中间他已经犯了错误。本性想要把他造就成一个造型艺术家——这就是最终驱使他去意大利，以便在这种幻想中得到真正的宣泄并为它作出任何牺牲的炽热沸腾的内心秘密。最后，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一个真正厌恶所有幻觉创造物本身的人，他发现，一个骗人的欲望小精灵如何刺激他相信这种职业，他如何不得不摆脱他意欲的最大激情，向它道别。相信必须道别的那种有刻骨铭心之痛的信念，在塔索的情绪中逐渐完全消失：在他身上，在那位“强化的维特”<sup>①</sup>身上，有那种比死还要糟糕的预感，就像一个人对自己说出下面这段话时的情况那样：“现在完了——在这次离别之后，要是不发疯，该怎么活下

去！"相对于当时仅仅是世人熟悉的那样一种纯文学的诗歌态度，歌德一生中这两个基本谬误给予他一种如此有偏见，几乎显得专横的姿态。除了当席勒——这位可怜的席勒，他没有时间，也不放弃任何时间——他从对诗的适度畏惧中，从对所有文学活动和文学行当的恐惧中驱赶出来的时候，歌德都显得是一个希腊人，这个希腊人时不时到情人那里去，心中疑惑着这不是一位他无法以正确名字命名的女神。我们注意到，他的所有创作都十分接近于造型艺术和自然：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的这些形象的特征——他也许认为他始终只是在探索一位女神的变形——在无意中和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他的全部艺术子女的特征。没有这些谬误的拐弯抹角，他就不能成为歌德，也就是说，不能成为现在还没有过时的惟一的德国文字艺术家——因为他既不想当天生的作

①维特是歌德作品中的人物

家，也不想当天生的德国人。

228旅行者及其等级。一人们把旅行者分成五等：第一个最低等级的旅行者是那些旅行同时又被人看的人——他们就是在旅行，几乎是盲目的；其次是真正自己看世界的人；第三种人由看

而体验到某些事物；第四种人将体验到的东西融合到自己心中，与自己相伴；最后有一些有着最高效力的人，他们在所有看到的東西被体验和融合以后，一回到家就必然又把它们全都活生生地倒出来，体现在行动和著作中。一像这五种旅行者一样，所有人归根结底都经历了整个人生旅程，最低等的人是被动的人，最高等的人是那些处于行动中的进行充分体验、穷尽全部内心事件的人。

### 229更高的攀登。

——我们一攀登到比那些至今一直赞美我们的那些人更高的地方时，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显得下沉、下降了：因为他们总以为一直是和我们一起在顶峰的。

### 230适中与中庸。

——关于两件高贵的事情——适中与中庸，我们最好不要去谈论。有少数几个人通过内心体验和内心皈依的神秘小径了解到它们的力量和迹象：他们尊敬其中神圣的东西，害怕大声说出来。所有其余的人在它们被人谈论时几乎不专心听讲，误以为其无聊和平庸：也许除了那些曾听见来自那个领域的一声预先警告的声音但又充耳不闻的人。现在想起这声音就使他们气恼。

231友谊与占优势的人性。

——"如果你走向早晨，我就将挨近黄昏"——这样的感觉是较亲密交往中的人性的高级标志：没有这种感觉，任何友谊、任何拜师求教，早晚都会变成虚伪。

232深邃者。

——深思熟虑的人在同别人的交往中让人觉得像是一个戏子，因为为了得到理解，他们不得不总是先装出一副肤浅的样子。

233给兽类人群的轻蔑者。

——把别人看作兽类并尽可能快地避开他们的人，肯定会被他们追上，他们会用他们的兽角顶他。

234对爱虚荣者的主要犯罪行为。

——使另一个人在社会有机会幸运地陈述他的知识、感受、经验的人，也使自己凌驾于那人之上，因而，万一未被那人完全感觉到他是地位更高的人，那他就对自己的虚荣犯了谋杀罪——而他本人却偏偏相信这种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235失望。

——如果漫长的生命和包括言论、文字在内



的行为可以公开为一个人作证，那么同他的交往通常便会出于双重原因而令人失望：一是因为人们对一段短暂的交往时间期待太多——也就是说，期待所有那些只有靠一生中的上千次机会才会让其显现出来的东西；然后是因为每一个已被承认的人不作出努力，仍然在个人中寻求承认。他太漫不经心——而我们则太急切了。

### 236善的两个源泉。

——一视同仁地对所有人友善，毫无区别地亲善每一个人，这既可以是对人深深蔑视的结果，也可以是对人至爱的结果。

### 237丛山漫游者的自言自语。

——有可靠的迹象表明，你前行登上了更高处：现在你周围比先前更加开阔、更加一览无余，风吹到你脸上更加清凉，但是也更加柔和——你不再有那种愚蠢，将柔和与温暖混为一谈，你走起路来更加生气勃勃、更加坚定，勇气和谨慎一起增长——由于所有这些理由，你现在的道路会比你以前的道路更加寂寞，无论如何也更加危险，尽管肯定没有到看着你这漫游者走出雾蒙蒙的山谷、踏上丛山的那些人相信的那种程度。

### 238最近者的例外。

——显然我的脑袋就是没有很好地长在我的脖子上；因为众所周知，每一个别的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只有我自己，这可怜的流浪汉，束手无策。我们不都像脑袋错了位的柱形立像吗？不是吗，我亲爱的邻居？——可是不，你恰恰是例外。

### 239 小心。

——我们绝不要同那些缺乏对私人事务的尊重的人打交道，要不然就事先毫不留情地给他们戴上习俗的手铐。

### 240 意欲显得虚荣。

——同不认识的或者半生不熟的人谈话时，只表达有选择的想法，只谈论自己有名的熟人，谈论重要的经历和旅行，这是一种表示，表明这个人并不骄傲，至少他不想显得骄傲。虚荣是骄傲者的礼貌的面具。

241 亲密的友谊。——当一个人很尊重另一个人，而且甚于尊重他自己的时候；当一个人同样爱另一个人，但是不如爱他自己的时候；最后当一个人懂得如何通过给亲密关系加上柔和的表皮和绒毛以便使交往变得更加容易但同时明智地克制住实际上的真正的亲密和你我不分的时候，亲密的友谊产生了。

242作为幽灵的朋友。^如果我们大大地改变了自己，那么我们那些不变的朋友们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过去的幽灵：他们的声音隐隐约约，令人毛骨悚然地传到我们这里一~^像我们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只是更年轻、更强硬、更不成熟。

243一种眼睛，两种目光。

——那些有着寻求恩宠、寻求恩主的奇异目光的人，由于他们经常受到的屈辱和经常有的复仇感，通常同样会有厚颜无耻的目光。

244蓝色的远方。

——终生当一个孩子——这听起来很动人，不过只是来自远方的判断；在近处观看和体验，这始终只意味着：终生稚气。

245同一误解中的长处与短处。

——聪明人默默无言的尴尬通常会被不聪明的人从自己角度解释为沉默的优越性，并且十分害怕，而对尴尬的察觉则会产生友善。

246大智若愚。

——智者的博爱决定了他有时候装出激动、愤怒、高兴的样子，以便使他真正本性中的冷漠和谨慎不至于伤害周围的人。

247强迫自己全神贯注。一一只要我们一注

意到某人在同我们的交往与谈话中强迫自己全神贯注，我们就有了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他不爱我们，或不再爱我们。

248通往基督教美德的路。

——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是一条最佳的道路，可以走向爱自己的敌人：因为这使我们对他们心怀感激。

249强求者的策略。

——强求者用金币来换我们习惯的硬币，要我们因此而在此后不得不将我们的习惯看作罪过，而将他看作例外。

250反感的理由。

——我们对有些艺术家或作家变得怀有敌意，不是因为我们最终发觉他欺骗了我们，而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以更机智的手段来使我们就范。

251距离。

——使我认识到两颗灵魂之间的亲缘关系和休戚相关的，不是一颗灵魂如何靠近另一颗灵魂，而是一颗灵魂如何同另一颗灵魂有距离。

252肃静——一个人不可以谈论他的朋友，否则他就会把友好的感觉谈跑了。

253不礼貌。

——不礼貌经常是笨拙的谦虚的标志，在惊喜之中冲昏了头脑，想要通过粗鲁来加以掩盖。

254对诚实的错误估算。一我们至今一直隐瞒的事情，有时候正是让我们新近认识的熟人首先知道：这时候我们愚蠢地认为，我们这种信任的表示是我们可以用来抓住他们的锁链——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了解我们，从而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直言不讳中所包含的牺牲，于是他们将我们的秘密泄露给别人，却并没有想到这是泄露：以至于我们也许就此失去我们的老熟人。

255在好意的接待室里。

——所有那些我们让他们站在好意的接待室里等待的人都会发起酵来，变得酸溜溜的。256对被轻蔑者的警告。

——如果你显而易见地失去人们的尊敬，你就得拼命保持交往中的羞耻心，要不然你就等于透露给别人说，你也失去了你自己的尊敬。交往中的厚颜无耻是一个迹象，说明孤独中的人自己把自己当作狗来看待。

257有些无知显得高贵。

——要得到尊敬者的尊敬，明显地不懂得某

些事情是更有好处的。无知也会给人以特权。

258优雅的对手。^~不耐烦的人和傲慢的人不喜欢优雅，感觉它就像是对自己的一种肉眼可以见到的责备；因为优雅是处于运动和神情中的内心宽容。

259在再见时。

——当老朋友在长久分别之后互相再见到的时候，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提到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变得无所谓的事情时装出十分关心的样子，有时他们两人都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出于一种悲伤的疑虑。于是谈话就像在冥府里进行一般。

260只与勤奋者交友。

——懒散者对于他的朋友来说很危险：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事情好做，就谈论他的朋友们做的事情和不做的事情，最终把自己也搀和进去，使自己很辛苦：所以人们聪明地只和勤奋的人交朋友。

261 一件武器抵两件。

——如果一个人用头脑和心，另一个人只用头脑来为自己的事业说话，这就是一场不平等的竞争：前者似乎是让太阳与风来和自己作对，他

的两件武器互相干扰：他失去了奖赏——在真理眼中。然而，另一方面，后者用一件武器取得的胜利却很少是符合所有其他旁观者心愿的胜利，它不讨他们的喜欢。

### 262深水与浑水。

——公众很容易将浑水摸鱼的人同从深水中汲取的人相混淆。

263向朋友和敌人显示虚荣。——有的人在有目击者在场的时候出于虚荣而甚至糟蹋自己的朋友，他要让他们明白他的优越；另一些人则夸大了他们敌人的价值，为的是要骄傲地证明，他们配得上这样的敌人。

### 264冷静下来。

——人的心热起来，通常是与头脑和判断的病态相联系的。对后者的健康关心了一段时间的人因而必然知道，他必须使什么东西冷静下来：对他自己的心的未来好不关心啊！因为如果人们真的能热起来，那么人们一定还会再热起来，从而拥有自己的夏天。

### 265感情的混合。

——女人和自私自利的艺术家都违背科学而感到某种由妒忌和多愁善感构成的东西。

266在危险最大的时候。

——只要人们在生活中努力向上攀登，人们就很少有折断腿的——但是，当人们开始放松，选择舒服道路的时候，就有危险了。

267不要太早。——人们必须留神，不要太早变得锋芒毕露——因为人们同时也会因此而过早地变得贫乏。

268喜欢反抗者。——优秀的教育者懂得在有些情况下为自己的弟子感到骄傲，因为他违背他而忠实于他自己：也就是说，在那些情况下，那小伙子不可以理解他这个人，或者理解就会造成对他自己的伤害。

269 减实的尝试。

——想要变得比以前更诚实的小伙子，为自己寻找一个公认的诚实者作为他们首先攻击的牺牲品，他们的办法是试着通过谩骂他而被提升到和他平起平坐的地位——背后的想法是，反正这第一次尝试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恰恰那位诚实者是不会惩罚诚实者的厚颜无耻的。

270永久的儿童。

——我们认为，童话和玩耍属于儿童：我们这些短视的家伙！好像我们在某一个年龄段想要



没有童话和玩耍而生活似的！当然，我们把它们称作别的东西，感受为别的东西，但恰恰是这一点说明了它们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儿童也把玩耍感受为自己的工作，把童话感受为自己的真理。生命的短暂保护我们免于被学究式地分成不同的阶段——好像每个阶段都带来了新的东西似的，而一位诗人则应该就此展示两百岁的人，展示真正没有童话和游戏而生活的人。

271任何哲学都是一个年龄阶段的哲学。——一位哲学家在其中找到自己学说的那个年龄阶段会在其学说中反映出来，这是他无法预防的，无论他会感觉自己如何高高凌驾于时间之上。因而叔本华的哲学始终是热烈而忧郁的青年时代的映像——这不是年长者的思想方法；因而柏拉图的哲学令人想起30岁的中年，这时候往往是一股寒流和一股暖流交替奔腾，以至于产生出雾气和轻柔的小云彩，在良好的情况下，有日光照耀，还会产生迷人的彩虹图像。

272关于女人的精神。

——一个女人的精神力量，由于她出于对一个男人及其精神的爱而牺牲了她自己的精神，由于尽管有这种牺牲，她仍然在对她的本性来说原本陌生的、是男人的品性要求她进入的那个新领

域里立即重新产生出第二种精神，从而得到了最好的证实。

273性的提高与下降。——情欲的风暴有时把男人拽到所有情欲都沉默的高度：在那里他真正地爱，而且是在更好的存在状态中，而不是在更好的意欲中生活。而另一方面，一个良家妇女经常出于真正的爱而下降到追求情欲的地步，同时在自己面前降低自己。尤其是，后者属于那种能带来美满婚姻想像的最动人的因素。

274女人做事，男人预言。

——通过女人，自然展示了它至今在描绘人类图像的工作中完成了哪些事情；通过男人，自然显示了在其工作中征服了什么，但是也显示了它还打算要对人类做的一切。——每个时代的完美女性是创造者在文化的每一个第七日上的懒散，是艺术家在工作中的休息。

275移植。

——如果我们用自己的精神来控制感情冲动的无度，那么也许就会带来讨厌的结果：我们会把无度转移到精神上，因而放纵思想和求知欲。

276笑中露天性。——一个女人怎么笑，什么时候笑，这是她的修养的标志，但是在笑声中

流露出她的天性，在很有教养的女人那里，也许甚至流露出她天性中最不能通融的那一部分。

——因此人性的检验者会和贺拉斯一样说出同样的话

来，尽管是出自不同的原因；笑吧，姑娘们。CridetepueUae)

277出自小伙子的灵魂。

——小伙子们在对待同一个人的态度上，付出和无耻互相交替：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是在他人身上尊敬和蔑视自己，只要他们还没有在经验中找到意愿和

能力的分寸，他们就不得不在关于自己的两种情感之间来回

晃悠。

278为了世界的改善。

——如果我们禁止不满意者、忧郁者、发牢骚者的繁殖，那么我们就能魔术般地把地球变成乐

园。

——这个命题属于女性的实用哲学。

279不要猜疑自己的感觉。

——女性的那种说法，说是我们不要猜疑自

己的感觉，其意思无非是：我们应该吃我们觉得味道好的东西。这也许对于有节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日常惯例。但是，其他人不得不按照另一种原则生活："你必须不仅用嘴吃，而且用脑袋吃，从而不让嘴巴因为爱吃甜食而把你毁掉。"

280爱的残酷念头。

——任何伟大的爱都带有残酷的念头，要杀死所爱的对象，免得这对象再放肆地变来变去：因为对于爱来说，变心比毁灭更可怕。

281门。

——孩子像大人一样，在体验到和学到的一切东西中看到了门：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入口，对于大人来说，这始终只是通道。

282有同情心的女人。

——女人的同情是多嘴多舌的，这种同情把病人的床搬到了开放的市场当中。

283过早的功绩。

——很年轻时就立下功绩的人，往往同时忘记了对老年人及年长者的畏惧，从而对自己十分不利地将自己排斥于成熟者和成熟赋予者的社会之外：以至于他尽管较早立下功绩，却仍然比别

人更长久地停留在不成熟的咄咄逼人而又稚气的阶段。

### 284整体的灵魂。

——女人和艺术家认为，凡是人们在什么地方不反对她们，人们就是反对不了；在10个问题上尊重，同时在另外10个问题上默默地不赞同，这在她们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有着整体的灵魂。

### 285青年才子。

——对于青年才子，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歌德的准则办事：我们不可以经常损害谬误，为的是不损害真理。他们的状况跟妊娠期的疾病差不多，伴有罕见的食欲：为了人们由此而期望的结果，人们应该尽量满足和放任这些食欲。当然，作为这些奇异病人的护士，人们必须懂得这种自愿的自我贬低的困难艺术。

### 286对真理的厌恶。

——女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有关于男人、爱、孩子、社会、生活目标的真理都让她们厌恶——而对每个睁着眼睛看她们的人，她们就寻求对其报复。

### 287伟大的爱之源泉。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深沉的内心激情是从哪里来的呢？最不可能仅仅出自肉欲；但是如果男人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了懦弱、依赖性，同时还有傲慢，那么在他身上就会产生某种东西，就好像他的灵魂要沸腾起来一样：他同时受到感动和伤害。就在这时候，产生了伟大的爱之源泉。

### 288整洁。

——人们应该在孩子心中点燃起整洁意识，直到它变成一种激情，然后它在全新的变形中几乎将自己提高到任何美德的高度，最终作为所有才华的补偿，显得像是\_\_\_\_层由纯净、节制、温和、人格构成的光亮外壳——自己携带着幸福，在自己周围传播着幸福。

### 289关于虚荣的老人。

——沉思属于年轻人，清醒的意识属于老年人：尽管如此，老人有时仍然以沉思者的方式谈话和写作，那么他们是出于虚荣这样做的，他们相信，他们因此就具有了年轻人、狂热者、未来者、富于预感者、满怀希望者的魅力。

### 290对新事物的利用。

——男人利用新学到的或者新体验到的东西

作为犁铧，也许甚至作为武器，但是女人立刻把它变成自己的一种装饰品。

291两性各自有理的时候。

——如果你对一个女人承认她有理，那么她也不会放弃做这样的事情：扬扬得意地把鞋跟踩到失败者的脖子上——她得充分享受胜利；而男人对男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就会羞于自以为是。因此，男人习惯于胜利，而女人则因此而经历了一次例外。

292求美意志中的断念。

——为了变美，一个女人不可以想要被认为好看：也就是说，她不得不对99个她可以取悦于人的场合加以拒绝，不让别人得到满意，以便有一次收获她的狂喜；她的灵魂之门尽可能大大地敞开，以便接纳伟大的东西。

293无法理解，不堪忍受。一一个小伙子无法理解一个长者也曾经经历过一次他自己的那种欣喜、那种感情的曙光、那种思想转折和振奋：一想到这些东西存在过两次，他就感到受了伤害——但是当他听说如果有果实，他就得失去那些花朵及其芬芳时，他更是充满了敌意。

294 -副可怜相的党派。一任何懂得装出一副

可怜相的党派都能赢得好心人的心，从而自己有了——一副好心人的样子——这对它是极为有利的。

295断言比论据更安全。

——一个断言至少在多数人中间比一个论据产生更强烈的效果：因为论据唤起猜疑。因此群众集会上的演说者试图通过断言来保护其党派的论据。

296最高明的隐瞒者。

——所有定期取得丰富成果的人都有深藏不露的诡计，这就是始终只把他们的缺点和弱点显示为表面的优点；因此，他们不得不非常明了、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缺点和弱点。

297有时候。

——他坐到城门里面，对一个从城门里走过去的人说，这就是城门。这个人回答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因此而得到感谢，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得太对。哦，他回答说，我并不想要得到感谢；但是有时候，不仅说得对，而且归根结底是对的，这才让人心旷神怡。

298美德不是德国人发明的。

——歌德之高雅而没有妒忌心；贝多芬之高贵的隐士般的与世无争；莫扎特之心灵优美与幽



雅；亨德尔之坚强不屈的男性气概与法则下的自由；巴赫之信心十足而又神化的内心生活，这种内心生活甚至不必放弃光彩与成就——这就是德国人的品质吗？——如果不是，这至少说明了德国人应该努力争取什么，以及他们可以实现什么。

### 299虔诚的欺诈（Pia fraus）之类。

——但愿是我搞错了，但是我似乎觉得，在现在的德国，一种双重的虚伪变成了每一个人当前的义务：人们要求为帝国政治忧虑的日耳曼主义和为社会忧虑的基督教，但是两者都只是在于口头上和表情上，尤其是在于保持沉默的能力。现在值钱的是外表，并且要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整个民族正是为了观众的缘故，才在脸上皱起了德意志与基督教的皱纹。

### 300不好不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胜于全好。

——在所有做长久打算并始终要求许多人服务的事情中，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不得被用来作为准则，尽管组织者很了解更好、更难

于做到的东西：但是他得指望永远不缺乏能符合准则的人——而且他知道，人力的不好不坏就是准则。

——年轻人很少看清这一点，于是就相信，作为创新者，他是多么有理，而别人的盲目又是多么罕见。

### 301党徒。

——真正的党徒不再学习，他只是体验并作出判断；而梭伦，他绝不是一名党徒，但是他追求他的目标时，既和党派平行，又高于党派，或者和党派对立，他是典型的"活到老，学到老"这句淳朴的名言之父，其中包含着雅典的健康和不可穷尽。

### 302按照歌德的理解，什么才是德意志的。

——真正令人无法忍受的人，人们甚至都不想接受来自他们的好处；可正是这些人，他们拥有观念的自由，但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缺乏趣味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然而，按照歌德深思熟虑的判断，正是这个才是德意志的。

——他的见解和他的例子表明，德国人如果想要变得对其他民族有用，甚至能够被他们容忍，就必须不仅仅是一个德国人——而且他应该朝某个方向努力，来超越自我、摆脱自我。

### 303什么时候必须停止。

——当大众开始发怒，理性变得暗淡无光的

时候，你要是对自己灵魂的健康没有十分的把握，你就走进一个门洞里，期盼着天气的变化，这就做得

很好。

### 304颠覆者与拥有者。

——你们仍然掌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惟一手段是：不向它挑战，也就是说，自己平凡而知足地生活，尽量阻止任何淫乐倾向的显示，如果国家对一切多余的东西和一切像是奢侈的东西征收重税，你们就帮助它。你们不想用这种手段吗？那么，你们这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富有资产者，只对自己承认一下吧，正是你们自己内心的意向，你们发现它们在社会主义者身上如此可怕、如此危险，而在你们自己身上，你们却让它们被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好像在你们身上它们就是别的东西似的。如果你们没有自己实际拥有的财产，也不用担心如何来保存这财产，那么你们的这种意向就会把你们变成社会主义者：只是财产把你们和他们区别开来。如果你们想要用某种方法战胜你们富裕生活的敌人，那你们首先得战胜自己。但愿这种富裕的生活是真正的幸福！它不应该这样表面化，这样唤起妒忌，它更应该是大家分享的、更加有友善姿态的、更加调和式

的、更加有促进性的。然而，你们的更是处于敌意感（认为别人没有这些乐趣，所以妒忌你们）之中而不是处于力量充实、力量提高的感觉之中的生活乐趣所拥有的那些不纯之物、作秀一般的东西——你们的住房、服装、车辆、商店橱窗、美食与宴席的要求，你们对歌剧和音乐的吵吵闹闹的热情，最后，你们的太太，都有模有样、形状不错，但却不是好钢铸造的；金光闪闪，但却没有金子的声音，它们被你们选出来当花瓶，它们自己也把自己当作花瓶——它们就是那种大众疾病的有毒的传播者，这种疾病作为社会主义的心灵疥癬现在越来越快地传播给大众，但是在你们身上却有着它们最初的居所与起源。现在还有谁来阻止这种瘟疫？

### 305党派的策略。

——当一个党注意到一个至今还是党员的人从一个无条件的党徒变成了一个有条件的党徒的时候，它简直不能容忍，以至于它使用一切煽动与伤害的手段，试图断然摆脱他，把他变为敌人：因为它满腹狐疑，认为谁想要在它的信仰中看到某种比较有价值的允许正反两个方面、允许权衡和拒绝的东西，那么对它来说，就比全面敌对更危险。

306党的强化。——想要在内部强化一个党的人应该给它机会，让它不得不要受到明显不公的待遇；由此它可以积累起它至今也许缺乏的良心的资本。

307关心自己的过去。

——因为人们原本只尊重一切古代建立的缓慢演变的东西，所以想要在死后继续活着的人得不仅关心子孙后代，而且更关心一种过去：因此各种暴君们(也包括专横的艺术家和政治家)喜欢对历史施以暴力，以便使历史显得就是为他们而做的准备，是他们攀登的阶梯。

308党的作家。

——青年作家在为一个党的服务中对击鼓声感到非常欢欣鼓舞，而这击鼓声在那些非党人士听来，就像是铁链的银铛声，唤起的是同情而不是赞美。309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如果我们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我们的追随者绝不会原谅我们：因为这意味着，在他们眼里，这样做不仅拒绝了他们的爱，而且也让他们的理解力丢了丑。

310财富中的危险。

——只有那些有思想的人才应该拥有财富，

不然，财富就对公众有危险。因为不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来为自己买到空余时间的财富拥有者将总是在继续不断地谋求财富：这种谋求将构成他的娱乐，构成他同无聊斗争的策略。于是最终从满足有思想者的中等财富中产生出真正的财富，而且作为思想依赖与思想贫乏的灿烂成果。只是这财富显得和它可怜的起源让人期待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可以给自己戴上教养和艺术的面具：它可以购买面具。由此它在比较贫穷、比较没有教养的人那里唤起了妒忌——这些人始终从根本上妒忌教养，看不见面具就是面具——并渐渐准备了一种社会变革：因为在所谓的"文化享受"中的镀金的野蛮和戏子式的自吹自擂让这些人起了这样的念头："问题全在于金钱。"——而某些问题倒是在于金钱，但更加多得多的问题在于思想。

### 311命令与服从当中的乐趣。

——命令和服从都给人以乐趣，前者是在它还没有成为习惯的时候，而后者是在它已经变成习惯的时候。新的发号施令者和手下的老仆人在互相给予乐趣方面相得益彰。

### 312向往绝境的虚荣心。

——有一种向往绝境的虚荣心，它会促使一

个人去冒最大的风险。313何时急需毛驴。一你绝不会让人群呼喊"和撒那"，除非你骑着一头毛驴进城。

314党风。一每一个党都试图把在它之外发展起来的重要事物描绘成不重要的；但是如果这种努力失败了，那么这事物越出色，这个党就会敌视它。

315变空。

——献身于不寻常事情的人会越变越小，最后所剩无几。因此大政治家们会变成完全空空如也的人，而他们曾经却是十分殷实富有的人。

316被人向往的敌人。

——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对于君主统治来说，与其说是引起恐惧，倒不如说是受欢迎的，因为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君主统治将采取特别措施的权利和利剑搞到了手，他们能用这些措施来对付真正使他们恐惧的人物，那些民主分子与反君主分子。

——对于自己公开憎恨的一切，这样的统治现在有一种秘密的好感和热忱：它不得不给自己的灵魂蒙上一层面纱。

317财产成为主人。

——只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财产使一个人更独立、更自由；再往前上一个台阶——财产就变成了主人，而财产拥有者则变成了奴隶：作为奴隶，他不得不为财产牺牲他的时间、他的思考，从此以后，感到自己对某一种交往负有义务，感到自己被固定在一个地方，感到自己融入到了—种国家体制中——也许所有这一切都违背他最内在、最根本的需求。

### 318关于知识人士的统治。

——为立法机构的选举树立一个榜样是很容易的，容易到了可笑的地步。首先，一个国家中诚实可靠的人，如果他们同时又是某个领域的大师和专家，那么他们会不得不通过趣味相投和相互承认来作出相互选择：在他们中间，各个领域的一流专家和知识人士还得再相互作出更小范围的选择，同样也是通过相互承认和相互保障。如果立法机构由他们组成，那么最终在每一种个别情况下，必然只有最专业的内行的声音和判断起决定作用，所有其他人的正直在足够大的程度上都干脆变成了礼节问题，有关的表决也都留给那些内行去做：以至于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法律是出自最聪慧者的聪慧。

——而现在是党派表决：在每一次表决时必



然有上百种羞愧——那些信息不灵、无力判断者的羞愧，那些应声虫、跟屁虫及受操纵者的羞愧。没有任何东西会像每一次党派表决逼迫出来的不诚实造成的这种挥之不去的羞愧那样降低任何一种新法律的尊严了。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为立法机构的选举树立一个榜样很容易，容易到了可笑的地步：只是现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使更好的东西成为现实——除非对于科学和知识人士的最高有用性的信念最终甚至使最怀有恶意的人明白事理，也除非人们更喜爱这种信念，而不像现在那样一味相信数字。在这样一种未来的意义上，我们的口号应该是：  
"更加尊重知识人士打倒所有党派"

319关于"思想家的民族"（或者"恶劣思想的民族"），——人们背后议论德国人本性的那些话，诸如模糊不清、飘忽不定、富于预感、原始粗矿、凭借直觉等——对于模糊不清的事物也要选择一些模糊不清的说法，如果这些东西事实上仍然存在，那么它们就会表明，德国文化落后了好多步，仍然始终围绕在中世纪的魔力和氛围中。

——当然，在这样一种落后当中，也有一些优点：德国人有了这些特性——再说一遍，如果

他们现在仍然拥有同样的特性——便能够胜任一些事情，尤其是能够理解一些事情，这在其他民族那里是无力做到的。而如果理性丧失——也就是说，那些特性中的共同特性也丧失了，那么许多东西无疑也就丧失了，但是在这里没有一种损失是没有最高补偿的，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悲叹，前提是不能像孩子或美食家那样，想要同时享受一年四季的水果。

### 320飞往雅典的猫头鹰。

——伟大国家的政府手中掌握着两种手段，让人民在畏惧与服从中依附于自己：一种手段比较粗野，即军队；另一种手段比较典雅，即学校。有前者的帮助，它们将上层的野心和下层的力量集中到自己一边，一般说来，这两种力量通常拥有才气中等和才气较弱的人中间的积极者和精力充沛者；在另一种手段的帮助下，它们为自己赢得了有才华的贫民，尤其是中等阶层中文化修养上高品位的半贫民。它们尤其从各种级别的教师中造就\_伙不自觉地朝"上"看的精神朝臣：通过给私立学校甚至完全不受欢迎的个别教育设置\_个又一个障碍，他们确保自己有权支配数量十分可观的教席，而这些教席，总是不断有饥渴而低三下四地注视的眼睛在盯着看，这些渴望的眼

睛必然只有1/5可以得到满足。由于这些职位只可以贫乏地养活它们的在职人员，于是在这些人员心中维持着对提拔的热烈渴望，这使他们更紧紧地同政府的意图捆绑在一起。因为培养一种适度的不满总是比满足更有利，满足了就会胆大，就会有自由思想，就会狂妄。借助于这种肌体上和精神上受到约束的教师队伍，全国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尽可能地提升到某一种对国家有用并按照不同目的分成不同阶段的教养高度：尤其是那样一种思想意识会几乎神不知鬼不觉地传播到各阶层不成熟的沽名钓誉者那里，即认为只有国家承认和正式批准的生活志向才会立即带来社会褒奖。这样相信国家考试和国家授予的头衔，其影响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甚至对于那些保持独立的人、那些通过商业和手工业飞黄腾达的人来说，也如此长久地有一根不满的毒刺留在胸中，直到他们的地位也受到上面的注意和承认，被赦免式地授予头衔和勋章——直到他们“能见公婆”。最后，国家使任何想要获得那些成百上千属于它的官位和职位之前必须先受国立学校的教育，并获得其签发的证书：社会的尊敬、个人的面包、成家立业的可能性、自上而下的保护、有共同文化教养的人之间的同感——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张

所有年轻人都会跑进去的希望之网：究竟哪里还会有什么使他感到猜疑的地方呢？如果在经历了少数几代人的过程之后，最终每一个人都逐渐把当几年士兵的义务看成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和先决条件，人们早早就依照这样的条件来剪裁人生计划，那么国家也就敢于使用这样的绝招，通过有利条件将学校和军队，将天赋、抱负与威力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比较有利的条件将有较高天赋和教养的人吸引到军队来，给予高高兴兴服从命令的士兵以精神的灌输，这样他们也许就会长期效忠于军队，以其天赋而为军队取得越来越辉煌的新荣誉。——这时候，万事俱备，只欠伟大战争的机会，而外交家们连同报纸和交易所出于职业的需要来关心这个问题，因而全然问心无愧，因为作为黠武民族之“民”在战争时总是问心无愧的，那是不必为此担心的。

321新闻界。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甚至现在所有那些伟大的政治事件如何婉转地在暗地里悄悄登上了舞台，它们如何被毫无意义的事情所掩盖，在其旁边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如何在事件发生以后很久才显示出它们的深刻影响，让大地跟着颤抖——那么像现在这样的新闻界，每天用尽力气来喊

叫，来压倒别人的声音，来让人激动，来使人惊恐，我们会认为它有什么意义呢？——除了是误导耳朵和各个感官的盲目的永久性噪音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322在一件大事之后。

——一个民族或一个人，如果其灵

魂在一件大事当中暴露出来，通常会因此而感到一种对幼稚行为或野蛮行为的需要，这是出自羞愧，同样也是为了恢复正常状况。

323当一个好德国人就是意味着使自己非德国化。

——我们发现构成民族差别的东西，只是不同文化阶段的差别，只有最少的部分是保持不变的东西（甚至这也不是从严格意义上来理解的），这在程度上要比我们至今已经认识到的大得多。因此，从民族性格出发来进行的所有论证对于从事信念改造工作，也就是说，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例如，如果我们考虑曾经是德意志的一切事情，那么我们会立即通过反问来改进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什么是德意志的？我们的反问就是“现在什么是德意志的？”——而每一个好德国人恰恰都会通过克服他自己的德意志性格来作出很实际的回答。因

为当一个民族朝前走、朝前发展的时候，它必然每次都会冲破到那时一直使它具有它那种民族外观的束缚；如果它停滞不前，如果它失去活力，那么它就会给自己的灵魂系上一条新的绳索；变得越来越坚硬的外壳几乎就是在它周围建起了一个墙壁在不断增高的监狱。所以，如果一个民族有许多固定不变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一个明证，证明它想要变成石头，变成完完全全的纪念碑：就好像埃及人从某一时刻以来的情况一样。所以，希望德国人好的人也许会从他的角度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成长得越来越脱离德国化东西的。因此，非德国化的转变历来是我们民族中能干者的标志。

324洋话连篇。——在德国旅行的一个外国人曾以他在各个逗留地所说的一些言论造成愉快和不快。他常说，所有具有智慧的施瓦本人都卖弄风情。①——但是，别的施瓦本人还总认为，乌兰德是一位诗人，歌德是不道德的。

——现在变得很有名的德国小说的最大好处在于，你不需要读它们：你已经了解它们。一柏林人显得比南方德国人脾气好，因为柏林人太喜欢开玩笑，因而也经受得住取笑：在南方德国人那里就没有这种情况。一德国人的思想受到他

们的啤酒和报纸的控制：他②向他们推荐茶和小册子，当然是为了治疗。他建议好好看一看已经老化的欧洲的各个民族，看一看每一个民族是如何特别出色地展示某一种古代的特色，以愉悦坐在这个大舞台前面的那些人：法国人如何成功地代表了古代的机智和可爱；英国人如何成功地代表了古代的经验 and 矜持；意大利人如何成功地代表了古代的清白和无拘无

①按照文中的语气，以下的话也都是这个外国人说的。?这里以及后面多处提到的"他"指的就是这个外国人。

束。究竟有没有疏漏掉古代的其他面具呢？高傲的老人在哪里呢？嗜权的老人在哪里？贪得无厌的老人在哪里？德国最危险的地方是萨克森和图林根：没有任何地方会有更多精神上的进取和人性的知识，包括自由思想，一切都被居民的那种丑陋语言和热心的殷勤服务如此谦虚地隐藏起来，以至于你几乎没有注意到，这同德国精神上的军士长们和德国教师的好坏有关。北方德国人的傲慢受到他们那种服从倾向的限制，南方德国人则受到他们那种懒散倾向的限制。

——他似乎觉得，德国男人在女人方面拥有的是笨拙然而非常自信的家庭主妇：她们如此顽

强地说自己的好话，以至于她们几乎使全世界，至少使她们的男人，相信专门有德国家庭主妇的美德。——当谈话随后转到了德国内外政策上的时候，他习惯于说——他称之为：泄露——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不相信伟大的政治家们。

——他认为德国人的未来既受到威胁，又是威胁性的：因为他们忘记了自我愉悦（这是意大利人很懂得的事情），却由于战争和改朝换代的十分危险的游戏而习惯于感情冲动，结果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生暴动。因为这就是一个民族能使自己得到的最强烈的感情冲动。一德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是最危险的，恰恰是因为没有一种确定的需求在驱使他①，他的痛苦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尽管他实现了许多东西，他却仍然在享受中受欲望的煎熬，完全像浮士德那样，不过也许像一个非常粗俗的浮士德而已。"因为那浮士德一魔鬼"，他②最终喊道，"有教养的德国人受到如

(D这一句话中的几个"他"指的是社会主义者。?这个"他"仍然是指那个外国人。

此的纠缠折磨，好在俾斯麦把他从他们那里赶走了：现在魔

鬼钻进了猪身子，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



325见解。

——大多数人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算，直到他们将自己包裹在普遍的信念和舆论之中——按照裁缝的哲学：服装造就人。但是关于独特之人，应该说是穿着者造就服装；在这里，见解不再是公开的，变成了不同于面具、装饰品和伪装的东西。

326两种平淡。

——为了不使出于思想衰竭的平淡同出于中庸的平淡相混淆，我们必须注意到，前者情绪恶劣，后者快快活活。

327对快乐的换假。

——一件事情在我们看来有多少天是好的，我们就多少天称它为好的，一天也不要多，尤其是：一天也不要早——这是使快乐保持纯粹的惟一手段：要不然，它太容易变得平淡无味和走味了，而且现在对于整个各阶层人民来说，它属于换假的食品。

328替善羊。

——当一个人做得最好的时候，那些对他怀有好意但是不能胜任他的行为的人就赶快找一只羊来杀掉，误以为它是替罪羊——但实际上它是替

善羊。

329主权。

——甚至关注坏的东西，如果这东西让人高兴，就拥护它，而且不懂得为自己的高兴感到羞愧，这就是在大小事情中的主权的标志。

330产生影响的人是幽灵，而非现实。

——名人渐渐懂得，只要他产生影响，他就是另一个人头脑里的幽灵，而且他也许陷入细腻的内心痛苦，问自己是否得保持自己的幽灵，以最佳裨益于自己的同胞。

331取走与给予。

——当人们从一个人那里取走了（或不让他拥有）最微不足道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人是不见人们给了他许多更了不起的甚至最了不起的东西的。

332良好的农田。

——所有的拒绝和否定都表明一种缺乏，缺乏一种丰富性：其实，如果我们是良好的农田，我们可以不让任何东西不被利用就消失掉，在每一个事物、事件和人物中看到受欢迎的肥料、雨露和阳光。

333作为享受的交往。

——如果一个人带着弃绝人生的念头故意生活在孤独中，那么他就可以因此而将同人的交往变成自己难得享受到的美食。

### 334 隱得如何在公众面前痛苦。

——我们得公开自己的不幸，时不时让人听到我们在叹息，让人看到我们很不耐烦：因为如果我们让别人注意到，我们尽管有痛苦和匮乏，却如何在心中很自信、很幸福，那么我们会让他们变得多么嫉妒和怀有恶意啊！——但是我们得留神不要使我们的同胞变坏了；此外，他们会在那种情况下让我们担负起苛捐杂税，所以我们在公众面前的痛苦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私下的长处。

335 高地上的温暖。^高地上比山谷里的人们认为的更温暖，尤其是在冬天。思想家知道这个比喻所说明的一切。

### 336 有志于善，成就于美。

——行善是不够的，你得先有志于善，用诗人的话说，就是将神性接纳到意志中。但是你不能有志于美，你得成就于美——在无辜和盲目中，没有任何好奇心理地。谁打起灯笼来寻找完人，谁就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标志：完人就是那些始终为善奔忙，却始终在奔忙中不假思索地实现了美的人。因为许多更好更高贵的人，由于无能

和缺乏美的心灵，尽管有所有那些善的愿望和善的作品，却仍然让人看着不快、让人看着很丑陋；他们倒退回去，甚至以讨厌的服装损害了美德，他们的糟糕趣味把这样的服装穿在了美德的身上。

### 337弃绝快乐的危险。

——我们得留神不要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一个太狭隘的贪欲基础之上：因为如果我们弃绝了地位、荣誉、伙伴、快感、舒适、艺术给我们带来的快乐，那么有一天我们会注意到，通过这种放弃我们给邻人带来的不是智慧，而对生活的厌恶。

### 338关于见解的最终见解。

——人们应该要么隐藏起自己的见解，要么隐藏在自己的见解背后。谁在做法上有什么不同，谁就是不谙世事，或者属于胆大妄为之徒。

339"那就让我们快乐吧。"(Gaudeamus igitur)——快乐对于人的道德禀性来说，必然也包含着启发与治疗作用：要不然我们的灵魂怎么会一待在快乐的阳光里就不由自主地发誓要"做好人"、"变完美"，而且同时有一种完美的预感就像一种极其幸福的震颤抓住我们的灵魂呢？

340致一位受表扬者。

——只要有人表扬你，你就始终只

相信你还没有上自己的轨道，而是待在了另一个人的轨道上。

341爱师傅。

——徒弟爱师傅不同于师傅爱师傅。

342太美的和人性的。

——"自然对于你这个可怜的凡人来说是太美了"——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并不罕见：但是有一两次，在细致观察的时候，一切人性的东西，其丰盈、力量、温柔、纠葛，都使我感到好像不得不谦恭地说："甚至人对于观察中的人来说也是太美了！"——而且绝不只是道德意义上的人，而是每一个人。

343动产和地产。

——如果生活曾经真正像强盗一般对待一个人，在荣誉、快乐、追随者、健康、各种财产方面尽它所能地拿走一切，那么这个人在最初的惊恐之后也许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富有了。因为现在他才知道他拥有的是什么，没有\_个强盗的手能动得了它；于是一个也许是以一个大地主的优雅，从掠夺和混乱中诞生出来。

344不自觉的理想人物。

——世上最痛苦的感觉是发现，人们总是被当成比自己实际情况更高的东西。因为在这时候人们不得不向自己承认：你身上的某种东西是谎言和欺骗——你的话、你的表情、你的目光、你的行为——而这种欺骗性的东西像你其他情况下的诚实一样必要，但是却不断抵消这种诚实的效果和价值。

345理想主义者和说谎者。

——我们不应该让自己受到最美的能力~事物提升为理想的能力——的压制：要不然有\_天真理就会离我们而去，并怒喝道："你这个彻头彻尾的说谎者，我与你有何相干？"

346被误解。

——如果我们整个地被误解，那么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个别被误解的情况。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以便在为自己的辩护中不至于浪费多余的力量。

347饮水者说。

——你尽管喝让你一生都精神振奋的酒——我必须当一名饮水者，与你有何相干？酒和水不是毫无齟齬地相处在一起的好兄弟吗？

348在人吃人的国家。

——在孤独中，孤独者自己吃掉自己；在多数人中，多数人吃掉他。现在选择吧。

349在意志的冰点上。一"将你裹在毫无痛苦的金色云彩中的那个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这时候灵魂享受它自己的困倦，在同它自己的耐心进行的耐心游戏中就像湖中的波浪，这波浪在一个宁静的夏日，反映出傍晚色彩斑斓的天空，在岸边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重又沉寂下来——没有尽

头、没有目的、没有满足、没有需求 片喜悦于变化的

宁静，一片伴随大自然脉搏跳动的潮涨潮落。"这就是所有病人的感觉和言论，但是如果他们实现了那样的时刻，那么在短暂的享受之后到来的则是无聊。不过这是融化冻结了的意志的暖风：意志苏醒过来，行动起来，重新产生出一个又一个愿望。

——愿望是康复或改善的一个标志。

350被否认的理想。 个人只有在否认自己的理想时

才达到最高境界，这是破例发生的事情：因

为这种理想至今太强烈地驱使着他，以至于他在每次行程的中途变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停下来。

### 351泄露真情的倾向。

——我们将以下情况看作一个充满嫉妒然而力争上游者的标志，如果他感觉自己被这样的思想所吸引，即面对杰出的人只有一种解救的方法：爱。

### 352楼梯上的幸福。

——就像有些人的机智没有和机会同步，以至于当机会已经走出门去的时候，机智还站在楼梯上：所以在别人那里，有一种楼梯上的幸福，它跑得很慢，为的是始终给具有飞毛腿的时间让路：他们在经验中，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享受到的最好的东西，只有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会归他们所有，经常只是作为一种唤起渴望和悲哀的淡淡的醇香，好像某个时候痛饮这种饮料是可能的：只是现在太晚了。

### 353蠕虫。

——思想中有几条蠕虫①并不说明思想不成熟。

### 354胜利的坐姿。



——一个坐骑上的好姿势使对手丧魂落魄，博得观众的好感，——为什么你还要进攻？你就像已经取得胜利的人那样坐着吧！

### 355 赞美中存在的危险。

——我们会由于过分赞美他人的美德而忘记了自己的美德，并由于缺乏实践而最终连自己的美德也丢失了，而且绝不会因此而得到他人的美德作为替代品。

356 虚弱多病的好处。一——经常生病的人不仅由于自己经常变得健康而对健康有一种更加大得多的享受，而且会对自己和他人作品、行为中健康的东西与有病的东西有一种大大增强的感受力：以至于恰恰是多病的作家——很可惜，几乎

#### ①指想入非非。

所有伟大作家都在其中——通常在他们的写作中有更加确切、更加稳定得多的健康气息，因为他们比体格强健者更精通于心理健康和心理康复的哲学及其教材：清晨、阳光、森林和水源。

### 357 不忠，大师的条件。

——每一位大师都只有一个学生——而这学生也变得对他不忠——因为他也注定要当大师：

这是没有办法的。

358绝不徒劳。一在真理的丛山中，你的攀登绝不是徒劳的：要么你今天继续往上爬，要么你练一练自己的力气，以便明天能登得更高。

359在朦胧的窗玻璃前。

——你们透过这世界之窗看到的東西竟是如此之美，以至于你们根本不再想要透过别的窗户看一眼——甚至试图阻止别人这样做。

360强烈变化的标志。一如果你梦见早就被遗忘的人或者早就死去的人，那么这就是一个标志，表明你在内心中经历了一种强烈的变化，表明我们在上面生活的那块土地被完全翻了个个儿：于是死人站立起来，我们的古代变成了新时代。

361心灵之药。

——静静地躺着，不思不想，这是治疗所有心灵疾病最物美价廉的药品，而且在有意的情况下，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使用这种药品会使你变得越来越舒服。

362关于精神的档次。

——你企图明确地指出例外，而另一个人则企图确立规则，这使你在档次上远远低于那个

人。363宿命论者。

——你不得不相信命运——科学可能会迫使你这样做。这时候你由于相信命运而产生的后果——怯懦、顺从，或者出色和坦率——证明了那块被播种的土地，却不能证明种子本身——因为从种子里可以变出各种东西。

364许多不快的理由。

——那些在生活中优先选择美而不选择有用的人，最终必然像优先选择糖果而不选择面包的孩子一样，毁了胃，很是快快不快地看世界。

365作为医疗手段的过分。一你可以较长时间过分地看重并享有相互对立的東西，从而重新使自己的才能引起别人的兴趣。

——把过分用作医疗手段是生活艺术中比较精巧的手法之一。

366"意欲一个自我吧。"——积极进取的成功者不是按照"认识你自己"这样的名言行事的，而是好像在他们面前浮现出这样一道命令：意欲一个自我吧，那么你就成为一个自我。~"命运似乎始终把选择留给了他们；而消极的、好沉思的人则思考在进入人生是如何做了那一次选择的。

367尽可能没有追随者地生活。

——只有在你停止当你的追随者的追随者时，你才明白，追随者多么无足轻重。

368淡化自己。

——我们必须淡化自己，以便摆脱令人讨厌的赞美者的蜂拥纠缠。

369无聊。——有一种最聪明、最有教养的人的无聊，对他们来说，世上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也变了味：他们习惯于吃越来越精选的食品，对比较粗糙的东西感到厌恶，他们将会有饿死的危险——因为最最好的东西只是很少一点点，有时变得难以接近或坚硬得连好牙也咬不动。

370赞美中存在的危险。

——对一种品质或艺术的赞美会如此强烈，以至于它会妨碍我们努力去拥有它们。

371我们要求于艺术的是什么。

——一个人要求通过艺术而为他自己的本性感到高兴，另一个人则要求借助于艺术暂时超越他的本性，摆脱他的本性。按照这两种要求，就有一种双料的艺术和艺术家。

372变节。

——背叛我们的人也许并不因此而伤害我们，但是肯定伤害了我们的追随者。

373在死后。

——我们通常只是在一个人死了很久以后才发现无法理解他已经不在了，至于十分伟大的人，往往要在几十年以后。那些诚实的人在有人死了的时候通常认为，其实并没有失去很多，而那个郑重其事的遗体告别演说家则是个伪君子。只有急需才表明一个人的不可缺少，而真正的墓志铭则是一声迟来的叹息。

374遗留在阴曹地府。

——人们不得不把许多东西遗留在具有半意识状态感觉的阴曹地府中，而不愿意将它们从那阴影般的存在中拯救出来，要不然，它们就作为思想和言辞变成了我们恶魔般的主宰，残酷地渴望我们的鲜血。

375与叫花子近在咫尺。

——即使是最富有的人偶尔也会丢失打开他储藏金银财宝房间之门的钥匙，这时候，他就像不得不乞讨的最贫困者一样，只要活下去就行。

376链条思想家。

——^于一个思考了很多的人来说，他听到或读到的每一种新思想都以一根链条的形式出现。

377 同情。一在同情的镀金剑鞘里，有时藏着妒忌

的匕首。

378 什么是天才？——天才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以及达到此

目标的手段。

379战士的虚荣。一没有比希望在一场战斗中获胜或者明显处于劣势的人格外想要让他的战斗方式受到赞扬的了。

380哲学人生被曲解。

——当有人开始将哲学付诸实施的时候，所有人所相信的都恰恰相反。

381模仿。

——坏东西通过模仿提高了威望，好东西则因

此而失去威望——尤其是在艺术中。

382历史的最终教训。

——"啊，要是我生活在那个时候就好了"  
"——这是愚蠢而不负责任者的说法。一段经过认真观察的历史，尽管它是最受赞美的往日之乡，可人们更会由于它而最终大呼："千万别回到那时候去！那个时代的精神会用上百个氛围的

重负压在你身上，对于其中善与美的东西，你不会感到高兴，对于其中坏的东西你会无法消化。”——后代肯定会同样评价我们的时代：它是不堪忍受的，其中的生活是无法过的。然而每个人不都忍受了他自己时代的生活吗？——是的，而且原因就在于他时代的精神不仅躺在他身上，而且在他心中。时代精神互相对抗、互相支撑。383作为面具的高贵。

——我们以行为的高贵使我们的敌人恼怒，以不掩饰的妒忌使他们几乎同我们和解：因为妒忌进行比较，进行等量齐观，它是一种无意的、悲叹的谦虚。

——妒忌是否有时由于所提到的这个优点而被看作那些不妒忌的人的面具呢？也许；但是行为的高贵肯定经常被那些虚荣者用作掩盖其妒忌的面具，这些虚荣者宁愿遭受损害并使其敌人恼怒而不愿意让人看到其内心里是将敌人和自己等量齐观的。

384不可原谅的。一你给了他一个机会来显示性格的伟大，而他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他是绝不会原谅你这件事的。

385反命题。

——关于人的思考中最老态龙钟的东西隐藏于下列著名命题中："自我始终是可恨的"；最孩子气的东西在更著名的命题中："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最亲近的人。"——在前者那里，对人之常情的理解终结了，而在后者那里，这种理解还根本没有开始。

386丢失的耳朵。

——"只要我们始终把罪过推到别人身上，我们就还是群氓一类的人物；如果我们始终只是让自己承担责任，我们就走上了智慧之路；智者不认为任何人有罪过，既不是自己有罪过，也不是他人有罪过。"——这是谁说的？——爱比克泰德，在1800年以前。

——人们听到了这样的话，但是忘记了。

——不，人们没有听到，也没有忘记：不是每一件事都会忘记的。但是人们没有用来听这种事情的耳朵，没有爱比克泰德的那种耳朵。

——那么他是自己说给自己的耳朵听啦？

——就是这样的：智慧就是孤独者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同自己的窃窃私语。

387是立场的错误，而不是眼睛的错误。

——我们总是站得彼此间太靠近了几步；离



最亲近的人总是太远了几步。于是我们太过于全面地评判他人，太过于按照个别的、偶尔的、微不足道的特征和事件来评判自己了。

388对武器的无知。

——对于另一个人是否了解一桩事情，我们多么不以为然——而他也许因为想像人们认为他对此事无知而急得出汗，最终把血都流出来了。确实有出奇的傻瓜，他们总是带着满满一箭囊的诅咒和强制命令走过来，准备射倒每一个让人看到有些事情中他们的判断是不算数

的人。

389在经验的酒桌旁。一有些人出于天生的节制，每一杯酒喝一半就放在那里了，可他们不愿意承认，世上每一件事物都有残余和沉淀。

390鸣禽。一个伟大人物的追随者往往戳瞎自己的眼

睛，以便能更好地为他唱赞歌。

391不能胜任。

——如果我们不能胜任善，善就令我们讨厌。

392作为母亲或作为孩子的规则。

——产生规则的状况不同于规则产生的状

况。

### 393喜剧。

——我们有时收获爱和尊敬却是因为我们早就像蜕去一层皮一样从中脱身的行为和劳作：这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诱惑充当表演我们自己的过去的喜剧演员，把旧皮再一次披到肩上——不仅是出于虚荣，而且也是出于对我们的赞美者的好意。

### 394传记家的错误。

——急需将一条小船推入大河的小小力量不应该和此后载着船走的大河的力量混为一谈，但是这样的情况几乎发生在所有的传记中。

395不要买太贵的东西。一我们买了太贵的东西，用起来往往也很糟，因为没有爱心但却带着痛苦的记忆——所以我们因此而遭遇了双重的不利。

### 396社会急需哪一种哲学。

——社会秩序的支柱立足于这样的基础：每一个人都很愉快地看待自己的身份、自己所做的事情以及自己追求的事情，愉快地看待自己的健康或疾病、自己的贫穷或财富、自己的荣誉或寒酸相，并且同时感觉"我不会同任何人交换位

子”。

——想要建立社会秩序的人只要始终把这种愉快地拒绝换位子和毫无妒忌心的哲学植入人们心中就行。

397高尚心灵的标志。

——一颗高尚的心灵不是那种能飞升到最高处的心灵，而是那种不升不降但是始终居于一种比较自由、透着光亮的空中和高处的心灵。

3 98伟大以及对伟大进行观察的人。一~伟大的最佳效果就是让观察者把眼睛睁得又大又圆。

399得到满足。

——智力已经达到的成熟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中：人们不再到罕见之花夹杂于其中的有着最尖荆棘的知识树篱的地方去，而是考虑到对于罕见之物和非凡之物来说，生命太短，因而满足于花园、森林、草场和耕地。

400匮乏的好处。

——总是生活在内心的温暖和丰富之中、生活在几乎是心灵的仲夏空气中的人，无法想像一种震颤的欣喜，这种欣喜抓住了生活在冬天里的人，使他们破例地被爱的光芒和一个阳光明媚的二月天的温和气息所打动。

401给受苦者的药方。

——对你来说，生活的负担变得太重了吗？

——那么你就必须再加重你生活的负担。如果受苦者最终渴望忘川并去寻找的话——那么为了肯定能找到忘川，他就得变成英雄。

402判官。一看到某人理想的人是那人的铁面无私的判官，而且几乎是他的愧疚。

403伟大的断念妙在何处。

——伟大的断念，其最妙的好处在于，它告诉我们那种对于美德的自豪，从那时候起，我们由于这种自豪而很容易达到关于自己的小小断念。

404义务如何变得光彩照人。

——在每个人的眼里把你那铁的义务变成金子的方法是：始终比你所作的承诺多履行一占占

405向人类祈祷。

——“宽恕我们的德行吧”——我们应该这样向人类祈祷。

406创造者与享受者。

——每个享受的人都认为树取决于果实；可是它取决于种子。

——其中包含着所有创造者与享受者的区

别。

#### 407所有伟人的荣誉。

——如果天才不传达给他的观察者与尊敬者以这样一种自由和感情升华，即认为他们不再需要天才，那么天才有何价值呢？——使自己多余，这就是所有伟人的荣誉。

#### 408下阴曹地府。

——我也像奥德修一样到过阴间，而且将更多地去那里；为了能同几个死人谈话，我不仅牺牲了阉羊，而且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有四对人没有拒绝我这些祭品：伊壁鸠鲁和蒙田、歌德和斯宾诺莎、柏拉图和卢梭、帕斯卡和叔本华。当我长时间一个人漫游的时候，我不得不同这些人讲个明白，我要求他们给我说一说我是否有道理，当他们在这期间互相说出是否有道理的时候，我要聆听他们的说法。无论我说什么，作出什么决定，为自己和他人设想了什么，我都把眼睛盯住那八个人，也看到他们的眼睛盯住了我。

——活着的人如果有时在我看来像影子一样，那么苍白，那么闷闷不乐，那么不安，啊呀！那么渴望生命，但愿他们原谅我有这样的看法，而那八个人当时在我看来显得那么活跃，就好像在死后从来就不可能厌倦生命。可是，永久

的生气勃勃才是关键："永久的生命"，尤其是生命，有多重要啊！









































































































































































































































——此外，几乎每一种音乐都是我们从我们听到我们自己过去的语言出自它那里而说话的时候才产生魔术效应的：就此而言，所有的古老音乐对于外行来说似乎都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所有刚诞生的音乐则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还没有激起“感伤”，已经说过，这种情绪对于每一个能不纯粹作为艺术家而喜欢这种艺术的人来说，是音乐的最基本的快乐因素。

169作为音乐的朋友。

——最终我们对音乐有好感，就像我们对月光有好感一样。两者毕竟都不想要排斥太阳——它们只想要尽可能照亮我们的黑夜。可不是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戏弄嘲笑它们吗？而且时不时地嘲笑它们吗？至少可以有一点点嘲笑它们吗？嘲笑那月中的男人！嘲笑那音乐中的女人！

170劳动时代的艺术。

——我们有一个勤奋时代的良心：这良心不允许我们把最好的时刻和早晨给予艺术，即使这种艺术本身是最伟大、最有价值的。这种艺术在我们看来是休闲的问题和休息的问题：我们把我们的剩余的时间和剩余的力量贡献给它。

——这是最普通的事实，通过这事实，艺术同生活的关系改变了：当它对艺术接受者提出宏伟的时间要求和力量要求时，它用勤奋者和有才能者的良心来反对自己，它被规定面向无良心者与懒散者，但是按照他们的天性，这些无良心者与懒散者恰恰不喜欢宏伟的艺术，他们把它的要求感受为狂妄。因此它就会完蛋，因为它没有空气和自由的呼吸：或者——宏伟的艺术尝试在一种粗糙化和乔装打扮中、在那另一种空气中找到家园（至少在其中坚持下去），这种空气原本只是对于小艺术、对于休息的艺术、对于轻松愉快的消遣艺术来说是自然因素。这种情况现在到处都有：甚至宏伟艺术的艺术家也许诺休息和消遣，他们甚至求助于精疲力竭者，还请他们拿出他们工作日的晚上时间——就像那些给人消遣的艺术家，他们满足于针对额头上沉甸甸的严肃表情和下垂的目光来赢得一种胜利。那么他们比较伟大的同志们用的是什​​么诀窍呢？这些人在自己的盒子里装了最强有力的兴奋剂，用了这些兴奋剂，就连半死的人都必然会吓一跳；他们会让你陶醉、麻痹、震颤、泪流不止：他们以这些东西来征服精疲力竭者，把他们带入到一种彻夜不眠的过度兴奋状态中，在狂喜和惊愕中不知所措。

由于其手段的危险性，由于那种现在作为歌剧、悲剧、音乐而生存的宏伟艺术的危险性，人们可以愤怒地将它视为恶毒的有罪者吗？肯定不能：它自己百倍地宁愿生活在清晨宁静的纯净环境中，诉诸听众与观众期待中的清新的、充满力量的清晨灵魂。让我们感谢它优先考虑如此来生活，而不是逃遁：但是让我们也承认，对于一个有一天将重新把自由丰富的节庆欢乐日子带入到生活中来的时代来说，我们的宏伟艺术将是无用的。

171科学职员与其他人。一真正能干而又有成果的学者，我们可以统称为“职员”。当他们在年轻时代充分运用他们的洞察力、丰富他们的记忆的时候，当手和眼都有了确切把握的时候，他们就由一个较老的学者指引着走上科学岗位，在那里，他们的素质能够带来好处；后来，在他们自己获得了洞察力并能够看到他们的科学中的各种有缺陷、有毛病的地方以后，他们就自己投身到急需他们的地方去。这些人统统都是为了科学的缘故而存在的。但是有一些比较罕见、很少成功、完全合格的人，“因为他们的缘故科学才存在”——至少对他们自己来说是这样的；他们经常是不舒服的、自负的、固执的然而在某种程度



上又始终是有魔力的人。他们不是职员，也不是雇主，他们利用被职员们挣得和确保的东西，以某种王侯般的泰然自若，连赞美一声都很难得：几乎就好像那些职员们属于一种下等人。而他们有的不过是和别人一样的素质，可别人却出类拔萃，而他们有时还没有对这素质有足够的开发。此外，他们有一种那些人所没有的他们自己固有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就不可能将他们放到一个岗位上，不可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可以充当有用工具的地方——他们只能在他们自己的空气中，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这种限制给他们注入了一门科学中"属于他们"的一切，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拿回到他们的空气和家园中的一切；他们总是误以为是在收集自己分散的"财富"。如果人们阻止他们建设自己的巢穴，他们就会像无家可归的鸟一样死去；不自由对他们来说就是肺结核。如果他们以那些其他人的方式来耕耘个别的科学领域，那么这就始终只是这样一些他们自己需要的果实和种子在那里繁茂生长的领域；那么，从整体来看，科学是否有未种植过的或耕耘得很糟糕的领域，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在知识问题上没有任何一种非个人的兴趣，就像他们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一样，他们所有的洞察

力和知识又会重新紧密结合到某个个人身上，结合到一种活生生的多样性上，其个别部分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获取共同的营养，而作为整体它又有一种自己的空气和一种自己的气息。

——这样的人以他们的这种个人的知识构成物产生出那种幻觉：一门科学（或者干脆整个哲学）已经完成，目标已经达到；在其构成物中的生活施行这种魔法：作为魔幻，它有时候对科学是灾难性的，对于那种刚才描述过的、真正能干的思想工作者来说是误导的；而另一方面，在乏味和疲惫占上风的其他时候，它就像一种提神饮料，像一个清凉爽快的休憩地的气息一样发生效应。

——人们通常把这样的人称为哲学家。

172对才能的认可。

——当我走过s村庄的时候，一个男孩用尽全身力气抽响鞭子——他已经深为精通这门艺术，并且知道这一点。我向他投去一个认可的目光——其实我感到非常痛苦。

——我们在认可许多才能的时候都会这样。当它们引起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还要让他们感到舒服。

## 173笑和微笑。

——精神上变得越是快活、越是靠得住，人们就越是忘记放声大笑；与此相反，他们脸上不断涌现出精神的微笑，这是他们对美好生活所藏匿的无数舒适感到惊讶的一种标志。

174病人的消遣。一就像人们在内心忧虑时尽抓自己的头发、拍自己的脑门、拧自己的脸颊，或者干脆就像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眼睛一样，人们在经历强烈的肉体痛苦时，往往会求助于强烈的怨恨感：回想那些诽谤我们、怀疑我们的人，把我们的未来想得一团漆黑，恶意地在想像中朝不在场者刺去一把匕首。偶尔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魔鬼赶走了另一个魔鬼"~可是我们这时候还是留下了一个魔鬼。

——因此，倒不如给病人推荐那另一种似乎可以缓解痛苦的消遣：考虑一下能否给朋友和敌人都作出善举，表示出殷勤。

## 175作为面具的中庸。

——中庸是占优势的人可以戴的最出色的面具，因为它不让大多数人即中庸者，想到戴面具的问题——而正是为了他们的缘故他才戴上面具的——为了不刺激他们，甚至往往是出于同情和仁慈。

176耐心者。一松树似乎在倾听，枞树似乎在等待；而两者都没有不耐烦——它们不想一想它们下面那个小人，他的不耐烦和他的好奇心正在吞噬着他。

177最好的玩笑。

——对我来说，取代一种沉重的不无疑虑的思想、同时作为手指和眼睛的示意的玩笑最受欢迎。

178 一切尊敬的附属物。一在往昔受到尊敬的无论什么地方，人们都不应该让清洁和清洁者进入。虔诚没有一点灰尘、垃圾、污垢,就会变得不舒服。

179学者的危险。

——正是最有能耐、最全面的学者处于这样的危险中：看到他们的生活目标被定得越来越低；处于这样的感觉中：感到在他们的后半生中情绪越来越坏、越来越难以忍受。首先，他们满怀希望地游入科学中，分配给自己比较大胆的任务，其目标有时已通过他们的想像预先看到了：然后有这样一些时刻，就像在伟大的航海探险家生活中发生的情况一样——知识、预感、力量，相互提升得越来越高，直到一个遥远的新海岸第一次在眼前渐渐出现。但是，现在严格的人逐年

地越来越认识到，研究者的个别任务应该尽可能地加以限定，以便毫无保留地将它解决掉，以避免早期科学为之所苦的那种对力量的难以忍受的挥霍：所有工作都以十分的努力去做，然后第十一分的努力总还是会有关键的、最佳的成绩。但是，学者越是毫无保留地了解、实施这种解谜方式，他对此的乐趣就会变得越大：而他对于这里称之为“毫无保留”的东西的要求上的严格性也同样会增加。他把在此意义上必然仍不完美的一切置于一边，他获得了一种对只有一半可解答的问题的反感和一种对此的嗅觉——只有在整体上和比较不确定的意义上才能产生出一种确定性的一切。他的青年时代的计划在他眼前瓦解了：其中几乎没有剩下几个大小结子，这位大师现在有兴趣来把它们解开，来显示他的本事。而这时，正在这如此有用、如此不安的活动当中，突然有一种深深的不快、一种良心的折磨向他袭来，向这个日益见老的人袭来，然后又更加经常地一再袭来：他朝自己看，就像看一个变形的人，好像他变小了、变矮了，被造就成了精通技艺的侏儒，他对此感到不安：是否精于小事就是一种懒散、一种逃避，免得别人提醒你注意生活的伟大和创造的伟大呢？可是他不可能过得去——已经没有

时间了。

## 180图书时代的教师。

——由于自我教育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教育变得更加普遍，现在通常形式的教师几乎必然成为多余。想要共同获得知识的好学的朋友们在我们这个图书时代找到了比"学校"和"教师"更短、更自然的捷径。

## 181可以派大用场的虚荣。

——原来强有力的个人不仅把自然，而且把社会和弱小的个人当作掠夺开发的对象来对待：他尽可能多地利用它们，然后不断这样做下去。因为他生活得很不稳定，摇摆于饥饿和剩余之间，于是他就杀死更多的动物，超过了他的消耗能力；更多地虐待别人，超过了必要的程度。他的力量显示是一种同时针对他的痛苦状态和恐惧状态的报复表示，然后他要在别人眼里显得比他的实际情况更强大，因此他就滥用机会：他所引起的恐惧的增长就是他力量增长的显示。他成熟地注意到，不是他实际是什么，而是他被看成什么在支撑着他，或者把他打倒在地：这就是虚荣的起源。强大的人不择手段地试图让人更加相信他的力量。在他面前颤抖并为他服务的臣仆自己知道自己的确切价值，恰恰和他们在他们眼里的价

值相一致：所以他们是为这样的效果，而不是为他们自己的自我满足努力工作的。我们只是在最弱化的形式中，在已经升华和小剂量的情况下认识虚荣的，因为我们在一种后期的缓和的社会状态中生活：原先它可以派大用场，是最强有力的保护手段。而个人越聪明，虚荣心就越大：因为让人更加相信你有力量，比你扩展力量本身更容易，但只是对有思想的人而言——或者，像用于原始状态必然有的那种说法：对那些狡猾的、诡计多端的人而言。

## 182文化气候的征兆。

——有决定性意义的文化气候的征兆这么少，以至于如果我们手中只掌握着一个可以可靠地用于我们的房子和花园的征兆，我们就一定会很高兴。为了检验某个人是否是我们中间的一员——我指的是是否属于自由精灵之列——我们就测试他对基督教的感情。如果他不是对它采取批判态度，那我们就转过身去不理他：他给我们带来了不干净的空气和坏天气。

——我们的任务不再是教这样的人什么是西罗科风，他们有摩西和气候预言家及启蒙预言家：他们不愿意听这些，所以——

## 183发怒与惩罚有其自己的时代。

——发怒与惩罚是我们从动物世界得到的礼物。只有当人类把这生日礼物还给动物的时候，人类才成熟起来。

——在这里掩藏着人类可能有的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关于一种一切进步中的进步的思考。

——让我们共同前进几千年，我的朋友们！人类还有资格得到非常多的快乐，现在的人对此连气味都没有闻到！而

我们可以向自己保证有这种快乐，甚至是作为某种必然的东

西来预告和发誓，只要人类的理性发展不停止下来就行！有一天，我们将不再忍心犯隐藏在以个人方式或是社会方式实现的发怒与惩罚中的逻辑错误：有一天，当心与脑学会相互间如此紧密地相处，就像它们现在还相互离得很遥远一样。看一眼人类的总体进程，就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到，心与脑已不再像原先那样离得那么遥远了；不得不全面掌握一生中内心活动的个人，将会骄傲而愉快地意识到所克服的距离、所实现的接近，从而可以冒风险怀有更大的希望。

184 "悲观主义者"的来源。

——一点点好吃的东西往往决定我们是以空



洞的目光还是充满希望地展望未来：可以一直伸展到最高、最精神的领域。现在的一代从以前的穷光蛋那里继承了不满和对世界看法的一片黑暗。人们也经常注意到我们的艺术家和诗人，尽管他们自己生活得也还快活，但是他们没有好的出身，有些作为他们作品题材和作品中讲究的色彩而重新可以见到的东西，是他们从生活在压迫和营养不良中的祖先那里得到的。希腊人的文化是富有者的文化，而且是古老富有者的文化：他们整整几百年都比我们生活得更好（从任何意义上讲都生活得更好，尤其在饮食上要简单得多）：最终他们的大脑变得既丰富又细致，血液就像一种有鲜亮色彩的葡萄酒，令人快活地快速流过，以至于在他们那里，好的和最好的东西不再忧郁地、陶醉地、强行地，而是美好地、充满阳光地涌现出来。

### 185关于合理的死亡。

——当人们要求机器做的工作完成了的时候，让机器停下来；或是让它继续转动，直到它自己停下来，也就是说，直到它坏掉为止，这两者哪一个更合乎理性呢？后者不是对维修费用的一种浪费、对力能和操纵机器者的注意力的一种滥用吗？别处非常需要的东西，在这里不是被扔

掉了吗？一种对机器的蔑视会由于许多机器被如此无用地维护着、操纵着而普遍传播吗？——我谈论的是无意中的（自然的）死亡和有意的（合理的）死亡的问题。自然的死亡是独立于所有理性的真正不合理的死亡，遇到这样的死亡时，可怜的外壳材料决定了核心可以存在多久，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死亡时，正是失去生活乐趣的、往往病态的、迟钝的狱卒有权决定他的尊贵的囚犯该在哪个时刻死。自然的死亡是自然的自杀，也就是说，被束缚于理性存在物中的非理性事物对理性存在物的消灭。只有用宗教观点来阐明，才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因为这时候，更高的（上帝的）理性很公平地发出较低理性不得不服从的命令。除了宗教思想方式以外，自然的死亡是不值得赞美的。

——关于死亡的明智安排和规定属于那种现在完全无法理解、听起来不道德的未来道德范畴，而朝这种未来道德看一眼，也必然是一种无法描述的幸福。

186复原。

——所有罪犯都强迫社会回到比文化现在正处于的阶段更早的文化阶段上去：他们起着复原的作用。你想一想社会为了自卫而不得不为自己

创造和维护的工具：想一想狡猾的警察、狱卒、刽子手；你不会忘记公诉人和辩护律师；最终你会自问，法官本身、惩罚以及整个法院程序，在其对不是罪犯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中是否更是一种大为压抑的现象而不是令人振奋的现象；给防卫和复仇披上无辜的外衣是绝不会成功的；而我们如此经常地把人类利用为达到社会目的的手段而加以牺牲，整个更高的人性为此而悲哀。

187作为医疗手段的战争。

——对于变得衰弱和可怜的民族来说，战争可以作为医疗手段加以推荐，也就是说，万一他们还想要继续活下去的话：因为对于民族的肺结核来说，也有一种野蛮疗法。可是，永远活下去的愿望和不死的能力本身就已经是感觉上老态龙钟的一种标志：一个人活得越充实、越出色，他就越迅速地准备为一种惟一的好感觉献出生命——一个如此生活和感觉的民族是不需要战争的。

188作为医疗手段的精神移植与肉体移植。

——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精神气候，其中每一种气候都特别有害于或有益于这样那样的机体。整个历史，作为关于不同文化的知识，是药理学，而不是关于医疗技术的科学本身。医生当然还是

很需要的，他利用这种药理学把每个人都送到正是对该人有利的气候中去——暂时或者永远。生活在现在，在一种惟一的文化范围内，这种文化不足以充当普遍的处方，在这中间，会有太多最为有用的那些种类的人绝种，这些人在这样的文化中不能健康地呼吸。我们必须借助历史来给他们造就空气，并试图保存他们；落后文化的人也借此拥有他们的价值。——人类在肉体关系中不得不争取通过一种医学地理学来搞清楚，地球的各个地区给了什么样的蜕变和疾病以机会；反过来讲，各个地区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医疗因素，这对精神疗法是有帮助的，然后渐渐地，各民族、家庭、个人不得不如此长久地、如此持续不断地被移植，直到人们控制了天生的生理缺陷。整个地球最终将成为一个健康中转站的总和。

### 189 人性之树与理性。

——你们在老耄之年的短视中所害怕的地球上的人口过剩，恰恰将伟大的使命交到了比较满怀希望的人手中：人类有一天应该成为一棵其树阴遮蔽整个地球的大树，开着几十亿朵鲜花，这些鲜花全都会成为一个个互相挨着的果子，而地球本身则准备好变成这棵大树的营养。现在尚小的萌芽为此增加了汁液和活力，汁液在无数渠道

中循环流动，滋养着整体和个体——看一个现在的人是否有用的标准就是从诸如此类的使命中推断出来的。这项使命极其伟大、极其冒险：我们大家都要留意不让大树过早腐

朽！历史无疑成功地在时间整体中将人类行为和人类活动放到自己面前，就像蚂蚁行为以其艺术性地层叠起来的蚂蚁堆呈现在我们大家眼前一样。从表面上来判断，整个人类行为甚至像蚂蚁行为一样会让人想起"本能"。经过更严格的检验我们发现，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世纪都在尽力找出新的手段，尽力检验用什么方法我们才能有益于一个伟大的人类整体，并最终有益于整个人类的大果树；无论个人、民族、时代在这种检验中遭受到什么样的损失，个人每次都由于这样的损失而变得聪明起来，从他们那里出发，智慧慢慢流入到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准则中。甚至蚂蚁也会犯错误；人类也完全可能由于手段的愚蠢而腐朽、而过早枯萎，既没有一种对那个人来说肯定举足轻重的本能，也没有一种对这个人来说肯定举足轻重的本能。应该说，我们不得不正视这项伟大的使命，为能生产最伟大、最令人愉快的果实的植物准备好土壤——一项为理性而理性的使命。

190对无私者的赞美及其原因。一一两个当邻居的酋长多年来都处于争执之中：他们互相毁坏秧苗，牵走牧群，烧毁房屋，但却没有取得整体上有决定性的成果，因为他们几乎势均力敌。有一个第三者，由于其庄园的隔离状态而可以和这种争执保持很远的距离，可是他也害怕有一天这两个好斗的邻居之间会有一个占决定性优势，终于他友好而隆重地来到争执者之间，暗地里他在他的和平建议上放了一个沉重的砝码，他让每个人都明白，他今后要同另一个人联合起来与那个反对和平的人作对。两个酋长一起来到他跟前，犹豫不决地将手放到他的手中，而他们的手以前却是工具，而且往往是仇恨的原因——确确实实，他们是认真的，试着看看和平能否行得通。每个人都惊奇地看到，不知为何在突然之间，自己变富裕了，变舒适了；自己的邻居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很愿意做买卖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恶狠狠的、公开嘲弄人的作恶者；甚至在未可预见的困境中，他们能互相把对方拽出困境，而不是像一直以来发生的情况那样，利用邻居的困境并将这种困境推向极端。确实，就好像从那以后，两个领地里的人类变美好了：因为眼睛变明亮了，眉头舒展了，大家都拥有了对未来的信赖

——而没有什么比这种信赖更有益于人类身心的了。每年大家都在缔盟那天重逢，包括酋长以及他们的手下，而且当着调解者的面：他的行为方式越是被大家认为有好处，而且好处越大，大家就越是赞叹它、敬重它。大家称它为无私——大家把目光过于牢牢地盯着他们自己的一时收获到的好处，所以只能从邻居的行为方式中看到邻居的状况由于其行为方式的结果而没有像自己的状态那样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他的状况更是保留了老样子，所以似乎他没有把好处放在眼里。大家第一次对自己说，无私是一种美德：当然，相似的事情也许在他们那里也经常小规模地暗中发生过，但是只有当这种美德第一次被以十分大的字体涂在墙上，整个集体都看得清楚的时候，大家才会注意到它。各种道德品质只有在明显决定整个社会的幸福和关系的那一刻起，才被承认为美德，才有名分，才得到珍视，才会有人劝你去养成它们：因为这时候在许多人那里，感觉达到了如此高的高度，内在的创造力被激发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至于大家都把自己拥有的最好的东西馈赠给这样的品质。认真的人把自己的认真献给它；尊贵的人把自己的尊贵献给它；妇女把自己的温柔献给它；年轻人把他们秉性中所有充满希

望、憧憬未来的东西献给它：诗人借给它言辞与名分，将它编入相似秉性的圆圈舞蹈中，赋予它一个家谱，最终像艺术家的做事方式那样，将想像的产物作为新的神明来朝拜——他教你如何朝拜它。于是，由于所有人的爱和感激都倾注于一种美德，就像倾注于一根柱形立像一样，这种美德最终就变成了善与值得尊敬的东西的集合体，一种圣殿，同时也是神圣的个人。从此以后，它作为惟一的美德、作为一种它直到那时尚不是的那种自为的秉性而存在，并行使一种神圣化的超人的权利和权力。——在古希腊后期，城市里充满了这种神人化的抽象物（人们为了这种奇特的概念而原谅了这个奇特的词）；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在地球上建立了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天堂”，我不相信其中的居民会被感到不如古代荷马的神明那样生气勃勃。

191黑暗时期。——人们把在挪威太阳整天都待在地平线以下的时期称为“黑暗时期”：这期间温度不断地慢慢下降。——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来说明所有那些暂时失去了人类未来阳光的思想家。

192耽于享乐的哲学家。

——一个小花园、一些无花果、一些小奶



酪，再加上三四个好朋友——这就是伊壁鸠鲁式的那种耽于享乐。

### 193生命的时期。

——生命中真正的时期是那些介于一种主导思想或感觉的上升和下降之间的那些短暂的静止时期。在这里，再一次有了满足：其他的一切都是饥渴——或者厌倦。

### 194梦。

——我们的梦，如果有一天例外地成功并变得完美——通常梦是一种敷衍了事的作品，它们就是取代一种叙事诗人语言的象征性场景链条和图像链条，它们诗人一般大胆而明确地改写我们的经历、期待或状况，以至于到了第二天早晨，当我们回忆我们的梦境时，我们总是对自己感到惊讶。我们在梦中消耗掉太多的艺术才华——因此白天里往往在这方面太贫乏。

### 195自然与科学。

——完全像在自然中一样，在科学中也是那些比较差的、不肥沃的区域被首先种植好——因为在这些区域，发展中的科学的手段差不多就足够了。在最肥沃的地区进行耕作，其前提是要有大量细心开发出来的方法，有已经获得的个别成

果和一群有组织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人?——这一切很晚才汇集起来。

——不耐烦和野心往往过早地去抓取那些最肥沃的地区，可是这时候结果等于零。在自然中，这样的尝试会通过饿死垦殖者来为自己复仇。

196简单地生活。

——找到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现在很困难，为此需要甚至比非常聪明的人还拥有更多得多的深思和发明才华的人。他们当中最诚实的人也许还会说："我没有时间如此长久地来思考这样的问题，简单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个太高的目标，我要等到比我更聪明的人来找到它。"

197大高峰与小高峰。

——最高级、最有修养的人以及属于他们的阶级的较弱的繁殖力，他们经常性的独身生活及普遍的性冷淡，这在人类经济学中是很重要的；理性承认并利用这样的事实，即在精神发展最远的一点上，造成一种神经质的子孙后代的危险非常大：这样的人是人类的高峰——他们不可以进一步走向小高峰。

198自然从不跳跃。——无论人类如何强有

力地不断进化，似乎从一个对立面跃入另一个对立面，但是通过较精确的观察你都会发现新的结构从较老的结构中生长出来的新旧衔接之处。这是生物学家的使命：他必须按照生命法则想到，自然从不跳跃。

199虽然很干净。

——穿着洗干净的破烂衣服的人穿得虽然很干净，但是却衣衫褴褛。

200孤独者说。

——作为对许多厌烦、不快、无聊——这一切必然带来一种没有朋友、没有书籍、没有义务、没有激情的孤独——的补偿，我们收获了那1/4的时间，最深入地进入到自我和自然中去。充分提防无聊的人也提防他自己：他绝不会从自己最内心的源泉中喝到最清醇的清涼饮料。

201虚假的名声。

——我恨那种所谓的自然美，它归根结底只是通过知识，尤其是通过地理知识才具有点意义，可是其本身却没有让渴望美的感官得到满足：例如从日内瓦看到的勃朗峰的景观——一种没有意义的东西，除非有知识急速帮助大脑获得的愉悦；那里比较靠近我们的山全都更美，更富于

表现力——"可是，远没有那么高"，那种荒唐的知识会这样添上一句，目的是要贬损它们。在这当中，眼睛会反驳知识：可它如何能在这种反驳中真正感到快乐呢？

## 202寻求消遣的旅游者。

——他们像动物一样爬到山顶，愚蠢而又大汗淋漓；人们忘记了对他们说，一路上都有美丽的景色。

## 203太多与太少。

——现在人们都经历得太多，深思熟虑得太少：他们得了善饥症，同时又得了肠绞痛，因此变得越来越瘦，尽管他们吃得那么多。

——现在说"我什么也没经历过"的人是一个笨蛋。

## 204终结与目标。

——并非每一个终结都是目标。旋律的终结不是其目标；可是尽管如此，如果旋律没有达到终结处，那么它也没有达到它的目标。一个比喻。

## 205大自然的中性。

——大自然的中性（在山上、在海里、在森林和沙漠中）让人高兴，但只有一段很短的时

间，然后我们就变得不耐烦起来。"这些事物根本不愿意对我们说些什么吗？我们不是为它们而存在的吗？"于是产生出一种亵渎人类之罪(*crimen laesae majestatis humanae*)的感觉。

206忘记了意图。一人们在旅行中通常忘记了旅行的目的。几乎每种职业都被挑选、被着手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但是却作为最终目的而被继续下去。忘记了意图，这是

最经常犯的愚蠢。

207观念的黄道。

——当一种观念刚在地平线上升起时，心灵的温度通常很低。观念只是逐渐显示出它的热量，当对观念的信念已经重新下降时，它才是最热的（也就是说，它发挥出它的最大效果）。

208如何让大家都反对你。

——如果现在有人敢于说："不支持我的人，就是反对我的人"，那么他马上就会让大家都反对自已。

——这种感觉为我们的时代带来光荣。

209为财富感到耻辱。

——我们的时代只容忍惟一的一种富人，即为其财富感到耻辱的人。如果你听说某人"很富

有"，你立刻就会有一种类似于在看到一种令人恶心的肿胀疾病、一种肥胖症或水肿时的感觉，你不得不强迫自己想起自己的人性，以便能同这样一个富人打交道时而不让他察觉到你的任何厌恶感。可是，一旦他竟然对自己的财富感到自豪，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与一种对人类居然有这么高程度的非理性而几乎同情地表示出的惊讶混合在一起：以至于你想要朝苍天举起双手，喊道："可怜的毁容者、负担过重者、百倍的受束缚者，每个小时都给你带来或能给你带来令人不快东西，20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事件都会在你的四肢中引起颤抖，你怎么可以让我们相信你在你的状况中感觉很舒服呢？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公开露面，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种赤背遭受的夹道鞭挞，完全处于对你只怀有冰冷仇恨或强求或沉默讽刺的目光之下。你的收获也许比别人的收获更容易一些，可是这是一种多余的收获，很少带来快乐，而保存所有获得的东西现在无论如何是一件比任何一种非常辛苦的收获更辛苦的事情。你不断痛苦，因为你不断失去。你总是有新的人造血输入，这对你有多好，因此架在你脖子上、不断架在你脖子上的放血器也同样让你感到痛苦！——可是，公平地说来，你很难，也许不可

能不变富，你不得不保存，不得不有新的获取，你本性中继承的习气就是套在你身上的桎梏——可是不要因此而欺骗我们，诚实地、明显地为你套上的桎梏感到耻辱，因为在你的心灵深处，你感到厌倦，不愿意套着它。这种耻辱不伤害你的外表。”

210狂妄中的不着边际。

——有一些人如此狂妄，以至于他们不懂得用别的方法来称赞他们公开赞美的一种伟大，只是把它描绘成他们的预备阶段和通向他们的桥梁。

211在耻辱的基础上。一想要使人们摆脱一种观念的人，通常不遗余力地反驳它，挑出其中不合逻辑的毛虫，更有甚者，在毛虫杀死以后，他还是把整个果子扔到了粪便里，为的是使它在人们眼里显得不干净，引起人们对它的厌恶。于是他相信找到了使在被反驳的观念中经常有的“在第三天复活”的情况不可能发生的手段。他搞错了，因为恰恰是在耻辱的基础上，在污秽中间，观念的果核迅速长出了新芽——。所以，不要嘲笑，不要站污你最终想要清除掉的东西，而是敬重地把它放在冰上，考虑到观念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在这里

你就得按照这样的准则行事次反驳不是反驳。”

## 212 罢脱道德。

——既然精神的束缚减少了，道德（继承来的、流传下来的、本能的、按照道德感行事的行为方式）肯定也同样下降了：但不是个别的德行、节制、公正、安详——因为有意识的心灵的最大自由有一天会在无意中通到它们那里去，然后加以推荐，说它们是有用的。

## 213 狂热的怀疑者及其保证。

——老人：你想要冒巨大的风险，大规模地教育人类，你的保证在哪里？——皮朗：这就是保证，我要警告人类小心我自己，我要公开坦白我本性中的所有错误，在所有人面前暴露我的仓促、矛盾和愚蠢。我要对你们说，不要听我的，直到我变得像你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一样，而且比他更微不足道；你们要反对真理，只

要你们能够做到，那就去反对真理吧！这是出于对真理代言人的厌恶。如果你们发现在我身上还闪烁着最小一点点尊严和尊贵，我就将成为你们的误导者和欺骗者。——老人：你许诺太多，你不能承载这种重负。——皮朗：所以我也要把这告诉人们，我太弱了，无法信守我的诺言。我越是微不足道，当真理从我嘴里说出来



时，人们就越不相信它。

——老人：那么你是想要成为怀疑真理的教师吗？——皮朗：是那种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的怀疑，是对所有事物和任何事物的怀疑。这是通向真理的惟一道路。右眼不可以信任左眼，光将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叫做黑暗：这是你们不得不走的道路。不要相信它将你们带到果树和牧场那里去。你们在这条路上将发现坚硬的小玉米颗粒——这就是真理：你们将不得不在几十年中整把整把地吞吃谎言，为的是不被饿死，尽管你们

知道这是谎言。可是那些玉米粒被播种、掩埋，也许，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收获的日子：没有人可以许诺这一天，除非他是一个狂热的信徒。——老人：朋友！朋友！你的话也是狂热信徒的语言呀！——皮朗：你说得对！我要怀疑所有的语言。

——老人：那么你将不得不沉默。

——皮朗：我将对人说，我不得不沉默，他们应该怀疑我的沉默。

——老人：那么你退出你的计划了？——皮朗：正相反，你刚才指出了我要走的大门。

——老人：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相互之间

还充分理解吗？——皮朗：也许不。

——老人：但愿你还充分理解你自己！——皮朗转过身，笑了。——老人：啊，朋友！沉默和笑——这就是你现在的全部哲学吗？——皮朗：这不会是最坏的哲学。

---

## 214 欧洲的书。

——相比于读任何一组其他民族的六位作者的书，在读蒙田、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丰特奈尔(尤其是《死者的对话》)、沃夫纳格、尚福尔的著作时，我们更接近于古代。通过这六个人，古老纪元的最后几个世纪的幽灵复活了——他们在一起构成了仍在延伸的文艺复兴大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的书超越了民族趣味和哲学色彩的变化，现在通常每一本书都闪烁着并且必然闪烁着这样的哲学色彩，为的是能够出名，它们包含的真正思想比德国哲学家加在一起的所有书包含的还要多：造就思想的那种思想，而且——我很难下最后的定义；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似乎是既不为孩子，也不为狂热者；既不为少女，也不为基督徒；既不为德国人，也不为——（我又很难结束这份名单了）而写作的作者，这就足够了。——把赞美之词说得明白一点：它们如果是

用希腊语写的，希腊人也会明白。另一方面，甚至是柏拉图究竟又能够理解多少我们最好的德国思想家的著作呢？例如歌德、叔本华的著作，且不说他们的文风会在他那里引起的反感，也就是说，那种灰暗的东西、夸张的东西，偶尔又是那种干巴单薄的东西——这些缺陷，要说在上述两位身上，是德国思想家当中最少的，可实际上还是太多太多（歌德作为思想家，喜欢拥抱云彩超过了合理的程度，而叔本华则不是不受惩罚地几乎不断漫步在事物的比喻当中，而不是事物本身当中）。但是，在那些法国人那里则是怎样地明明白白，怎样地明确得恰到好处啊！甚至耳朵最好使的希腊人也一定会赞成这种艺术，有一样东西他们甚至会赞叹与崇拜，这就是法国人表达方式的诙谐：他们非常热爱这样的东西，尽管这方面并非他们特别的强项。

## 215时尚与摩登。

——在无知、肮脏、迷信盛行的地方，在交通不便、农业贫困、神职人员力量强大的地方，到处都

还可以找到民族服装。另一方面，在可以找到其对立面的标志的地方，是时尚占上风。所以时尚可以在现在欧洲的美德旁边被发现：它真的

会是其背阴的一面吗？——首先，时髦然而不再是民族服装的男式服装这样来谈论穿它的人们：欧洲人既不想作为个人，也不想作为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的成员出人头地，他故意减少这种虚荣，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一条法则；然后说，他很勤劳，没有很多时间穿着打扮，他也发现一切料子贵重和褶裥繁多的服装不适合他的工作；最终说，他通过他的服装表明，比较有学问、有教养的职业是他作为欧洲人最接近或愿意最接近的职业，而通过那些仍然存在的民族服装，强盗、牧人或士兵作为最可向往的、起示范作用的身份浑身闪闪发光。然后在这种男式时尚的总体性范围内，还有大城市里的年轻人、衣着入时者、游手好闲者，也就是说，那些作为欧洲人还没有成熟的人的虚荣造成的那些小变动。

——欧洲妇女还远不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在她们的地方，那些变动就要大得多：她们也不想要民族服装，讨厌被从服装上认出是德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可是她们非常想要作为个人显得很突出；同样，不应该有人因为她们的服装而怀疑她们是否属于社会上一个较受人尊敬的阶级（属于“优秀的”或“高尚的”或“伟大的”世界），而且她们越不属于或几乎不属于那样的阶级，却越希

望偏向这一方面。尤其是年轻女子不想穿年纪较大一点的女人穿的服装，因为她们相信，如果被怀疑年纪较大，她们的价格就要下降；另一方面，只要还可以，年纪较大的妇女就尽可能长久地通过较年轻的服装来骗人。

——由于这样的竞争，暂时总是不得不有时尚产生，在这样的时尚那里，真正年轻的东西变得明明白白、变得不可模仿地清晰。如果这些青年女艺术家的创造发明才能有一段时间一直沉湎于这样一种对青春的暴露，或者，让我们说出全部的事实：如果人们再一次向以前的宫廷文化的创造发明才能以及仍然存在的民族的创造发明才能，总而言之，向整个用古怪服装打扮的世界请教，而且比方说，把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古希腊人放在一起，以便把美丽的肉体拿到舞台上展示，那么人们最终会一再地发现，人们并不最擅长于自己的长处，为了在男人身上产生效果，用美丽的身体做捉迷藏的游戏比全裸和半裸的诚实更有利；现在趣味和虚荣的车轮再一次朝相反的方向转动：年纪大一点的年轻女子发现，她们的王国已降临，最可爱和最荒唐的造物之间的竞争重新凶猛起来。可是，女人的内心越丰富，在她们中间越是不再像至今的情况那样，把优先地

位给予不成熟的年龄段，她们服装中的这些变化就越小，她们的装饰品也就越简单：关于这种装饰品，你不可以按照仿古的样式，也就是说，不可以按照南国海滨女子的服装标准，而是要考虑到中欧和北欧地区的气候条件，即考虑到欧洲的精神创造和形式创造天才如鱼得水之地的气候条件，来公正地作出判断。

——所以，总而言之，恰恰不是变化着的东西，而是对民族虚荣、社会等级虚荣、个人虚荣的拒绝，才是时尚和摩登的标志，因为变化恰恰是有点落后的东西，表明了尚不成熟的男女欧洲人。因此，如果欧洲个别城市和地区为所有其他地方思考服装问题，并且考虑到并非每个人都有形式感而加以创造发明，那么这应该受到表扬，因为这样可以省力省时。例如如果巴黎要求当这个领域里惟一的发明者和创新者，只要那样一些变化还存在，那么这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太高的野心。如果一个德国人，出于对一个法国城市的这种要求的仇视，要穿着成别的样子，例如像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穿着的那样，那么他就要考虑，他这时候穿着的是一件以前德国人穿的但同样不是德国人发明的服装——从来没有一种表明德国人就是德国人的服装。此外，他还应该看到，他

穿着这样的服装是什么模样，以及有着所有那些19世纪刻印下的纹路和褶皱的真正摩登脑瓜是否会对丢勒的服装提出

任何异议。

——在这里，"摩登的"和 "欧洲的"的概念几乎被等同起来，欧洲被理解为比地理上的欧洲——欧洲在面积上只不过相当于亚洲的一个小小的半岛——拥有更多得多的领土：尤其美洲是属于欧洲的，它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文化的分支。另一方面，"欧洲"作为文化概念并不包括整个欧洲，而只包括在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中拥有其共同过去的所有那些民族和民族分支。

216德意志美德"。

——无可否认，从18世纪末以来，一股道德觉醒之流在欧洲流动。只有在那时候，美德才重新变得雄辩起来；它学会找到不是强逼出来的振奋和同情的表情，它不再自我羞涩，想出哲学和诗歌来赞美自己。如果你寻找这股潮流的源头，那你就会首先发现卢梭，不过是那位神秘的卢梭，那位你按照其著作——你几乎可以再次说：其被做了神话般解释的著作——留下的印象、按照他自己给出的示意进行虚构的卢梭（他和他的

读者不断致力于这种理想形象)。另一个源头在于斯多葛式的伟大罗马文化的复活，通过这种复活，法国人以最尊贵的方式将文艺复兴的使命继续进行下去。他们从以最辉煌的成功实现的对古代形式的模仿走向对古代性格的模仿：以至于他们作为至今总是将最好的书和最好的人给予现代人类的民族，将永远保持一种权利，要求有最高的荣誉。这双重的榜样力量、神话般的卢梭和那种重新唤起的罗马精神的榜样力量如何影响了较弱的邻居，这尤其在德国可以看到：德国由于其完全不习惯的严肃态度的新振奋和宏大愿望及了不起的自我控制，最终对它自己的新美德感到惊讶，抛出了“德意志美德”的概念，就好像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原始、更有继承性了。将法国人的那种伟大冲动和道德愿望的意识转到自己身上的那些最初的伟人更诚实，他们不忘感激之情。康德的道德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他一再暗示：是从卢梭和重新唤起的斯多葛式的罗马那里来的。席勒的道德主义有着同样的源泉和对源泉的同样的美化。贝多芬音调中的道德主义是卢梭的永恒的赞歌，是仿古的法国人和席勒的永恒的赞歌。

是“德意志青年”首先忘恩负义，在这期间人们甚至去倾听仇视法国的布道士：有一段时期，比别



的青年人有着更多德意志意识的那种德意志青年受到了重视。当他们追溯父亲身份的时候，他们当然要考虑到自己接近于席勒，接近于费希特，接近于施莱尔马赫，可是他们的祖父，他们会不得不在巴黎、在日内瓦寻找，而相信曾经相信的东西，这是短视的：即美德不老于30岁。当时人们习惯于要求"德国的"一词同时也被理解为美德——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完全把它丢掉。

——顺便说一下，那种所谓的道德唤起对于道德现象的知识来说，几乎不言而喻地，结果只有不利和倒退。从康德算起的整个德国道德哲学以及它所有的那些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分支和旁支是什么呢？一种对爱尔维修的半神学的谋杀，一种对通过艰难的长期斗争得来的开阔视野和爱尔维修最终充分表示出来的关于正确道路的指点的拒绝。直至今日，爱尔维修都是在德国所有优秀道德家和好人中最受到辱骂的一位。

217古典的与浪漫的。一具有古典思想和具有浪漫思想的人——总是会有这样两种人——总是怀有一种关于未来的幻觉：但是前者出于他们时代的强大，后者出于他们时代的衰弱。

218作为教师的机器。

——机器在行动中通过自身来教你人群之间

的相互啮合技术，在行动中每个人只要做一件事：它教给你组织党派和进行战争的样本。另一方面，它不教你个人的专横独断：它从许多人中造就一台机器，用每个个人来造就一件达到一个目的的工具。它最普遍的效果是教你认识到中央集权的好处。

219不定居。

——我们很愿意住在小城市里；但是时不时地，恰恰是它把我们驱赶到最孤独、最没有得到揭示的自然中去，也就是说，当它再一次对我们来说变得太透明的时候。最终，为了从这种自然中复原，我们去了大城市。几次从大城市迁移——我们猜出了它杯中的沉渣——以小城市开始的循环重新开始。

——现代人就是这样生活：他们在一切事物中都有点太认真地要像其他时代的人那样定居下来。

220对机器文化的反拨。\_本身就是最高思考能力产物的机器在那些操纵它的人那里几乎只是把低级的、没有思想的力量调动起来。在这中间，它普遍释放了过多的、要不然仍在沉睡的力量，这是真的；可是它没有推动提高、推动改进、推动成为艺术家。它使人行动、使人单调

——长此以往，这产生了一种相反效果，一种心灵感到了绝望的无聊，心灵通过它而学会渴望多种多样的游手好闲。

## 221启蒙运动的危险性。

——所有那些近乎疯狂的东西、那些戏子手段、那些动物般的残忍、那些淫欲，尤其是那些感伤的东西和自我陶醉，在一起构成了真正革命的实体，并在革命之前成为卢梭的灵与肉。

——这个东西还带着阴险的热情把启蒙运动顶到了自己疯狂的脑袋上，这脑袋因此而像在神圣的灵光中，本身就开始发起光来：归根结底，对那个东西来说如此陌生，并自为地存在着，会像一道穿过云层的光辉一样宁静地离去的启蒙运动，长时间地满足于仅仅改造个人：以至于它也许只是非常缓慢地改造各民族的社会风气和习惯。可是现在，同一个使用暴力的、突如其来的东西捆绑在一起，启蒙运动本身也变成使用暴力和突如其来的了。它的危险性因此而几乎变得比通过它而进入到大革命运动中的那种解放作用和启蒙作用更大。理解这一点的人也将懂得要从什么样的混沌中将它拉出来，从什么样的混浊中使它清明：为的是然后独自继续启蒙运动的工作，在事后将革命扼杀在摇篮里，使它不会发

生。

## 222中世纪的激情。

——中世纪是激情最大的时代。不论是古代还是我们的时代都不拥有这种灵魂的宽广程度：它的空间性从来没有这么大过，也从来没有用更长的尺度衡量过。野蛮民族的原始森林体魄，基督教神秘信徒过于讲究灵魂的、过于清醒的、过于明亮的眼睛，最稚气、最年轻同样也最过于成熟、最厌倦年龄的东西，食肉动物的野蛮和古代晚期精神的柔弱与精细——当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很难得地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如果一个人陷入激情之中，情绪的急流会变得空前凶猛，心潮空前迷乱，落差空前巨大。

——我们现代人可以对在这方面的有所失而感到满意。

## 223掠夺与节约。

——其后果是大人物希望能够掠夺，小人物希望能够节约的一切思想运动都向前发展了。因此，例如德国的宗教改革就向前进展了。

224欣悦的灵魂。——在被人示意有饮料、醉酒状态和一种难闻的污秽味道的时候，古老的德国人的灵魂会变得欣悦起来——要不然它们总

是郁郁不乐的；在那样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那种心领神会。

## 225纵欲的雅典。

——甚至当雅典的鱼市有了它自己的思想家和诗人的时候，希腊人的纵欲仍然拥有一种比罗马人或者德国人的纵欲更加田园诗般的、更加精细的外观。尤维纳利斯的声音会像一只瓮声瓮气的喇叭那样响起：\_个彬彬有

礼的、几乎孩子\_样的笑声会对他作出响应。

## 226希腊人的智慧。

——因为胜利的欲望和出人头地的欲望是一个无法克服的本性特征，它比所有对平等的尊重和和平等中获得的快乐更古老、更原始，所以希腊国家批准在同类人中间进行体操竞赛和艺术竞赛，也就是说，划定一块场地，可以让那种欲望在那里发泄掉，而不危及政治秩序。随着体操竞赛和艺术竞赛的最终衰落，希腊国家陷入了内部动荡与瓦解。

## 227"永远的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生活在以前的所有时代，而且现在仍然活着，而那些曾经自称、现在仍然自称

伊壁鸠鲁主义者的人则对他\_无所知，他在哲学家那里也没有名气。甚至他也忘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他所扔掉的最沉重的包袱。

## 228优势风格。

——学生德语，即德国学生的说话方式，源头是在不学习的学生中间，他们懂得通过揭露教育、端庄、博学、秩序、节制中一切假面舞会一样的东西，来实现对他们更认真的伙伴的优势。他们虽然嘴上不断像那些更好的、更有学问的人一样说着那些领域里的话语，但却在目光中带着恶意，并伴随着一个怪脸。现在政治家和报上的批评家也不由自主地以这种优势语言^〔佳一在德国具有原创性的语言——说话：这是一种不断带着讽刺的引用，一种目光中透着不安和狠毒的左右斜视，一种引号加怪脸的德语。

## 229被埋藏的。

——我们隐退：但不是由于某种个人的不愉快，好像现在的政治社会状况让我们感到不满，而是因为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的隐退来节省和聚集力量，这些力量以后有一天对文化来说将是十分急需的，如果这个现在仍然是这个现在，并作为这样的现在来完成其使命的话，那么情况就将更是如此。我们是在建立一项资本，试图使它得到

可靠的确立：可是，就像是在十分危险的时代里那样，将它埋藏起来。

230精神暴君。——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如此严格地是一种道德特征表现的人，就像泰奥弗拉斯托斯①或莫里哀笔下人物品格的情况那样，人们会认为他是病态的，并谈论他的"固定观念"。公元三世纪的雅典，如果我们可以到那里去访问一下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好像那里住的都是傻瓜。现在各种观念的民主统治着每一个人的头脑——许多观念在一起做主：一个曾经想要做主的个别观念现在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叫做"固定观念"。这是我们杀死暴君的方式——我们打发他们去疯人院。

231最危险的向外移居。

——在俄国，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向外移居：他们越过边境是为了读好书、写好书。这样却有

①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前287?），古希腊逍遥学派哲学家，

著有《品格论》等。

助于把被精神抛弃的祖国越来越多地放进想要吞下小小欧洲的亚洲伸着脖子张开的大口中去。

232国家的愚忠。一希腊人对国王那种几乎宗教式的爱戴在王政终结后转移到了城邦上。而因为一个概念可以比一个人忍受更多的爱，尤其对于爱的人来说，这个概念不像被爱的人那样经常地对他造成伤害（——因为他们越是知道自己被别人爱，通常就会越变得无所顾忌，直到他们最终不配再得到爱，而实际上，一个裂痕出现了），所以对城邦和国家的尊敬大于以前曾有过的对王侯的尊敬。希腊人在古代史上是国家的愚忠——在现代史上这个角色则由其他民族来扮演。

233不能忽视眼睛。——你是否能证明在读《泰晤士报》的英国有教养的阶级中每10年就有一次视力的减退呢？

234伟大的著作和伟大的信仰。

——那个人有伟大的著作，可他的伙伴有对这些著作的伟大信仰。他们是不可分的：但是显然前者完全取决于后者。

235合群的人。

——"我不喜欢我自己"，某人说，为的是表明他对社会的偏爱。"社会的胃比我的胃更强大，它消受得了我。"



## 236 闭上精神的眼睛。

——如果人们习惯于训练有素地对行为加以思考，那么人们就必然在行为（尽管这不过是写信或吃喝）中自己闭上内心的眼睛。甚至在同普通人的谈话中，人们也必须懂得如何闭上思想者的眼睛来思考——也就是说，为的是要和普通思想在同一平台上，并理解普通思想。这种闭眼是一种可以感知的、可以用意志来完成的行为。

## 237 最可怕的复仇。

——如果你要对一个对手彻底复仇的话，那你就应该长久地等待，直到你手上掌握了一大堆真理和正义，并不动声色地充分调动它们来对付他：以便行使复仇和行使正义同时进行。这是那种最可怕的复仇，因为在它上面没有一个可以去上诉的法院管着它。所以，伏尔泰向皮隆复仇，用了五行字来对他的整个生平、著作和意愿下断语：有多少真理，就用多少个词；他也是这样向腓特烈大帝报复的（在一封由凡尔尼发出的给他的信中）。

## 238 奢侈税。

——人们在商店里买必需品和仅次于必需品的东西，不得不花很贵的价钱，因为人们同时也为那些放在那里有待出售却很少有顾客问津的东

西付了钱：奢侈品和满足新奇欲望的商品。所以是奢侈把一项需要不断缴纳的税收强加给并不需要奢侈的普通人。

239为什么乞丐仍然活着。

——如果所有的施舍都只是出于同情才给的，那么乞丐统统都会饿死。

240为什么乞丐仍然活着。

——最大的施舍者是胆怯。

241思想家如何利用谈话。——如果你懂得如何既看得真切，又时不时看不见自己，那么你也可以不用当倾听者就能听到许多东西。但是人们不懂得如何来利用一次谈话；他们花费了太多太多的注意力在他们想要说和想要对付的事情上，而真正的听者往往满足于做短暂的回答，此外说几句分期付款式的客套话，另一方面，却诡计多端地记下了另一位所说的一切，连同他说话时的那种声调和表情。

——在通常的谈话中，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引导者，就像两只船肩并肩地行驶，时不时轻轻碰撞一下，而各自都坚信，是邻船跟在后面，或者甚至被拖着走。

242道歉的艺术。

——如果有人向我们道歉，他必须做得非常地道：要不然我们很容易会感觉是自己的不是，因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243不可能的交往。——你的思想之船走人了太深的水域，你无法以它在那些友好、正派、殷勤之人的水域航行。有太多的浅滩和沙洲，你会不得不转过身，掉过头来，处于不断的狼狈之中，而那些人马上也会陷入狼狈——由于你的狼狈而狼狈，因为他们猜不出何以使你狼狈。

244狐中之狐。只真正的狐狸不仅称它够不着的葡

萄是酸的，而且把它够得着但是却被别人先摘走的葡萄也说成是酸的。

245最亲近的交往。

——尽管人们如此紧密地属于一个整体，但在他们共同的地平线范围内仍然有那整个的四个方位，有些时候他们注意到了这一点。

246厌恶的沉默。

——某人作为思想家和人经受了深刻而痛苦的转变，然后公开为这种转变作证。而听众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相信他还完全跟以前一样！——这种通常的体验使有些作家感到厌恶：他们

曾经对人类的智力给予了过高的尊敬，当他们察觉到自己的错误时，就发誓保持沉默。

247敬业。

——有些富人和贵人的事业是他们那种已习惯了从太长久的懒散中休息过来的方式：所以他们如此认真、如此充满激情地对待它，就像别的人对待他们难得的休闲和业余爱好那样。

248眼睛的双重含义。一就像你脚边的水域突然发出一阵鳞状的战栗，在人的眼睛里也有这种突然的不确定性和含混，遇到这种情况时，人们会自问：这是一种寒噤？一种微笑？或两者兼而有之？

249正与反。

——这位思想家不需要反驳他的人：他自己反驳自己就够了。

250空网之仇。一你要小心提防那些有着那样一种苦涩的渔夫感情的人，这种渔夫在白天辛勤工作以后，晚上拖着空网回家。

251让他的权利无效。

——行使权力需要你付出代价，也要求有勇气。所以这么多人才使他们正当的或最正当的权利

变得无效，因为这种权利是一种权力，但是他们太懒惰、太胆小，而没有行使它。遮盖这些过失的德行叫做宽恕和耐心。

252光的携带者。

——如果不是天生讨人喜欢的小家伙(我指的是所谓的小可爱)把阳光带进来，那么社会里就会没有阳光。

253最慈善的。

——当人刚受到很大的尊敬并吃了一点东西的时候，他是最慈善的。254向着光明。

——人们渴望光明，不是为了看得更清楚，而是为了更加引人注目。

——人们在谁面前引人注目，人们就很乐意让谁来当光。

255疑病患者。

——疑病患者是一种有着足够的精神和精神乐趣以认真对待他的痛苦、他的失败和他的过失的人：但是他赖以生存的领域太小，他吃光了小草，最终就得寻找个别的小茎来吃。以这样的方式，他终于变成了嫉妒者和守财奴——只有这时候他才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256回报。

——赫西奥德劝告说，只要我们一有能力，我们就要慷慨地、尽可能更丰富地回报接济过我们的邻人。这样做的时候邻人很喜欢，因为他以前的乐于助人给他带来了利息；可是就连回报的人也很喜欢，因为他作为给予者，通过一点小小的优势，买回了以前不得不受人接济的小耻辱。

257过细。

——我们对别人是否察觉我们的弱点的那种观察意识比我们对别人弱点的观察意识要细致得多：由此表明，它过于细致了。

258——一种光明的影子。

——紧挨着完全黑暗的人的，总是有一颗光明的灵魂，几乎作为一种规律，又好像是同他们捆绑在一起似的——这个光明的灵魂几乎就是那些人投下来的

倒影。

259不复仇乎？一有这么多精细的复仇方式，以至于一个有理由复仇的人可以归根结底做或者不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整个世界在一些时候以后都会取得一致意见，认为他已经复了仇。所以不复仇几乎不会在一个人的愿望中占据地位：他甚至都不可以说出来，说他不愿意复仇，因为

蔑视复仇被解释为和感受为一种崇高的、重大的复仇。

——由此表明，人们不应该做多余的事情。

——

260表示尊敬时的谬误。

——每个人都相信当他向思想家表明他自己如何同思想家有完全相同的想法，甚至相同的表达方式的时候是在对思想家说某种表示尊敬和让人感觉舒服的事情；可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思想家却很少感到愉快，而是经常怀疑自己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他默默地下决心有一天对两者都要加以修正。

——如果你要对某人表示尊敬，你得谨防那种表示一致的说法：它把两者置于同样的水平上。

——在许多情况下，倾听一种看法时得表现得它好像不是我们自己的看法，甚至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是一个得体地进行社会交往的问题，例如，当一位长者，一位富有经验的长者，有一天例外地向我们打开了他知识的神龛的时候。

261信。

——信是一种不速之客，信使是不礼貌的不

速之客的媒介。你应该每周留出一个小时来收信，然后洗个澡。

262有偏见者。一有人说：我从小时候起就对自己有偏见，因此我在责备中看到了某种真理，在赞扬中看到了某种愚蠢。我通常对赞扬的估计太低，对责备的估计太高。

263平等之路。

——爬几个小时的山会使恶棍和圣人变成两个相当平等的人。劳累是走向平等和博爱的捷径——而自由是最终通过睡眠添加上去的。

264诽谤。

——如果你被怀疑有什么真正不光彩的事情，你绝不要到你诚实而单纯的敌人那里去寻找原因；因为如果这些敌人关于我们发明出这样一些事情来，是没有人相信他们的，由于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可是那些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对其有用，而出于某一种原因私下里断定自己不能再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东西的人——这样的人能使卑鄙无耻的事情运转起来：他们能让人相信他们的话，首先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不会杜撰出任何可能损害他们自己的事情；其次因为他们已经进一步了解了我们。一受到这样严重诽谤的人也许会自我安慰地说：诽谤是其他人的病，只是这些病在



你身上突然暴发出来；它们证明，社会是一个（道德）躯体，因此你可以对你实施能够有益于他人的治疗。

## 265 儿童天国。

——儿童的幸福就像希腊人所讲述的极北乐土之民的幸福一样，是一种神话。希腊人认为，如果幸福就住在尘世，那么它也肯定是尽可能远离我们，大约是在世界的边缘。较古老的人同样认为：如果人类归根结底能够幸福，那么肯定也是尽可能远离我们的时代，在人生的边缘和初始。对于有的人来说，透过这神话的面纱看一眼儿童是他们能够分享到的最大幸福：如果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属于他们”，那么他自己就进入了天国的前院。

——任何地方，只要现代世界里有某种多愁善感的东西，那么，儿童天国的神话就以某种方式流传着。

## 266 不耐烦者。

——正是生成者不想要生成状态：他太不能耐心等待了。年轻人不愿意等到长期的学习、痛苦、匮乏之后，等到他关于人和事物的图画变得完整起来的时候，于是他深信不疑地想像了另一幅已经完成并提供给他的图画，好像它必然事先

把他的图画的线条和色彩给予了他，他扑倒

在一个哲学家面前、扑倒在一个诗人面前，  
听由他们指使，

不得不服很长时间的劳役，否定自己。这期间他学了许多：可是这时候一个年轻人往往忘记了最值得学习、最值得认识的东西：他自己；他终生都只是一个追随者。啊，有许多无聊需要克服、许多汗水得流，直到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的色

彩、自己的画笔、自己的画布！——然后还有很长时间我们仍然不是我们生活艺术的大！/?  
——可至少是我们自己工作室的主人。

267没有教育者。

——作为思想家，人们应该只谈论自我教育。由别人进行的青年教育，要么是在一个尚未知的、不可知的问题上完成的一个试验，要么是一种原则上的平均主义，它要使无论什么样的新事物都同占统治地位的风俗习惯相一致，也就是说，在两种情况下，都是某种与思想家不相

称的东西，是一个冒失的诚实人称为我们的天然敌人（nos

ennemis naturels）的父母与教师的作品。有

一天，当

人们早就按照世人的看法受了教育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了自己：这时候，思想家的使命开始了，现在是请求他来帮助的时候了——不是作为一个教育者，而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受了自己教育的人。

268对青年人的同情。——如果我们听说，一个青年人折断了牙齿，另一个瞎了眼睛，我们会发出悲叹。要是我们知道存在于他们整个人生中的所有不可改变、毫无希望的东西，那么这种悲叹会有多大啊！——我们在这里痛苦的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青年人应该继续我们已经从事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工作到了他们手中，他们力量的每一次受损都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损害。这是关于我们的不朽得不到保证的悲叹，或者，如果我们感觉自己是人类使命的实施者，那么这就是关于这项使命不得不转到比我们更弱的手中而发出的悲叹。

269年龄段。

——将四季同四种年龄段相比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幼稚可笑。既不是生命的最初20年，也不是生命的最后20年同一个季节相适合：假定我们不满足于白发和白雪的比较，以及其他相似色彩游

戏的话。第一个20年是对一般生命的一种准备，是整个生命之年的漫长的元旦；而最后20年则对以前经历的一切加以俯瞰、内省，将其带入神游与和谐中：就像人们小规模地在每个除夕夜对过去的整整一年所做的事情一样。但是，在这中间，事实上有一段时间可以引起同季节的比较：从20岁到50岁的这一段时间（一方面，这里统统是按10年来计算；另一方面，不言而喻，每个人得按照他自己的经验来自己细化这些粗略的估计）。这3个10年分别同3个季节相适应：夏天、春天、秋天——人生是没有冬天的，除非你要把那些很遗憾屡见不鲜的艰难、冷漠、孤独、无望、无果的病态时期称作人类的冬天。20岁到30岁：热烈、令人难堪、暴躁、耽于享乐、让人疲惫，在这样的年纪，当白天过去的时候，我们在晚上赞美它，并在赞美时一抹脑门表示惊讶；在这样的年纪，我们认为工作是艰难的，然而很必要——这10年是生命的夏天。另一方面，30岁到40岁是生命的春天：气温一会儿暖和一会儿清冷，总是不安宁，总是在诱惑你，到处都是喷涌的活力，枝叶茂盛，花香扑鼻，许多迷人的早晨和夜晚，鸟儿的歌声唤醒我们去工作，一种真正用心来做的工作，一种对自己充沛精力的享受，

这种享受由于提前在希望中享受到快乐而大为增强。最终，40岁到50岁：像一切静止不动的东西一样神秘莫测；好比一片高大广阔的塬，有清新的风吹向那里；塬的上空是一片明朗无云的天空，它整日整夜始终以同样的温柔注视着收获的时刻，也是最由衷欢乐的时刻——这是生命的秋天。

### 270现在社会中的女性修养。

——妇女现在如何考虑男性修养，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猜出来：她们在她们的装饰艺术中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特别强调她们的精神面貌或者她们脸部有修养的细节：她们宁愿把它们隐藏起来；而与之相反，她们却懂得例如在额头上留一些头发，以表达一种热切渴望的性感和没有修养，而事实上她们又恰恰不大具备这些特点。她们相信女性的修养会把男人吓坏，这种信念居然到了乐于否认自己有敏锐的修养意识的地步，故意把近视的名声强加在自己头上；她们的目的无疑是要使男人更可信赖：就好像一片温柔诱人的黄昏展开在她们周围。

### 271伟大的和短暂的。

——使观察者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的事情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用以注视她丈夫的那种陶醉的

幸福目光。这时候，针对人类幸福的伟大和短暂，你会感觉到整个秋天的忧郁。

272牺牲意识。——有的女人有牺牲精神 (*intelletto del sacrificio*),如果她的丈夫不愿意牺牲她，她就一生变得不再快活：这时候她不再懂得该把她的理智引向何方，无意中从牲畜献祭品变成了祭奠的祭司。

273非女性。

——女人说"像一个男人一样愚蠢"；男人说"像一个女人一样胆怯"。愚蠢是女性身上的非女性。

274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及死亡。

——男性比女性有更不好的气质，这个结论是由以下这一点得出的：凡人中男性儿童比女性儿童更优秀，显然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发怒"：他们的野性和好争吵很容易使所有的坏事恶化成致命的事情。

275巨人建筑物的时代。

——欧洲的民主化是不可阻挡的：谁企图阻止它，谁就恰恰要使用把民主思想首先交到每个人手中的手段来做到这一点，并使这种手段本身变得更加便于使用、更加有效；民主的最根本的

反对者（我指的是颠覆者）似乎仅仅是为了通过他们激起的恐惧来驱使不同的党派越来越快地前进在民主的道路上。而面对那些现在有意识地、诚实地为民主的未来工作的人，一个人事实上会变得恐惧不安：他们脸上有某种空虚单调的东西，灰色的尘土似乎甚至已经刮进了他们的脑子里。尽管如此，后世很可能有一天会嘲笑我们的这种忧虑，考虑一连好几代人的民主工作就像考虑石头大坝和防护墙的建筑一样——将其视为一种必然在衣服上和脸上扬满许多灰尘，无疑也不可避免地使工人有一点痴呆的工作；可是谁会因此而希望不做这样的事情呢？似乎欧洲的民主化是那些非凡预防措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些预防措施是新时代的思想，因为有这些措施，我们显现出和中世纪的不同。现在才是巨人建筑物的时代！最终确保了基础，才能毫无危险地在这基础上建起整个未来！今后文化的果园再在一夜之间被疯狂而失控的山洪摧毁是不可能

的！建起石头大坝和防护墙来阻挡野蛮人、阻挡瘟疫、阻挡肉体 and 精神的奴役！而首先是粗略的、字面的理解，可是渐渐有了越来越高、越来越智慧的理解，以至于这里说到的所有措施似乎便是一位最高级的园艺艺术家富有修养的全部

准备工作，这位艺术家只有在这准备工作完全完成了的时候才会转向他的真正的任务！——当然，在这里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漫长的时间长度中，在几个世纪紧张努力的巨大的或过大的体力和精神中，在这种急需用来创造或获得每一种个别手段的努力中，如果那些致力于现在的人大声宣布，墙和果树棚子就是目的和最终目标，那么我们可以对他们太当回事，因为还没有人看见园丁和果树，而那果树棚子是为了他(它)们的缘故而存在的。

### 276普选权。

——人民不曾给自己普选权，而在现在普选权有效的任何地方，人民得到了它，并暂时接受了它：但是无论如何人民有权利在它不满足人民希望的时候将它交回。现在似乎到处都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如果在普选权被使用的

任何一个机会中，几乎不到 $\frac{2}{3}$ ，也许甚至不到所有投票者多数的人来到投票箱跟前，那么这就完全是一种反对整个投票制度的投票了。

——人们在这里甚至不得不作出更加严厉得多的判断。一条规定多数人最终决定所有人幸福问题的法律不能建立在由同样的法律所首先赋予的相同基础上：它必然需要一个更宽广的基



础，这就是全体的一致性。普选权不可以仅仅是多数人意志的表达：整个国家都必须要求拥有它。因此一个非常少的少数的反对就足够把普选权作为不适合的东西放到一边去了：而不参加表决就是这样一种反对，这种反对使整个投票制度垮台。个人的"绝对否决权"，或者，为了不要小题大做，就说少数几千人的否决权，作为正义的后果，悬挂在这个制度的头顶上：每次人们使用它的时候，它必须按照参与方式首先证明它是否还有效。

277糟糕的推断。——我们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推论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无论我们作为有知识的人会多么习惯于出色的推论！这是多么让人感到羞愧啊！而现在很清楚，在重大的世界活动中，在政治事件中，在所有的突发的、紧迫的情况下，几乎就像每天发生的事情那样，就是这种糟糕的推断在起决定作用：因为没有人完全熟悉一夜之间就新发展起来的东西；所有政治考虑，甚至在最伟大的政治家那里，也不过是碰运气的临时发挥。

278机器时代的前提。

——报刊、机器、铁路、电报是机器时代的前提，其千年的结论还没有人敢下。

——当我们听说：在那里，人们没有时间从事生产性的业务，武器操练和列队游行占去了他们的时间，而其余的人口不得不为他们供吃供穿，可他们的服装却很招摇，往往色彩鲜艳、愚蠢不堪；在那里，只有少数显著的特点才得到承认，个人之间比别处有更多相似之处，或者被当作相同者来对待；在那里，人们盲目服从并要求盲从，人们发号施令，但是谨防做任何说服工作；在那里，很少有惩罚，但是这少数惩罚却很严厉，迅速走向极端，成为最可怕的事情；在那里，背叛被看作最大的罪行，甚至对弊病的批评也只有最大胆的人才敢于进行；在那里，人的生命是廉价的，野心经常采取危及生命的形式，谁要是听到这一切，都会立即说："这是一幅进入危险中的野蛮社会的图画。"也许一个人会补充说"这是关于斯巴达社会的描述。"可是另一个人会沉思起来，认为这是对我们的现代军事的描绘，就像它作为\_种活生生的时代错误、作为已说过的那样一幅进入危险中的野蛮社会的图画、作为过去在身后留下的对于现代车轮只能有制动器价值的作品而存在于我们不同的文化与社会之中那样。

——有时候，文化也会急需一种制动器：也就是说，当下坡跑得太快时，或者在此种情况下，也许是在上坡上得太快时。

280更加尊敬内行。

——在工作的竞争和销售人员的竞争中，公众被变成了手工艺的判官：可是公众没有严格的专门知识，只是按照商品质量的表面作出评判。结果，表面的艺术（或许还有趣味）将会在竞争支配下得以提升，与之相反，产品的质量必然下降。因而，只要理性不贬值，那种竞争总有一天会终结，\_种新的原则会战胜它。只有手工艺大师才应该对手工艺作出评判，公众应该依赖对评判者及其真诚态度的信任。因此，不要做匿名的工作！至少得有\_个专家作为产品的担保者，如果没有产品作者的名字或者作者的名字不响亮，那就添加上专家的名字作为凭证。一部作品的廉价对于外行来说是另一种方式的表面和欺骗，因为只有耐用性才能决定\_件东西的廉价以及廉价到什么程度；可那是很难的，根本不能由外行来判断。

——于是，眼睛看得到的物美价廉之物现在就占了优势——而且这当然将是机器制品。另一方面，机器，也就是说，最高速、最容易地进行

生产的起因，也从它那方面促进了最有销路的品种：否则就不能用它来取得巨额利润，它将会变得利用率很小，过于经常地闲置在那里。可是，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公众决定的东西是最有销路的：这必然是最有欺骗性的东西，也就是说，那种首先显得好，然后也显得廉价的东西。所以，就是在工作的领域，这也必须是我们的口号："更加尊敬内行！"

## 281 国王的危险。

——民主能够不用暴力手段，通过不断使用的合法压力，来架空国王和皇帝的身份，直到只剩下一个零：也许，如果你愿意，这个零拥有每一个零的意义，它本身什么也不是，可是放到恰当位置上，就使一个数字达到10倍的效果。帝王的名分对民主政治合目的性的简朴长袍来说仍然是一件豪华装饰品，是民主给予自己的那种美丽的多余物品，是所有历史上令人敬畏的先辈们的装饰品的剩余物，甚至是历史本身的象征~"其独一无二性是某种最有效的东西，如果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它不是单独地、自为地存在，而是被放在恰当的位置上。

——为了防止那种被架空的危险，国王们现在用牙紧紧咬住他们作为军事首领的尊严：他们

需要战争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需要紧急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民主权利那种缓慢的合法压力停顿下来。

282教师，一种必然的恶。

——介于生产者和饥饿的接受者之间的人还是尽可能少一些吧！因为中间人几乎无意中伪造了他们帮你获得的食物，然后他们为自己要求了太多的东西作为对他们这种帮助的圈劳，而这些东西是从原本的生产者那里拿走的：也就是说，关注、赞美、时间、金钱，以及其他。

——因此，人们无论如何都把教师看作一种必然的恶，完全像商人一样：作为一种人们不得不尽可能缩小的恶！——如果说德国现在所处困境的主要原因也许在于太多太多的德国人想要靠商业生活，并且生活得好（也就是说，在生产者那里尽可能降低价钱，在消费者那里尽可能提高价钱，以便从两者尽可能大的损害中得到好处）；同样，人们肯定也可以从大量教师中看到造成精神上的危急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教师的原因，人们学的东西这么少、这么糟糕。

283尊敬税。

——我们熟悉并尊敬的人，无论他是一个为我们工作或为我们做了些什么的医生、艺术家或

工匠，我们很愿意尽可能出高价钱，甚至往往超出我们的能力，来给他付钱；与之相反，我们给不熟悉的人付钱是越低越好；这是一场每个人为了立锥之地而进行的斗争，每个人都造成了互相斗争的局面。在我们熟悉的人为我们做的作品中，有某种无价的东西，有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放入到他工作中去的情感与发明：我们相信只能通过我们方面的一种牺牲来表达这样的感情。

——最高的税是尊敬税。竞争市场越是占统治地位，人们越是从不认识的人那里买东西、越是为不认识的人工作，这种税就越低，而这正是衡量人类灵魂交流程度的尺度。

284实现真正和平的手段。一现在没有一个政府承认，它维持一支军队是为了满足一下偶尔有的征服别人的渴望；而是把军队说成是为防卫服务的。赞同正当防卫的那种道德被请来做它的辩护士。这就是说：为自己保留了道德，为邻邦保留了不道德，因为如果我们的国家必然应该考虑的是正

当防卫手段，那么邻邦必然被认为是好战者、好征服者；此外，我们还应该通过我们为什么需要一支军队的说明，来把完全像我们国家一样否认自己好战，并且也从自己角度出发假装只

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理由而维持一支军队的人说成是伪君子、是太想要心安理得地袭击一个无害而笨拙的牺牲品的狡猾罪犯。于是现在所有国家都互相对立：它们都假定邻邦心怀叵测，而它们自己则堂堂正正。可这种假定是一种不人道，像战争一样糟糕，甚至比战争更糟糕：是的，归根结底，它是对战争的敦促，也是战争的起因，因为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它将不道德归于邻邦，这似乎是在挑起敌对意识和敌对行为。关于军队是正当防卫手段的论调，我们必须像对待征服别人的渴望一样，彻底地发誓放弃掉。也许伟大的一天会到来，在这一天，一个以战争和胜利、以军事纪律和军事智慧的最高发展而闻名，并习惯于给这些东西献上最沉重的牺牲品的民族会自愿宣告："我们毁掉刀剑"一并且将它的全部军队机制彻底捣毁。从一种情感高度出发，在最善战的时候使自己失去防御能力——这是实现真正和平的手段，这种和平必然始终以思想意识上的和平为基础：而现在各国盛行的所谓武装的和平实际上是思想意识上的不和，它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邻邦，它不放下武器，一半是出于仇恨，一半是出于恐惧。宁愿毁灭，也不要仇恨和恐惧；加倍地宁愿毁灭，也不要让别人来仇恨自己、恐惧

自己——这 必然有一天也会成为每一个个别的国家团体的最高原则！——众所周知，我们自由派的人民代表没有时间来考虑人性：要不然，他们会知道，如果他们为"逐渐减少军事担"而工作，那么他们只是徒劳而已。不如说：只有当这种棘手问题大到不能再大的时候，惟独在这时候才能助人的那种上帝才近在咫尺最近。战争荣誉树一下子就可以被雷电摧毁：可是你们很清楚，闪电来自云层——来自高处。

---

285财产是否可以用公正来补偿？——如果财产的分配不公被强烈地感受到——大钟的指针又一次指到了这个位置上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出两种补救的方法：一种是平均分配，另一种是废除财产，将财产归还集体。后一种方法尤其符合我们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心愿，他们因为那位古代的犹太人说了 "不可偷盗"而对他怀恨在心。按照他们的意思，第七条戒律应该是：不可拥有。

——对第一种方法的尝试，在古代经常有人做，尽管总是小规模地、不成功地进行，但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均田地"说起来容易，可是在由此而必然会有分离和离别中，由于古老而受尊敬的财产的丧失，会产生多少痛苦！有多少



虔诚的感情会受到伤害和牺牲！当人们挖掉界碑的时候，人们也挖掉了道德。而新的所有者当中又会有多少新的痛苦，多少嫉妒和眼红，因为从来就没有两块真正平均的田地，如果真有的话，人类对邻人的嫉妒也使其会不相信它们真是平均的。这种在根部就已经受了毒害的不健康的平等能持续多久呀！在很少几代人当中，在这里，一块地作为遗产分成了五份；在那里，五块地落到了一个人名下：如果通过严厉的遗产法，我们防止了这样的不良状况，而且也有平均的田地，可是这期间却仍有贫困者和不满者，他们除了对邻人、亲戚的妒忌和要求推翻一切事物以外一无所有。~"但是，如果你想要按照第二种方法将财产归还给集体，把个人只是变成临时的承租者，那么你就毁了耕地。因为人类同他们只是暂时拥有的一切相对立，没有未雨绸缪的操心和献身的精神，他们干的是剥削勾当，就像盗贼或放荡的挥霍者一样。如果柏拉图认为，利己主义会随着财产的取消而取消，那么给他的回答应该是，没有了利己主义以后，人类的四项基本道德①无论如何也是留不下了——像人们不得不说的那样：最严重的灾害也不会像有一天虚荣离人类而去那样给人类造成这么大的损害。没有虚荣和

利己主义——人类的德行究竟是什么呢？这简直就是说，不过人类德行的名称与面具而已。现在由社会主义者继续唱着的那种柏拉图的乌托邦基调是以关于人的贫乏知识为基础的：他缺乏道德感的历史，缺乏对人类灵魂善良有用品质根源的洞察力。像整个古代一样，他相信善恶，就像相信黑白一样，于是也相信好人与坏人之间、优秀品质与恶劣品质之间的根本区别。

——因此，为了让财富今后引起更多的信赖，也变得更加道德，我们要敞开所有通往少量财富的工作之路，但是阻止不花力气的暴富；我们要从私人 and 私人公司手中拿走所有有利于大量财富积聚的商业运输部门，因此，尤其是金钱交易——把那些拥有太多财富的人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都同样看作对社会有危险的人。

## 286 劳动的价值。

——如果你要按照在劳动上花了多少时间、多少努力、多少好意或恶意、多少强制、多少发明创造或多少懒惰、多少诚实或多少假象，来决定劳动的价值，那么价值绝不会是公正的；因为这就得把整个人放到天平上，

①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斯多葛派提出的勇敢、正义、节制和智慧（或敬

神)。而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这叫做"不要判断！"但是我们现在从那些不满于关于劳动的估价的人那里听到的，正是对公正的呼吁。如果你继续思考，你就会发现，任何人都不为其产品、不为劳动负责：所以从中绝推导不出一种功劳，每一项工作是好是坏，要看它在强与弱、知识与渴望造成的某种必然形势中的必然情况而定。工人是否工作，或者怎样工作，不是由工人说了算的。只有有用的观点、狭义和广义的有用的观点完成了关于劳动的价值评判。我们现在称为公正的东西，在这个领域作为一种最高尚的有用事物，很是恰到好处，它不只是考虑契机和利用机会，而且也考虑所有情形的持久性，因此也把工人的福利以及工人身心的满足放在眼里——从而工人及其后代也很好地为我们的后代工作，而且在一个比人类个别生命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变得可以信赖。对工人的剥削，正如人们现在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愚蠢，是一种以未来为代价的掠夺性开发，是一种对社会的危害。现在我们几乎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无论如何，从今以后为维持和平、为缔结条约和实现信任而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剥削者的愚蠢曾经是十分巨大的、长久的。

## 287关于社会团体的研究。

——对于现在想要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研究经济和政治的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在于，实际状况不是用作例子来说明规律的，而是来说明例外或过渡阶段和最终阶段的。人们不得不因此而首先学会不去理会实际存在的东西，而将目光朝远处望去，直望到，例如，北美洲——在那里，只要愿意的话，你仍然可以用眼睛看见与查找社会团体最初的、正常的运动——而在德国，却必须经过艰难的历史研究或者如说过的那样用望远镜才能

做到。

288机器在多大程度上贬低了我们。一机器是非个性的，它剥夺了一件制品的自豪，剥夺了其个别的优点和缺点，这

是非机器制品不可分割的东西——因而也剥夺了那件制品的一点点人性。从前，所有人到工匠那里买东西，这都是一种个人的荣耀，人们用这些个人的标志包围了自己：这样，家用器具和服装就变成了相互尊重和个人间休戚相关的象征，而我们现在似乎只是以无名的、非个性的奴隶身份生活着。——我们不得不购买不太贵的轻松的机器制品。

289百年的隔离。

——民主机构是对专制欲望这种古老瘟疫的隔离所，作为这样的机构非常有用，也非常无聊。

290最危险的追随者。

——最危险的追随者是其脱党会毁掉整个党的那种人，因而也是最好的追随者。

291命运和肚子。~~"赛马师肚子里多一块黄油面包或少一块黄油面包有时决定了比赛和打赌的输赢，因此也决定了成千上万人的幸福与不幸。

——只要各民族的命运仍然取决于外交家，外交家的肚子就始终是爱国者忧虑的对象。还要多久？(Quousque tandem?)①——

292民主的胜利。

——现在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试图利用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以自强。但是其中只有民主取得了优势，因为所有政党现在都不得不迎合"人民"，给他们各种轻松自

①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在元老院对阴谋家喀提林发怒时所讲的话的开头。

由，他们因此而最终会变成万能。人民距离

作为一种变革财产所有制学说的社会主义是最遥远的：人民一旦通过其议会大多数将税收掌握到手中，他们就会以累进税打击资本家、商人、交易所大亨，慢慢造就成一个会像忘记一场已经战胜的疾病一样而忘记了社会主义的中产阶级。一这种传播开来的民主化的实际结果首先将是形成一个欧洲各民族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每个个别的民族都按照地理上的合目的性划界，拥有一个州的地位和特权：在这个过程中，对以前各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已无足轻重，因为对这些事物的虔诚感已经在渴望革新、渴望尝试的民主原则统治下被渐渐连根拔除了。在此过程中证明为有必要的边界修正为大州的利益，同时也是为整个联盟的利益服务的，但不是为关于任何一种老朽往昔的记忆服务的。为这种修正找到观察角度将成为未来外交家的使命，他们将不得不同时成为文化研究者、农业家、交往专家，在他们背后没有军队，而只有依据和利益。只有那时候，对外政策才不可分割地同对内政策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后者还总是追随着其骄傲的统治者，往可怜的小篮子里收集着前者收获时留在地里的小穗。

293民主的目的和手段。

——民主想要尽可能创造和保证许多独立：

见解的独立、生活方式的独立、工作的独立。为了达此目的，它必须既剥夺一无所有者，也剥夺真正富有者的政治选举权：这是两种不允许存在的人类，它必须不断致力于将其清除掉，因为他们总是一再地使它的使命成了问题。同样，它必须阻止似乎目的在于组织政党的一切东西。因为以上三重意义上的独立的三大敌人是一无所有者、富有者和政党。

——我谈论民主就像谈论某种正在到来的东西。现在叫做民主的东西同以前政府形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由新马拉车：街道是旧的，车轮也仍然是旧的。一在这样的马车上，各民族利益面临的危险真的变小了吗？

## 294 审慎与成功。

——审慎归根结底是德中之德，是德的老祖母和女王陛下，这种伟大品质在日常生活中绝不是始终有它那方面的成就的：只是为了想要有成就而向这种德求婚的求婚者会感到失望的。因为在实用的人中间，它被认为是靠不住的，与别有用心和虚伪的狡黠混为一谈。另\_方面，明显缺乏审慎的人——那种手脚很快，有一天也会出差错的人，有着自以为是的偏见，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忠诚可靠的小伙子。所以，实用的人不喜欢审

慎的人，正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审慎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危险。另\_方面，人们很容易将审慎的人看成胆怯、拘束、迂腐——不实用的、享受型的人恰恰认为他很讨厌，因为他不像他们那样不考虑做事和义务，漫不经心地生活，他就像他们有血有肉的良心出现在他们中间，\_看到他，就是大白天在他们眼里也变得暗淡无光。如果他因此而不成功、不受人欢迎，那么他总是会自我安慰地说："你为拥有人类当中最珍贵的财富而不得不付出的税是那么高，——它值得啊！"

295而我也在阿卡狄亚(Et in Arcadia ego)。①——我向下望过去，越过层层山峦，穿过冷杉林和古老庄严的红杉

(I)这是一句古代的拉丁文墓志铭，后来经常被人引用，包括画家普桑和诗人歌德；阿卡狄亚是希腊的山区。林，直望到一个奶绿色的湖泊：我周围是各种岩石碎块，地上百花争艳、绿草如茵。一群牲畜走过来，伸开四肢，躺在我的面前；较远处是个别的母牛和几头在一起的母牛，在松树丛旁边刺眼的傍晚光线中；另外更靠近的一些显得幽暗，一切都处于宁静和傍晚的满足之中。时钟指向五点半。畜群中的公牛走进溅着白



色水花的小溪，一会儿挣扎，一会儿顺从地随波逐流，不时跌倒下去：无疑它有它自己那种强烈的惬意。两个深褐色的人影是意大利贝尔加莫地方出身的牧人：女孩子几乎穿成了男孩子的样子。左面是石头山坡和宽阔的森林地带的积雪，右面是两座巨大的冰峰，高高地俯瞰

着我，漂浮在阳光下纱巾般的薄雾中，一切都伟大、宁

静、明亮。总体的美令人敬畏，在其显现的时刻令人默默地崇拜，无意间，就好像再自然不过的那样，在这纯粹而清晰的光的世界（这个世界完全没有渴慕、期待和前瞻后顾）中我放入了希腊英雄；我必然像普桑和他的学生一样感觉：同时感到了英雄气概和田园诗。

——一个别人曾经就是这样生活，这样感觉自己反复出现在世界上，世界反复出现在他们心中，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最伟大的人之一，英雄——田园诗般哲学思考方式的发明者：伊壁鸠鲁。

296 计算与衡量。一看得见许多东西，一件件加以权衡，互相结算，很快得出结论，算出一笔相当精确的总账——这造就了伟大的政治家、统帅、商人——也就是说，他们靠的是一种心算的速度。看见一件事情，在其中找到惟一的行为

动机，找到关于所有其他行为的裁判者——这造就英雄，也造就偏激者。

——因而是用一种尺度进行衡量的一种能力。297不要不合时宜地观察。

——只要你经历了什么事情，你就不得不热中于经验，闭上眼睛，也就是说，不在其中却成为观察者。也就是说，这会扰乱对经验的消化：生活经验倒没有得到，却得了消化不良。

298来自智者的实践。

——为了变得聪明，人们想要经历某些经验，奔跑着进入了经验的大口。当然，这很危险，有些"智者"在此过程中被吞噬了。

299精神的困乏。

——我们偶尔对人的冷淡和无动于衷，被解释为我们的严酷和性格缺陷，而这往往只是一种精神的困乏：在这样的困乏中，别人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对自己来说一样，是无所谓的，或者令人讨厌的。

300"有一件事很必要。"——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只有一件事情同每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我们心中很快活。啊，有人补充说，如果我们聪明的话，我们最好有见识。

301 一种爱的明证。一有人说过："关于两个人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便是我对他们爱的明证。"

302 我们如何寻求改进蹩脚的论证。

——有的人在蹩脚的论证之后又扔上去一点他的个性，就好像那些论证因此便走上正确的轨道，变成了恰到好处的优秀论证；完全就像保龄球运动员在投球以后仍然表情丰富地手舞足蹈，试图把握球滚动的方向。

303 正派。

——当你在权利和财产方面当一个揩模的时候；当你例如作为男孩从来不摘别人果园里的果子，作为成人不走未刈过的草地的时候一就列举一些小事，众所周知，这些小事比大事更证明这种揩模性——这种时候仍是凤毛麟

角。凤毛麟角的事情还有：你有了甚至一个"社会"、一群人能够达到的那种道德程度，你也始终不过是个"法人"。

304 人啊！——最虚荣的人的虚荣同最谦虚的人在自然与世界中作为"人"的自我感觉方面所拥有的虚荣相比算得了什么！

305 最必要的操练。

——由于缺乏小的自制能力，大的自制能力就遭到破坏。每一天都利用得很糟糕，那么对于第二天就是一种危险，第二天你至少连一次也没有拒绝自己某样小东西：如果你要保留自己做主的快乐，那么这种拒绝自己的操练是必不可少的。

306失去自我。一你一旦发现了自我，你就得不时懂得失去自我——然后重新发现自我：前提是，你是一个思想家。因为对于思想家来说，永远束缚在一个人身上是很不利的。

307何时必须告别。一你不得不同你想要认识和估量的东西告别，至少是暂时一段时间。因为只有当你离开了城市你才会看到，城里高耸在房屋中间的那些钟楼有多高。

308在正午。一个人生命的早晨被赋予了积极的充满

暴风雨的特点，到了生命的正午，就会有一种奇怪的对宁静的渴望袭上心头，这种渴望会持续几个月乃至几年。他周围变得静悄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远；太阳垂直地照到他的头上。在森林中一块隐蔽的草地上，他看见大潘神正在睡觉，自然万物都和大潘神一起入睡，脸上有一种永恒的表情——他是这样认为的。他一无所求，

不为任何事情操心，他的心静止了，只有他的眼睛活着——这是一种眼睛醒着的死亡。这时候那人看到了许多他从来没有看见的东西，极目望去，一切都织入了一张光的网中，几乎掩埋在其中。这时候他感到很幸福，不过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沉重的幸福。

——树林里终于起风了，正午已过，生活把他扯回到生活中来，那种盲目的生活，身后追随着飞奔的追随者：愿望、欺骗、遗忘、享受、毁灭、短暂。于是夜晚降临，甚至比早晨更充满暴风雨、充满行动。

——对于真正积极的人来说，持续较长时间的认知状态显得几乎令人可怕和病态，但是并没有令人不愉快。

309提防你的画家。

——一个伟大的画家在一幅肖像画中揭示并描绘出一个人能有的最丰富的表情和时刻，如果他以后在现实生活中再见到这个人，他就会几乎总是相信看到的只是这个人的一幅漫画。

310新生活的两条原则。

——第一原则：生活应该建立在最可靠、最可证实的事物的基础上，而不是像至今的情况那

样，建立在最遥远、最不确定、最像地平线上的云彩的东西的基础上。第二原则：我们应该在确立我们的生活，使其进入最终方向之前，确定同我们最亲密的、亲密的、比较可靠的、不太可靠的关系的顺序。

### 311危险的易受刺激性。

——有才华然而懒散的人在其朋友之一完成了一件出色的作品时，总是会显得受了一点刺激。他们的嫉妒心起，他们为自己的懒惰感到羞愧——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害怕积极的人现在会比以前更加看不起他们。处于这样的情绪中，他们批评那件新作——而他们的批评变成了报仇，变成了作者的最高不快。

### 312对幻觉的摧毁。

——幻觉肯定是昂贵的消遣：可是对幻觉的摧毁更加昂贵——被视为对一些人来说无可争辩的

乐趣。

313智者的单调。一蠢妇有时有欲问又止的惊讶表情。而在较高的知识分子眼里，却有一种无动于衷[niladmir-ari)像无云蓝天的单调一样展现出来。

314不要病得太久。

——我们要谨防病得太久，因为旁观者很快就会由于通常表示同情的义务而变得不耐烦，而要他们长时间在自己那里维持这样一种姿态是很费劲的——然后他们直接转向对你们性格的怀疑，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们活该得病，我们不必再努力去同情了。"

315给热心人的提示。——喜欢入迷、很容易让人来把自己往上抬的人应该留意不要变得太重，也就是说，例如，他不要学习很多东西，尤其是不要让自己填满知识。知识会使人笨拙！——当心啊，你们这些热心人！

316 懂得使自己惊讶。

——那些想要看见自己实际模样的人必须懂得用自己手上的火炬来使自己惊讶。因为劳心者和劳力者的情况是一样的：习惯于在镜子里看自己的人总是忘记自己的丑陋，只有通过画家，他才重新得到关于这种丑陋的印象。可是他又习惯于绘画，第二次忘记了自己的丑陋。

——这是符合普遍规律的，人忍受不了不变的丑陋：除非只是一会儿工夫；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忘记了这一点，或者否认这一点。一道德家不得不指望那样的时刻，以便可以说出他们的真

理。

### 317见解和鱼。

——一个人是见解的持有者，就像他是鱼的占有者一样——也就是说，在他是鱼塘的拥有者的情况下。一个人得去钓鱼、得有运气，然后他才有他的鱼、他的见解。我在这里谈论的是活的见解、活的鱼。别的人在拥有一个化石陈列室以及在他们的脑袋里拥有"信念"时，就满足了。

---

### 318自由和不自由的标志。

——尽可能多地满足自己必要的需求，尽管会是不完全的满足，这是精神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方向。让许多甚至多余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且尽可能完全得到满足——这是教人走向不自由。智者学派的希庇亚斯里里外外穿的一切，都是他自己搞来、自己制作的，因此也符合最高精神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方向。并不是非得一切都做得同样好、同样完美：自豪感会修补好损坏的地方。

### 319相信自己。

——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不相信任何相信自己的人；从前，让别人来相信我们就足够了。现在帮你找到信任的药方叫做："不要爱惜你自



己！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见解显得值得信任，那你就首先放火烧掉自己的小屋！”

320既是富裕者，又是贫穷者。一我认识一个人，他作为孩子时就已经习惯于认为人类的智力很不错，也就是说，思考了它在精神事物方面的真正贡献，思考了它无私地优先

考虑被认识为真实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另一方面，关于他自己的脑瓜（判断力、记忆力、决断力、想像力），他则习惯于拥有很一般，甚至很低下的概念。当他同别人相比时，他发现自己一无是处。现在，经过几年工夫，他先是一次，然后上百次地被迫在这一点上改变观念——你会认为这给了他巨大的快乐和满足，事实上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可是，“尽管如此”，如他有一次说的那样，“其中搀和着一种我在以前生活中所不了解的最苦的那种苦：因为自从我在精神需求方面更恰当地评价了人类和我自己，我的精神对我来说似乎就更少有用场了；我因此几乎不相信还能证实有什么好处，因为别人的精神不懂得接受以下这一点：我现在始终在我面前看到乐于助人者和需要帮助者之间那种可怕的鸿沟。不得不独自拥有我的精神，并在可享受的范围内独自享受我的精神，这种困境如此地折磨着

我。可是，给予比拥有更有福：在沙漠中孑然一身的最富有者又算得了什么呢r

321你应该怎样进攻。

——你由于某些理由相信或不相信某事，而真正认为这些理由像它们可能有的情况那样有力的人真是凤毛麟角。通常，要粉碎对某事的信念，你根本没必要直接搬出最重型的进攻武器：在许多人那里，如果你用一些噪音来发起进攻，你也可以达到目的：所以往往一些摔炮就足够了。针对非常虚荣的人，只需要发起最重量级进攻的脸部表情就足够了：他们看到自己得到非常认真的对待——就很高兴让步。

322死亡。

——通过关于死亡的确切前景，一点点宝贵的、芳香的漫不经心会搀和到任何一种生命中去——而现在你们这些奇异的药剂师一样的人从中制作了一种味道很难吃的毒

药，吃了这种毒药，整个生命都变得令人恶心！

323懊悔。

——绝不要给懊悔任何活动余地，而要立刻对自己说：懊悔干脆就意味着给第一个愚蠢行为

之上加上第二个。

——如果我们造成损害，那我们就寻思着做好事。

——如果我们由于自己的行为而受了罚，那我们就忍受惩罚，带着这样的感觉，即这样就已经是做了一些好事了：我们是在警戒别人，不要陷入同样的愚蠢。每个受惩罚的作恶者可以感觉自己就是替人类行善的人。

324成为思想家。

——某个人如果不是每天至少花1/3的时间摆脱激情、他人和书本，那么他如何成为思想家呢？

325最佳药物。

——不时有一点点健康是病人的最佳药物。

326不要换和！——有一些可怕的人，他们不解决问题，却让它在所有那些想要着手解决问题的人面前变得乱七八糟，更加难于解决。那些不懂得如何抓住要领的人，是根本不应该请来解决问题的。

327被遗忘的自然。——我们谈论自然，却在谈论中忘记

了：我们自己也是自然，尽管(quand meme)

——。因此自然是某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在提到其名称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东西。

### 328深刻与无聊。

——在深刻的人那里就像一口深井的情况一样，掉到里面的东西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底部。通常等待得不够长久的旁观者很容易把这样的人看作静止的、僵化的——或者也看作很无聊的。

### 329何时该发誓忠于自己。

——有时候，人们迷失在一个同我们的才能相矛盾的精神方向上；有一段时期人们英勇地同潮水和风作斗争，其实是在同自己作斗争：人们变得疲乏，变得气喘吁吁；人们实现的东西并不使一个人获得真正的快乐，因为人们认为在取得这样成果的同时，却丧失了许多东西。人们甚至对自己的富有成果、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就连在胜利中也是如此。最终，人们终于调转头——现在，风正在鼓起我们的风帆，推动我们走在我们自己的航道上。多么幸运！我们多么满怀胜利的信心！现在我们才知

道自己是何许人物，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现在我们发誓忠于自己，并且可以这样做——作为内行。

### 330气候先知。

——正如流云向我们透露出高高地掠过我们头顶的风刮向何处，最轻松、最自由的精灵倾向于预告即将来临的气候。山谷里的风和关于今日市场的看法对于要来临的东西毫无意义，只不过对于曾经存在的东西有意义。

### 331不断加速。

——那些动手很慢、很难熟悉一件事情的人，有时在事后具有不断加速的特点——以至于最终没有人知道，洪流会把他们拽向何方。

332三件好事。一休息、高尚、阳光——这三件事包含了一个思想家向往并对自己要求的一切：他的希望和义务，他对知识、道德方面，甚至对日常生活方式乃至对其住处地形风景等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首先是崇高的思想，其次是

令人心绪平静的思想，第三是给人以启发的思想——可第四是加入到所有这三种特点中去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中，一切世俗的东西都神化了：这就是由伟大的快乐三位一体统治的王国。

### 333为"真理"而死。

——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观点而让自己被人烧死：我们对自己的观点还不那么有把握。但是

也许会因为以下权利而让自己被人烧死：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观点。

### 334拥有自己的规定价格。

——如果一个人想要被人看作和他的实际情况完全一样，他就必须是某种有其规定价格的东西。但是只有平凡的东西才有一个规定价格。因此这种渴望不是明智的谦虚造成的结果就是愚蠢的非分之想造成的结果。

### 335建房者的道德。

——房子建成之后，就得把脚手架拆掉。

### 336索福克勒斯主义。

——有谁曾比希腊人在葡萄酒里兑入了更多的水啊！平淡和优雅相结合——这是索福克勒斯时代及其后的雅典人的贵族特权。谁能够模仿，就快模仿吧！在生活中和作品中！

### 337英勇行为。

——英勇行为在于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或者不做伟大的事情）而不感觉自己是在别人面前同别人竞争。英雄无论到哪里去，总是把荒野和神圣的、人迹罕至的边境地区带到哪里。

### 338自然的酷似者。

——在自然中的某个地方，我们愉快而惊愕地重新发现了自己；这是最美的酷似。一恰恰是在这里，在这总是洒满阳光的十月空气中，在这从早到晚阵阵微风的快乐嬉戏中，在这最纯粹的光亮和最适中的清凉中，在这高原的整个妩媚而庄重的丘陵、湖泊、森林特性中，在这无畏地躺在永恒的雪形成的庞然大物旁边的高原上，在这个意大利和芬兰相结合、大自然的所有银色色调似乎都落户于此的地方，能有那样一种感觉的人必定非常幸福——能够说出下列话的人又是非常幸福："自然中肯定有伟大得多、漂亮得多的东西，可是这感觉对于我来说是真挚的、熟悉的、有着血亲关系的，甚至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 339智者的平易近人。

——智者会在无意间平易近人地同其他人交往，像是一位王公，尽管有天赋、身份、教养等方面的所有那些区别，却易于平等待人：一旦让人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因此而对他人非常生气。

### 340金子。

——并不是所有是金子的东西都发光。最贵重的金属发出的是柔和的光。

### 341轮子和止轮器。一轮子和止轮器各司其

职，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职责：互相伤害。

### 342思想家受到的打扰。

——思想家不得不平静地看待一切中断（如人们所说的打扰）他思想的东西，就像看待一个自愿到艺术家门上来为其效劳的新的模特儿一样。中断就是给孤独者带来食品的乌鸦。

### 343拥有大量才气。

——拥有大量才气使你保持青春：但是你也不得不忍受正好因此而被人认为比实际情况更老的事情。因为人们把神来之笔解读为生活经验留下的痕迹，也就是说，解读为因为经历了许多，经历了糟糕的事情，经历了痛苦、错误、悔恨之后留下的痕迹。因此，当你拥有大量才气并显示出来的时候，你在他们眼里就被认为比实际情况更老，也更糟糕。

### 344你如何取胜。

——如果你只有险胜你对手的前景，那你就不该奢望胜利。出色的胜利必然让被战胜者心情愉快，它必然有某种避免使人感到羞耻的神圣东西。

### 345卓越者的幻觉。

——卓越者难于从一种幻觉中解脱出来：因



为他们想像自己在中庸者那里激起妒忌，被感觉为与众不同。可事实上他们被人感觉为多余的人，人们缺了他们毫无缺憾之感。

346干净整洁的要求。

——人们改变看法对于一种人来说，就像要求换衣服一样，是一种干净整洁的要求；可对于另一种人来说，不过是一种爱虚荣的要求。

347也算得上英雄。

——这里有一个英雄，只不过是在果子成熟时摇了一下果树。你们以为这样太微不足道了吗？那么你们就好好察看一下他摇过的那棵树吧！

348如何衡量智慧。

——智慧的增长可以精确地以胆汁的减少衡量出来。

349谬误说出来让人听着不舒服。

——真理说出来让人听着舒服，这一点并不迎合每一个人的趣味。可是但愿至少没有人相信，如果谬误说出来让人听着不舒服，谬误就变成了

真理。

350黄金格言。

——人身上捆着许多链条，因而他不再做出动物的举动：他变得比所有动物都更温和、更有教养、更快活、更审慎。不过如今他却受苦匪浅，如此长久地戴着他的锁链，如此长久地缺乏纯净空气和自由行动：可是这锁链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说——道德观念、宗教观念、形而上学观念中那些重大而有意义的谬误。只有当这种锁链病也被克服的时候，第一大目标才真正实现：人从动物中脱离出来。一我们现在正处于我们摘下锁链的工作中，必须保持最高度的谨慎。精神的自由只可以给予完美的人；生活变得轻松只在于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在伤口处被抹上药膏；他首先可以说，他为快乐而生活，不为任何进一步的目标；在任何其他人的口中，他的座右铭都会是危险的：平安在我周围，喜悦一切近在眼前的事物。一伴随这句适用于个人的格言，他回想起了一句适用于所有人的伟大而动人的古话，这句话作为一个座右铭和标志为整个人类保留下来，如果人们过早地以它来装饰自己的旗帜，就会毁在它上面——基督教就毁在它上面。似乎还没有到时候，所有人还不会像那些牧羊的人一样，看到天国在自己头顶上被照亮，听到那一句名言："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

人。

——这始终还是个人的时代。

影子：在你所说的一切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预告

①《圣经\*新约全书》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引全了应该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更让我满意的了：你们要重新成为近在眼前事物的好邻居。这也将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影子有好处。因为——你们就承认了吧——你们至今为止太乐于诽谤我们了。

漫游者：诽谤？可是你们为什么从来不为自己辩护呢？你们毕竟就在周围，随时可以让我们的耳朵听你们说话。

影子：我们觉得，我们似乎离你们太近了，无法谈论我们自己。

漫游者：妙！很妙！啊，你们影子是比我们"更好的人"，我觉察到了。

影子：而你们把我们说成是"纠缠不休"，——S们至少对一件事是很懂的：沉默和等待——没有一个英国人比我们更懂。真的，我们被认为很经常很经常地跟随在人的后面，但不是受他的

奴役。当人见不得阳光的时候，我们见不得人：我们的自由就这么一点点。

漫游者：啊，更经常得多的是光见不得人，而那时候你们也离开了他。

影子：我经常是带着痛苦离开你的：在我这个知识的渴求者看来，许多东西对于人来说是不明白的，因为我不能始终在他周围。我宁愿以当你的奴隶为代价，来使人类获得全面的知识。

漫游者：你知不知道，你究竟是否会因此而突然从奴隶变成了主人呢？或者虽然仍是奴隶，却作为你主人的蔑视者过着一种降低身份的生活，一种恶心的生活？让我们两个满足于你——我和你——仅有的那种自由吧！因为看见一个不自由的人，对我来说，就会毁掉我最大的欢乐；如果有人得和我分享，那么最好的东西也会让我厌恶——不要知道有奴隶在我周围。因此我也不喜欢狗，那种懒惰的、摇尾巴的寄生动物，它只有作为人的奴隶才变成“狗样”，人常常对它大加赞扬，说它忠于主人，跟着他就像他的——

影子：就像他的影子，他们是这样说的。也许我今天跟随你也跟随得太长了？这是最长的一天，可是我们已经到了它的尽头了，再有一小会

儿的耐心吧。草地是湿的，让我冷得发抖。

漫游者：哦，是分手的时候了吗？而我最后不得不还要让你伤心；我已经看到，你在这过程中变得更暗了。

影子：我脸红了，而我脸红的颜色就是发暗。我想起来了，我经常像一只狗一样躺在你的脚边，你这时候就——

漫游者：我能不能很快地做点什么来让你喜欢呢？你有没有什么愿望？

影子：没有，除非是那条懂哲理的“狗”在伟大的亚历山大面前表示的愿望：为我从阳光里腾出一点点地方，我感到太冷了。

漫游者：我该做什么？

影子：走到这杉木树下，回头朝山那边看；太阳落山了。

漫游者：——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

址: [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

著

6、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

著

6、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